



候時的戰作

譯者序

年來國內關於對日抗戰問題，大抵有兩種相反的見解：一種是認為日本沒有能力支持一個長期的大戰，它的國力的脆弱和國內各階級的對立，在一個大戰中必然澈底暴露出來，使它從內部崩潰；因而結論是：我們應該立即發動全面的對日戰爭，早日獲取最後的勝利。另一種見解是肯定日本戰鬥力未必十分強大，但認為我國自身根本沒有戰鬥力可言；因而結論是：目前應以全副精神充實我國的國力，在到達相當程度以前，談不到抗戰。這兩種不同見解的鬥爭，不僅是思想上的，而且是滿洲事變後，我國各種實際政治運動中不斷激盪着的兩個對立的巨潮。

自然，綏遠戰事與西安事變以後的國內政治發展，顯然表明這兩大巨潮已有總匯起來的趨勢。但是這種總匯的趨勢，毫無疑義，更加重了我們每一個國民的課題，就是說：

對於對方逐日增進的戰鬥力，更需要切實而且正確地認識了。

現代戰爭的特質，因為生產技術的猛進和經濟關係的演變，已發生劇烈的變化。對於一個國家戰鬥能力的研究和估計，遠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眼光所能勝任的了。軍隊和軍械、軍火，誠然還佔極主要的地位，但已經不是唯一的決定要素了。全國軍需工業的生產與組織狀態，一般工業和農業的有機構成，交通工具的活動和配布狀態，人的資源與物的資源，財政金融以及現金儲備的狀態，社會階級的分合對立形勢，思想文化的動員可能性……這些都變成斷定一個國家戰鬥力的必要因素了。同時這些因素還不是絕對的，因為就內部言，每個因素的構成狀態，只有在一定的比重之下纔可以發揮最大的效能；就外部言，所有各種因素之間的關聯，也隨一個國家的具體的地理、政治、國際環境之不同，而有輕重疏密的差別。

後進的日本資本主義，是受着歷史上若干戰爭的冒險——中日戰爭、日俄戰爭、世界大戰、滿洲事件——的促進，而展開它的孕育、生長，以至成熟、腐蝕的全部過程的。「九

「一八」以後日本統治階級最急進的營壘，更進一步，有意識地把日本資本主義全盤機構，放在新的戰爭準備基礎上，加以推動。他們的口號是「準戰時體制的完成。」因此之故，我們如果要把握日本戰鬥能力的增進及其現有的弱點，非就整個日本資本主義的構成中加以窺測不可；同時反過來也可以說，要想認識日本資本主義的構成形勢，必須着眼於它怎樣充實戰鬥力和彌補戰爭準備上的種種弱點。

本書的作者約罕和塔甯兩氏，是蘇聯研究日本問題有數的權威。他們以一生精力，用唯物辯證法，衝入日本資本主義問題的核心，從事檢討和剖析的艱苦工作。他們在一九三四年曾合作過一部鉅著，名為日本的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可以說是這種研究範疇中最嚴正精邃的一座金字塔。滿洲事變後日本無止境的擴軍及其在日本整個國民經濟上所起的變化，又激起他們寫作本書的動機。

如作者在「緒論」中所說，本書是假定日本在與蘇聯發生戰爭的場合，它將發生什麼樣的變動，並且估計到這戰爭擴大和延長下去時，日本戰鬥力能否支持。自從一九

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防共協定締結後，我們可以相信他們這種「假定」比較以前更為合理，更切實際。同時日本反俄戰爭的準備，因為是它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一部分，所以與它的對華政策有絕對不可分的關係；從明治維新初期的「征韓論」到一九〇四——一九〇五的日俄戰爭，不待言，已證明日本最初就是犧牲中國的利益來達到對俄的目標；日俄戰爭後，日本對滿洲的侵略，對西伯利亞的出兵，「援助」外蒙反對蘇聯，進佔滿洲、熱河、長城戰爭，察北綏東的進擾，在日本主觀上都是以對蘇聯為其最終目標，但客觀上却無一不是割據中國領土、蹂躪中國主權。因此，檢討日本反蘇戰爭的準備，正可以提供我們最寶貴的參考。

本書除了若干未經作者註明的資料，我們相信是他們單獨蒐集者外，大部分是依據日本公開的出版物，如年報、公報、雜誌、報紙、私人著作等，此外還有外國研究日本問題的著述。所有數字大抵是截至一九三五年，還有幾個地方引據了一九三六年的數字，所以它到今天為止，可以說是世界上研究日本這一方面問題的最新的著作。

不過，我之所以在百忙中將這書譯出，與其說是珍惜它引用的資料，毋甯說是重視它檢討這一問題和處理那些資料的方法。那些資料可以因時間的荏苒而減少其價值，但那種檢討問題和處理資料的方法，則有不磨的貢獻。從作者所採用的方法，我們可以知道研究一個國家——特別是日本這個國家——的全體戰鬥能力的優點和弱點，應該把握哪些部門，應該怎樣注意這些部門的關聯性，應該如何估計它的支持戰爭的能力；還有，應該怎樣利用公開的資料，如何整理官方所允許發表的數字。這正是不願繼續作日本大陸政策犧牲品的我國國民所迫切需要，而又是很少有人把握住的方法。

假使因為這個譯本的問世，而提高了國人對於本問題研究的興趣，並且給與研究問題的人們一個正確有力的武器，那就是我的極大收穫了。

劉尊棋

一九三七，五，九，於東京。

作者序

日本在一個大的戰爭中能支持多久——一年呢，兩年呢，還是三年？

日本若受大戰的震動，到幾時就耗盡了它的一切經濟力量呢？

什麼時候，日本廣大的民衆因爲不堪再受戰爭的犧牲而起來以革命手段報復他們統治階級的冒險政策呢？

誰要想在這本書中尋求對於上述各項問題的預斷，他一定會失望的。

因爲什麼呢？理由很簡單：作這樣的預斷是等於拿主觀的希望來代替科學的分析。這決不是作者們的目的。作者深知道：第一，縱使對於戰爭中間起作用的純經濟的要素加以精確的估計，都是很困難的事。第二，況且在戰爭進行之中，經濟要素所起的作用會發生實質的變化。據說當凡爾登戰爭進行之際，法國礦工的生產力，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還有，無論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不能確切斷定飢餓的人究竟能把自己的腰帶

勒緊到什麼限度。至於主觀成分在這樣關係中所發生的作用，就是組織人民抵抗力的各種要素，和現存政權崩解的程度，那是比較容易知道的。說到最後的分析，決定一個國家軍事力量之可能的限度，主要還是社會階級的使命。

但是，能夠加以分析，至少概括分析的，還是有的，這就是在戰爭中間主要的經濟要素運行的趨勢。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的世界大戰的經驗，對日本經濟的研究，現代作戰技術狀態的分析，這三者就可以作為這種工作出發點的可靠資料。

這種工作是不是必要呢？我們以為是必要的。

為什麼是必要呢？因為日本是在公開地積極地進行着大戰的準備。不過，日本人對於這樣一種大戰爭是沒有經驗的，多數日本人並不能清晰明瞭戰爭的意義以及戰爭所會引起的犧牲。甚至歐洲人也不能清晰地想像出一個大的戰爭會給日本怎樣的影響。

日本帝國主義最急進的一翼所懷抱的計劃，可以從日本的半官方報紙，關東軍參

謀部的機關報哈爾濱新聞最近一篇論文中判斷出來

「對俄政策，必須建立在『亞洲爲亞洲人之亞洲』的口號上面。亞洲對於俄國人的價值，是够不上考慮的；我們絕對否認赤俄具有任何經濟及政治文化，或者對於這種文化有過任何貢獻。如果世界的三大構成要素是歐羅巴、亞細亞和阿美利加，那麼俄羅斯根本是虛無漂渺，絕無實體可言。世間有些人談到西伯利亞的獨立，還有些人在夢寐中幻想着遠東三個地域的獨立。其實無論是西伯利亞，還是這三個地域，因爲人口的稀少和地理的不便，獨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當日本和全亞洲都在閉關自守的時代，當光明是從西方射過來的時代，亞洲或者需要得着俄國人，但是現在，坎坷不平的窄路已變成柏油舖成的大道的現在，俄國人簡直是一個空若無物的布囊。沒有創造文化能力和力量的國民，除了潰滅與崩壞之外，是決無前途的。烏拉爾山和阿爾泰山以東的土地，都是亞洲，都是擴張日本文化的領域。在那亞洲東北角的地帶中，日本的影響必須變成高於一切，而且日本一定要努力至少獲得貝加爾湖以東的土地。這是閃爍在我們日本人眼前的一個口號。我們的對俄政策就表現在那個口號裏面。」

從此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是怎樣製造着反蘇戰爭的輿論。而這種戰爭，只能看爲

完成日本帝國主義整個大亞細亞計劃，也就是日本在太平洋西岸，在中國，在中部亞細亞，乃至在南洋羣島，樹立整然不可分的統治權的一種準備。

但日本並未能完全看清這樣一個戰爭需要多麼大的力量——這在不為一般讀者看的日本書籍中，也是承認的。

一九三二年六月，日本經濟年報中有一篇文章這樣寫道：

「日本人從來對於戰爭的一般觀念，已經大大地變了。日本資本主義對於真正的戰爭，並沒有經驗，（除了中日與日俄兩次戰爭，而那兩次戰爭在物質的規模上遠不及歐洲大戰。）日本今後的戰爭，決不會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小。

「新的戰爭武器——飛機、坦克車、毒瓦斯、高射砲、機關槍、遠程野砲、無線電話、鐵甲車等——猛烈地變更了作戰的方法。因為有機關槍之故，防禦戰已變為非常『頑強的』戰術了。這在上海戰爭中已經證明了。同時戰爭已能很容易地變為陣地戰，若要擊破對方的防線，非具備現代的戰爭武器不可，例如飛機、坦克車、毒瓦斯之類。現代戰爭的特徵是：槍砲的消耗很快，子彈的耗

費增加，參加的人員加多，（大量的軍隊和遠在後方的民衆的總動員，）作戰時間也延長了。」但是把未來的戰爭描寫得和閃電一樣，會迅速完了的作家也是有的，例如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外交時報上登有杉山氏一篇文章說：

「軍事行動可以在一開始時就動員大批的飛行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轟擊敵人的空軍陣地，將它的空軍先行殲滅。不然時先以大批空軍轟炸敵人的所有都市及其他中心地點，使其活動力盡遭毀滅。這種戰略可以完全使敵人的作戰及動員計劃爲之歸於無用，或使其人民的鬥志喪失無餘。」

當然，空襲、化學戰，加以遠程大砲和機械部隊對後方的攻擊，使未來的戰爭更帶有流動性，並且那種轟擊一定比世界大戰時有更大的破壞性。但過去的經驗證明，每種攻擊的方法，都被一種相對的防禦手段所阻撓。因此，現代戰爭的技術，不一定會很迅速的決定勝負；潛在的經濟力量不見得在短時間內就被利用完盡。而同時一個國家可以竭其所有現存的經濟力量和國家機構來應付戰爭的需要。此外，誰也不能預言這種支

撐的時間能延長多久；這也就是說：國家的一般經濟力量，它的經濟和政治的持久能力，國民經濟的戰時運用問題，以及被戰時經濟政治情況所激起的階級衝突等，這一切一切，都不能不加以考慮。

近幾年來，站在領導地位的日本軍閥，也常常討論到這一問題，不僅從全國的經濟準備一點上，並且也從日本社會階級的構成上去討論了。最近日本陸軍省發表的著名的小冊裏寫着下列的話，不是毫無作用的：

「如果只有少數人享受着經濟的富足，特別是享用着不勞而獲的收入，而同時大多數人，民却受着飢寒的交迫，以至演成階級的對立，那麼就引起了一種無論自一般國策還是自國防的見地都不可忽視的問題。」

日本軍閥對於這種社會組織上的根本矛盾——這矛盾必因大戰時種種條件而極度的劇烈化——用空洞的議論來掩飾下去，例如那小冊子中所說「回到以道德的原則和含有帝國理想的經濟制度為基礎的一種有機的經濟動力上去」之類的話。從

本書所列舉的材料中，讀者自會看出日本到大戰時所遭逢的問題是些什麼，並且可以判斷到了大戰時日本的羣衆是不是會繼續吞飲着軍閥們的迷魂湯。

如以上所說，我們的目的並不是對日本在大戰中的經濟的和社會階級的持久力，決定一個限度。但是，客觀分析事實，自然會得出結論來，這結論也許並不新奇，可是其中的意義到證明後自然會被人了解的。結論是什麼呢？

日本在戰爭中不僅要犧牲千百萬生命，它的全國經濟也必崩潰，絕大多數的人民要變成流亡失所的餓殍，那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它國內階級鬥爭的極端嚴重化。

然而日本縱使把大多數人民驅爲餓殍，也依然不能湊集起大戰所必須的一切資源。最後它不得不變爲外國財政上的俘虜，其結果是喪失國家的獨立。

此外，誰若想在財政上真正接濟日本的軍事冒險，他不久就可以知道那樣做是等於養成自己一個將來的敵人，而且日本所需要的數量遠不是它的能力所能清償的。

目次

譯者序

作者序

緒論 日本侵略的道路

- 一 反蘇聯戰爭是完成日本帝國主義大亞細亞主義的前提……………一
- 二 帝國主義的日本和蘇聯遠東區的富源……………三〇
- 三 促使日本資產階級採取慎重態度的因素……………三三
- 四 日本軍閥對於反蘇戰爭準備速度的見解……………四四
- 五 反蘇戰爭的目標和性質……………五九

第一章 日本在一年戰爭中的必需品

一 日本軍隊實力的估計……………七二

二 軍隊的物質需要……………九三

三 戰爭的費用……………一二

四 原料的需要……………一三〇

第二章 日本國民經濟的軍事整備……………一五九

一 有利於日本國民經濟實行軍事準備的因素……………一四一

二 不利於日本國民經濟實行軍事準備的因素……………一六六

三 工業中軍事統制的現狀……………一七九

四 全國總動員的準備……………二〇〇

第三章 日本工業中軍需品的生產能力及主要戰略原料

的保證性

三二七

一 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五年日本工業的擴張

三二六

二 日本工業生產各種武器的能力

三二七

三 日本軍需工業的鋼鐵根據地

三二四

四 日本的燃料和動力的資源

三二六

五 食糧的來源

三二一

六 武器和原料缺乏的總觀

三二九

第四章 日本在未來大戰中經濟的拮据

三三五

一 應付大戰的國內經濟能力

三三五

二 國家財政收支的對比

三三〇

三	以國庫收入資戰的能力	三六三
四	殖民地庫收的動員	三六九
五	滿洲資戰的能力	三七一
六	戰時財政的體系	三七二
七	經濟支持力的最後限度	三六四
八	現金準備問題	三九四
	第五章 結論	四〇三

緒論 日本侵略的道路

一 反蘇聯戰爭是完成日本帝國主義大亞細亞計劃的

前提

日本對亞洲全部的侵略計劃，已經不是什麼秘密的事了。這計劃是要在殖民地化了的亞洲，樹立不分畛域的日本統治權，也就是常常表現在所謂「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大亞細亞」、「日本保障亞洲和平的神聖使命」等等用語中的侵略計劃。這種計劃的闡揚，不僅見諸若干日本政論者的著作中，並且見諸許多正式的政府文件中。例如一九二七年的田中奏摺，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等於宣告中國是日本保護領土的「天羽聲明」，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及近來陸軍省新聞班發布的國防小冊子，更具體地把

田中義一的計劃，發揚光大了。

在過去若干年中日本進行這一計劃雖未必到處成功，但始終如一。向北攫取了滿洲，向東侵佔熱河、察哈爾，更向南樹立了萬里長城以內的「中立地帶」，一九三二年武裝奪取上海的全圖，臺灣銀行在閩變中的活躍，一切一切都赤裸裸地證明日本這種計劃的一貫性。

然而這計劃並不只用於中國，在中國不過採取武裝手段來完成，在亞洲的其他地方，還沒有達到採取武裝手段的時候，但是進一步為擴展日本根據地而鬥爭的先決條件，已經造成了。

為達到這種目的，日本曾採用種種方法：譬如一九三三年松岡洋右與荷蘭政府談判，在新幾尼亞建設日本航空根據地，復與葡萄牙談判購買澳門和泰摩爾島，並擴張婆羅洲的日本石油和橡皮租讓地等問題。我們必須以同樣的眼光看日本派到阿富汗的考察團，派去以後不久就有日本人到阿富汗軍官學校作教官。後來日本並且依同樣的

方針，由政府撥款聘請許多阿拉伯、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和漢志王國的青年到日本留學；日本幫助着伊拉克草擬工業化計劃，在葉門和土耳其開設了許多商業機關，這樣循序漸進地已把日本的勢力伸張到蘇彝士運河和巴庫附近了。

而利益最大的，不用說是日本每年價值無數萬的貨物對這些新殖民地市場的傾銷，因為日本藉此盈得了巨額的商業利潤，並獲得了鞏固自身軍事政治勢力的基礎。這種進展之明顯，連從來不願意暴露日本軍事政治計劃的德國著作家，都說出下面的話了：

「日本的貿易是一種物質的重要的國家政治要素。它的目標可以清晰地看出：即對付英國尤其是英國的亞洲部分和蘇聯。英國是必須從亞洲所有殖民地及附屬地排擠出去的，而同時在逼近蘇聯邊境的地方必須次第建立起日本的根據地。」（註）

在許多外國的著述中，不斷地論到日本在南美和中美諸共和國中的活動，日人常

（註）章格納上尉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Deutsche Wehr”上的論文。

常利用一切商業上的交易來準備日本潛艇隊破壞巴拿馬運河的根據地。

日本帝國主義一面伸張它的觸角到蘇聯遠東，到外蒙共和國，到中亞細亞的蘇維埃共和國和巴庫到巴拿馬、夏威夷、新加坡和蘇彝士，一面在日本境內，在滿洲，在南洋代管諸島積極進行着戰備。大規模的戰備和軍事工業在日本境內和朝鮮瘋狂地進行着。軍事、鐵路、堆棧、營房、飛機場等等，在滿洲建設起來；庫頁島和代管諸島的潛艇根據地在建築中；日本陸軍裝備了新式的戰爭武器；陸海軍的補充計劃在着着實現中，巨額的武器和軍需原料在積蓄中——這些都是準備戰爭的重要特徵。

日本政府在進行這種準備的過程中，毫不因困難而中止。在短短時期內日本的國債突由四十五億增至七十億，幾乎將國家財政陷於破產的境地。它不怕演成日本統治階級中最重要各營壘間的抗爭，例如滿洲佔領後全部權利移於軍閥代表手中時的劇烈爭鬥。它不惜冒險與所有其他國家造成永久緊張的局面，例如日本購買中東路時的動態，日滿石油專賣的實行，倫敦海軍會議的破壞。日本的軍閥無論對內對外都不肯

稍事讓步，以妨礙他們的重新瓜分世界並攫取亞洲無限財富的戰爭準備。對外固不用說，就是對內，我們看了原敬、濱口、犬養、團琢磨、井上乃至武藤、齋藤、高橋等人的命運，已經夠了。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樹立亞洲的霸權，正在和英美兩國拼命競爭軍備。日本軍部最近發表的小冊子還說：「要達到維持東亞和平的偉大使命，日本必須有足以掃滅任何阻止它的人的強大海軍。」雖然後來日本的外交無異否認了軍部這種聲明，可是廣田前此在日本議會預算總會中所說的：「政府想提議將太平洋分爲兩個勢力範圍，就是太平洋東部，連同一切接近中國的地域在內，讓給日本，」與軍閥們的口氣完全一樣。這種計劃決不是「痴人說夢。」甚至在英國還有一部有勢力的人物鄭重地討論着可否將中國讓給日本自由支配，英國只以香港爲遠東第一線的問題。

實在說起來，日本的軍事冒險計劃，並沒有被人們普遍地了解其全部意義。有一個極通常的錯誤觀念，就是以爲列強有充分的實力導引日本的侵略方向去單獨對蘇聯，

並且以爲如果日本和蘇聯火拼起來，他們不但能夠保有甚至能夠擴張在亞洲的既得勢力。例如紐約導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倫敦特派員曾寫道：

「誰也不會那麼傻，以爲英國會因着紡織品貿易而和日本開戰，可是如果日本的工廠及其商船不得不用去供給對俄長期作戰的使用時，則英國無論在眼前和長遠的未來都有莫大的利益，那是極顯而易見的事。」

這種論調是很膚淺的。它忽略了日本反蘇聯戰爭的結果，乃至在這戰爭過程中，所相伴而來的許多極重要的要素。若對這問題加以正確的答覆，就是說不立於變幻莫測的時局上答覆，而基於一切有相互作用的力量和情勢上加以答覆時，那麼必須先把日本帝國主義所處心積慮力求實現的目的檢討一遍。

就我們所知，德國著作家浩思霍菲爾（*K. Haushofer*）是歐洲首先在他所著的大日本一書中，指出日本侵略兩大趨勢的人：一是大陸的，一是海洋的。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他仍繼續依這看法議論着，不過另外解釋說：海洋發展的趨勢，是日本民族「南進」

要求的表現，而大陸發展的趨勢則爲日本軍閥、官僚、鐵道工業資本家，以及金融資產階級所特有的要求。日本如果不是被其他列強在亞洲一步不讓的政策所逼迫，它決不採取這條路線爲什麼一九三一年，照若干英美著作家的觀察，本應當成爲太平洋開始大戰的一年，而結局只變爲滿洲被佔的一年呢？據浩氏的意見，就是爲了上述的原故。

這種誇大的「地理政治學」的議論，頗有合理的地方，就是除了對於日本侵略動力的誤解或曲解外，所謂兩個主要趨勢之說，大體是不錯的。不過這兩種趨勢，即「南進」與「北進」並非互相抵觸的，只是在不同的時期中日本統治階級各營壘裏面有的人主張這樣，有的人主張那樣罷了。日本侵略主義的本身性質及其發展的外在條件，就決定了日本帝國主義海陸並進的必要性。日本的獨占資本家垂涎於蘇聯遠東和滿洲華北的煤鐵，同他們垂涎婆羅洲的石油橡皮，華中的棉花，以及南洋羣島的非鐵質金屬，是一樣的。日本目前在滿洲華北的投資（鐵道、鐵、鋼、煤）和它在華南的投資（輪運、紡績、鑛產），是相等重要的。就市場言，南部亞洲對於日本工業比人口較稀的北部亞洲所具

的潛在價值，遠爲龐大。但是日本若要確保其太平洋中南部的市場，非用武力將其他染指該地的帝國主義者都排擠出去不可，完成這個目的的一個條件就是堅固地佔領住滿洲和華北，否則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擊敗其一切對手是毫無把握的。

若把一八九四——一九五年中日戰爭以後的日本侵略史加以研究，再將這部史的最近階段，即自一九三一年起到目前爲止，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日本侵略主義的陸海兩途是相輔爲用，並行不悖的；而且一方面有了新的成功，他方面也必更進一步。誰都能記得歐洲大戰期間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輸運和貿易所獲的成功，是刺激它攫奪山東半島礦藏和原料的直接要素之一。誰也能記得二十一條與西原借款時的日本政策，是與它準備出兵西伯利亞同時進行着的。

一九三一年佔領滿洲後，接着便進兵錦州，砲擊吳淞，侵略華北，加緊壓迫南京政府，當日本着着鞏固滿洲的既得地位的時候，它的宣傳者同時也就着談到日本的其他侵略計劃。不久以前，日本外務省的半官機關報日本泰晤士報著論說：

「滿洲誠然是日本的生命線，但是日本的原料來源和它的工業品的市場，却遠在南方，就是南部亞洲、馬來、荷屬東印度、南洋羣島等。」

「滿洲的發展當然可以增加日滿間的貿易，但日本仍然要為以滿洲原料製成的貨物，另找其他的市場。」

日本的「養育線」在南部亞洲……那裏有廣袤的土地和豐富的出產在等待着日本的國民。南洋的偉大自然富源，是要養育日本國民的……南洋是有養育五萬萬人民的餘地……」

(註一)

這樣看來，攫取滿洲只是為完成日本帝國主義大亞洲計劃的一種初步，也就是鞏固日本在北方的支配力，同時再向滿洲以南發展的初步。(註二)

在這裏我們不妨提到，上面所述的計劃正是田中奏摺裏面所陳述的問題，田中說過：

「就或種意義言，滿蒙乃是鎖鑰之地，只有握得了這些地方，我國方能獲得中國全部的富

(註一) "Japan Times Supplement" 1933.6.30。

源。此後我國再逐步征取印度、南洋、小亞細亞、中亞細亞……」

毫無疑義地，目前日本對外政策的重心，仍不外為準備反蘇聯的進攻。不過，很明顯的，縱使在實現這個階段的日本大亞洲政策之中，日本也不得不同時發展對華對太平洋的侵略。因為有三種必要：（一）藉貨物的傾銷以充備戰資金的必要；（二）確保大

（註二）日本帝國主義的德意志同盟者，知道日本的侵略計劃比任何人都清楚。例如普拉格多留斯博士（Dr. Practorius）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的“Deutsche Wehr”上寫道：「在歷史上偉大的目標永遠要靠適宜的手段纔能達到。目前的情形下，問題不是在物質上佔有中東路就完了，而是政治上對遠東對全亞洲的統治問題。日本統治亞洲的途徑有二：一是先只以中國為限，為征服中國而鬥爭，把其他國家，特別是蘇聯，暫擱在一邊；二是與它的同盟者共同包圍中國，先將滿洲以四的蒙古盟旗捲入囊中，再進而伸至新疆、西藏、土耳其，同時在東部沿太平洋西岸的地方和南洋方面取得霸權地位。這就是說，一方面將蘇聯在亞洲的勢力全部消滅，另一方面將英美在遠東的地盤全部推翻。現在有許多事情都在促使日本採取第二個途徑。當然，這事業的先決條件，是把全部滿洲統治下來。」

戰所需的原料來源；(三)確保後方軍事根據的必要。我們進一步把這三點加以分析：誰都知道日本為準備對蘇戰爭所用的三十億日金，大部分是靠在國內市場發行公債而來的。這種戰爭公債並不是分配到一個一個的人手裏面，而是由信用機關包銷的。至於信用機關以什麼力量來包銷這樣巨額的公債呢？第一，靠着交易所證券的漲價，因為日本對外貨物傾銷成功，再加以投機人的操縱，國內股票因此騰漲。但是，我們不可忘記，在過去幾年中日貨在海外的陳舊市場，已經大大減色。例如美國在一九二九年購買日本全部出口貨物的百分之四二，但到一九三三年只買百分之二六。中國買的分量，在同期間內由百分之一六，降到百分之六；而在另一方面，新的殖民地市場的地位却大大地提高了。例如英屬印度、荷屬東印度、南洋羣島、非洲、南美等。這些市場在一九三三年一共吸收了價值五五七、〇〇〇、〇〇〇日金的日貨，較美國還多。對南部亞洲的貿易是日本對外貿易中最有利的部分：一九三三年出超達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日金。日本對華貿易的損失，已完全藉對滿市場的全部壟斷所抵償了。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

三年，日本對華輸出由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金減到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日金，可是日本對滿洲的輸出却自一九三一年的三六七、〇〇〇、〇〇〇日金增至一九三三年的六八四、〇〇〇、〇〇〇日金。

日本的軍閥們深深了解在這些新的殖民地市場上實行傾銷，對於提供備戰資金有多大的重要性，所以他們毫不躊躇地威嚇着說：爲了掃清日本貨物推銷的道路，他們不惜採用武力。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的日本陸軍省小冊子裏這樣寫道：

「享受價廉物美的貨物，乃是地球上絕大多數人口的消費者階級所企望的。在這一點上，我國因爲生活程度比較低下，頗佔便宜。英國、荷蘭等，就甚不合算。這些少數國家爲了圖利，迫使有色人種用高價購買他們的貨物。我們帝國正和這相反，而是適合於世界上一般居住者大眾的利益的。縱使是站在道義上講，最後的勝利，也應該屬於日本。如果列強們頑固地繼續着不正當的競爭，那麼帝國爲除邪惡、扶正義，迫不得已而實行武力，也說不定。」

對蘇備戰的資金需要越多，日本壟斷新市場的努力就越積極。

在對蘇備戰計劃中，獲取原料也是一個同樣尖銳的問題。凡是大戰所必需的幾種主要原料，在日本都感受着嚴重的缺乏，例如石油、煤、非鐵質金屬（錳、鋁等）、橡皮、羊毛、棉花。

如果達到一個持久的戰爭，日本食糧也是極端缺乏的。滿洲蘊藏的天然富源可以供給日本一部分原料的需要。但戰爭一起，原料的需要不僅極大而且必須立即加以供應，然而滿洲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遠遠不及此，日本資本的工業投資，因了日本本身難免的資本缺乏之故，還是非常不夠。所以，日本爲了供應軍事原料的需要，與其說靠滿洲潛在的資源，無甯是更倚賴於不需要投進大資本而已然開發了的中國、荷屬東印度、澳大利亞等地的原料。目前婆羅洲每年產油五百五十萬噸，日本已在婆羅洲獲得了一部分石油租賃權。從一九三一年試掘以來，結果很不壞。到最近爲止，日本輸入的鐵苗主要是得自中國，中國所有鐵礦中，三分之二是受日本資本所操縱。近幾年中，日本已開始大批從南部亞洲各國輸入鐵苗了（荷屬印度藏鐵九億噸、菲律賓藏鐵四億五千萬噸）。

九三二年日本從這些國家中輸入了一百萬噸的鐵苗，等於從中國輸入的三倍。日本在這些國家中獲得了若干租讓權，並且訂了供給石油的合同。馬來的錫、安南的白鉛、新加里多尼亞的鎳、澳大利亞的黑鉛、華中的鎢，這都很引起日人的注意。日本每年輸入這些非鐵質金屬的價值，有四五千萬日金之多。澳大利亞的羊毛和婆羅洲的橡皮也是同樣受着日本帝國主義的注意的。這就是所以日本報章上把南洋代管領稱爲「南方的滿洲」，所以日本津貼並鼓勵爪哇民族獨立黨的運動，所以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的日本租借地上藉名栽種橡皮而將地面軋平以備飛機的起落。最後，在日本準備反蘇戰爭計劃中，華北所有的意義，不能不加以檢討。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英國曾經不得不用外交的壓力，抑制日軍進佔平津一帶。可是如果日蘇戰爭爆發了，平津一帶的命運怎樣，那是不待解說的。爲了維持南滿邊境的治安，爲了鎮壓滿洲的遊擊戰，爲了確保非自天津不能運入滿洲的許多華北的資源起見，日本那時非將平津佔領不可。那一帶地方還有一個更重要點，就是日本準備同時進擊外蒙人民共和國，這使它非握有張庫大道

不可。唯有在這種意義之下，我們纔能了解日本軍閥在華北的一切活動，例如鼓動華北內蒙的「自治」和「獨立」，對於察綏的進兵，列車航空的連絡，在河北省築路開礦的準備等。

不過，日蘇戰爭若一爆發，中國境內的形勢必有激劇的變化，使日本的侵略達到一個最緊張點，而同時引起太平洋上極尖銳鬥爭的場面。那時把滿洲的作戰地帶地方化的夢想，一定很快就粉碎無餘，而全中國就要像奔騰澎湃的怒潮一樣，衝破了所有舊的「勢力範圍」的藩籬，展開真正民族解放的戰爭。

然而，除了華北之外，日本還干涉到中國本部其他所有地方，那又有什麼意義呢？那意義就是準備太平洋上的戰爭，也就是說，不可避免地要把英國、美國捲到戰爭漩渦裏來。這對於大英帝國是一種極端嚴重的局面，因為大英帝國的所有離心勢力都要活躍起來。英國在中國的投資要受到空前的威脅。最近好容易藉「憲法的改革」弭平了的印度的不安，將重新爆發，各自治領也都要紛紛發生獨立運動。那些想在日俄戰爭的火

俄旁邊烘手的人們，回過頭去會看見他們自己家裏失火的。

我們若不把遠東的紛爭在歐洲的反映，也加以注意，這全部形勢仍不能弄清。日蘇戰爭的爆發，必然引起歐洲法定現狀的打破。德國法西斯主義公開同情於日本軍閥，是誰都知道的事。不久以前與德國政府有密切連絡的一家報紙這樣寫道：

「日本擴張勢力，滿足其國家人民的需要，我們德國人是沒有理由責難它的。『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決不應當還是一句空話，必須變成一個固定要求的履行。如果我們以希特勒五月十七日在議會中的演說作為指導的方針，那麼我們可以說從國社主義的立場上去看，對於『東方普魯士』的這種政策，無可反對之處。在那遙遠的東方，一個年青力壯，光明有為的民族，正在奉行着血統與種族的法則。」

同時松岡洋右在一九三四年所著的誰是和平之敵一書中，是這樣地恭維着希特勒和「第三帝國」的侵略計劃：

「德國民族喪失亞爾薩斯和勞林後，痛心疾首。縱使希特勒不握得德國政權，德國人也不

會放棄收復這兩塊失地的打算的。德國對於法國之佔據薩爾和波蘭之佔據上西里西亞，真是恨之入骨。就種族言，甚至就歷史言，這兩塊地方也應當歸於德國。希特勒是攪亂着歐洲的和平，可是呻吟於凡爾賽鐵蹄下的德國，除此之外，再無路可走。」

目前我們所聽到的，已經不僅是單純的相互同情而已了。自德國繼日本之後退出國聯起，日德兩國就同處於重分世界的新戰爭的先鋒者地位，開始計劃實際的合作。這並不僅限於外交方面，我們可以看一九三六年春季成立的所謂德滿商務協定，日本以滿洲的大豆，換取德國的化學軍事工業品和軍火。我們還可以證明德國已經幫助日本重建了軍需工業，特別是航空工業。

當然德國國社主義者，絕對不是爲了白白諂媚日本軍閥而這樣優幹。不久以前赫斯(Kurt Hesse)寫了一本書，名爲舊列強的末運，把德國人對於日蘇戰爭的希望，露骨的說出，他說：

「假使俄國被羈縻於遠東，那麼它的歐洲鄰國，如羅馬尼亞和波蘭，一定要實現它們各自

的民族理想，那時就不管什麼互不侵犯公約了。同時德國就不能不解決更正東部國境問題。這樣一來，歐洲就推動起來了。」

到那時間一定不只限於「東部國境」，德國必然要提出它在各國中應有的地位的整個問題。所以赫斯說：

「如果現在世界承認日本的要求正當（我們必須說，除這樣承認外，別無他途），那麼結論必然是：我們在生命中需要的地位，也必須加以承認。」

此外，赫斯還擬出一個直接干涉太平洋紛爭的計劃。這當然及不得從前維廉帝爲德國從基耶開往膠州灣的艦隊餞行時所宣布的計劃那樣偉大，但是現在這種「緩進的」計劃，不過是一種開端而已。而且究竟是不是「緩進的」呢？

爲了「綏靖」中國，赫斯計劃首先組織一個國際軍隊，共五萬人；他並提議這軍隊的中堅主力應以德國軍隊充當。他認爲有這樣一枝軍隊的力量，纔能鎮壓中國的革命，改造中國的財政和國家機構，並建設新的道路網。

德帝國主義者爲參加太平洋方面所進行的大鬥爭而要求代價的方式，從此可以
看透了。

其他德國社黨的著作家，還有比赫斯更露骨的，竟公然宣言他們資助日本侵略
行爲的目的，乃是在於削弱歐洲列強的力量，藉以打開德國侵略的道路，誰也沒有在這
一點上比溫里耳斯（Von Leers）說得澈底：

「我們對於日本人，絲毫不認爲是理想的國民。日本人不認我們是理想的國民。然而在
這兩國之間却有若干重要的接觸點，有或種真正共同的利益和精神的聯繫。從我們的立場而
言，我們對於任何非歐洲國家，都希望它興盛起來。只要有這樣的國家，無論它是那一國，都可以
使我們的鄰邦力量爲之牽制，因而等於解放德國的勢力。日本是最強大的非歐洲國，它的興起，
即是增加德國的力量，鞏固德國的地位，尤其在法蘇提攜以後。」

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小孩子外，誰也不能夢想有「日蘇戰爭地方化」那麼一回
事。這樣一個戰爭，本身包含若干足以牽動全世界的事態，是不待言的。摘下了和平主義

的假面具，公然揭起重分世界戰羶的日本軍閥，在這一層上認識得比任何人都真切，前面引過的日本陸軍省小冊子中曾說過：

「如果我們回想到世界大戰，或最近歐洲的種種紛擾，並指出歐洲不合理的新國境界的劃定，殖民地所有權的不正當的分配，種族的平等，經濟和財政的破產，貿易和關稅戰爭等等不安的事態，我們可以斷言，戰爭能否避免問題，簡直沒有爭論的餘地。目前的國際形勢和我國的處境，要求着我們的全副注意力和全國的力量，都集中到國防上去。」

如果事態真是這樣，如果一個反蘇聯的戰爭必然要變為引起世界戰爭的事件的一個開端，那麼我們對於日本準備這一戰爭的實況及其前途，更需要加以注意和研究了。

二 帝國主義的日本和蘇聯遠東區的富源

爲了確定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堅決猛烈準備中的反蘇戰爭的性質起見，我們必須

首先確定日本統治階級在這個戰爭中所追求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日本的報章在這點上提供了很充分的材料。當然我們必須除掉那些對於羣衆的軍國主義的麻醉宣傳，那些宣傳只能隱蔽日本統治階級反蘇行爲的真正原因。日本反蘇戰爭的目的，很清楚地在一次所謂「工商界代表」會議的決議中規定下來，那會議是一九三三年秋天外相廣田所召集，專門討論日蘇關係的。決議的一部分內容如下：

「我國對蘇聯的根本政策，已見諸北京締結的日蘇協定中。因爲有了那個協定，互不侵犯公約是沒有締結之必要的。但是假使蘇聯鑒於遠東情勢的變化，和『滿洲國』的出現，一定想和我國訂互不侵犯公約，那麼只要蘇聯允許下列幾項條件，日本也可同意訂結：

- 一、遠東革命運動的絕對終止，特別在日本和滿洲範圍以內；
- 二、撤退駐在遠東，特別是駐在滿洲邊境的紅軍；
- 三、廢止加於日本在蘇聯遠東經營諸企業的一切法律限制；特別要實現漁區拍賣的公正辦法，對於漁業所必需的物品免徵入口稅，並修正規定勞動時間的法令。關於石油問題，訂結一個對日售油的協定，延長勘查油田的期限，延長工作時間，修改視查規則，修改石

炭生產的規章和統制辦法；

四、允許日本在蘇聯遠東開設種種企業，特別要允許日本開採林木和各種礦物的租讓權；

五、促進日蘇貿易，取消片面性，使蘇聯所買的日本貨相等於乃至更多於蘇聯賣與日本的貨物；

六、立即交出中東路（按當時中東路還未成交。）

這個決議案本是作為列舉締結互不侵犯公約的交換條件的，可是實質上等於包括日本統治階級陣營中各方面要求的一個戰爭方案。

這決議中一個重要的特色，是經濟侵略的方案。儘管用着各種不同的字眼，像租讓權、修正規章等等，但是日本對於蘇聯遠東所垂涎的富源，却清楚地開列出來了，如漁業、林木、石炭、石油和礦源。日本心目中攫取這些富源的方法，當然不會是租讓等等，而是直接的征伐。就是在貿易中，也是一樣。這決議確切地表明了日本資產階級對於目前不能把蘇聯作為日貨獨占市場一點，懷抱不滿，但是話是用得很巧妙的，只要求取消「片面性」，不過，同時也表現出日本資產階級中的動搖性，至少其中一部分還希望着蘇聯能

夠不經戰爭就屈服於日本的要求。

下面這張表中列舉了蘇聯遠東的幾種重要資源，以及日本為買這些資源不得不耗費的款額。這個表可以幫助讀者對於日本獨占資本家的慾望，得一個概念：

第一表 蘇聯遠東的富源及日本購買額

蘇聯遠東的富源		日本每年輸入額	
	二千億噸(註)		四〇(單位百萬美金)
石炭	二千八百五十億噸	一四〇	
石油	八十億立方公尺	五〇	
木材	二十五億噸	五〇	
鐵苗	一億三千六百萬噸	六	
白銅	一億三千五百萬噸	一〇	
錫	二百五十萬噸	五十萬噸(限於日本所租漁區)	

但是日本資本家的目的，不僅在於奪取蘇聯遠東的富源，以使其本身擺脫外國市場的羈絆，而且想變成各種主要原料和燃料的獨占者。它的計劃不單是解決原料的饑饉，而且壟斷遠東的原料。因為這種原故，所以日本一面隱藏着自己的自然原料，或遲緩其開發，一面却拼命攫取亞洲大陸上的一切原料供給。

日本資本家對於失掉了在蘇聯推銷日貨的市場一事，是極端忿懣的。

世界大戰以前，日蘇貿易數量並不很大，每年不過日金一千萬元。但是在大戰中間，因為俄國遠東部和中部的交通中斷，日貨輸到海參崴的數量，突然激增。俄國革命後，日本曾極力利用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的形勢，企圖永遠佔有俄屬遠東的市場。日俄貿易戰前每年不過一千萬元，而至一九一九年竟達七千五百萬元，日本方面出超六千六百萬元之鉅。

這個數目本來並不驚人，不過在目前日本受着各國關稅的封鎖的狀態下，也是極

(註) 僅布列亞一區的石炭蘊藏量，據估計已有一千五百億噸。

可重視的。而且蘇聯遠東的重要性，與其說在表面，毋寧說是潛在的。日本如果能大量投資進去，將來會成爲無限的市場。

日本資本家對於蘇聯富源的貪婪，在出兵西伯利亞時充分暴露出來。很有趣的，最初出兵的口號是「進擊德國在西伯利亞的勢力，」「援助聯軍」（特別是「救助被虐待的捷克人，」）可是後來一變而爲「保障滿洲、朝鮮和日本人，」到最後逐漸現了原形，無非是爲着攫取蘇聯遠東的自然富源。一開始時，日本想將出兵的工作，自己包辦。因此它與白俄軍遠東總司令開始談判，並講到「援助」的代價。但這計劃被美國扯肘，沒有成功。許多到後來纔公布的文件中，把當時的陰謀和盤托出。例如，日本中島少將向霍爾瓦特將軍提出如下的條件：

- 一、日本單獨出兵西伯利亞；
- 二、日本領有庫頁島北部；
- 三、日本享受東部西伯利亞商業特權；

四、保證日本在貝加爾湖以東開採礦山和森林的租讓權；

五、日本人得在東部西伯利亞與俄人享受同等的漁權；

六、海參崴劃為自由港，一切要塞設備概行銷毀。(註一)

這個計劃終因美國反對而遭拒絕，雖然當時其他列強都表示贊同。李亞 (Branson Bea) 曾記載道：

「一九一七年十月聯軍最高作戰委員會同意請日本佔領海參崴，並保證西伯利亞鐵路的通車，同時允將西伯利亞一段土地給予日本，以酬答對於聯軍的援助。但是威爾遜反對這個計劃，以至好幾個月沒有出兵，直到威爾遜主張聯軍共同出兵的意見被通過後，纔開始出兵。」(註二)

英國出兵西伯利亞的派遣軍司令官瓦得大佐也記載說，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軍

(註一) 斯已郭 (John Spargo) 著成爲美國問題之俄羅斯 二四〇頁。

(註二) 李亞著美國必須和日本戰爭嗎見遠東評論，一九三四年四月。

總司令會向白俄軍總司令提出下列的條件：

「日本以一億五千萬盧布（舊盧布）貸與俄軍司令，俄軍司令須簽一約定，尤將勘察加以下的海岸和漁權割與日本，恩吉爾斯基的礦山和海參崴所有的鐵礦（除去屬於聯軍者外）永租給日本。」（註）

後來，日本在法國幫同之下，又企圖與白俄軍談判單獨出兵。顯然美國在東京的外交代表再度阻止了這事的進行。華盛頓會議席上，美國的主張是壓倒一切了，可是後來日俄在大連開會時，日本還是要擺脫華府會議的拘束。日本代表團曾向當時俄國代表團提出十七項要求，以圖獲得西伯利亞和遠東的特權。要求之中有：

第一條 遠東共和國劃海參崴為一純粹商埠，受外國管轄；

第二條 擴張日本漁業公司的權限，並擴大日本俄國海岸的通商權；

第十條 遠東共和國保證今後決不在其境內實行共產主義，不但維持日本人並且維持其本國人的私有財產制；

第十一條 予日本人民與遠東共和國人民同等之通商貿易，從事職工，撈漁狩獵的全部自由，

並許日人有購買土地和在沿海掛日旗自由航行之權。遠東共和國並許日人在黑龍江上有自由掛日本國旗航駛之權；

第十四條 遠東共和國政府担保解除並遇必要時銷燬海參崴境內及沿朝鮮邊境所有砲台及要塞設備，並永不再建，且不得在朝鮮及滿洲毗連地帶有任何軍事行動。遠東共和國政府須承認日本軍事特務機關及其人員在其境內設置辦公處及自由旅行。且須允許日本任何個人軍官在其境內自由旅行。遠東共和國政府須担保永不在太平洋上設置海軍，現在已有者須立即撤廢。

第十五條 遠東共和國允將北庫頁島租與日本，以八十年為期。

這不過是日本企圖以「和平手段」獲取它以武力所未能獲取的東西之另一事實罷了。

美國聽到這個消息後，曾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照會日本政府，指摘日本所要

(註)瓦德著與「敢死隊」共同出征西伯利亞記，一九二〇年倫敦出版，二五六頁。

求的條件，是侵犯美國的利益，並促其撤回。

日本帝國主義不斷企圖在蘇聯遠東獲得獨立行動的自由，而其原因之一就是想獨占遠東的原料來源。日本在出兵西伯利亞期間內的一切事實證明這話是不错的。

出兵的幾年中間，不僅日本的貨物傾銷於俄屬遠東方面，當地的資源也是和潮水一樣地流溢到日本去。依官方統計，一九二二年内日本在遠東共和國領海所捕的魚，達六十八萬一千担，較一九一三年的數量大一倍。日本那年所製成的罐頭魚，是一九一三年的十倍。一九二一年日本在東海濱省所捕的青魚占它全部撈捕量百分之七五。東海濱省的木材輸出在出兵的幾年中大大地增加：一九一八年是三、二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二年增加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主要由於日本資本公司當時組織大批砍伐隊的原故。日本每年輸入的木材約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公尺，而一九二二年它從遠東共和國一地獲得的數量就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公尺，供給了日本那一年全部需用的四分之一。那年它還從庫頁島輸入了價值六百萬元的木材。

到了最後，不僅外國人，就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參加者自身，也承認了日本當時所以要出兵，並非爲着「保護滿洲以防他人干涉，並保障日本人民，」或「援助聯軍。」出兵西伯利亞不久以後，西川少將就在他所著西伯利亞出征史中這樣寫道：

「就事實論，朝鮮、滿洲以及日本在俄國的僑民，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危險。當時（一九二〇年二月）我曾向當局提出我的意見，可是誰也沒去注意。大軍在那裏停據兩年有半，耗費若干國幣，真是一件憾事。」

實在地，雖然日本在佔據東部西伯利亞的時候，竭力榨取當地的資源，但其代價也頗不賚。我們前面指出日本在一九一九年曾將價值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貨物傾銷到蘇聯遠東，這數量等於日本現在每年輸往滿洲貨物的四分之一，可謂不少。但是據各種估計，日本那次出兵却耗費了一二十億元。以過去出兵的經驗和教訓來看，日本資產階級中主要人物，不像從前那麼處心積慮計劃攫取蘇聯遠東領土，自非無因。當然，遠東省方面蘊藏的富源，還是照舊使日本資本家垂涎三尺，但是日本資產階級當前不

能動員龐大資金去開發它，這個事實，再加上佔領滿洲後的經驗，應該多少使他們頭腦清醒了吧。所有這些事實都可在某種程度以內，說明日本統治階級間在準備反蘇戰爭過程中的內部矛盾。

三 促使日本資產階級採取慎重態度的因素

我們在前面列舉了幾種主要的經濟利益，都是促使着日本資產階級中若干集團準備新的反蘇戰爭的。如前節所說，這些實際的利益，並不能充分說明日本準備反蘇聯的程度，換言之，那種準備並沒有如一般所理想的那麼猛進。這又是什麼原因呢？這正是因為在日本資產階級中同時還有若干有力的集團，他們相信為保障日本在蘇聯遠東的經濟利益，較為有把握的，還不是軍事的冒險，而是鞏固並發展日蘇經濟關係。這種意見近來在日本相當普遍，甚至法西斯方面曾公然抨擊過他們。例如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日本全國報紙曾發表一篇「紫雲莊」(註)的聲明說：

「現在有幾個財閥集團希望獲得北庫頁島的石油租讓權和沿海濱省的森林租讓權，並圖有利地解決漁業問題，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過，他們不能得到這種理想的收穫，是很成問題的。蘇聯不比其他的國家，它一到了不願意繼續履行和外國訂立的條約的時候，它會立即對人反噬的。給與外國租讓權，這在蘇聯是非萬不得已決不爲的。和蘇聯訂立互不侵犯公約與否，也應該從這一種眼光去討論。

「取巧的政策，是不應容其存在的。有人說，日本應該與蘇聯訂結互不侵犯公約，引誘它承認『滿洲國』並要求它給與租讓權，假使蘇聯不遵行條約義務時，我們再與它全面斷交不遲。我們認爲帝國的外交政策永遠不應當建樹在這樣的取巧主義上。

「……最後，我們對於一些財閥，商人和所謂第一流國民們，這種僅僅依自己的利益看取與蘇訂約問題，真不勝惋惜之至！」

日本資產階級中間若干集團對反蘇行動之不甚積極——至少在決定對蘇宣戰的時期上是如此——不僅因爲想以和平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同時還有幾個極重要的

（註）「紫雲莊」是與日本軍閥法西斯勢力極密切的一個右翼團體。

因素，就是：（一）從經營滿洲所得到的結論；（二）對於蘇聯實力的估計；（三）對於失掉日本在華地位的恐懼。

日本估據滿洲後數年來所得到的經驗，使日本統治階級中間發生了嚴重的破綻。如一般人所知，日本資產階級及與之有關的政黨們，對於滿洲方面幾年來發生的事態，是不滿意的。原因是軍閥們企圖對滿洲的經濟強迫實行全部的統制，將日本托辣斯和產業家的所有純粹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藉口滿洲資源應首先為軍事利用，一概置於不顧。不僅如此，軍閥們在滿洲的地盤鞏固起來後，他們更以滿洲為根據地，在一切問題上，攻擊民間資本家和政黨。這種衝突在一九三三年非常劇烈，因為當時關東軍參謀部提出一個「改組滿鐵」的計劃。其目的是取消滿鐵在若干重要經濟部門中的統制，而代之以「滿洲經濟參謀本部」——作為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的一個機關——而統制全滿的經濟。

這個提議引起了極大反感。第一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底滿鐵鐵道從業員協會發表

宣言反對。其次，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日本商工會議所抗議反對這種「躁切從事」的滿鐵改組案。

拓殖省和大藏省認為這一計劃若實現出來未必於國家有利，所以也表示反對。他們反對這樣躁切地改革一個重要機關，並宣言這個改革若真地實行起來必定引起輿論的反抗，而且妨礙發展滿洲所需要的資金的動員。

大財閥集團並沒有正式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是他們的態度却反映在滿鐵股票的暴跌，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發行五千萬之社債計劃的失敗上，那是毫無疑問因為他們抵制的結果。

關東軍司令部受了這樣的反響，頗為狼狽。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少將後來對新聞界談話說：

「依我所知，反對改組的人們，是怕股票的紅利將因此跌減，並且以為關東軍不懂得經濟原理，會粗率地實行改革。這是絕對錯誤的，要知道這個計劃是完全保障股東們利益的。」

但是這一套緩和人心的談話，並沒有發生效力。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間，當紛爭鬧得最熱烈時，滿鐵股票經常市價本為六六——六八，當時一落而為六〇——六一，損失達七千萬元之鉅。結局是「改組」案的始作俑者小磯國昭，被迫辭職，改組案也就因之「束諸高閣」了。

不過日本資產階級中的領導分子深知他們那次的勝利不會持久的，積極備戰所演成的全部局勢，只有鞏固軍閥們的地盤。反蘇聯戰爭準備的加緊，日蘇關係經常緊張化的空氣的釀造，勢必產生許多於軍閥特別有利的條件，使他們得隴望蜀，變本加厲。所以後來資產階級會要求抑制過激的步驟，對於日蘇問題極力提倡冷靜。正因為他們這種「穩健」態度，所以日本軍閥奪取中東路的計劃，後來也緩和下來，決定向蘇聯收買。資產階級間對於滿洲事件和對加增銷售軍需品機會的反蘇戰爭的歡迎程度，是不一樣的。有許多資本家集團因為軍部給他們的定貨單加多，所以獲得了巨額的利潤，並且因此與軍部關係非常密切。東洋經濟新報一九三四年二月號刊載了一個售賣軍

需品公司的利潤表，現在譯錄如下。

第二表 銷售軍需品公司的利潤表

公司名稱	(單位千元)		
	一九三三下半年	一九三三上半年	一九三二下半年
三菱重工業會社	五、三一九	一〇	八
日本工業會社	五、七七八	一二	一〇
北海道石炭會社	二、三三二	六	四
日本石油會社	四、三〇三	五	六
日立製作所	一、四六二	一〇	八
日本製鋼會社	一二五	六	六
芝浦製作所	九九二	五	無
日東邦電力會社	八一五	一〇	七
日本鋼管會社	三、七七六	一七	一二
德山鐵板會社	五八五	一四	一四
			一〇

沾得任何利潤的事實：

大阪製鐵會社	一、二六七	無	無	虧
新瀉鐵工所	四三六	八	七	四
東京煉鋼會社	四九一	六	五	無
大日本肥料會社	一、四四三	五	無	無
川崎造船會社	一、四一五	無	無	虧

「在光明方面，從事軍需品製造的資本家因為政府預算中百分之四四用於軍費，所以甚為有利。從資本家的眼光看來，目前再沒有比投資於軍需工業更穩當的了。因為這種工業有政府作担保，貨品一賣出去準可以得到現款，而且不受像輸出品製造業所遭受的那種外國關稅壓迫，所以他們真是得其所哉。

「可是在黑暗方面呢，也有因為經濟危機之故，連氣都喘不出來的資本家。凡是不經營軍需工業的大小製造家和地主們，其中就有不少這種人。

「這就是所以戰爭問題，也頗使一些資本家頭痛，他們不同意，並且有的反對戰爭。在俱樂部裏面，有時我們就可以聽見相當直率的論調……」（這中間有一句被刪去，想來大概是說「反對戰爭」）……」

使日本資產階級中若干集團和軍部中比較頭腦冷靜的分子延緩反蘇趨勢的第二個因素，就是蘇聯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猛進，特別是遠東方面蘇聯防禦的鞏固。日本軍閥直到今天還沒有實踐進攻蘇聯計劃的幾多因素中，這是一個根本的因素。縱使那些對蘇聯五年計劃向來吹毛求疵的人們，也不能不承認蘇聯有了極大的建設成績。有一位署名峴鄉的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某軍事雜誌中寫道：

「在蘇聯那些集中國力去經營的經濟部門中，確乎是有成績的。舉一端來說，巴庫的石油在第一五年計劃期中，兩年半就完成了全部計劃。現在蘇聯的石油已有賣給日本的了。這裏顯然是他們的成績。」

還有一個署名「林」的就在同一篇文章中註上幾句愁慘的話：「是的，而且他們

還有一個軍隊，並且他們把鐵道也鋪成雙軌了，這是從前所沒有的。此外從前不毛之地現在居然興建起許多新的工業城市。」

最有意義的，是陸軍省新聞班班長青木精一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大阪每日新聞上寫道：

「以往，重工業的中心是在頓河流域。但是現在，因得烏拉山的鐵與庫茲涅茨克的煤的便利，中心已移到東邊來，那裏每年也產二百五十萬噸的生鐵了。只這一塊地方的產量，已為日本全國年產量的兩倍。因此，烏拉爾庫茲涅茨克根據地，不僅有它的重大經濟上的意義，而且從軍事政治觀點上看來，對東方關係也是極大的。」

「西伯利亞經濟的發展，引起了多量貨物運輸的必要，而這轉又引起鐵路建設的需要。目前西伯利亞大鐵道已經改築，並且添了雙軌。貝加爾湖以北建築一條新鐵道，已在計劃中。一般說起來，鐵道的建築是在大規模地進行中了。」

「飛機運輸，也在空前地發展着。莫斯科與海參崴間已經開闢了航空線。沿西伯利亞大鐵路線有一條航空線，中間分開若干支線。海參崴與伊爾庫茨克間已經通航，伯力到庫頁島的航

空線不久即完成。總之，在交通方面，遠東的地位較前改善多了。

「於此，那蜿蜒於西伯利亞草原，聯絡歐亞兩大洲的寂寞枯燥的道路——西伯利亞鐵道現在已經是一個過去的存在了。誠然，人民還是不得不受很大的痛苦，但這痛苦却得了空前成功的代價。」

「五年計劃所完成的重工業，對於軍備方面和軍事工業有巨大的影響，是不用着說的。製造大量的軍火，現在已毫不成問題了。所以斯達林告訴俄國人說：『保衛蘇聯已經變為可能的事了。』」

「以往遠東的人口非常稀少，所以若到作戰時必須從西方輸送多數士兵過來，這事極費時間，所以很危險。因此最近幾年蘇聯陸續將退役的士兵移居到毗鄰滿洲邊境的地帶，並且在那裏組織了許多集體農場。」

此外，前關東軍參謀小磯國昭關於蘇聯在遠東的警備區域曾說道：

「我們並不懷疑俄國人有完成如此齊備和迅速工事的能力，我們所驚異的是他們建設這些要塞地域所用去的金錢。」

從這些議論中自然會發生將蘇聯的防禦能力與日本的軍事力量對比的企圖。一個研究亞洲問題的日本人長岡曾評論說：

「目前蘇聯的軍事力量，實在超過日本遠甚。我們要特別記住，現代的戰爭是科學的戰爭，
不單軍隊在意識上訓練得多麼精良，決不能單憑精神與物理、化學、數學對抗……」

「不僅如此，最重要的還不是軍備問題。現代的戰爭不過是一種借助於軍備的鬥爭而已，因為同時還有交戰國間經濟能力的抗衡在裏面。日本不喜歡共產主義，同時也不喜歡共產主義的成功。可是現在已經不是單單因為怕共產主義，而企圖掩飾蘇聯真實情況的時候了。」（註）

以上的主張，雖然不免近於極端，不過紅軍在航空、機械化、砲兵、騎兵，各方面確乎優於日本。這種意見在一九三四年春天日本貴族院的一部分議員會見陸軍大臣荒木貞夫時，曾經向他表示過，他們警告荒木說：「沙場殉命，馬革裹屍，雖然是兵士們的義務，但是我們不希望他們在國土以內粉碎於蘇聯飛機炸彈之下。」

（註）大阪每日新聞（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

使日本資產階級中很多人躊躇，沒有十分積極推進反蘇戰爭的第三個因素，是在戰爭中間失掉日本在華地位的恐懼，因為彼時其他的列強，尤其是美國，必定會無所顧忌地奪取中國市場。這種論調頗盛行於海軍的一部分軍官中間，特別是「薩派」的老牌海軍軍官中。這種「回頭留神美國」的例子，頗為不乏，我們現在可以引一個這種主張的海軍軍官的話：

「如果我們可以假定英國是盡力拉日本和美國一戰，那麼我們可以斷言，美國自身，為了保證戰勝日本，是熱烈希望日本和蘇聯去拼的。」

「舉例言之，我們現在都知道最近喧騰日蘇戰爭的話是從美國來的。可是現在連我國的軍人方面也常常討論到日蘇戰爭即將爆發的事。假使日本被迫與美國和蘇聯戰爭，那麼日本會變成什麼狀態？不是會和大戰期內的德國一樣麼？前線和後方都被敵人包圍住，況且連大戰時德國那樣的準備還沒有，我們，試問能够這樣作戰麼？」

「也許蘇聯故意尋釁，那時我們自然不能不東西兩面同時應戰；但是普通在軍事行動上，必須有一個確定的主要目標。一國的力量只有集中與主要的敵人對抗。現在日本的主要敵人

是誰呢？當然是美國，而不是蘇聯。蘇聯曾經向日本提議訂結互不侵犯公約。我們從可靠方面知道，蘇聯是怕日本的。」

把上面的話總括一句，日本資產階級中間，對於軍閥首腦部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財閥集團的積極反蘇活動，頗有感覺不安的人。軍閥們不能不用盡力量克服這種心理，以期集中全國資源準備反蘇聯戰爭，並將日本的「輿論」在他們的指導之下組織起來。從日本實際充實陸軍，完成滿洲軍事根據地，在內政外交上的種種設施來看，軍閥們是操着左券的，雖然進行的速度未必盡如他們的意思。日本統治階級中，任何一個集團都沒有對於反蘇戰備的基本設施，因反對而撤消過。軍閥們雖然在全國還沒變成絕對的統治者，並且還沒有全部實現他們建立軍事法西斯獨裁的計劃，但是已集中了國家機關的力量，去解決反蘇戰爭的準備問題。爲了這個目的，他們在極廣泛的規模上糾合着財閥資本的最重要的集團。

但是這種計劃也不是一帆風順地進行着，這是可以從內閣常常更迭一點上看出

來的。滿洲事變後，日本的內閣更迭了五次：若槻、犬養、齋藤、岡田、廣田。而同時關東軍司令官也有五度的更易：本莊、武藤、菱刈、南、植田。假使日本的軍閥們，雖在政治軍事的人事上經過了這麼多的周折，然而還是一直照他們的計劃進行下來，那麼一定除了想攫取蘇聯遠東富源和市場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在。因為對於這一點，只有少數的日本資產階級熱烈贊助着，而且目前的日本也沒有許多資力去開發那些富源。日本帝國主義拿到滿洲後，還沒有經過多久，因為資力的貧乏在滿洲的開發工作並未能如所預期的順利。從日本資產階級眼前的利益上着想，征服蘇聯遠東做爲它的原料來源和市場，理由並不充分，而日本與蘇聯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也不是最近未來的問題。日本軍閥們現在成爲帝國主義侵略新階段上的組織和指導的中心，是因為他們認爲反蘇戰爭不過是完成整個大亞細亞侵略計劃的前提而已。

四

日本軍閥對於反蘇戰爭準備速度的見解

我們現在來檢討日本軍閥集團的代表者主張反蘇戰爭的主要理由和軍事當局及與之密切關聯的人們對於這一戰爭所確立的具體的目標。

首先要說明的是所有的議論綜合起來不外一點：日本的伸張究竟主要是向中國和南太平洋諸國呢，還是向蘇聯遠東？這個取捨問題，在目前形勢中對於日本並沒有提供出來。因此，現在究竟誰是最重要的敵人——蘇聯、美國、英國還是中國——在今日並沒有決定。

和田中將在他所著的日本國防問題一書中這樣寫道：

「近來『太平洋問題的解決』這種字眼，常見於外交家的演說和各國新聞紙中。這個廣泛運用的字眼畢竟是什麼意思呢？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解釋是比較廣義的，因為我們相信，太平洋問題的解決首先包含與東亞和西伯利亞有關諸問題的解決。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的重心不是在流入太平洋的水上，而是在太平洋沿岸的亞洲大陸上。」

持這種見解的理由，大概如一般人所知，就是：若要在太平洋作戰並且獲得勝利，非

第一、採取一切手段保障必要的資源不可（煤、鐵、石油、非鐵質金屬、和食糧），然而這些必須取自滿洲和蘇聯的遠東區；第二、非將蘇聯沿太平洋岸的領土佔住，「把日本海化為日本湖」，保住在太平洋方面作戰的後方不可。

關於上面所說的第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檢討過了，現在來說第二點，就是從控制海路的觀點上來討論太平洋上的作戰問題，並討論在這個戰爭中可能的用兵路徑問題。

過去幾年中日本陸海軍幹部，對於北路方面，認為是將來太平洋戰爭一切可能的用兵路徑中最危險的，所以極為重視。他們相信就目前海軍軍力的對比，和日美兩國的海軍根據地而言，日本在中南部太平洋佔着許多便宜。因為美國海軍的主要根據地，離日本和亞洲大陸非常遙遠。巴拿馬與珍珠港（在夏威夷）間的距離是一七、三五〇公里。因此，在這個區域內作戰的艦隊，縱有四萬公里的持續航行能力，也只能打一個來回，不過有幾千公里迴旋的餘地而已。縱使以夏威夷為根據地，也需要二萬公里以上持續

航行能力的艦隊，但是美國大部分的巡洋艦，都不過只有一三、七〇〇公里的持續航行能力，就是最好的驅逐艦的持續航行能力，也不過一、五〇〇公里，潛水艦的能力更小了。同時沒有輕便艦艇的輔助，運用戰鬥艦是不可能的。舊金山和日本間，或布列美爾頓與日本間的路程，也是太遠，需要二〇、〇〇〇公里以上的持續航行能力。美國不能利用最靠近日本的瓜姆和菲律賓的根據地，因為那裏的要塞設備非常不充分，在美國大批艦隊沒有集中以前，就容易被日本佔領了。此外，美國達到這幾處根據地的中間，正面临着日本小笠原和馬利安羣島的威脅，側面受着加羅林和馬沙爾羣島的威脅。日本在這些島嶼上違反着國際條約，建築了許多潛艇的根據地和飛機場，現在還在趕築水面上艦隊的要塞。美國海軍一個最尖銳的問題，是修理戰鬥艦和巡洋艦的根據地。現在這些根據地距離都太遠，假使有一隻戰艦在日本近海受了轟擊的損害，要想修葺一下，非用十九天乃至三十天的工夫不能駛到根據地再回來作戰，這樣假使有戰勝的機會，也會失掉的。

至於北路就不同了。第一，從美國海岸到日本海岸的距離小得多——不過五公里——若從阿留申羣島的最後一組島嶼算起，還不足五公里。從這裏作戰的艦隊，有一萬二千里持續航行能力就足夠了。而且，這條路程並無日本的屬島在中間。威脅美國現在所加緊準備的，也正是這條路線。賀蘭港軍事根據地的擴充，費爾班大飛行場的建造，全阿拉斯加建築航空根據地的建設準備，一九三四年十架戰鬥機自華盛頓飛行到阿拉斯加，阿留申羣島周圍海底的鑿深諸工事的進行，一切一切都可以舉出作證。因此，日本海軍專家相信北路是太平洋上反美戰爭計劃中最重要問題。他們希望以奪取蘇聯的太平洋北岸地帶，連同勘察加在內，以解決這問題。因為那樣一來，日本海軍就可以以勘察加為一根據地，自側面狙擊阿拉斯加與日本間的航路了。為了提倡這個計劃起見，日本的軍事問題著作家，甚至恫嚇着說：「美國準備奪取勘察加了，日本必須有先發制人的必要！」例如早在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時候，齋藤少將就這樣寫道：

「我們知道美國依以下的條件從沃姆斯克政府租得勘察加第一，租借期限定為三十六

年第二租借的地域包括彼特羅巴夫洛夫斯克海灣南部；第三，同時讓與美國築鐵路自該海灣以達西伯利亞東部各地的權利。

「我要提醒國人注意的，是彼特羅巴夫洛夫斯克海灣，是一個不凍港。如果我的情報是確實的話，美國還想在那裏建築海軍根據地。同時還想在亞洲與美國間，經過白林海峽和阿拉斯加，建築一條鐵道。如果這種計劃實現成功，那麼資本帝國主義的發展就飛躍起來了。不僅如此，日本的防禦也就大大吃緊了。這是與帝國的生存有莫大重要性的。

「翻開地圖，研究研究彼特羅巴夫洛夫斯克海岸的位置吧！那是近於勘察加半島東部的南端的地方。如果美國在那裏駐紮起艦隊來，太平洋北部的命脈就操在美國的手中了。縱使帝國有三個八隻戰鬥艦八隻大巡洋艦的艦隊，也無濟於事。」（註）

只有一個結論可以從上面的話中抽出，就是在日美戰爭以前，先將蘇聯從太平洋岸驅逐出去，並將那裏佔領，設起防來。因此，對蘇作戰應當在對美作戰之前。

這種主張還有不少人為列舉「證據」證明日本關於各種紛爭的問題，一般言之，

至少暫時地可以與美國妥協，但是和蘇聯成立一種協定，却完全不可能。一個法西斯的著作家古屋英一，就列舉過這樣一個「證據」：

「蘇聯已經逼到日本的門前了。指使着日本共產黨像傀儡一樣，企圖顛覆日本國家基業的，就是蘇聯。這個危險，完全不能與美國比。美國是一個強國，蘇聯還不是。如果蘇聯把它自家的問題解決清楚，變成一個真正的強國，那種危險，比美國大得多。美國的措置，多少還帶有紳士氣，而蘇聯是日本的死敵。」

「美國希望日本在遠東比蘇聯強大。把日本毀滅於美國並不利，因為美國知道只有日本纔能阻止共產主義赤化亞洲的危險。這樣說來，蘇聯是日本的主要敵人還不瞭如觀火麼？美國未必就是日本的敵人，在某種時候，在某種情形下，美國和日本是可以彼此接近的。但是與蘇聯維持友好關係却不可能。」

「現在日本已經退出國聯，我們對於蘇聯的態度，再不應有所遲疑了。我們必須撲滅共產黨的不斷的鼓動；把海參崴和東海濱省佔領，沿黑龍江岸建立一個白俄的中立國。」

「這個中立國可以用白俄所崇拜的前沙皇的親屬來統治，然後再與它成立一個三國（日本、『滿洲國』和這新國家）攻守同盟，那時日本纔能有絕對的安全。

「對於西伯利亞和蒙古的所有的小國，都予以獨立，設立一串獨立的小國的連鎖，也是一件很好的事。無論怎樣，赤色的俄國遲早是要毀滅的，既是這樣，就讓它在遠東毀滅於日本手中好了。」（註）

戰勝蘇聯不僅是日本將對美作戰保證勝利的前提，同時還是日本保持它在中國既得地位的前提。岡部大佐曾寫道：「反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蘇聯的政治路線，就是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中國的赤化工作，和中國蘇維埃區域的鞏固，都是蘇聯所促成的。」不過，保持在中國的既得地位問題，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與美國鬥爭中間的一個問題，而且是日本為爭取全亞洲統治權的先決問題，因為「無論是為了對蘇還是為了對美戰爭，日本都必須利用中國很大的地方。」這種意見在日本是普遍地盛行着，所

（註）誰是日本的真正敵人見一九三三年五月號日本與日本人。

以用不着指出什麼特別的例子。毫無疑義地，保持並擴張日本掠奪殖民地——尤其是中國——的機會，是日本準備進攻蘇聯的主要動機之一。非把蘇聯從太平洋沿岸，中國和滿洲邊境粉碎不可，因為只有如此，日本纔放心蘇聯不至毀壞它的大亞細亞統治計劃的基礎。

由於這種考慮，軍閥的領袖們就指出了蘇聯方面威脅日本的各種「危險」並列舉了他們攫取蘇聯遠東的目的。

第一，他們說：除非給紅軍一個致命的打擊，日本是保不住滿洲的，因為滿洲受蘇聯勢力的三面包圍——西北、北、東，並且因此之故，滿洲境內的人民，以為蘇聯可恃，所以反日的情緒不能消滅，對於日本的國境始終是一個危險。我們現在引日本著名軍事評論家平田晉策氏在日之出（與軍部接近的一個雜誌）上的一段文字如下：

「滿洲是西北東三面受蘇聯包圍着，這就叫做永遠的逆境。在這個逆境中作軍事行動，攻擊是有利的，防守是有害的。而且沒有大批的軍隊，作戰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蘇聯在滿邊已陳

兵十萬以上，並有無數空軍、坦克車、機械步隊和突擊隊。如果他們再有精良的司令官，我恐怕他們長驅直入滿洲腹地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危險」不僅威脅着滿洲，並且威脅着日滿間的交通線，甚至日本本身——這是指蘇聯在海參崴的海軍根據地和東海濱省的空軍根據地而言。討論到這一點的，有一個叫榎木的曾寫道：

「蘇聯在海參崴的海軍，有三十個潛水艇，其中有十三隻是已經下水，經常在太平洋北部集中着的。假使日蘇戰爭一爆發，這些艦艇就一定當日本開始向滿洲方面運兵時，首先攻擊朝鮮海峽。我們若高枕無憂，以為蘇聯沒有戰艦，結局一定不堪設想。蘇聯在遠東有無數裝有四五個引擎的飛機，專以東京、橫濱、大阪、名古屋、神戶為目標。我們從最近蘇聯軍事演習時，假想把華沙在數小時內變成灰燼，真是不寒而慄。想到這裏，日本一點鐘都不能安臥。所以，為了避免那種浩劫，迅速攻取海參崴區域是極必要的。」

辻三宅大佐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大阪朝日新聞中曾把這個觀念加以引伸，他寫道：

「海參崴到東京的距離不過一千公里，蘇聯的戰鬥機很容易越過日本海，轟炸本州，再悠

然飛回海參崴。遇有必要，他們的潛水艇還可以截斷日本與大陸間的交通，予日本對外貿易以致命的打擊。據說蘇聯很早就有意思準備一種重大的飛機轟炸隊，在戰爭一開始時就將敵人的主要城市盡量轟燬。使他最初即失掉戰鬥的意志。如果是這樣，那麼必須要隨時警戒着日蘇兩國開戰時，日本的重要城市，如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新京（長春）、瀋陽等地，準備蘇聯空軍的爆炸。

「還有，假使我們回想到歐戰時德國的潛水艇怎樣將協約國在地中海的貿易破壞無餘，同時日本怎樣以全副海軍的力量追襲德國一隻巡洋艦（愛姆頓號），那麼我們不能對於戰爭中潛水艇的作用太抱樂觀，或認為蘇聯的潛水艇太少。」

日本的軍閥，嚴密地注意着蘇聯在遠東邊境的一切設施，特別是重視蘇聯軍事力量的增大。最近日本出版的一本關於蘇聯第二五年計劃的小冊中，我們見到這樣的話：「這樣一個空前的計劃，恐怕只有在一個獨裁的國家中纔有產生的可能，而其最大的重要性，是將蘇聯化成一個龐大軍事國。」（註）

（註）南滿鐵道會社出版的研究蘇聯資料第三卷五年計劃的軍事意義。

從這裏所得的必然的結論，自然是摧毀五年計劃，發動反蘇聯戰爭。在這個過程中，多延遲一年，就是多使蘇聯更強大一步，而最後是使日本的計劃更難實現。因此無論是日本的友人還是敵人，都是催促着日本，儘可能早地向蘇聯進攻，莫要坐失時機。有一個德國的軍事雜誌（註一）寫道：「日本不能再等了，因為蘇聯在遠東所採取的一切步驟，或將使日本成功的機會完全化為烏有了。」又美國前此出兵西伯利亞的派遣軍總司令格雷夫少將也寫道：「蘇聯保衛國土的能力，年年增加，日本在一九三五年攻擊蘇聯，就比一九三四年困難得多。」（註二）

在日蘇力量的對比上，日本雖有不少弱點，不過多少可以得到有力同盟國的援助，日本的報章不時引英德兩國以為日本最可能的同盟國，尤其對於與英國接近一點特別重視。雖然在爭取原料問題，爭取殖民地市場和海上航線等問題上日英兩國傾軋得

（註一）"Militär Wochenblatt" 第三四號（一九三四）

（註二）格雷夫少將著：假使日本戰爭（一九三四年六月現代史料）

非常厲害。早在一九三三年，平田氏就提出歷史的論據，發表這種主張：

「要使日本成爲遠東一個大強國，必須得到英國海軍的援助。當我們想到對蘇對美作戰的困難，我們不盡誠心誠意地願意和英國訂結軍事同盟。我們必須勇敢實行明治大帝時代的現實主義精神。這樣一種同盟，會加增我們的作戰力量好幾倍。前此的日英同盟曾使日本的國旗飄揚於全大陸之上。如果不久未來的日蘇戰爭不過是日俄大戰的繼續，那麼，新日英同盟也不過是舊日英同盟的復活而已。」（註一）

法西斯派「國民同盟」的領袖中野正剛（註二）也曾毫不遲疑地提出過這一問題，他說：「日本唯一的希望，在於和英國成立一種協定，只有英國在世界政治和經濟問題上是日本一個合理的友邦。」（註三）

（註一）平田著日英同盟的回想（一九三三年二月號文藝春秋）

（註二）中野正剛自一九三六年已自組「東方會」

（註三）中野氏在一九三三年四月發表於日本報紙上的論文。

誰都知道英國的保守黨是竭力激勵着日本軍閥，因為他們希望當日本發生戰爭時，好貸款給日本。廣田宏毅做外相時，日本外交上一個似是而非的方針，就是不時賣弄着日英接近的願望，但是陸相荒木不斷高唱「白種人壓迫亞洲」的論調，却加增了英國對日本極大的不滿，到林銑十郎代替了荒木後，與廣田的步調又一致起來。

這一切一切所造成的局勢，縱不說是歷史的悲劇，至少也是歷史的罕事；日本軍閥把戰勝蘇聯的可能，常常和取得英國幫助的可能，聯繫起來。因此，日蘇戰爭究竟開始與否，不能不有一大部分決定於英國的態度。而同時英國資產階級中間的有力分子又表示準備援助日本軍閥，特別援助他們進攻蘇聯。可是這種進攻的真正目的，是實現日本帝國主義的大亞細亞計劃，如果成功，必然給英國在亞洲殖民的勢力一種萬劫不復的打擊，以至推翻整個大英帝國的基礎都說不定。此外，如果蘇聯戰勝日本，不用說，所有英國的殖民地的離心力量都要發動起來。所以假使英國資產階級真地援助起日本來，我們真不能想像再比這更近視更盲目的政策了。

但是現在我們還是回過頭來，檢討日本軍閥對蘇戰爭的目標吧。

五 反蘇戰爭的目標和性質

日本軍隊在反蘇戰爭中所要追求的目標，究竟在哪裏呢？

德國軍事當局的機關報德意志國防 (Deutsche Wehr) 在一九三四年春天登載了幾篇文章，專門分析日本與蘇聯勢力的對比，並描繪出一幅它所認為決不可避免的日蘇戰爭的雙方戰略圖。

該報在一般方面認定有兩種可能：

第一、目標比較小的戰爭。它認為假使日本只以取得東海濱省為目標，是可以成功的，因為它在海軍方面優於蘇聯。就是在陸軍方面，日本也可以等於甚至優於蘇聯，因為雖然紅軍機械化的程度比較日軍高，可是日本可以很快地移動大批軍隊到前線，並且在滿洲已有了設備完善的陣地，而遠東紅軍則只得在單軌並且容易被襲擊的鐵道上

作戰。在空軍方面，儘管一般看法不同，實際上日本也不弱於蘇聯，因為日本可以動員差不多它所有的飛機（一千五百架陸軍軍用機和六百五十架海軍軍用機）以滿洲櫛比的飛行場和日本的巡洋母艦作為根據地，這樣一來是用不着重爆炸機的。

第二、如果日本以獲得貝加爾湖以東的全部遠東蘇聯領土為目標，那形勢就不同了。日本就要失掉許多便利。首先海軍盡完了它的作用以後，就不能再用於超過艦噸射程以外的地域。其次日本軍隊越向西進，輸送線越長，越容易遭受滿洲和西伯利亞方面遊擊戰的危險。而且那裏鐵道並不健全，遠不及南滿和朝鮮。另一方面敵人（即蘇聯）退到貝加爾後，輸送線縮短了，而且自加林斯加雅起，就可以利用雙軌的鐵道了。不僅如此，蘇聯在空中也容易控制日本，因為日本的空軍離滿洲的根據地太遠了。

因此之故，德國軍事報紙的建議，是勸日本以奪取東海濱省為目標。

這種論調，在日本的軍事問題文字中間，也可以見到。自然，就是主張以佔領東海濱省為上策的人，也並不否認預先在赤塔和海蘭泡方面，有給蘇聯一個迅雷不及掩耳打

擊的必要，但這種打擊，必須完全用極活動的軍事部隊，即騎兵＋機械化部隊＋空軍，而不能計劃深入貝加爾，造成穩固的陣線。

但是所有這些主張，因為沒有將許多其他的重要因素考慮進去，所以在我們看來，覺得有些無頭無尾的樣子。要知道，在發動反蘇戰爭之時，即使是日本的軍事領袖也深知佔取蘇聯領土的一部分是不能決定敵人的失敗的。平田氏說的很對：

「假使赤塔和伊爾庫茨克是蘇聯的中心，那形勢當然不同，可是遠東的西伯利亞不過是蘇聯第二流的原料供給地而已，在那裏的邊境作戰，斷乎不能給它一仆不起的打擊。縱令它連續打了幾次敗仗，紅軍的力量也不會受到摧毀的……」

「紅軍若被擊退到赤塔和伊爾庫茨克，它的戰鬥力是不是就會崩潰呢？我對這問題的答覆是：『不會的』。遠東若遭遇了戰爭，陣地戰一定要壓倒前哨戰，兩國的軍隊必都放棄對對方致命打擊的計劃，而採取消耗戰術，藉以保證長期作戰的機會。」

所以，縱使奪取赤塔和伊爾庫茨克的計劃成功了，平田氏的結論認為目的並不是

佔領這塊土地，而是破壞敵人的軍隊，殲滅它的戰鬥力。如果因此而有將作戰的中心點由海濱省移到貝加爾湖濱的必要，那麼再移過去不遲。

無獨有偶，這種主張恰與美國前駐北平武官現在美國海軍參謀部服務的貝茲上校 (Captain Betts) 所描寫的將來日蘇戰爭的方法一個樣。(註) 貝茲論到這個問題時，他頗受日本軍事文獻的影響，他估計在戰爭的初期日本軍隊必能進佔許多蘇聯的領土。但是後來他也是碰到同一的問題，就是在海濱省的土地上獲得這些勝利後，能不能保證日本軍事上的最後勝利呢？據貝茲氏的觀察，戰爭是由日本飛機先行轟炸蘇聯飛行根據地而爆發，其目的在於使蘇聯的空軍動員不起來。可是他看到蘇聯的空軍雖將因此遭遇相當打擊，但決不至受到殲滅。這時日本必封鎖海參崴以海軍控制西伯利亞的全部海岸。同時兩國的陸軍就要發生大衝突。紅軍必然集中在兩塊地方：一是自海參崴至綏芬河也許至伯力；一是在赤塔附近，也許佈置於所有海蘭泡以西的地帶。日本

(註) 第二次日俄戰爭的戰略 (外交季報一九三四，第四卷)

的陸軍則以哈爾濱爲中心，向三面展開沿朝鮮與西伯利亞邊境，乃至通過熱河，目指庫倫和恰克圖。同時，在日本，必動員其全部陸軍，越海而輸至大陸，補充陸續開往前線的部隊，一面創造後備部隊，準備隨時在這浩長的戰線上，任何一點發生必要時就可立即開上去。這種軍隊的輸送，不管受到多大的飛機轟炸，或蘇聯潛水艇的襲擊，必然繼續不斷地進行。至於紅軍方面呢？它一定不堅守上述的兩塊地方，而應機分向海參崴和貝加爾方面撤退。無論發生多少次激戰，沒有一次會使對方一敗塗地的。最後，日本會進至海參崴五十哩左右的地點，蘇聯的空軍減少到一半後，會從毀壞了的陣地退下去。日本的將軍們到這時就可以鬆一口氣了。蘇聯的空軍將同集中到貝加爾的陸軍會合起來。這陸軍誠然是非常窘迫，但決不至於瓦解。它加與人家的損害，較它所受的損害還要大。西伯利亞大鐵道將陸續從西方輸送部隊和輜重過來。然後日本的軍力也就漸次集中起來，和它對抗。所有這些都會在戰爭爆發後六個月或至多一年中間發生出來。這時雙方軍隊纔漸漸到達決戰的時候，也只有到這時，「蘇聯能否保住貝加爾」的問題，纔有答覆。

的可能。

總之，貝茲是把日本軍隊作戰的中心，移到貝加爾湖濱，而戰爭還不能定局的。他進而分析到這地帶上雙方軍隊的量和質。我們對他的結論不感興趣，但有一點很有意義，就是他明白：僅僅在「日本是否願意把戰爭限於一塊地域」這種推測上，去斷定戰爭展開的形勢，是不可能的。

這可以使我們這樣相信：戰爭的目標問題，是與德意志國防報上面所分析的完全不同。

這個問題決不應當與一定地域內交戰部隊的力量對比，合併討論，不管後者從戰略上看是如何重要。這問題必須與兩國整個勢力的估計一併討論，當然還要記住這種勢力只是量的方面，而量是會隨着鬥爭的展開相互消長的。同時還不要忘記，縱使這種勢力的估計可以影響日本作戰目標的決定，可是日本參謀本部的估計，還只是主觀的，會與客觀勢力的對比，有很大的出入。

一九三一年，甚至到一九三三年的上半年，日本軍閥的首腦部都確定日本軍隊的目標為割據蘇聯遠東，方法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擊將貝加爾與東海濱間的紅軍殲滅，迫使蘇聯放棄遠東區域，如同中國之放棄滿洲一樣。當時的想法是：遠東戰爭爆發後，很快地就會牽動蘇聯西邊芬蘭、波蘭、羅馬尼亞沿波羅的海各國，這些國家中的反蘇聯勢力，必然風起雲湧，在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德國的援助之下，同時向蘇聯進攻。結局蘇聯非承認一切苛刻條件不可。

但是這種見解到了一九三二年底就發生了動搖，到了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就完全放棄了。有兩個因素修正了這個見解：（一）對於蘇聯遠東邊境防禦力量 and 對紅軍整個戰鬥力，有了比以前冷靜的估計；（二）蘇聯國際地位的提高，這是表現於蘇聯和波羅的海沿岸諸國，波蘭、羅馬尼亞等國之間的互不侵犯公約的締結，法蘇的提攜，蘇聯與中國的復交，美國承認蘇聯等等事實上。

這兩種因素使日本相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擊來達到反蘇戰爭的目標，是一件

不可能的事。紅軍的抵抗力必然要使戰爭延長。在這種情勢下，最後的局面是要看日本進攻的性質究竟如何了，它是不是必然會引起蘇聯西境反蘇戰爭的爆發，並把紅軍主力移到西方去？

我們知道：西方的反蘇干涉論的唱導者有保守的英國和法西斯的德意，他們當然會鼓勵西部的反蘇運動的。

這樣說來，建立反蘇集團的問題，已不僅是日日本外交政策中的一個中心任務，並且是日日本達到它的軍事目的的一個決定因素了。

從這一點看去，如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擊割裂蘇聯遠東那種戰略——也就是說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間所計劃的戰略——可以稱之為「目標有限的戰略」——那麼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以來所採取的路線，就含有下列的意味了：即日本首腦分子已認為要想取得蘇聯遠東，必須進行整個顛覆蘇聯的戰爭不可，或者至少這種戰爭必然引起國際反蘇聯戰爭，纔有取勝的可能。

但是這樣一種戰略的見解，當然等於放棄了戰爭不過是「踏過去而已」的那種簡單觀念，而承認戰爭是會持久下去的，換言之，就是非準備一個絕大的「消耗戰」不可。日本必須顧慮到西方列強不立即加入反蘇戰爭時，日本不得不單獨和一個強大敵人作相當時間戰爭的準備，在那期間它雖然可以希望得到幾個帝國主義列強的財政上的乃至原料上的援助，但得不到它們直接的軍事協助。

但是和一個具有一切現代戰爭武器的敵人進行持久戰這件事含有怎樣的意義呢？那不僅意味着狹義的軍事力量的對抗，而且意味着兩個交戰國自己全國經濟資源和政治體系的對抗。這一點在日本也是認識得很清楚的。例如最近平田晉策寫道：

「單純以軍隊予敵人猛速的一擊，不管國內的經濟政治情勢怎樣，那種戰爭是可以進行的，因此軍隊在最初可以採取這種方法。但是，遠東的戰爭却不能僅僅從這種軍路的眼光上去觀察。無論參謀本部喜歡不喜歡，戰爭一定是持久的，戰線一定拉得很長，軍隊的需要必然日漸加增，死傷的數目將倍加上去。我們若對這一問題閉上眼睛不看，而且堅認它不過是很快就可

以結束，那纔是欺人自欺呢。

我們必須思量到我國軍隊的性質，軍隊的狀況，戰爭發生時的政治和經濟情形。下一次遠東的戰爭，不像一九〇四的日俄戰爭那樣，單純包括戰略和軍略而已。顯然，一九三六的新戰略，已經不是單純用兵的理論，這種單純的理論已經不能存在了。」（註）

平田在日之出雜誌所召集的一次座談會上也發表了與這問題相關聯的見解！

平田氏克勞西維茲將軍 (General Clausewitz) 自己曾經說過，戰爭包括若干不能預見的事實。我不能說戰爭初期會發生什麼結果；其後的結果怎樣，我更不知道。但讓我們來假定我們的軍隊勝利了，紅軍被擊仆。戰場從滿洲移到貝加爾方面去。那麼決戰的戰場就在西伯利亞平原了。那時就變成了一個戰鬥的意志問題了。有戰爭決心的一邊，會勝利的。我的結論綜合起來不過一句話，就是：我們要戰的話，就必須不顧一切地去作戰。

記者：那麼你想那戰爭是不是一個大戰呢？

平田氏：十分之八九是一個大戰。我們縱沒有作戰的意思，但敵人却預備了大批的軍隊，他

（註）平田氏著：一九三六年的戰略理論（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號經濟）

們最後的目標是實行世界革命。因此，僅僅靠戰略是不能取勝的。俄國的策略不僅包括軍事行動，還有努力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一切方面，將敵人置於不利境地的計劃。(註一)

這種見解在日本其他軍事專家也是同意的，例如在上述的同一座談會上，齋藤少將對於當前戰爭的持久性估計過低的人們警告說：

「日本慣於輕視蘇聯，因為日本唯一的經驗就是日俄戰爭。有人說我們在早餐以前就可以將戰爭結束。對於這些以為我們在一兩星期內就可以進兵至貝加爾的人們，若不理智喚醒起來，是很危險的。」(註二)

另外一個日本軍事學專家岡部大佐，現在在參謀本部服務，關於持久戰中的決定要素，說得更明確了，他說：

「將來的戰爭，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勝負並不決定於軍隊的優劣，它的結局是要看人民的鬥志，國家內部的組織，全國可能獲得的物質資源如何。」

(註一)日之出一九三四年一月號

(註二)同上

好了，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確定：這樣一個戰爭對於日本的經濟政治體系有多大的壓迫，日本能支持這壓迫到什麼程度，以及結果究竟怎樣。

我們估計的根本，是假定日本與蘇聯發生戰爭，但也考慮到這一戰爭有展開為不僅限於日蘇兩國之間的可能。估計的基礎是一年間戰爭的需要，但對於戰爭延長到兩年乃至三年所引起的形勢，也略加估計。

作者們並不認為自己的結論，或甚至自己議論的若干前提，是最後的，不可修正的，或絕對完全的。我們試圖分析所有從文獻中可以知道的事實，以及在日本的外國人的觀察，但我們仍感覺缺乏必要的情報來作一個最詳盡的分析。有些地方我們不能不從純理論上去估計，去推想，依照類比的方法指出些外間不能完全知道的事實。在這樣一種工作中，這類的缺點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章 日本在一年戰爭中的必需品

一 日本軍隊實力的估計

要想確定日本在反蘇戰爭時需要多大的經濟力量，我們首先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就是日本爲實現它對蘇聯遠東的計劃，必須動員多大的武裝部隊？

國際間各種文獻中，有不少明確的議論，頗可以作我們解答這個問題的資料。美國、日本、德國和蘇聯的報章關於遠東戰爭舞台上主要的作戰方向所表示的意見，大體是一致的，關於在這些方向上所以集中的部隊的概括估計，也差不多是一致的。在海濱省方面，鬥爭的主要目標是海參威，這塊地方近年來日漸重要，因爲它不僅是蘇聯潛水艇的根據地，同時還是空軍的根據地。爲征取這塊地方，日本非將陸上的部隊與海軍艦

隊的襲擊和空軍的轟炸，聯合起來，一齊動作不可。而陸軍更須衝破蘇聯自朝鮮邊境起至興凱湖止的永久砲壘。貝茲上校估計要攻擊這塊地域，需要二十五萬軍隊，並且左翼方面還需要幾枝特別部隊在松花江方面掩護着，這種特別部隊的數目，自數萬至十五萬不等，視其所擔任的工作積極還是消極以爲定。如果我們接受平田晉策氏常常發表的議論，就是關於日本軍隊在烏蘇里和松花江間應取積極進攻的戰術，那麼可以斷言這種部隊的數目必然很大。

第二個重要方向是海蘭泡，據德國軍事雜誌的意見，日本的軍隊必須在那裏截斷海濱省與西伯利亞間的交通線。近年來日本在北滿人口稀少的荒原上加緊建築鐵道，正和這種觀察相吻合。但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極大數量的部隊——或許幾個師團——是必要的。至於西部戰線，就是赤塔方面，日本雖有大興安嶺的掩護，但據貝茲的意見，依然非集中三十五萬到四十五萬人不可，而且到貝加爾方面的決戰時期來到時，非集中七十五萬人不可。最後，還有蒙古方面，許多軍事專家認爲那裏會發生極流動的軍事

部隊的衝突。

據貝茲估計，日本直接參加前線作戰的軍隊，約九十萬人左右。德意志國防報估計積極參戰的日本部隊須一百二十萬人，但是這中間包括保護沿中國邊境和滿洲後方的部隊而言。德國著名軍事學家估計日本必須動員的全部軍隊（即包括國內的防禦、後方的守衛及預備部隊在內），共為二百五十萬人。我們現在以這種數字為基準，來檢討日本究竟有沒有動員這麼龐大軍隊的能力。

要這樣做，我們必須先考察幾點：（一）日本人對於將來戰爭中所需軍隊的意見；（二）滿洲戰爭舞台上包容軍隊的能力；（三）日本的人力的來源；（四）軍隊擴大到戰爭所必要的程度時，日本所能動員的軍官；（五）供給軍火、技術裝備、和新擴充部隊所需之武器的工業生產能力。

第一點——依英國福勒將軍（General Fuller）的理論，將來的軍隊在數量上是小的，而其構成須是從階級眼光看來很審慎選擇出來，並且有強大的技術裝備的。這種

理論縱使在工業高度發達，企圖將羣衆軍隊原理與高度技術裝備的原理熔爲一爐的國家，也不能完全決定其軍隊的組織。在日本是更不能適用了。因爲第一，日本技術發達的水平還不夠高，這樣理論不能成功；第二，勞工階級組織狀態的薄弱性，和廣泛的農民層的存在，使日本統治階級有理由希望即使在戰爭中他們依然會操縱得住廣大的軍隊羣衆。我們以後要證明這種希望是如何不可靠；但是日本軍事領袖有一種牢不可破的傳統觀念，就是：軍隊是最後決定戰爭勝負的要素，並且以人的力量攻擊，甚至白刃戰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陸軍省整備局局長小方少將，曾有一次在無線電台廣播演說：「日本軍隊在過去一切勝利，主要應歸功於我們的精神力量、忠君的觀念、愛國心和優秀的紀律。」三井少佐有一次著文，對於德國塞克特將軍所主張的軍隊量少術精的理論表示贊同時，也保留一點意見，就是：「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次戰場嫌軍隊太多過；就軍隊數量說，我們的格言是：越多越好。」

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可以作一個結論，就是：除了其他一切必要條件不論外，日本的

軍事最高當局始終是努力保有比敵人衆多的軍隊，並且在大量軍隊的建立上，做一切戰略的估計。日本甚至在陸軍改組以後，每一個師團的兵額到最近爲止還是較任何其他國家的陸軍都多。

第二點——日本前線部隊的供應，大部分要取自國內，只有草秣和一部分食糧可以在滿洲就近獲得。軍隊的補充，軍械軍火的接濟，一切都非自日本的港口越過日本海運至滿洲和朝鮮海岸然後再由火車運至前方不可。如果我們假定日本在前方的部隊是一百萬人，那麼在一年中間日本必須輸送的物品當達八百萬噸，輸送的人員當達二百三十萬人。滿鮮兩地的口岸是足有應付這樣大的輸送能力的。我們可以想像那時一切小的口岸也要利用起來而大連港必然要利用到最大限度。我們也用不着懷疑日本船隻運送的能力，足以勝任，因爲日本一千噸以上的商船總噸數有四百萬噸。如果所有的商船在日本與滿鮮口岸間一月平均來回航行兩次，那麼輸送以上所說的物品和人員，也不過用上二百二十萬噸而已，在日本目前是綽綽有餘的。

但是滿洲朝鮮的鐵道情形，却有些不同了。雖然滿洲的鐵道運輸的能力，合計起來比中國本部多至一倍左右，可是比較起先進的工業國家，還落後得很遠很遠。例如英國每一千方公里中有鐵道一百二十公里，德國有一百一十九公里，法國有九十三公里，日本有四十二公里，但是滿洲只有五·六公里。滿洲所有鐵道的總里數是七千三百公里。把滿洲的鐵道地圖一看就可以知道南滿和北滿間的運輸能力，非常懸殊。長春——吉林——會甯鐵路以南各線，每日應該有一百對車輛運輸的能力，但是那條路與中東間的各線運輸能力，却連這一半都不到。（註）日本近年來在滿洲建設鐵路的計劃，完全是在設法補救這種弱點。已經完成的吉敦路（吉林至敦化），拉濱路（拉法至哈爾濱）和正在竣工中的自北朝鮮至密山一線，將大大增加這一地帶的鐵道輸送力。假使

（註）這裏所引的數字是根據三種研究滿洲鐵路狀況的書籍：（一）羅爾納著滿洲的交通（一九三四年倫敦出版）；（二）滿洲之經濟的及地理的考察（一九三四年哈爾濱出版）；（三）蘇林著滿洲

與中國的鐵路（一九三三年哈爾濱出版）

與中國的鐵路（一九三三年哈爾濱出版）

我們計算到新築成的鐵路和海倫以北建築中的鐵路，以及在短期間內即可完成的中東路改造工作，那麼我們不妨斷言直接通達至前線的所有鐵路運輸能力，每日可增至八十對車輛。大約一個師團平均每天需要兩個列車運輸，(註)那麼以這樣的輸送能力，是夠運輸四十個師團的。此外有五個師團可以從海上直接輸送，所以一共輸送四十五個師團是可能的。因為日本必須留十個師團在中滿邊境和滿洲的後方，所以在戰爭爆發後幾個月中間，等到建築中的鐵路完全竣工，中東路的改造工作也完成了時，把滿洲的所有鐵道的全部能力增至足以運輸五十五個師團左右的程度，應該沒有多大困難。

第三點——兵力的來源問題在日本第一年作戰中是一個比較最容易解決的困難。

(註) 據伯蕭 (Beschard)、波爾奈校 (Borneque) 和耶那夫上校 (Colonel Enaff) 的著作中所引的統計，大戰爭時德法兩國軍隊每一師團在比較平靜的前方平均需要三十個車輛，在激戰的時候，平均需要七十輛。

日本在兵役年齡中的男子現在有六、四九四、一七五人。(註)據世界大戰中的經驗，這些人裏面到了戰爭爆發後，必有許多不能動員到前線去，留在軍需工廠裏和運輸機關中工作。例如，德國在一九一六年底一千五百萬兵役年齡中的男子，只有九百五十萬進到軍隊裏去，有五百五十萬不能調進去，其中二百萬是根本不能打仗的，其他是要在各種生產部門中工作的。我們可以假定現在有五百萬到五百五十萬人是在工業中工作的，而其中約三分之二可以調入軍隊中。這只是最低限度的數目，因為在德國這個數目後來就證明不確，一九一六年十月在一百個工作定額中，只有六十四人應徵。

如將這種計算方法應用到日本，那麼可以徵到軍隊裏的壯丁的最高數目，是四百

(註)我們所認為兵役年齡的人，是自十七歲至四十歲(即第一第二兩種後備兵和第一種按地域分類的後備兵，及第三種未滿服役年齡的後備兵。)這個年齡是依據日本法律斷定的兵役年齡。我們所列的男子的數目，是根據日本官廳的人口調查，見日本政府調查局一九三四年在東京出版的

的日本帝國的統計。

三十萬人。

據貝茲氏的調查，日本有二百萬人曾經入伍過；也有其他的著作家估計，入伍過人數有二百七十萬人。不管怎樣，從我們上面所引的兵役年齡中的男子和受過軍事訓練的人的數字看來，在人力方面，日本於作戰第一年間武裝起二百五十萬人來，並將其中一百萬動員到前方作戰，是不成問題的。我們達到這個結論以前，曾考慮到這樣一個軍隊所需要的兵力的補充，即如法國在歐戰第一年間所損失的人員占它最初開到戰場的軍隊的百分之八六；帝俄在歐戰第一年間因陣亡、重傷、疾病、被虜、逃亡等軍隊所受的損失，占它第一次動員部隊的百分之二三〇。

我們如果考慮到現代戰爭的破壞性，和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以後戰爭技術的猛進，我們可以預計日本在戰爭第一年中所損失的人員，應該不下它最初動員到前方部隊的百分之一〇〇。但是這些損失並不是完全失去作用的。就世界大戰的經驗言，受傷的士兵中，有百分之二五是平均經十天療養就可復原的，百分之五〇經三十天乃

至四十五天就可復原的，此外還有的是因疾病臨時不能作戰的，有的是給病假回里的。第一次大戰的經驗，是一年間完全損失的部隊，占戰場上部隊的百分之六四。

如果我們接受上面所提出的日本軍隊的數量，並假定不會超過這個數量，那麼日本軍隊每年的損失當在六十五萬人左右（即作戰部隊的百分之六四），因此單論日本的人力，可以夠兩年半作戰之用。在這個期間內，有五十萬人（每年二十五萬左右）可以達到兵役年齡，到第三年頭就形成一批新的後備兵。在實際上，人力的供給是可以應付比這多少更長久些的戰爭的。我們來看德國工業中免除服兵義務的工人，其中調入軍隊裏去的有三分之一，在日本決不到這麼大的數目，日本軍隊中產業工人只占百分之二五。如果我們把這一個因素加以考慮，再添上我們所估計的日本能夠徵調的軍隊，那麼它在兵力的補充上，預料可以支持四年。

第四點——指揮這麼大軍隊的軍官問題，怎樣解決呢？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日本現役士官有四萬四千名，後備役士官有十一萬人。此外，後備部隊可以藉拔擢後備的費

長和老兵來充下級軍官。至於將校，現役中有一萬三千名，後備役中有三萬五千名。自一九二八年以後，日本軍事學校和軍官學校每年畢業的受了完全軍事訓練的軍官，總計五萬名左右，其中將校約有四分之三，這些還沒有列入以上後備役的數目中。這樣看來，一旦有事立刻徵調七萬三千名軍官是可能的。

以軍官和兵士爲一與三〇之比來說（一九一七年德國的比率是一比二六，法國是一比三二），這樣數目的軍官，是夠動員二百二十萬士兵之用的。此外，有二萬五千軍官是現役和後備役中的軍醫和技師，這些人員加上後備中老年士官拔擢出來的軍官，就可以充當後方的任務。這些士官（前後約一千五百四十萬人）如果加上新拔擢的後備的曹長（姑且以十萬人計），那麼以一個士官的統率能力爲一比一，這些人就可以統率起三百萬軍隊。

最後，依歐戰的經驗，戰爭期間內，軍官是可以大量訓練出來的。我們回想帝俄當時受過教育的軍官比現代日本的數量還少，但在大戰中間却訓練出二二八、六四六名

軍官，而原有的現役軍官不過四八、八〇〇名，後備役的軍官不過三三、〇〇〇名。但是這也不見得因此便可以無限地擴充軍隊，理由有三：

一、軍官的損失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已經很重，將來的大戰因了種種深入後方的戰術，特別是化學戰爭之故，這種損失率一定大大地加重。

二、在日本軍隊中軍官的損失率，一定比在歐洲諸國軍隊中重得多，因為日本軍事法令中有一條牢不可破的傳統的規定，就是：「軍官必須以其自身在鎗林彈雨中之勇敢及鎮靜精神，激勵士卒，並將對其本人之信任心，貫注於士卒之中。」（註一）

三、在戰爭第一年中，日本平時所訓練的軍官是很容易被消滅完了的；而爲了動員我們上述數量的軍隊，遂見這種軍官又是絕對必要。因爲如此，我們可以預料日本在一開戰時就必然要大量訓練起戰爭期內所需用的青年軍官，這個期間內訓練出來的青年軍官必定是大批地派到前方，抽替平時所訓練的軍官；這個當中並沒有多大的餘裕。（註二）

第五點——在本書後面的幾章中，我們將逐漸討論日本工業的能力，究能使日本

（註一）一九二九年頒布的日本戰地服役規程總章第十節。

軍隊裝備到什麼程度，因此我們無須在這裏詳述，不過略將一般概括的意見加以提出。根據日本各種經濟統計，目前日本動員的準備力，不能超過二百萬軍隊的需要。並且在飛機、坦克車、和汽車等輸送工具上，與需要的程度相差很遠。當然，假使日本的工業全部動員起來，並取得了現代戰爭武器的製造能力，那麼供應一個更龐大的軍隊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可是這是需要很長時間的，而且無論怎樣在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個月中是不能將軍需品的生產擴大到最高程度的。然而作戰最吃力的却正是在最初幾個月中。一尊砲在戰爭發作的第一個半年中所需要的平均砲彈價值，要比第二個半年多百分之五〇。因此，在戰爭爆發時，能夠動員到前方的軍隊，只限於平時積蓄的軍需品所能供應的程度。戰時的工業只能供應戰爭之際前方所需要的若干物品。到戰爭的第二個半年，

(註二) 很可重視的，是日本已經加緊訓練起軍官來了。例如一九三四年三月，除了循例從軍官學校畢業生中任命許多軍官外，並據日本報紙發表的當時異動令，竟空前地任命了一千四百名尉官階級的軍官，六百八十名同階級的軍佐和醫官。這很顯赫地表明了後備的自願兵中大量昇拔徵調起來，預備造成第二線的師團，以接替派遣到滿洲的部隊。

等工業的動員和軍火的大量生產完成後，當然能夠開始供戰更大的軍隊。動員工業所需要的時間，各國相差極大，國聯專家委員會的報告說，美國工業要全部動員起來，需要十二乃至十六個月。許多觀察家判斷德國用不了六個月功夫就可以將它所有的基本工業，如機械製造業、鋼鐵業、化學工業等，一齊動員起來。照日本近三年間工業動員準備看來，我們不妨斷定日本動員的速度，較美國大，而近似德國。這種準備的趨勢可以從陸軍省新聞班的小冊子中看出來：

「必要的準備中最大要點為：鼓勵各種經營戰時所缺乏之各種原料的企業；積蓄目前不足之各種資源；計劃在戰時從海外獲取原料；促進一種在平時也可以這樣做的政策；設法輸出過剩的商品；策劃戰時的財政和貨幣的流通；策劃對外貿易和勞工的善處方法。總之，必須在事前充分大規模地將這些工作研究準備完了，以備軍事行動一發作時立刻就可以將國民經濟動員起來。」

所有這些事實，都使我們不能不承認日本在戰爭第一年內可以把它軍隊增到

二百三十萬人。其中大約一百萬人是在前方作戰的。依歐洲大戰的經驗判斷，後方的部隊（即軍隊司令部所在地、根據地、運輸隊、汽車馬車載送隊、工兵隊、紅十字會、軍醫獸醫隊、憲兵隊、修理場等等）共達六十萬人。為補充前線的損失，後備軍要有四十萬人。為國內的防禦，以及防守中滿邊境和滿洲後方，可以安置三十萬人。這樣大的部隊，把我們所估計的損失率加上，第一年中總數當在二百六七十萬人。

我們相信這樣大的動員能力在日本第一年作戰中是它的最大限度了，以後每年中它能否超過甚至維持這種力量，是一個極大的疑問。

為了證明我們所論列的數字是否正確起見，現在不妨舉兩個類似的事實。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日俄大戰的十八個月中間，日本武裝的軍隊共一百一十八萬五千人，即其當時全國四千五百萬人口的百分之二·五。大戰的初年，英國武裝的軍隊，佔它當時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這大概就是日本軍隊在戰爭第一年所近似的比率了，因為動員二百六十萬人，等於日本現在全體人口（六千四百萬）的百分之四。

這並不是說如此大量的軍隊在戰爭一爆發時立刻就開到前方去。日本軍隊將和大戰期內的各國軍隊一樣，逐步增加起來。例如帝俄在開戰時動員了八十八個師團，到四十一天後，就有了一百十三個師團，戰爭終了時是二百十四個師團。德國在戰爭一爆發時有五十個師團，一個月後增到一百十二個師團，到快停戰時它的軍隊是二百十三個師團。法國在開戰最初期由四十四個師團增至八十三個師團，到一九一八年春季它有一百十三個師團。

帝俄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中間沒有正確估計到敵人在作戰過程中動員的可能性，是它失敗原因之一。在戰爭的前夜，帝俄陸軍部長庫魯波特金將軍估計日本只能動員三十八萬四千人，開到戰場的最多不會超過十五萬至二十一萬人。但是到戰後，俄國參謀本部不能不承認：

「日本在一開始動員時就有了五十二萬五千軍隊（常備軍加上後備軍和第一種新兵），在戰爭過程中它又動員了二十三萬兵，是經過四個月訓練的，所以共有七十七萬五千人之多。

此外又就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內新徵的兵組成三個半師團，以三十萬人組成新預備師團，另外以六萬人組成新預備旅團。所以那次戰爭日本共動員了一百十八萬五千人，此外還有二百七十二萬七千人沒有利用。這樣看來當時日本有軍事訓練和經驗，可以動員起來的，共有二百七十二萬七千人之多。動員了的一百十八萬五千人中，八十八萬五千是在動員期間訓練出來的，三十萬人是在戰爭期間內訓練出來的。

在戰爭的第一個月，即一九〇四年四月，我們已經知道日本統率下的軍隊有二十萬六千人，分四個軍團，有七百二十尊砲，它所有的十三個師團中七個師團是放在國內的。當時並且探悉到日本與常備兵一同開到前線的，有新組成的後備軍，其第一批共分七十二個步兵營，十二個特務連，十二個砲隊，三個工兵連。

到媾和的時候，日本在戰場上有四十四萬二千軍隊，即較原來庫魯波特金將軍的估計多一倍，雖然在作戰期內還死傷了二十二萬人（註）

（註）日俄戰爭史，帝俄日俄戰史編纂委員會編，一九一〇年聖彼得堡出版，第一卷，四一八——四

所有這些例子，都足以證明我們前面所寫的，就是必須將戰爭一開始時的軍隊實力，換句話說，將全國作戰動員初期一次所能徵調的部隊，和戰爭展開後各階段內繼續動員所能徵調的部隊，分別來看。在戰爭展開後各階段內所能徵調的部隊，是由若干其他因素所決定的，即如兵役年齡中的人力的消耗，或國內工業農業供給軍火糧重食糧能力的消耗等。世界大戰的經驗已證明若干國家（如法德兩國）的軍隊，到了戰爭末年，就增加到了最高限度，因為人力本身枯竭之故；另外如俄國等，則因了國內經濟能力的枯竭，也增到不能再增的程度。一九〇五年的日本軍隊，也遭逢到後者的現象。

現代日本軍隊數量增加的趨勢是怎樣的呢？在戰爭初爆發時候，一次所能動員的（即最初兩三個月內），是限於現役和預備役兩種。以後三四月內，可以將第二線乃至第三線組織起來。第一個半年間只能這樣就平時常備軍的基礎加以徵調，在這以上就非至第二個半年不能開始徵調了。因此之故，我們首先非在這裏把日本平時常備軍的組織系統及其動員機構加以論述不可。

日本陸軍平時每一師團共有四個步兵聯隊（即中國的「團」）一個騎兵聯隊，一個騎砲兵聯隊，一個重砲兵聯隊，一個工兵聯隊，一個輜重兵聯隊。日本軍事文獻中說明到，在作戰時每一師團要補充以下各部隊進去：戰車、鋼甲車、高射砲、探照燈、電信、航空紅十字。到戰時每一師團可增至三萬人。^{（註一）}若除掉另加的部隊外每一師團是二萬人強。^{（註二）}

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和昭和元年（一九二五）日本裁軍以後，全國是十九個師團另一個旅團（步兵七十個聯隊和六個大隊，騎兵十七個聯隊，騎砲兵十五個聯隊，重砲兵四個聯隊和一個大隊，工兵十七個大隊。）此外還有四個騎兵特務旅團，四個重砲兵旅團，三十四個重砲壘兵聯隊，兩個鐵道特務聯隊，兩個電信特務聯隊。^{（註三）}

（註一）平田著如果我們戰爭（一九三三年東京出版）

（註二）阿西克著日本軍隊的實力（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出版），此書謂日本每一師團有二萬一千人。

（註三）一九三五年每日年鑑。

在空軍方面，日本於一九三三年一月陸軍省曾公表過一次正式的數字，即陸軍方面的航空部隊共有偵察機十一隊，戰鬥機十一隊，轟炸機四隊，飛機共有八百隻。海軍方面空軍部隊據一九三三年呈報國聯的數字，也有八百架。一九三三年以後官方從來沒有公表過任何的數字，所以外間雖有種種估計，但都是沒有根據的。不過有一件事不可忘記，就是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間日本空軍曾經過一次大整頓，其後飛機的數量必已大大增加。最近的趨勢，陸軍方面所有的飛機，據日本非正式的批露總在一千四百隻與一千六百隻之間，海軍飛機沒有像陸軍增加得那麼快，但總數也應該在一千隻左右了。

陸軍省因鑑於日本近年航空實力逐漸膨脹，正積極促進「航空省」的建立，企圖把陸、海軍和民間的所有飛機的管理和編制統一起來，但是因為海軍省恐怕這樣一來會得失掉它本身對於海軍飛機的統治權，所以死力反對，結局陸軍只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新設立了一個「航空兵團司令部」，暫時先把陸軍所支配的全部空軍統一起

來。

關於日本軍隊的特別化學部隊，我們從各種文獻中還得不到一個結論，但是大體上日本軍隊在這一方面比較任何先進列強都落後，則是毫無疑義的事實。近年來日本正借助德國的技術來充實它的化學部隊。

至於日本動員的機構，在戰爭開始後幾個月中間，當然都是由各師團長（中將或少將）就其本師團駐在地將第二線和第三線預備兵組織起來，第二線預備兵當然是以師團為單位，第三線以旅團為單位。因此我們可以預料日本在戰爭爆發後可以以平時的步兵常備軍為基礎，組織起三十五個師團，十七個旅團（保護南滿鐵道的三個旅團除外）。總計共得步兵四十五個師團約九十萬人左右。爲了將日本軍隊增至五十五個師團起見（如我們上面所推測的），必須另徵十個師團，這十個師團就不能以平時步兵常備軍為基礎而組成了。這必然是嶄新的部隊，因此非至戰爭爆發後第二個半年開始後不能編成。

騎兵、礮兵、戰車隊、工兵隊、電信隊等，據歐戰的經驗，是不能增加到一倍以上的。開戰後不消說增加得很快，但到後來就越增加越慢，至多不得超過既有的的一倍。

我們若不忘記戰爭最激烈是在沿鐵道線這個事實，那麼日本於戰爭發生後，鐵道部隊必然加緊擴充，和步兵一樣增加至三倍是極可能的。

戰爭期間內編練新的空軍部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戰時的空軍不能基於平時所積蓄的原料和人力。這在日本尤其困難，因為日本的民用飛機不甚發達，據朝日年鑑所載，日本截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為止，民間飛機總數只有二百三十五隻。因此日本在戰爭爆發後，飛機的最大數量不至超過三千隻。

對於化學部隊，我們只能加以揣測，因為如前面所說，日本在這一點上並沒有發表過任何資料，顯然由於國際條約上禁止化學部隊的原故。所以我們只能推測日本當開戰之初，在五路作戰方向上平均每路有化學爆炸隊和毒瓦斯隊各一中隊（即中國一營）。至於空軍和戰車隊所附屬的化學部隊，當然不在其內。

現在我們可以達到下面的結論了：

我們所推定的日本戰時軍隊實力當中，在開戰後第一個半年中，可編成步兵四十個師團，和各種附屬的特務部隊。另外步兵十個師團，須待至第二個半年纔能編成。這樣，把前方的作戰部隊，國內的留守部隊，防禦中滿邊境和滿洲後方的部隊，戰場後方的部隊，和後備軍一齊計算起來，在第一個半年中可以有二百萬人，第二個半年中可以有二百三十五萬人。

這樣大的軍隊編成後初步配備的武器，可以從歐洲若干描寫日本軍隊組織的文獻中，看出一個大概。^(註)但是現在我們最關心的，還不是這軍隊在初步配備什麼樣的武裝，而是它在戰爭第一年中必需品的數量。下一節就是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

二 軍隊的物質需要

(註)見一九三四年四月蘇聯軍事人民委員會機關報紅星上連續登載的彼特洛夫氏的文章。

我們既已確定了日本軍隊在戰爭第一年間實力的概數，現在就可以估計它的需要了。

下面的第三表中列舉了日本軍隊在戰爭第一個半年和第二第三個半年中所有的物質需要。除了列這個表外，還須加以個別的研究，因為一方面第一個半年內軍隊的數量較第二第三個半年少，而且另一方面，第一個半年中的一切需要可以部分地由平時的積蓄來供給，可是第二第三個半年中要取諸新的工業生產，這時工業差不多要全部為戰爭而動員起來。戰爭的第一個半年中的需要品包括軍隊開戰的軍火，半年內軍火補充的準備，半年後二三個月中的事前的積蓄。第二第三個半年中所需要的，包括有一年間的補充品和與之相當的各種輻重的準備。

第三表 日本軍隊的物質需要

項目

第一個半年

第二和第三個半年

普通步槍

一、九〇九、五六一

六八七、二六五

自動步鎗

六九、六九六

四五、八六四

手鎗

三三八、一四三

九三、三二四

機關鎗類

普通機鎗

一〇、一四六

四、〇九三

輕機關鎗

四四、八一四

一七、三七一

戰車及鋼甲車用之機鎗

三、八一—

二、〇〇八

飛機用機鎗

一八、三〇〇

一六、六五〇

高射砲用機鎗

三、三五七

二、〇八二

機關鎗零配鎗銃

九一、六七四

一三一、〇三一

砲類

三七公厘口徑砲

二、二〇五

七四九

鋼甲車及戰車用之砲

一、七五五

九一四

七二公厘口徑摩托砲

一、〇〇九

六七二

七五公厘口徑砲	四、〇三九	一、三四八
高射砲	一、六二四	一、三九二
一〇五公厘口徑砲	三七二	一三五
一〇五公厘口徑霍維氏砲	七六六	二二九
一五〇公厘口徑霍維氏砲	一、〇五六	四三二
重砲（一五〇公厘以上）	三〇三	一三〇
砲銃	四、〇〇〇	一〇、六六〇
鎗彈	二、七七八、〇〇〇、〇〇〇	四、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手榴彈	一八、一四七、〇〇〇	二九、七一五、〇〇〇
砲彈		
三七公厘	四、六九五、〇〇〇	八、三〇〇、〇〇〇
七二公厘摩達	一、九三五、〇〇〇	五、八一六、〇〇〇
七五公厘	一七、七九七、〇〇〇	三三、〇三八、〇〇〇

	一〇五公厘	二、四五〇、〇〇〇	四、五四三、〇〇〇
	一五〇公厘	二、九二六、〇〇〇	四、五三〇、〇〇〇
	超重	五一八、〇〇〇	八三五、〇〇〇
	飛機轟炸彈及侵澈彈	六八、六〇〇(噸)	七四、三一五(噸)
	地雷	三八、一〇〇	四六、〇八六
	地雷所需火藥	三、二五〇(噸)	六、五〇〇(噸)
	毒彈及烟幕彈材料	一〇〇、〇〇〇(噸)	一五〇、〇〇〇(噸)
	戰車(即坦克車)		
	輕型	一、二一〇	九三八
	中型	二、〇六六	一、七八九
車			
	載人	四、七一一	二、六二三
	載重	三五、三一〇	一二二、六九九

鋼甲

五七一

四一七

摩托車

一三、三五四

一〇、七九四

曳引機

四、〇一八

二、〇九七

飛機

偵察機

三、五三三

三、八〇〇

戰鬥機

三、五三三

三、八〇〇

轟炸機

一、三〇〇

一、五〇〇

引擎

一一、〇三三

一三、四〇〇

化學地雷

二、一八四

七四七

手榴彈投擲器

二七、一九五

八、〇六三

瓦斯輪轉器

一、〇八〇

三六〇

馬車

三三二、五九二

一二九、六一八

馬匹

一、〇二二、三三七

四二二、九八八

火車頭	二二〇	二五〇
車輛(火車)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鐵軌	二五、〇〇〇(公里)	五、〇〇〇(公里)
煤	四、四八八、一四〇(噸)	七、二二二、六八〇(噸)
重油	二、五一八、三〇〇(噸)	二、四四三、六〇〇(噸)
汽油	二八七、〇〇〇(噸)	五〇五、〇〇〇(噸)
機器油	三〇、〇〇〇(噸)	四〇、〇〇〇(噸)
防毒面具	五、五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防毒衣	一五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毒氣試探器	一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小型氣象表	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
電報機	七〇〇	一〇〇
電話		

發令電話

七、〇〇〇

四、〇〇〇

對話電話

八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電話裝置器

四、〇〇〇

五、〇〇〇

輕警號機

一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

無線電報

師團用

八五

五〇

聯隊用

六五〇

六〇〇

大隊用

三、五〇〇

四、三〇〇

飛機用

六、六八〇

七、二八〇

飛行場用

二〇〇

一〇〇

有線電

電報線

四、三五〇(公里)

八、七〇〇(公里)

長途電話線

一〇五、〇〇〇(公里)

二二〇、〇〇〇(公里)

各種工程及建築器械

電報機	一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鐵絲	八五〇(噸)	一、七五八(噸)
絕緣器	三一五、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〇
鐵勾	三一五、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〇
銅絲	四五〇(噸)	一、七五八(噸)
蓄電池	二八〇、〇〇〇	五六二、〇〇〇
發電管	二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集電管	二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電瓶陽極器	一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挖掘戰壕機械		
輕型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重型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如機器、鋸、鑿石器)

開路機、起重機等)

發電廠

石油引擎

馬達床及渡水設備

紅十字會設備

獸醫設備

陸海軍行軍用具(如帳棚、廚房、

澡盆、洗衣具等等)

被服

玻璃

築防及路工

鋼鐵

二,〇〇〇

二,四〇〇

二〇〇

一〇〇

二,〇〇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七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〇〇,〇〇〇平方公尺

二〇〇,〇〇〇平方公尺

一三五,〇〇〇(噸)

二七〇,〇〇〇(噸)

水泥	七〇〇、〇〇〇(噸)	一、四〇〇、〇〇〇(噸)
磚	六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木材	二、〇〇〇、〇〇〇(噸)	四、〇〇〇、〇〇〇(噸)
糧秣(單位噸)		
米	五〇二、〇〇〇	七七三、〇〇〇
麥	一、一一九、七六〇	一、八五五、〇〇〇
豆及豆製品	七七、六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肉	二八、四五〇	四五、〇〇〇
魚	八六、三〇〇	一二八、三〇〇
菜及菓	一、〇七〇、〇〇〇	一、六七一、〇〇〇
糖	八、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茶	三、〇〇〇	四、六〇〇
草秣	七三三、二〇〇	一、二三四、〇〇〇

上面這個表中一切數字的推算，是照一個一個單位（每一個人，每一個砲隊，或每一個運輸隊）的物質需要，累加上去而得的。這裏所列的需要當然未必完盡，但要使每一個單位能夠發揮其應有機能，至少要有這些需要。我們列舉的根據，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一年的經驗（註）但同時把戰後的各種戰術與軍火的發展，滿洲作戰的特殊性質，和日本人民的特種需要等，都考慮進去了。

例如在食糧問題上，我們估計日本軍隊是吃米的，可是到戰爭展開後，日本的米一定供給不上，因而非以滿洲的大豆和豆製品補充不可。

砲彈的需要量，就是依據現代的戰術，一個砲隊應該需要些什麼砲彈，需要多少，然後以日本現有的各種砲隊一乘，就得出上面的總數。至於步槍、機關槍、各種車輛等的數量，則根據我們在前面所估計的日本於戰時必需動員的軍隊數目算出來的。

汽油和機器油計算的根據，是我們預計日本軍隊除了沿鐵道線一帶，必然還有不

（註）那一年內每一磅野砲平均耗費了一萬一千至一萬三千顆砲彈。

少的時候是離鐵道線相當遠的地方作戰的。我們同時也把這種地方的道路狀態，可能利用的汽車數量，鋼甲車與飛機作戰的程度，一一估計過。

計算軍隊一年間的物質需要，有一個極重要的因素，就是軍火、汽車、等等的損耗概數。我們這裏所計算的軍火的損失率，仍是依據歐戰的經驗，(註)不過把滿洲作戰地帶的特殊性，同時加以考慮。

至於各種軍火的損耗，我們所計算的只限於積極作戰武器的損耗，只有汽車和馬匹等運輸工具是連後方也計算進去了的。

對於空軍，我們估計它的損耗率一定很大。以歐戰當時情形論，英國空軍平均在一個月中損失百分之三八。當然，在滿洲作戰地帶內，因為第一、受敵人高射砲襲擊的危險比較得少；第二、畢竟空軍的地位沒有陸上重要，所以損失率應該比歐洲當時要小。可是

(註)這種損失可以從德國當時的情形看出來。德國軍隊所有的野砲，因為使用的損耗，砲鎗的爆

炸，敵人的轟炸和掠奪等，每一萬尊損失約六千尊。

假使我們把日本飛機機件的惡劣，飛行術的幼稚，飛機場的脆弱，滿洲氣象工作的缺乏等等加以考慮，那麼我們可以斷定它的損失決不會小，甚至比英國當時的損失率還要大。

在計算海上戰爭的需要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考慮到日美關係的緊張，日本因此不至將他的主要海軍力量拿來專對蘇聯。不過，蘇聯沿海一帶近年來防禦力的增加，潛水艇，水面上艦隊和海上飛機隊等，也要迫使日本動員極大一部分的海軍去攻擊蘇聯的海岸，藉以掩護陸上的進攻，並保障海上的軍隊和軍需品的運輸路線。除了日本海軍省駐橫須賀、湊港、和佐世保三個根據地的特別海軍艦隊外，我們預料參加進攻蘇聯的還有多數的驅逐艦、快艇，一部分海上飛機隊、航空母艦，若干巡洋艦，此外或許還有一隻主力艦。

我們估計海軍所需的燃料，是根據我們如下的推測，即日本海軍除了戰爭初期最劇烈的期間外，大抵一年航行不過二百日，其餘的日子都停泊在港灣裏。海軍軍火的估

計是就它那專為與蘇聯作戰的一部分艦隊所需的砲彈最高限度和其餘部分艦隊練習射擊所耗費的數目。我們沒有將海軍的作戰損失估計進去，但預料到日本在戰爭期間仍要繼續實行它的擴充海軍軍備計劃，因為否則它與其他列強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力的對比就要逐漸陷於不利的。

我們對於鐵路運輸的物質需要，是依下列諸項目估計的，即新路的建築，內中包括寬軌鐵路七百公里，窄軌鐵路四百七十里。假定滿洲和朝鮮通達到前方的所有幹線，都利用到百分之百的程度，那麼這就需要一、二七七輛車頭和四五、〇〇〇輛雙軸的車皮（車輛的修葺問題也計算進去了）。目前這些鐵路共有一、四〇〇輛車頭，三一、〇〇〇輛車皮。現有車頭中至少有百分之二五是不能利用的，（註）所以我們只能計算它有一、〇五〇輛車頭。假使現在它要對蘇作戰，還必須添購或製造二二〇輛車頭，一四、〇〇〇輛車皮。

（註）關於滿洲鐵路的詳細狀況，請參閱滿洲之經濟及地理的考察第一部，一八五——二〇八頁。

在計算鐵路的需要當中，我們預計這些鐵路在一年以內可使機車行駛九五、〇〇〇、〇〇〇公里。若依一公里需要四分之一噸煤計算，那麼一年以內共需煤二、四〇〇、〇〇〇噸。若再加以沿線發電廠、暖水爐、暖氣管等所需用的煤，則滿洲的全部鐵路和朝鮮為戰爭運輸的一部分鐵路所需煤的總噸數，約為二、八八〇、〇〇〇。

在激戰的場合，鐵道的損失必然很大，鐵軌、枕木、鐵橋等等修葺的材料，應該不下於建築五百公里鐵路所需的那麼多。此外作戰時為了囤積給養輜重，須建築八處根據地，每處在一年以內至少要移動兩次，如果假定每處每次所需要的路軌是五十公里，那麼全部也要八百公里。

海上運輸的作用，在戰爭初期主要的是從日本內地經日本海運兵，以後則大部分在運輸軍需品到戰地，並將傷兵和病兵運回去。在日俄戰爭時，日本用的船隻共有七十五萬噸，其中百分之六〇是為陸軍，百分之四〇是為海軍。現在陸軍的需要數量增加了四倍，海軍的需要大抵維持原來的水平。我們所估計的，是在集中調兵時期，應需一等

船共二百萬噸，在第一年的後幾個月，只需要一百一十噸。各船除集中調兵的期間外，每月內，只計算來回航行兩次於日本海岸和滿鮮海岸間，在集中調兵的期間，也許往來三次。這樣所有日本的船隻，每月自日本海岸運至大陸海岸上的軍需品可達二、二〇〇、〇〇〇噸。我們假定沉沒的船隻的數目很少（每月只有百分之二）（註一）那麼一年中共損失五二八、〇〇〇噸。照這樣計算下來，海運方面就需要二百萬噸油，三百五十萬煤。

我們對於工兵部隊的消費，也估計得相當大。我們估計的基礎是這樣一個推定：一年之中前方的工程每一路要平均重築一遍，在這種情勢下，每一個師團要建築五十公里的陣地，（註二）假定前方是三十五個師團，那麼一共要重築一、七五〇公里的陣

（註一）歐戰中德國潛水艇最活躍的時候，英國船隻每月損失百分之四。

（註二）依據日本軍事科學研究會所出版的戰略叢書中列舉的材料，我們計算出一個防禦的師團要掘當十公里的前線。

地。此外，後方重要的陣地也需要陸續建築，我們估計這部分工程需要的鐵筋水泥壁壘，共有二八〇公里長，車站、根據地、飛行場等，爲了防禦遊擊隊的襲擊，也需要比較輕型的壁壘。當然還有許多石子馬路和三合土的馬路，必須修築起來。軍隊的營房，必須相當數量的燒磚。此外，紅十字會的駐紮地，每處根據地爲經常積存三個月石油而建築的地下室、油池等等，我們縱假定日本因限於經濟力量，不能建築像歐戰時德國法國所有的那樣堅實（註）而只能用上歐戰西部前線所用材料的六分之一，那麼也還需要十五萬噸鋼鐵（鐵道軍火不在內，只限於鐵絲網、鐵筋等等），七十萬噸水呢，二百萬噸木材，及其他。

關於工程方面，發電廠和石油引擎等所用的機器，是要看建築的規模和速度來推算的。發電廠一項，我們預料其中一半不過是二三個基羅瓦特爲電燈使用的小發電廠

（註）歐戰期內軍事工程材料的耗費，是依據一九二〇年柏林出版的施華特著世界大戰的工程和

而已。

化學材料的估計，是一方面根據前方若干防禦部隊不斷使用毒瓦斯，另一方面攻擊部隊的一部分間歇地施放毒瓦斯，這兩個推想上作出來的。

軍隊的被服和糧秣等，爲了計算便利起見，用金錢數目表示出來，紅十字隊和獸醫的物質需要，也用金錢表示。對於被服糧秣的估計，却是依據日本軍隊平時的標準需要的推算的。紅十字隊和獸醫隊的需要，是採用日本陸軍醫院的標準，另外就戰時所需要的病床和療養所數目，推算出來的。

三 戰爭的費用

一九三四年東京出版的一本論文集，名爲非常時的我國，其中有一篇是日本軍事經濟學家森中佐作的下次戰爭中若要取勝需用多少錢一文。森中佐答覆這個問題時，作出了下列的估計：

「日俄戰爭的前夕，兵士每人每日需要八十錢，在戰爭當中這個數目增大了三倍，即二十四十錢。現在日本每日為維持一個士兵需要二元四十錢。如果下次戰爭中這個費用仍然增大三倍，那就需要七元二十錢。假定日本動員一百五十萬人到戰場去，每年軍隊本身的維持費就需要三、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此外森氏還計算海軍到那時需要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工業和交通的動員費需要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樣，他所計算的一年間的戰費總數是六、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雖然這種計算方法，頗樸實可喜，但是未免太簡陋了，我們決不能採用它，我們必須採取一種更實際更細密的方法。我們將以金錢的數目表示出前一節內所列舉的戰爭時第一個半年和第二第三兩個半年中軍隊的物質需要。因此之故，我們必須先決定以下各點：

第一、日本國內軍火的價格。我們對於日本軍火價格的估計，是依據日本軍費中軍

火的消耗；關於這個的數目字，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日的銀行新聞發表過一個詳細報告。後來國民新聞上發表一個各項軍火的價格（主要的是砲和砲彈）那數字與銀行新聞的統計，適相吻合。（註）

第二日本輸入軍火的價格。為計算這個起見，我們特參攷美國陸軍部在一九三一年所定的軍火購買價格，和法國及捷克軍火工廠的販賣價格。決定毒瓦斯的價格，我們只以最廉價的瓦斯，即綠氣，為估計標準，計每噸三百元。

軍火以外的軍需品（如食糧、燃料、藥品、馬匹等）我們是依日本商品交易所的價格計算的。

（註）所發表的價格都以日元為單位，計：偵察機，五〇、〇〇〇；輕轟炸機，七六、四〇〇；重轟炸機，二〇〇、〇〇〇；坦克車，三〇、〇〇〇；七五公厘口徑砲，二五、〇〇〇；一五〇公厘口徑砲，三〇、〇〇〇；聯隊砲，二、六〇〇；機關鎗，八〇〇；輕機關鎗，六四五；步鎗，八〇；化學地雷，一、三〇〇；客車三、八〇〇；載重汽車，七、三三三。

軍隊的財政開支（如軍餉，開至前線的旅費的資助，對於死傷士兵家族的撫卹，軍佐的薪俸等）在戰爭第一個半年，定為二三〇、六〇〇、〇〇〇元，第二第三個半年共計四五二、九〇〇、〇〇〇元。被服費在第一個半年估計需一六九、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二第三個半年需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他開支和辦公費，在第一個半年計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二第三個半年計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還有兩種重要的開支不得不分別來計算，一是鐵道和輸運的費用，一是對軍需工業的新投資。為決定鐵道和輸運的費用，我們首先須要將前述的新鐵道的建築費，確立下來，即寬軌七百公里，窄軌四百七十公里。這一批建築費，只能作出間接的估計。南滿鐵道的建築費（只算鐵軌、列車和設備）如以里數除出來，平均每公里是二七七、〇〇〇元。不過現在建築鐵道的費用，比以前減少了。例如一九三二年建築的敦化至圖門江線，只用了三二、六二九、〇〇〇元，全線一九〇公里，平均每公里合一六六、四六八

元。那一條線建築的時候，大部分材料是取自南滿路，勞働力幾乎沒有用任何代價，所以實際的建築費，將少數工費、橋樑、鑿洞、鐵軌等計算在內，每公里不過三八、七〇〇元而已。但這個數目裏面當然沒有包括車站建築費、車輛費和許多其他取自南滿路的材料費。吉敦（吉林至敦化）鐵路的建築，除車輛外，每公里平均為一一四、〇〇〇元。因此，我們把車軌、車輛和必要的設備，估計每一公里需一五〇、〇〇〇元，大致與事實相近。那麼七百公里寬軌鐵路的建築費，共計應為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窄軌的建築費，我們估計為等於寬軌的三分之一，即每公里三五、〇〇〇元，四百七十公里共需一五、五〇〇、〇〇〇元。以上總共需要一二〇、五〇〇、〇〇〇元。我們前面估計到在這些鐵道上面，日本還需要添加新的機車，這筆費用，依日本現在機車建築費而論，共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行軍作戰之際，車輛和鐵軌的損失一定很大，因此修繕費不能不加以計算；這個，我們估計要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外為增加鐵道的運輸能力和速率，尚要添置不少自動傳報機，改良用水的供給等等，若再加上根據地的

種種改良工作費用，還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左右。當然行軍時用的車輛還是要開陸軍省的賬的，這種數目，如果我們照前面所說的八十二對列車（每列車以四十輛車皮計），每天運用起來，一年中還另要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租用商船運輸八百萬噸輜重和二百五十萬軍隊從日本到滿洲和北部朝鮮來，再經常運送傷兵和病兵回去，一共需要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因戰爭所受的船隻和運輸品的損失，要九九、〇〇〇、〇〇〇元。

投入軍需工業中的新資本，是無法作精確估計的，但這種投資的必要，無論誰都不能否認。森教授估計共要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我們可以回憶過去德國雖然在工業上戰爭的準備程度已經很大，可是在戰爭頭兩年內，竟不得不投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新資本，其中一大部分是在礦業、機器業、電業和化學工業。日本的工業不用說需要更多的資本來實現戰時的軍火大量生產，尤其是日本有許多現代武器所需要的原料，根本上非從外國買不可，所以費用必極浩大。像大口徑的重砲、飛

機、汽車、坦克和各種工程上的設備，一定需要極多新資本。在這個時候確定上述新資本中有多少是政府的直接津貼，多少是取先付款後取貨的形式，以及怎樣動員金融市場等，對我們並不十分重要。我們可以假定，一九三三年日本財政危機中，既因為軍費膨脹之故，全國資本額增大二十五億元（內中包括政府公債），而全數中的十一億是投到實業方面去，那麼我們估計它在戰爭的第一年內的新投資額為十億元，應該不算過分誇大。我們還記得日本在歐洲大戰期間股份公司的資本總額增加了百分之一六〇，平均每年增加了百分之三〇。

最後，戰費中必須包括戰時的宣傳費，對外國報紙的津貼費，間諜費等。一九〇四—一〇五年日俄戰爭時，日本為這些工作用了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我們縱使不多估計，只以日元的現在價值來表示，也需要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我們現在可以綜合起來，像上面那個表一樣，將我們估計日本在戰爭第一個半年和第二第三兩個半年的各種軍事費用，開列如下：

第四表 日本戰費的估計（單位日金千元）

項目	第一個半年		第二第三兩個半年	
	軍火	炸彈、地雷等	一、一七〇、七九六	九一五、二九〇
軍械	砲、手榴彈、投擲器、步鎗、機關鎗、機鎗、銃、坦克車、鋼甲車、飛機	二、八五一、八三二	四、五六〇、六〇四	
	汽車及馬車、載人車、運貨車、載重車、摩托車、大車、騎兵及運貨馬匹	五三八、五一四	二九二、七九五	
鐵道運輸	機車及車皮之補充、增加運輸效力之設備、修葺車廠之擴充、運兵及輜重費用	五〇九、一二一	六七五、〇〇〇	

海	工	交	輪
<p>軍 處 費</p> <p>海軍軍火、燃料及食糧及包括別項內，此處僅計艦隻建造費，海軍俸給，沿海築防費等</p>	<p>程</p> <p>架防及築路機器、輕重掘壕機、發電廠、石油引擎、馬達床及渡水設備、開山火藥</p>	<p>通</p> <p>電話、電報及無線電蓄電池、長途電報、發信機等</p>	<p>運</p> <p>租用商船、沉沒船隻之補充、海員維持費</p>
<p>二五〇、〇〇〇</p> <p>五〇〇、〇〇〇</p>	<p>一二四、二〇〇</p> <p>二一五、二〇一</p>	<p>六〇、〇〇〇</p> <p>九〇、〇〇〇</p>	<p>二一九、六三二</p> <p>三九九、二六四</p>

燃料及機器油

煤、石油、汽油、火車、汽車、船隻用之機器油等

九五、八〇〇

一九八、四〇〇

紅十字及獸醫

戰地醫院之建設、設備、傳染病隔離療養室、紗布、繃帶、藥品等

六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糧秣

陸海軍食糧、及戰地服役人員食糧、馬匹之草秣

五七六、〇〇〇

九四二、〇〇〇

被服及其他

陸海軍及戰地人員之被服、根據地之設備、暖氣及電氣設備、帳棚、廚房、浴室、洗濯、事務所辦公費

三一二、〇〇〇

六二五、〇〇〇

財政開支

俸給旅費、
撫卹金等

一三〇、六〇〇

四五二、九〇〇

宣傳間諜費

一八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

軍需工業之投資

六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總計

七、九四五、四四三

一一、三八一、四五四

上表中還未將下列若干項目計算進去，即因敵人在後方的飛機轟炸等破壞而必需的修理費，一部分防空費（聽音器、探照燈等），為抵抗潛水艇和飛機破壞而用的船隻特別設備費，前方消防器械、鎗砲彈之箱篋和砲衣等，馬匹的鞍韉、測量器、試光器、照相機、軍火輻重打包的物件，修葺鎗砲的移動工廠設備費等等。這些項目我們大體估計一年之中需要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綜計戰爭第一年內的費用，是將第一個半年中的用費（七、九五四、四四三、〇〇〇元）加上第二第三兩個半年用費的二分之一（五、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元)現在我們得出一三、六九五、四四四、〇〇〇元的總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快終了的時候，參戰國的軍隊總數是二四、五〇〇、〇〇〇人，平均每天的戰費是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如果把這個計算法應用到日本來，只能以那個數目的十分之一算，大約平均每日應是九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或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可是我們在上面所估計的日本一年中的軍費(平均一年，非指第一年)爲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那麼平均每天只合三二、六〇〇、〇〇〇元，可見與歐戰時比較起來，決不能認爲估計過高，相反的，倒有估計過低之嫌。

那麼一年中的軍費既估計爲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每一個士兵每天平均就不是森教授所估計的七元二十錢，而是十三元二十錢。但是縱使是這樣也仍有些估計過少的樣子，因爲歐戰期內歐洲軍隊平均每一個士兵的消費，如用日金表示，是十五元七十錢。

不過這裏一定還要說明一件事，就是這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所包括的軍械軍火等等費用，一部分是日本軍隊中現在所已經用了的，因此之故，要想正確地估計戰爭第一年中全國的真正財政負擔，必須要除去現在所已有的軍械軍火等纔行。

日本目前已經積存着的軍需品的價值，只能約略加以估計，因為無論誰也不能精確地知道。不過我們就已有的資料來推算，日本現有的軍需品在戰爭爆發時，足夠供給以下各項之用：（一）三大批部隊的動員，經常預備兵的維持，和多少不齊地補充戰爭中所損失的種種武器和輜重，在步兵方面，我們可以大胆預斷它可以不僅夠供給初步動員的一切需要，甚至夠供應兩個月以上乃至半年的作戰需要。砲隊方面恐怕是不夠補充損失的，因為日本目前可以動員到前方的輕重砲決不會超過一萬尊。空軍是要多量積蓄的，因為這在戰爭中損失最大而且最快，我們可以估計它在動員時和以後補充陸海軍作戰的飛機，共約三千隻左右。在坦克車方面，日本現在積蓄的數量不到一千輛，

而動員時至少要一千四百輛，最後在軍火方面，即鎗砲的子彈、炸彈、手榴彈等，日本現有的積蓄恐怕只夠三個月激戰之用。這些積蓄如以日金計算，可得以下的數目（單位元）：

砲彈，一、〇〇五、〇〇〇元；鎗彈，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他軍火，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步鎗，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他軍械（包括機關鎗鎗銃）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元；砲，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坦克車，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元；汽車、鋼甲車、化學戰鬥器械、摩托車、載重車、曳引機，二七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地雷埋置器及手榴彈投擲器，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總計二、四二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果再將交通和工程設備，化學設備，紅十字會及獸醫設備，燃料及機器油，糧秣，被服等等，照軍火軍械的價值三分之一計算，那麼上下加起來，就可以估計它的動員積蓄共值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上面這個數字，可以再依以下的算法，核對一下：日本向國際聯盟軍縮會議所提出的報告書，表示它對於砲、子彈、特種工程、化學、航空等費用，占陸海軍全部預算的百分之二二·四。其餘都用在直接的財政支出，如俸給和軍隊設備方面。不過事實上那個百分

率一定不止此數，例如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的日本雜誌經濟學家刊載一篇文章，題爲龐大軍事預算及民間財界和工業家，指出一九三四年的海陸軍軍費九三六、〇四一、〇〇〇元中，百分之六四，即五六五、四四四、〇〇〇元是用於造船，造軍械軍火等。（註一）一九三一年日本新擴軍計劃開始後，到一九三三年間陸海軍預算共爲二、〇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我們縱假定其中只有一半用於軍械和軍火方面，那麼這數目也應該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但是，因爲陸海兩省的官方數字，不過是實際爲陸海軍軍備用的二分之一而已，每年以所謂「特別會計」的費用購置軍械軍火的價值，總在二億五千萬與三億元之間。（註二）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在過去幾年中，至少有二十億元是用到動員積蓄的準備和重整陸海軍工作上面的了。如果我們

（註一）若把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度的預算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專爲充實軍備和鞏固在作戰根據地上，陸軍省用了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海軍省用了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共計五六七、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個數目較經濟學家所刊載的數字略略多些。

再加上一九三四年軍部向工業方面訂購軍備的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那麼總數就有二、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我們可以把這個數目看作日本到今天為止所積蓄的動員能力的概略價值。

當然除了這個數目外，我們還不能不加上日本在一九三一年重整軍備前所積蓄的軍實。這些積蓄未必完全腐壞了，它的價值至少還有十億元。這樣一來，動員準備的全部價值就有三十六億元左右，和我們所估計的三十三億元數目，就很相近了。因此，爲了正確估計日本在戰爭第一年中應該負擔的財政開支，我們必須從前述的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一個及第二個半年的軍費）除去已經積蓄下的軍備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註二）例如一九三四年所有陸軍省管轄下的兵工廠，估價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海軍省管轄下的兵工廠，估價九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以及南滿鐵道所建築的一切有軍事重要性的工程，估價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都歸入「特別會計」中，不包括在國家歲入歲出預算案裏面。

這樣算來，日本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必需用上一百億元左右。這個巨大的數目，有一部分必須動員現金、外貨（外國貨幣）和外國担保品的，因為它有若干原料非常缺乏，又有若干軍備和軍需原料一時不能生產到必要的限度，非向外國購置不能補充過來。要想確定外幣動員的數量，首先要明瞭日本所缺乏的主要原料，和它所能夠得到的原料。這兩方面的價格上的差數，就是日本為保證充分動員其軍需工業所需要的外幣。日本所最缺乏的原料是：鋼鐵、錳、非鐵質金屬、重油、汽油、棉花、橡皮、羊毛。日本奪取滿洲後，雖在滿洲的礦業和農業投入相當資本，可是遠不能供應日本在一年戰爭中的所需要的原料。只有在焦炭，一部分非鐵質金屬、木材、水泥、豆製品、和肉類方面，滿洲可以相當減輕日本的負擔，使它在第一年中減少對外國原料的依賴。至於其他方面，日本依然非大量依賴外國的供給不可（註）。

除開原料外，日本還不得不購買許多它在戰爭第一年中不能充分製造的軍械。這種軍械包括一部分飛機引擎、機身、坦克車、汽車、大口徑砲、工程設備、軍需工廠設備。

現在要確定日本在這些東西上究竟需要輸入多少，這個問題，縱使在大體的輪廓上，也是一件極難答覆的問題，因為這事頗要看日本能夠獲得多少外國的信用貸款以爲定。如果這信用貸款很多，而且條件也有利，那麼它就可以照上面所列的物件去一一購買，否則它就不得不發展國內的工業和資源，雖然這樣做在質的方面比較遜劣，在生產費上比較昂貴，但也是無可如何的。最後因爲日本工業生產力的不足，以及購買外國原料能力的薄弱，它對於戰爭中的損失，就不得不減少其補充的種類和數量，有一個必然會使日本大量購買外國物品的因素，就是在戰爭期中新兵器的發明，日本工業對這些新兵器的大量生產是毫無準備的。日本在化學、電氣、造船等工業上相對高度的發展，

(註)日本經濟調查所所長小島精一最近在一篇題爲「日本在戰爭中經濟上能否獨立」的文章裏，雖然對於滿洲的資源估計過高，但結論却說：「日本在外交上從歐洲列強完全孤立起來的場合，日本生產能力的弱點，真是一件極可慮的事。」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日本軍事領袖爲什麼拼命努力擴大日本的生產能力。

使我們相信這幾方面縱有什麼新發明，日本國內還比較能夠應付。但是在引擎的生產上，以及在與軍隊機械化和航空發展上相關聯的新式引擎的製造上，日本是太落後了。

我們要想確定日本必須用多少外幣，還須把它所缺乏的原料數量和日本各生產部門的生產能力，先加確定不可。這些問題我們都要放在後面詳細討論，現在只作出這樣一些概括的觀察。然而就是這樣，已經可以使我們斷定日本需要外幣的數目，應以幾十億元來計算。我們還記得日俄戰爭時日本所耗費的二十億元中，七億餘元是從英美兩國借到的。

四 原料的需要

現代戰爭的技術，一年之中就需要各種巨量農工原料的消費。現在我們要計算這些原料中最重要部門的支出。我們計算的基礎是上面所已指出的日本戰爭工業發展

的速率這種發展率的決定一方面要看戰爭的需要有多大，另一方面要看動員工業的可能性有多麼大。因此，我們暫時可以不必計算為生產軍械軍火等所需輸入的原料數量和日本已經積蓄下來的軍實的數量。我們只算入軍火工業所經常需要的和陸海軍裝備上所經常需要的原料數量。

我們計算的出發點，是照上面認定日本非產生出來不可的那麼多子彈、砲彈、步鎗、機關鎗、輕重砲、坦克車、運輸工具等所必要的鋼鐵、非鐵質金屬、炸藥等。一類武器所需要的原料數量，只要把那類武器的機構描寫出來，再將製成品對所用的金屬數量的係數算出來，就可以加以確定的。(註)

我們現在來估計各種必需原料的數量。

照歐洲大戰的經驗看，戰爭期內鋼的需要量必然急劇增大。到大戰快結束的時候，

(註)這種描寫從任何一本研究日本陸軍的書籍中都可以見到，例如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出版的

阿西克著：日本軍事實力。

德國一年間曾製造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噸鋼。日本爲了準備戰爭，已經把鋼的生產量從一九三一年的一、九〇〇、〇〇〇噸，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〇〇〇、〇〇〇噸了。我們現在第五表中將日本在戰爭的第一個和第三二兩個半年內製造各種主要武器所需要的鋼的數量，列舉出來：

第五表 日本軍用鋼的需要量（單位噸）

項目	第一一個半年		第二第三兩個半年	
	噸	噸	噸	噸
子彈	四九〇、〇〇〇	一、五八〇、〇〇〇		
軍械	七五、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		
鐵道運輸	二六二、〇〇〇	五五五、〇〇〇		
海上運輸和海軍船隻	三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軍事工程	一四一、〇〇〇	二七七、〇〇〇		
共計	一、二六八、〇〇〇	三、一九二、〇〇〇		

如果除上表所未列入的各種鋼的項目（如交通、石油引擎、馬達床、武器及運輸工具的修理等）一齊算進去，那麼第一個半年就要一、四〇〇、〇〇〇噸。第二、第三兩個半年就要三、五〇〇、〇〇〇噸。這個數目比較德國在歐戰期間所需要的軍用鋼要少得多，並不算稀奇的事，因為德國在歐戰中所有的鎗砲，是日本在戰爭第一年中應該有的兩倍左右，而且德國當時製造的鋼，是用來充實它自己四面國境的防禦的，日本將來在遠東戰場上大半是游動性的戰爭，鐵的需要量自然不會像德國那麼多。如果我們將上面估計製造子彈所需的鋼的數量，來和歐戰時英法德三國軍隊每個兵士所用的子彈的鋼的數量，加以比較，就知道日本在戰爭第一年中用於子彈上的鋼的數量，遠不及他們之多。一百五十萬噸的鋼，只能製造五十萬噸子彈，這在一百萬軍隊作戰時，每人只能使用半噸子彈，而在歐戰時德國軍隊每人有一·三噸，英法軍隊每人有一·〇一噸。

戰爭爆發後非鐵質金屬的需要量一定極大。歐戰中德國一年用八萬噸銅，十二萬

五千噸鉛，十六萬噸錫，二萬噸鋁，其他不計其數。現在的軍需工業對於這些金屬的需要較前大大增加了。機器製造業需要大量的非鐵質金屬，飛機、汽車、曳引機、坦克等的建造，都要用多數的銅、鋁和鉛。僅僅爲了生產我們在上面所列舉的一年戰爭中的子彈、手榴彈、飛機炸彈、軍械和運輸工具，就需要十四萬噸銅，七萬噸白鉛，五萬噸黑鉛，十萬噸錫，三萬六千噸鋁。

此外，鎳、白金、鎂、鋅、鎢、錳之類的金屬，將來的需要一定也非常之大，因爲製造鋼甲、砲銃、有侵澈力的子彈、汽車的重要機件、飛機等所需要的特種鋼，將來必定激增起來。因此，對於上述各種原料的要求，有倍增的可能，而錳一項有增加三倍的可能。

橡皮的需要，主要由於製造汽車、飛機和砲車（因爲內部的橡皮管和皮輪皮帶等）和各種化學戰爭的防毒武器，例如毒瓦斯面具、防毒衣服、化學物品的裝盛器，還有電信隊用的各種電氣裝置，如絕緣體等。在歐戰的時候，汽車、飛機、電氣工程之類的技術，並未十分發達，而橡皮的主要經營者英國，還賣了十二萬五千噸橡皮給各協約國。日本因爲

它自己一點橡皮都不能生產，所以每年輸入橡皮約五萬噸左右。我們估計日本在戰爭期內需要的橡皮，每年約一萬五千噸左右。

製造火藥的主要原料，是各種化學的化合物，如棉花、木材膜質、炭酸、費諾酸、和柏油（即焦炭的液汁）。在戰爭中爆炸藥和彈藥的需要量，不消說是極驚人的。一九一七年俄國參謀本部規定一年間俄國軍隊需要的爆炸藥為十九萬噸。當時法國軍隊一年的爆炸藥和彈藥使用量，在三十萬噸以上。以我們上面所估計的日本軍械數量為基礎，我們可以預計日本在一年戰爭中需要彈藥七萬噸，爆炸藥十三萬噸。彈藥製造的原料，首先是棉花和木材膜質。同時為使彈藥和爆炸藥硝化起見，需要硝酸三十萬噸，硫酸九十八萬噸。此外，製造爆炸藥還需要柏油的製成品，如扁蘇油、樹脂，這是製成爆發性的 Lyddite 和 T.N.T. 的必要的原質。但是因為日本的炭和扁蘇油工業都不發達的原故，所以日本陸軍不得不以氯化物和甘油來代替。此外，扁蘇油和樹脂是可以從某種油類中提煉出來。所以製造彈藥和爆炸藥所必需的主要原質是：硝酸和硫酸。現代軍火技術的發

達製造硝酸已經用不着石硝了，因為硝酸可以用人工製造，即如從空氣中提取亞莫尼亞。至於製造硫酸所需要的硫化礦，在日本却是很豐富的。

製造毒瓦斯包括以下各種原質：芥氣瓦斯，需要硫磺；炭養氯化物，氯藍酸等，需要氯；亞當酸和路易酸，需要亞砒酸鹽。

至於煤，我們只計算了鐵路、輪運和軍事上特別用的煤，暫時把製鐵、製銅和化學軍需品所用的焦炭，除開未計。這種煤的需要量，在戰爭的第一個半年間是四、四九〇、〇〇〇噸，在第二、第三兩個半年間是七、二二五、〇〇〇噸。

重油的最大消費者是海軍，它在戰爭的第一個半年中，加上三個月永久儲存量，共要二、五一八、〇〇〇噸，第二、第三兩個半年中需要二、四四五、〇〇〇噸。航空隊、軍用汽車、鋼甲車、坦克車隊等所用的汽油，在戰爭第一個半年中大概需要二八七、〇〇〇噸，在第二、第三兩個半年中需要四一〇、〇〇〇噸。

機器油在第一個半年中需要二九、〇〇〇噸，在第二及第三兩個半年中間需要

四四、四〇〇噸。

食糧方面，最大的需要用的是大麥和稻米，大麥在第一個半年中要一、一二〇、〇〇〇噸，第二第三個半年中要一、八五五、〇〇〇噸；稻米分別需要五〇二、〇〇〇噸及七七五、〇〇〇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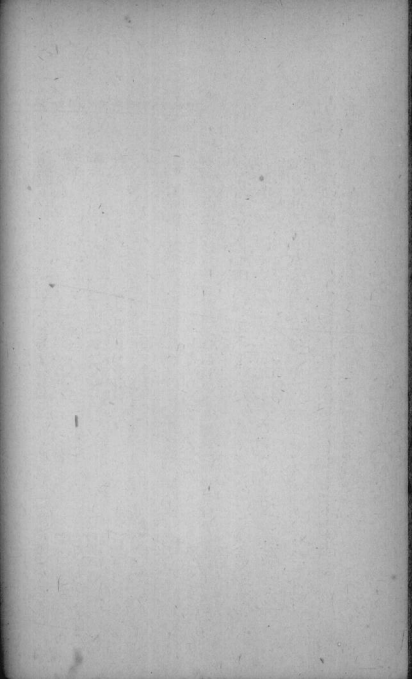
下面這個表中是就最直接的軍需品開列出各種原料，半製品和食糧的必需量：

第六表 戰爭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半製品及食糧（單位噸）（註）

項目	第一個半年	第二第三兩個半年
煤	四、四八八、〇〇〇	七、二二五、〇〇〇
重油	二、五一八、〇〇〇	二、四四五、〇〇〇
汽油	二八七、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〇
機器油	二九、〇〇〇	四四、四〇〇
黑鉛	六、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稻米	五〇二、〇〇〇	七七五、〇〇〇
大麥	一、二〇〇、〇〇〇	一、八五五、〇〇〇
砒石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氮	一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硫磺	二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硫酸	四七五、〇〇〇	九五〇、〇〇〇
硝酸	一五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橡皮	七、五〇〇	一五、〇〇〇
鋁	一三、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
錫	四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白鉛	二五、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

(註)第一個半年中的必需品，一部分可以從平時動員的積蓄中提供出來。



第二章 日本國民經濟的軍事整備

日本統治階級中的領袖人物從歐洲大戰的經驗中，已完全認清戰爭的勝負大部分是決定於國家供應大量軍隊需要的經濟能力。他們也認清了爲供應戰爭的需要起見，必須將國民經濟的大多數部門，加以國家的管理並實行軍事整備。日本報章上有很多的文章都表明全國總動員問題，現在已經擺在目前了。野崎氏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著名經濟雜誌金鋼鑽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爲日本的經濟準備他說：「我們現在所最恐懼的，是那由於經濟準備的不充分所可以引起的『看不見的危險。』這種危險在我們的歷史上已經數見不鮮了。」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日本經濟年報上也有一篇文章，題爲全國總動員的資源，結論中這樣寫道：

「現代戰爭要求在儘可能的最短時間內，把大量的民衆、金錢、和軍備集中起來。因此，確保

這三種作戰的要素的全國總動員計劃，必須大規模地擬定下來。」

日本陸軍省動員課課長橫山大佐曾寫道：

「總動員的計劃是一個很廣泛的東西，現在我國還沒有實行出來。目前陸軍省海軍省的資源課，正在和其他各省的關係當局協力進行着這個計劃，縱使着實行起來，一定也要隨着資源的發展，相應加以變更。」（註）

森竹尾教授在他所著的戰時經濟學講話中，認為日本為應付戰爭在全國經濟上應當採取的步驟是：

「在一宣戰的時候，就要首先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必須直接干涉各種主要消費品的生產和分配。如有必要，政府還須將許多感覺缺乏的物品，實行國家壟斷政策……許多工廠必須歸國家所有，有的仍由民間經營，但須受國家的統制，由國家供給原料和津貼。

「當然，農商業在戰爭中也須置於國家統制之下……政府為發行國內公債計，實行若干強制手段，也是不得已的。」

（註）一九三四年「中央公論」出版的論文集非常時之我國內橫山大佐著總動員問題。

不過，要想把國民經濟很成功地很迅速地，在戰爭爆發時動員起來，是有一大部分決定於平時所預爲佈置的各種前提的。在日本，有兩個因素利於它實行國民經濟的軍事整備，就是：第一、日本政府過去——現在還是如此——在工業、運輸、金融等事業的發展上所發生的重要作用；第二、日本現在資本集中的程度。

一 有利於日本國民經濟實行軍事準備的因素

誰都知道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比較歐美諸國都晚。然而正因為發展的晚，所以政府不能不用很大的力量扶掖助長日本的工廠企業、礦業、鐵道、輪運和銀行事業，並且把現代的機械的技術，移植在日本各經濟部門中。在許多情形中，日本政府或充當直接的企業者，或充當官民合辦的工業及其他公司的組織者，或以津貼及類似手段鼓勵種種民間經營的事業。不過後來，尤其是在歐洲大戰中間，民間的私營企業飛躍發展起來，反以政府的干與爲一種阻礙它們發展的因素。在日本資本家中間，後來甚至把拒絕政府津

貼和其他的資助看做是一種美舉雖然他們在許多情形下還是照前接受着政府的津貼。(註)

但實際上，在整個日本歷史中，國家對於規劃和「資助」國民經濟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其實要使封建的剝削者採取現代的資本主義剝削方式，也非如此不可。不過這種制度到現在還牢不可破地存在着，這個事實，却有其他的原因：第一、日本對外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使它的政府負擔起一種義務，就是：它必須經常準備着新戰爭所需要的經濟力量（所以國有的軍需工場地位非常重要）；第二、日本比較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技術上的落後，與原料上的缺乏，使它的民間資本若無政府幫助難於和外國資

(註)前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頭」柳誠之助男爵，曾主張「製造家應當獨立起來，並且宣言「我們不能再指望政府的津貼了。」（見一九三四年三月號經濟雜誌中他著的經濟政策的更生一文）然而同時他又是一個「資助小工業家運動」的發起人，這個運動却是使大藏省的金錢移入日本財閥衣袋裏去的一種手段。

本在國內市場尤其是國外市場上相競爭（所以有保護關稅獎勵輸出辦法規定外貨輸入辦法等）第三、因為日本的一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於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在這些國家中私人投資是難免發生極大危險的，故須政府力量保護，同時正因為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通商貿易，所以便於軍閥官僚的「征服者」活動（所以在這些地方官民合辦的事業，非常有勢力）。此外，日本資本主義進展到獨占主義的階段後，政府與民間資本家進一步提攜的條件，當然更為成熟了。

日本政府在國民經濟生活中之「規劃者」的作用，最明顯是在工商業方面。

一九二五年日本對於僱用五個人以上的企業，作過一次調查。據這個調查的報告，在製造業、礦山、運輸業方面，政府經營的企業所僱用的工人數目為五二三、〇〇〇，佔這幾種工業工人總數（二、七七〇、〇〇〇）的百分之二〇。政府在這些工業中的投資是二、九六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佔這些工業全部投資（一〇、〇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百分之三〇。這樣看來，政府在這些重要經濟部門中直接統制的

工人佔五分之一，直接投入的資本差不多佔三分之一。

政府在那些與戰爭有密切關係的工業部門，如運輸、礦山、鋼鐵業中所佔的地位，尤其重要。政府在全國運輸事業的總投資中，佔百分之六六·五；在鋼鐵業的總投資中，佔百分之五一；在機器製造業的總投資中，佔百分之三一。政府的企業照例都是高度集中的。以一九三一年的統計論，政府企業中每個企業僱用工人的平均數目是三〇〇，而民間企業的平均工人數目是二五；政府企業每處發動機的平均馬力是八五〇，而民間企業每處平均馬力是一〇六。據私人統計，政府的全部投資有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等於日本四個最大財閥投資總額（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二分之一。

在經濟部門中集中統制最不充分的，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就是農業方面。在農業方面的統制團體，如「帝國農會」，各種絲蠶生產者協會等，主要不外關於資金的運用和操縱販賣農產品而已。政府幫助他們規定農產品價格；僱用他們作為政府購買米、絲

的代理人等等；他們對於日本政府規定自殖民地輸入農產品的數量上，提供種種意見；他們對於政府的農村金融政策，予以相當影響。但是他們的作用也僅止於此。

不過，在過去幾年中，相當迅速地產生了一種組織，使得農業也可以加以軍事上的整備和管理了。這就是農村組合。（註）目前日本有一萬四千四百個農村生產組合，組合員共五、一一八、〇〇〇人。這些組合供給組合員一切農業生產上的必需品（主要是化學肥料）；它們並經營農產物的製造和販賣，供給貸款給組合員。現在日本全國農村所用的化學肥料百分之二〇都是由這些組合供給的。一九三二年三萬三千包絲，二百七十萬包米，一百七十萬包麥子，都是由這些組合經售的。政府從它們手中買到一百六十萬包米。

這些組合可以從政府借到很低利的貸款。同時政府在中心的生產組合中投有三千萬元資本。政府所投資的組合，雖沒有很大的特別資助，但是完全私人的組合對它非

（註）參攷一九三四年四月經濟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農業現狀及農村合作組合的考察。

常不滿，時常用種種方法抗議。可是政府不顧一切，依然繼續對各地的組合投資或資助，因為如果戰爭來到，通過這些組合來規劃農業生產，是比較利用任何其他方法都有力量的。

在財政方面，政府操縱着重要的樞紐，不僅可以規劃貨幣市場，而且可以間接統制全國的經濟。在一九二七年底，八大國有銀行（即所謂特種銀行）共有投入的資本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佔日本全國所有銀行的投入資本百分之二〇；儲金則共有一、六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佔全國所有銀行儲金總額百分之十四。但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國有銀行的投入資本已達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佔全國所有商業銀行當時的總資本（一、二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的三分之一以上。一九二七年大藏省貯金局的儲金總額是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郵政儲金和銀行儲金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種儲金，為一般所知，是大部分用於經營各種政府事業，和發行公債的。到一九三二年，郵政儲金和銀行儲金一躍而增至一、九四九、

〇〇〇、〇〇〇元，與利息合計共二、〇五九、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外政府還有一批郵局保險基金，數達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最後，政府在中央生產組合（簡稱「產組」）的基金中，還有一大部分投資「產組」在一九三二年曾放出了一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元貸款，自己有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存款。

一九三三年宣布金再禁，即頒布資本外流防止法後，政府又多了一種統制貨幣市場的工具。這裏值得我們把這個法令全文引出來，因為可以看出政府的權力有多麼廣泛。

資本外流防止法

第一條 政府遇有因國內國外情勢之故認為有統制資本移動之必要時，得頒令禁止或限制（一）外國貨幣及外國期票匯票之買賣，（二）外國貨幣之儲蓄與貸款，（三）以外幣或外國公債為担保品進行之交易及此類貨幣或公債担保品之輸入，（四）向住居國外之人發出之信用票據。

第二條 政府得以命令方式要求查閱與前條禁止及限制有關各點之單據，或檢查其賬目。

第三條 政府得以命令方式，令握有外國貨幣、外國期票、正式註冊之外幣或外國公債擔保品之人，將之售與日本銀行及其他政府所指定之銀行，至其價格，另由一價格委員會規定之。

此項委員會之組織及權限，將由勅令頒定之。

政府在所有日本各開拓殖民地的大公司中，如南滿鐵道會社、滿洲各種官民合辦會社、朝鮮的東方拓殖會社、朝鮮銀行、台灣銀行、庫頁島石油礦山會社、橫濱正金銀行、東亞工業會社、海外工業會社、日清輪船會社及其他在華之日本輪船會社等等，不僅是大股東，而且操有決定的大權。這些金融的、貿易的、工業的會社，每一個都有若干隸屬的會社，如滿鐵的昭和製鐵會社、撫順石炭會社、橫濱正金銀行的日華實業協會等。不消說，政府在這些會社中的指揮地位，使它可以充分利用它們作戰爭的準備，如滿鐵在裝備滿洲軍事地帶上的作用，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此外，政府對於許多物品的專賣，也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即如對於國內的烟草和

鹽對於滿洲的鴉片和礦山，對於台灣及南洋代管諸島的石腦油、樟腦、磷、酒精等。自從滿洲「政府」頒布礦山國有令後，滿洲所有的礦山實質上都移入日本政府的手中了。

宮內省在各種企業中也有幾億萬元的股子，其中一半是在官民合辦事業中，一半是在民間的獨占事業中。

政府在各種市營企業中的投資，不算太大，但是這些企業，如電氣、瓦斯、公共汽車、省線火車、電車、水道等，必須隨時將它們的活動狀況使政府知道，政度對它們有嚴密的監督，在作戰時可以充分利用。一切私營的鐵道、海上運輸、醫藥機關、大規模食堂、以及銀行、投資會社、保險銀行、證券交易所、典當店，無一不受政府的監督和統制。當然政府利用這些企業不如利用它自己經營的企業那麼靈活，但是近數年來發展的趨勢，使它於不斷的監督與統制中，準備好了動員的基礎。民間銀行在替政府消化軍費公債的作用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政府的另一種統制方法，是表現於「輸出業者協會法」、「重要工業統制法」政府對絲價米價的規定權等上面。

早在一八九七年日本就頒布過一條法令，規定每一個工業的製造者，必須組織同業協會，「藉以共同消弭自身缺點。」到一九三三年日本全國有五〇三種這樣的同業協會，隸屬於十三個大聯合會之下。不過這些協會的會員都是強迫加入的，它們的作用到現在却很有限。

一九〇〇年又頒布一條法令，規定成立所謂「製造業者相互會」，從事於購買原料，相互通融信用貸款，共同販賣製成品等活動。當時這種相互會的會員不是強迫的，它的決議案也沒有拘束的，不過這種團體在農業區域中設立的很多。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三一年兩次修正令後，這種相互會的決議案，如得政府許可，即可以拘束非會員企業。這項法令已實行於六十二種工業部門中，全日本的中型工業，除了棉紗和釀造兩業外，差不多都在它的統制之下。一九三三年的統計，這種相互會已有三百四十四個。（註）

一九三一年還頒布了一個「行會法」，強迫所有每年出產三十萬元價值以上貨物的製造者（出產品規定有五十四種）參加行會，這種行會有權統制出產品的數量和質地，並規定原料的供給。當年行會已成立者有一、五四二個，隸屬於七十一個行會聯合會之下。

「輸出業者協會法」是一九二五年所通過，到一九三三年成立了三十一種輸出業者協會，其中十六個是以全國為單位的，十五個是以縣為單位的。這些協會共有三、二七〇會員，代表全國大小各種經濟部門的輸出業者。這個法令的要點，是賦權政府規定一切輸出物品的類別、數量、質地和輸出地點。政府為了補償商人因為這些限制所可受到的損失，特別規定遇有損失時賠償其損失的百分之五十，並予以種種津貼折扣等，而且可由日本駐外領館替它們刺探外國市場的行情。這條法令自從一九三一年五月將其效力擴大後作用非常之大，因為愈發刺激了日本在外國市場上的侵略活動，因而

（註）見一九三四年五月號社會政策時報中入江氏著中小工業的統制。

也就是鞏固了戰爭的經濟基礎。

「重要工業統制法」是一九三一年第五十九屆議會中通過的，對於二十二種工業發生效力。這件法令授權政府積極參與獨占事業的形成過程。政府從此有權補充或取消製造業者間所訂立的合同，並且可以命令製造業者拒絕履行所訂合同的全部或一部。

對於若干工業政府可以強迫私人製造業者組織協會，和使這種協會的決議案拘束非會員的製造業者。這種半強迫性質團體的實例，就是製造業者協會、同業組合等，其數多至六百三十個，會員有五十萬，此外還有各地的商工會議所、帝國農會、產絲者、漁業者、木材業等等協會。在形式上這些都是民間的團體，可是政府却通過它們而將各種經濟部門一一統制起來。例如漁業會社的活動，就經常被軍部利用作反蘇聯的偵牒工作，稻米的購買和輸入量藉農業團體來確定等，都是在動員上極重要的工作。這些團體的運用，是與政府規定米、絲、肥料、生鐵、鋼等的價格，以及確定煤、米等的輸入額的政策，緊密

聯繫着的。在所有這些事務上，政府的代理人都有權檢閱貨物的質量。這種制度在戰爭來到，政府非嚴格規定生產和消費不可的時候，具有絕大的作用。

受政府津貼的一切企業，在財政上（有時甚至在技術上）必然要受政府的實際統制。這對於造船業、鋼鐵業、飛機製造業，尤其顯然。政府的津貼是取種種不同形式的，有時是按照「獎勵」鋼鐵業、輪船業、私營鐵道等的特種法規，予以合法的正式津貼——例如依據這類法規，第五十六屆議會曾通過撥五千一百二十萬元津貼民間事業。有時採取減免所得稅或其他稅款的形式，例如對於許多鋼鐵企業，輸出業者協會和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經營的企業，就多採這種形式。有時政府出資「補救」破產事業，例如前此資助台灣銀行、川崎和石川島造船廠、東洋製鐵會社等。如果政府對於一種企業特別關心時，它即對於它們發出有利的定貨單——有時簡直和送禮一樣——例如對於東洋製硝會社，就是如此。不然時也許特別組織官民合資會社來資助那種企業。後一種形式在近幾年間實行得很廣。

自一九二七年金融恐慌後，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大恐慌和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後，日本對於提倡促進私人企業的合營運動，日趨積極。它爲這種工作甚至設立了特別的機關，例如「總理大臣官房特別經濟局」專門研究如何集中各種企業並使其生產標準化問題；以及「經濟合理化事務局」擬定發展獨占事業的方案等。

「經濟合理化作務局」在確定各種製造品的標準上，真是盡了極重要的軍事經濟效用。這項工作是該局的調查委員會所執行的，據若干日本著作家的文章看來，當時這委員會曾受若干會社方面的強硬抵制。有一個著作家寫道：

「據說，要討論鋼鐵、木材等等的生產標準，非再過三年不可，要討論建築材料的標準化，非再過五年不可。」

這個調查委員會自成立以後，曾開過九次全體會議，八百四十五次專門會議。在這個期間內它規定出一百二十三種重要工業原料和機械的標準，即建築方面十一種；電氣工程十種；機器製造二十九種；造船十四種；鐵道二十六種；化學工業十種；造紙一種；非

鐵質金屬十八種；木材業兩種；其他工業兩種。

我們在上面用了很長的篇幅討論同一問題。其實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纔證明日本政府的干涉力量，雖然遭受重大困難，却能夠強迫極散漫的工業去為戰爭服務。自然，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政府直接倡導私營企業的合併。日本經濟學家高橋龜吉的觀察很正確，他說過：

「除了金融資本外，商工大臣的調解工作在企業合併過程中，有相當重要的作用。這也是一種政府獨占的形態，可以從石川島造船廠與達特汽車會社的合併，日本鋼管會社，淺野製鐵會社與王子電車會社的合併等事實上看出來。這種政府統制的趨勢，在六十四屆議會中所討論的鋼鐵企業的合併上，尤其明顯。」（註）

這些實在是最鮮明的例子，因為由此可以看出政府為戰爭而在工業方面準備的程度。誰都知道八幡製鐵是日本最大的鋼鐵廠。直到最近為止，它是完全屬於政府的，在

（註）見高橋龜吉著日本的經濟統制（一九三二年經濟雜誌）

一九三二年它所出產的鐵佔全國產鐵額百分之五二，所出產的鋼佔全國鋼產額百分之三八。最近日本政府將這工場的獨占的所有權放棄，而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官民合資會社，將全國主要的鋼鐵廠與八幡合併起來，使它們合理化。在一切方面適應於戰爭的需要。英字日本泰晤士報曾經很露骨地說過：「鋼鐵工業的大合併，乃是由於政府應付退出國聯後的非常時機，欲將這種基本工業統制起來而發生的。」這次大合併的結果就產生了一個大托辣斯——日本製鐵會社——包括九個鋼鐵會社，共有資本三億五千萬元，生產力合計每年有鐵一百九十萬噸，鋼一百六十萬噸，佔日本一九三二年全年用鋼總量（二、一二四、〇〇〇噸）的百分之七五。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泛太平洋新聞上發表一篇文章，其中有一節將日本製鐵會社的真正主人翁暴露無遺：

「陸軍當國有製鋼廠和許多私營鋼鐵廠合併起來，要成立日本製鐵會社的時候，也要求參加進去。最初人們都以爲商工省是負責監督這個公司的唯一政府機關，可是後來經過商工、陸軍、海軍、大藏四省大臣聯席會議後，決定商工大臣在處理任何有軍事重要性的業務或財產

以前，必須先商諸陸、海兩省大臣。

「這樣一來，陸、海兩省大臣就獲得了監督鋼鐵工業的大權。其實商工省也明白，國有製鋼廠與私營鋼鐵廠之所以能够合併起來，一大部分要歸功於陸海軍當局的努力，所以也就決定讓軍部去干與了……」

上面這個鋼鐵工業合併的實例，很明白地表示政府認為資本主義的獨占經營，乃是確保戰爭工業之準備能力的一種組織形態。森教授曾寫道：「現代工業的獨占，是在和平期間內將工業導入戰爭狀態的一種現成的組織。」

在沒有將日本資本主義獨占的一般特徵全面描述以前，先將獨占事業在那些特別具有軍事意義的工業部門中的作用加以檢討，並追溯近幾年來，尤其是滿洲事變以後，這些軍事工業的獨占趨勢，是很有趣味的。

大的獨占資本家在軍需工業中的地位，是特別強大的。日本工業一書中，關於這一點，有很多有趣的材料。（註）日本造船業的總資本額一六二、四九九、〇〇〇元中，

「十五銀行」所統制的各種企業佔了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三菱佔了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淺野佔了三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算起來這三大資本家集團就差不多把整個日本造船業統制下來了。除此三大集團外，其餘則為澁澤、小川、三井。三井單獨有一個造船廠，資本為一億元。

在礦業方面（除鐵礦外）全國總資本有三九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三井一家者有九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三菱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本產業會社（久原房之助的企業）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古河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化學方面，全國的總資本為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三井直接間接有一三、六〇〇、〇〇〇元，而安田銀行直接有二、二〇〇、〇〇〇元，間接有四、四〇〇、〇〇〇元。

在私營的鋼鐵工業中，三井有資本三〇、五〇〇、〇〇〇元，三菱有二五、〇〇〇元。

○、○○○元。住友有八、五○○、○○○元。日本產業會社所統制的東洋製鐵會社有資本三○、○○○、○○○元。

在機器製造業方面各大企業總投入資本八七、○○○、○○○元中，三菱所統制的企業有三三、○○○、○○○元。三井所統制的有一五、二○○、○○○元。小倉所統制的有一九、○○○、○○○元。古河所統制的有二二、七○○、○○○元。所有這些數字，都表明一切軍事工業部門的資本，沒有不是高度集中化的。另外還有一個日本著作家（註）把各大資本集團在軍需工業中的投資，表列如左：

財閥名稱

資本（單位千元）

三菱

二四四、○○○

三井

二四三、二三〇

住友

六一、二四〇

大倉

二七、〇七三

澁澤 淺野 大川

一一一、〇二〇

日產（久原系）

七八、二三〇

十五銀行

九〇、五九〇

台灣銀行

五二、七五〇

這樣巨額的投資，使這些大資本集團在若干必要的軍需工業部門中，已獲得了獨占的地位了。

有幾個最重要的資本集團，在若干特別重要的戰爭工業中，幾乎占完全統治的地位，如三菱重工業會社與中島知久平財閥，就是日本飛機製造工業的絕對統治者。

過去幾年間，日本爲了充實陸軍海軍的物質基礎，不知耗費了多少金錢，因此在經濟上頗爲艱窘，工業的組織形態也發生了許多變化，這種情勢，轉而加深了金融資本的獨占性。在這過程中，生產機構的合理化或現代化是比較忽略的，一味只趨於類同的工

業企業的合併。市場的萎縮更促進了這種趨向。因為否則資本家們是不必急切以合併方法減削生產費來適應廉價商品的市場的。

這種趨勢可以從加迭爾轉變為辛狄加，辛狄加轉變為托辣斯，以及從工業的直接合併上，清楚地看出來。最典型的實例就是福士王子、樺太三大造紙廠的合併，五大電氣社會的合併，日本郵船會社與阪鮮郵船會社的合併，兩個最大人絹（人造絲）和八個最大鋼鐵會社的合併。這種過程在日本金融資本上不能不說是很新近的事，因為日本金融資本在一九二九年大危機以前完全是取縱面的康拜因式的組織，橫面合併最多不過達到加迭爾程度，就是規定生產額，價格與分銷場所而已。

在銀行方面，危機期間日本有兩個特徵：即一、大的銀行愈發發達起來；二、組織銀行團的趨勢更加明顯了。同時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合流，也迅速地展開。這中間頗受通貨膨脹的好處，因貨幣減值促進了將貨幣易為商品的要求，而且投到抵押品上的銀行資本因之增加了。在一九三三年中全國商業銀行所有抵押品價值三、二九七、

〇〇〇、〇〇〇元，較一九三二年同期增多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自然，抵押品中有很大部分是政府公債，但其中也有不少市債，公司的股票，公司的債票（社債）等。但是銀行所有的政府長期公債，遠較所有私人會社的債票為多，這件事是不可忘記的。據「日本銀行」報告，日本各銀行在危機期間內的長期放款，變化如下：

債券名稱

一九三一年底

一九三四年底

(單位千元)

(單位千元)

政府公債

四、五二五

六、四〇〇

國庫公債

二五五

稻米公債

七五

三四二

地方政府公債

一、四八五

一、八七四

銀行債票

二、一五一

二、一四〇

公司債票

二、六〇一

二、五八九

這些數目字表示什麼呢？表示在危機期間日本的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合流的結果，發生了一種相反的趨向，即許多銀行資本從工業中移到政府公債方面去了。同時，短期債券的投資也有很大的增加，這就是說銀行資本對於商業貸款也加增了。但這決不是說銀行資本在工業中地位減低。恰恰相反，正因為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合流之故，乃使大量銀行有購買政府公債和增加商業貸款的餘裕。

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合流的結果，銀行、保險公司及其他放款機關所握有的公司債券，共有五十億元，等於所有工業中全體投資的二分之一。這就可以表示出銀行在工業中的重要性。甚至在危機前，日本領袖的銀行家就宣言過，銀行對於工業的積極干涉，已為當務之急了。

三井財閥的最高指導者池田成彬，在一九三〇年一次東京銀行取引所（交易所）的會議席上演說道：

「銀行要想度過當前的難關，應該採取什麼方針呢？我們把日本產業界的現狀詳細考察

之後，應當認為英國的銀行方法，即以儲金為中心，是不健全的。我們必須自己到產業界去，研究那真實的狀況。除非我們不斷地研究產業界裏面的實在情勢，我們不但不能達到發展鼓勵工業的積極任務，而且難保銀行自己的適當運用。」

危機期內的日本金融資本的發展，完全證明池田成彬的主張着實實現了。

金融資本與工業合流之後，當然更促進了工商業運輸業的獨占化，以及金融資本在一切獨占事業中的領導地位。同時金融資本的獨占和國營事業的聯繫也就愈發密切了，這樣一來，結局是鞏固了政府對於各種經濟部門的統制。

最明顯的實例，是滿洲的狀態。如果我們把各種關於「日滿經濟集團」的爭論置之不談，只檢討在滿洲所實行的經濟措施，我們可以立即看出日本大金融資本家集團與日本政府（以陸軍為代表）在滿洲各種經濟部門中的共同統制力量，是多麼雄厚。這怎樣表現出來呢？就是一切中國的鐵路都收歸滿鐵所有了；工業、公路、港灣等等的發展，都以滿鐵的資金來促進，而滿鐵的資金也為着這事飛躍增加起來，各種「日滿會社」

的成立，其中沒有一個不是與日本大的出入口會社和大銀行相聯繫的；所謂「滿洲國中央銀行」自日本銀行團的予以借款後，所有滿洲大豆貿易操於日本大資本家手中等等。日本金融資本在滿洲的地位的重大軍事意義，是用不着何等證明的，因為在滿洲所有最重要的工業部門中軍閥已經成爲實際的主人翁了。

照例，一切大的資本集團都在爲動員而準備着。最近若干集團自己組織了一個特別的團體，專門準備實現陸海軍部交給它們的動員計劃。例如，三菱所屬的長坂船廠和小型武器工廠所接到的海軍省定貨單，都附帶着改造其生產機構的條件。三井、三菱等所屬的東京近郊坦克車製造廠，名古屋的飛機製造廠，名古屋、神戶等地的電氣工程廠所接到的陸軍省的定貨單，也是如此。

三菱的所有這些軍需工廠，已經綜合起來組織成爲一個重工業托辣斯，它的名字就是三菱重工業會社，或簡稱三菱重工業。它的一切活動，尤其是組織各種小規模工廠製造軍需品的零件之類，都是直接受着陸海軍省動員課的監督的。

將來日本作戰時設置供應省，三菱一定居於極重要地位。那時三菱將與三井、中島、久原等集團聯合負起軍需供應的重責。三井最近在三池積極設廠發展化學工業，而且在室蘭設廠包辦陸軍省的長射程野重砲的製造。中島知之平在東京近郊有巨大的工廠，專門包辦陸海兩省的軍用飛機。久原房之助則確保動員計劃中關於銅、車皮、磁石等部分的供應。

它們之所以採取如此有組織有計劃的方式，自然一半是藉此可以獲得政府定貨中的最大限度的利潤，一半也是除去陸海兩省向私營工廠分配定貨單的不規則性。總之，一方面由於政府向全國總動員積極推進之故，一方面由於金融資本的獨占化及其與政府事業的合作，日本經濟方面的戰爭準備，確已高度發展了。

二 不利於日本國民經濟實行軍事整備的因素

上面所指的都是有利於日本在戰時將工業動員起來的因素，這兩種因素簡單說

來，即日本政府在統制工業中所佔的地位，較許多其他國家都高；以及高度的資本集中化。

但是，如果依上面所說就立即斷定日本的國民經濟已經完全具有實行軍事動員的準備了，那就大錯特錯。不必說它的原料的貧乏，它的國際收支的惡劣地位，許多日本工業技術方面的落後，尤其是機器製造業的落後——關於這些我們在後面還要詳論——只就日本國民經濟的結構本身而言，已有兩個重要的特點，是阻礙它的動員的，這就是：

第一、日本農業的極端散漫性；

第二、生產集中落後於資本集中——因而中小企業在工業生產中佔有重要地位。這兩種特徵必須加以詳細的剖析。

戰爭來到時，因為要供給軍隊的需要，軍需工業和運輸事業等等，必然加重對於日本農業的要求。目前日本每年消費的米約一千萬噸，每年從海外輸入的五穀（米、麥）

約一百萬至二百萬噸，價值九千萬至一億五千萬之巨。如果將各種食品的輸入一齊計算起來，每年價值在三億元左右。在平時，這種對於海外的依賴還不是一件不可克服的困難。但到了戰時，不僅食品的需要相當增高，生產方面一定會大大衰減，結局會演成極嚴重的糧食問題。在戰爭期間內農產物的減少，不僅因為務農的人民拋開農具而到戰場這一點，並且因為日本農業的生產技術水平非常之低，農業生產的決定作用還是人力而不是機器力。自然這也是日本現行的農村關係制度所使然。日本全國耕地的百分之四六是地主的，這些地主除了很少的例外，一般都不用農業機器備用工人實行大規模耕耘，而是將其大部分租與許多佃農。因此，一般農民的耕地都是在極端狹小的範圍以內。日本全國農民中，百分之七四·二是耕不到一公頃土地的（註）一百五十萬農民是根本沒有一寸土地，而不得不向地主租地種的。百分之六九的農民是佃農和半佃農。百分之六八·八的農家所自己有的或租種的土地都不到一公頃。耕地在一公頃

（註）一公頃等於中國十五畝。

至兩公頃的農家，僅佔全國農民百分之二一·九。耕地在兩公頃以上的，只佔百分之九·三。

如果我們計算一公頃的耕地平均產米二十石，而米的市價依過去幾年的平均數字計算，每石為二十元，那麼日本農民中絕大部分是一年中間都收穫不到四百元的。而且從這裏面要向地主納租，租價大抵是全部收穫量的百分之四五至百分之六〇。每一個農民要向政府繳納國稅和地方稅，平均五十錢（即五角）。他還要購肥料，價值約佔全部生產費百分之三〇。他必須償還債務的利息（一九三六年的統計日本農民每家平均負債約一千元，利率是百分之一〇與百分之三〇之間。）這樣剩餘下來的收穫，絕對不夠養活他們的。據日本經濟學家一般的推算，一個農家若不從事任何副業而專靠耕種生活，非種上一·八公頃土地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如上面所指出，耕種到一·八公頃土地的農家，不過佔日本全國農民百分之三〇而已。

所有這些情形，都說明在日本農村使用機器耕種是不利的。小農買不起機器，縱買

了也不能有利地使用它，而富農又以為僱用低廉的工人或將地高價租出去，比較用機器上算得多。據河西氏在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在日本農村中，每六十家纔有一個發動機，（註）而每一個發動機大半都不過五個馬力，並且差不多都是用在製造農產品或富農用在抽水機上灌溉稻田。河西並調查出，平均每六十家農民只有一具精米機器，每五十家有一架打穀機器。至於牛馬的使用，日本五百五十萬農家中，却有四百五十萬家沒有一匹馬，四百四十萬家沒有一頭牛。這些數字充分可以證明日本的農業還是以農民的手工力為基礎。

到了戰爭來到時，不用說農村中比較體格健全的壯丁都須入伍，這樣一來必然大大減少農村的生產能力。不僅如此，日本現在一百五十萬匹馬大部分是要徵調到軍事方面去用，此外在戰爭中間農業仰賴的化學肥料的供給，必然大感缺乏，因為產硝和產超磷的工廠，必然要集中力量去製造軍用化學物品。所以，需要一面增加供給，一面減

（註）一九三二年十月號經濟第四七頁。

少，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只要日本現行的農業制度不根本變更，政府對於這種情勢是無可如何的。分裂的、散漫的、捆束起來的日本農村耕作制度，是最不利於動員統制的。日本對於海外食糧的依賴，到戰爭時候必然急劇增加。

現在我們再來檢討日本工業的結構。前面已經指出，日本工業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生產的集中落後於資本的集中，並且因此之故，中小企業在工業生產中所佔的地位，非常重要。

政府的統計在這一點上並不能充分將真相暴露出來。據日本社會調查所的計算，一九二六年日本有產業工人五、二七八、〇〇〇人，而政府的統計却說只有一、九七九、〇〇〇人。這顯然說明有三、二〇〇、〇〇〇人，即產業工人中的百分之六〇，是僱備在五個工人以下的小企業中的。小規模企業的優越性，不僅在紡績業爲然（一九二七年全國一八二、七二二紡績廠中，百分之九五，即一七四、二三六廠，只有十個以下的紡錘，）在其他部門中也可以看出。

商工省工務局局長竹內嘉吉曾調查過一次從事出口貨物生產的企業類別，結果他發現以下各種出口貨中，有一半乃至一半以上是由小規模工廠或手工企業所製出的：棉織品、生絲、人造絲、橡皮物品、罐頭、紙、自行車、木材、鉛製品、玻璃製品等。(註)

據官方統計中，日本共總僱用一、六六六、〇〇〇工人的六四、四三六個大小工廠中，只有二、五五八個工廠，即總數百分之四，是僱用一百名以上工人的。

生產的低度集中現象，甚至在鋼鐵業方面，都不是例外。據一九三〇年各鋼鐵企業自身的業務報告，它們的生產額以日元計算為：大型企業（即僱用五百名工人以上者，

(註)見竹內氏著：我國工業問題，載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金鋼鑽。日本政府統計中所看不出來的

多數小企業，可以於下面僅僅幾種工業部門中知道其大概：一九三一年政府統計紡織業的企業有四、四一八家，但實際有六七、五〇三家；絲織業政府統計有三、一七三家，實際上有七七、七二三家。陶瓷業政府統計為一、〇一二家，實際有六、三二八家。這些數字是根據入江氏在一九三四年五月號社會政策時報發表的中小工業的統計一文。

三七二、四八九、二九四；中型企業（僱用工人一百名至五百名者）一三七、八二四、六四〇；小型企業（僱用五名至一百名工人者）一八四、四一一、一九七。

這樣看來，縱使在鋼鐵業方面，總生產額的一半是由中小企業出產的。

政府關於一九三〇年基本工業的統計，包括僱用五名以上工人的工廠一七九家，可以給我們一個對於日本工業生產集中狀態的清楚的認識。我們把這些工廠綜合分為與我們問題最有關的兩大類，表列如左：

工業部門		鋼鐵	機器製造
工廠數目		四、〇〇四	五、六〇四
工人總數		九七、五〇四	二〇五、三〇八
僱用五——一〇〇人之工廠		三、九〇三家	五、三九四家
		五八、〇七四人	七九、九六二人
備用一〇〇——五〇〇人之工廠		八八家	一六二家

僱用五〇〇——一、〇〇〇人之工廠

一三家

四八家

一三二、二六二人

三三、九八八人

一七、一七〇人

九一、三五八人

從上表看來，即使在日本工業中（除紡績外）比任何其他部門集中化程度都高的鋼鐵業和機器製造業，還是中小企業佔極大的地位。在戰爭的經濟準備中具有絕大重要性的鋼鐵生產，如此之不集中，毫無疑義地妨礙着日本在這一工業部門中實行合理化，增加着它的生產費，阻礙着它的生產計劃的完成，迫使日本不得不繼續依賴外國鋼鐵的供給。這就看出來，爲什麼日本政府拼命設法合併私營鋼鐵工廠，如五大廠之合併於八幡製鋼廠等。

照上表看來，機器製造業中生產集中化的程度，比較鋼鐵業多少還高些。但是，除了二十三個大中型的造船廠，九個大中型的機車和車皮製造廠，二十個大中型的電氣工程製造廠外，這幾種工業中的大部分工人都是僱用於小規模工廠裏面的，它們的生產

集中化的程度都是非常不適宜的。譬如一個飛機工廠若接得軍部一張定貨單，它必須找四百五六十個小工廠與之合作，而這些小工廠每一廠還要找三五個更小的製造所來合作（註）。這就可以看出在組織上和技術上供應軍需品的困難。許多人相信，這種情勢就是日本飛機機件所以那樣惡劣以及日本飛機失事所以如此之多的的一個主要原因。機器製造業生產集中化程度之低，其技術之落後，不僅在飛機和坦克車的製造中爲然，而且在輕重砲的製造上，都增加不少的困難。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部爲實現改組砲兵計劃時，曾向砲兵工廠訂製大批七十五公厘的野砲，砲兵工廠沒有能夠如期製成，所製成的部分後來證明都過於粗劣，於此就可見一斑了。

就是最近，陸軍部依然要將大批定貨單分配於無數小工廠，這使它技術過程的合作理監督上，感覺極端困難。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的時事新報曾載過下面一段事：

「一般相信軍部的定單既如此之大，軍需工業方面勢非照過去一樣仍將次要的合同移

（註）日露通信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與小規模工廠不可，不過這轉移的數目恐怕較去年更多了。一九三二年為陸軍生產的基本工廠有六四四家，二流工廠有七八八家，總數為一、四三二家。一九三三年這個數字勢將增加一倍。」

目前陸軍省的定貨單差不多是分散在三千家大小工廠裏，假使戰爭來到，這個家數還要增加，而統制與監督的困難，自然也要隨之增加。

縱使是最重要的軍事工業，也不能不依賴很小的工廠，這種依賴的程度如何，我們現在根據官方的統計，列表如左：

第七表 軍需工業的工廠規模

項目	僱用五——一〇〇人之廠數	僱用一〇〇——五〇〇人之廠數	僱用五〇〇人以上之廠數
鋼鐵	九八	一五	七
白鉛	七	二	—

石油製成品	爆炸藥	基本化學原料	藥品	水泥	飛機	鋼船	汽車	車輪及摩托車	機車與車皮	軍械	探射燈	電話電報機件
四一	三五	二三一	二七一	六	九	二五	二二二	三七一	三七	二八	五八	七〇
三	四	一七	九	二四	四	一〇	五	二	四	四	八	八
		-		二	三	三	-		五	三		-

橡皮製成品	三六六	四一	一
人造絲	一	三	八
化學肥料	七三	一三	三
瓦斯	八〇	一一	—

三 工業中軍事統制的現狀

日本政府實行國民經濟總動員的計劃，不外一面發展已經於它動員有利的諸條件，一面泯除那些妨礙它動員的各種因素。政府着手統制一切戰時工業的方策，最早而最明顯的，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七日頒布的「產業戰時動員法」以及後來推行到朝鮮、台灣、庫頁島、南滿的補充法令。這些法令在估計政府動員計劃上有極大的重要性，因此我們不憚煩將它們全文引據下來：

(一)日本產業戰時動員法（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七日頒布）

第一條 戰時物品應包括左列各項：

甲、戰爭武器、船隻、飛行機、機器及其他戰爭上所用的物品；

乙、海上及陸上之運輸與交通工具、鐵道電車及其附屬品、其他戰爭上所用之運輸交通物品；

丙、戰爭上所用之燃料、衣着及食品；

丁、戰爭上所用之藥物及獸醫必需品；

戊、為製造或修理上述各項物品所需之原料、機器、用具及建築材料；

己、除上述各項物品外，一切由天皇勅令指定之其他物品。

第二條 在戰時為製造或修理前列戰爭物品，政府認為必要時，可對左列工廠、製造所及其附屬物之全部或一部，實行統制、佔有、或使用：

甲、從事戰爭物品之製造或修理之工廠及製造所；

乙、從事生產上列工廠及製造所所需用之原料或燃料，或製造電氣或發動機之工廠與製造所；

丙、可以改造成為上列企業之工廠或製造所。

第三條 政府在戰時遇有製造、修理、或積存戰爭物品之必要時，得對上列工場之地皮、場所、存貨、機件及一切技術設備之全部或一部實行統制，直接佔有，或使用。

戰時政府如認為必要，可對本法第一第二兩條所列之物品全部或一部實行統制。

第四條 政府於實行前兩條時，得指定政府之管理人。

第五條 由於依據前三條之規定發布之命令而受之損失，由政府補償之。

第六條 戰時政府得頒發適當命令，更易、使用、佔有、移動、輸出或輸入本法第二條乙項所列之原料或燃料。

第七條 遇有必要時，政府對本法第一條中所列物品中之未經徵發者，得頒布適當徵發令徵發之。

第八條 政府在戰時得依勅令徵調工人加入兵役，且不拘徵兵法之規定如何，而依本法第二條規定，僱之於軍事輸送及政府所統制之工廠與製造所中。

移交政府統制之工廠及製造所，即為本法第二條各項所列者。

第九條 政府在戰時得依勅令徵調不適宜兵役者，從事前條規定之工作。

第十條 政府徵發之工廠、製造所、土地、建築物及其附屬之設備，於需用完了，經政府向外出賣時，購買之優先權應予各物之以前主人，此項優先權之時效為五年。

第十一條 政府認為有用於戰爭之工廠或製造所，於徵發時得令各該工廠或製造所之主人呈報各廠所內之一切情形，如各種設備、機器、人事、生產能力、修理等等。

第十二條 政府為戰爭之故得令與海上或陸上運輸交通有關之鐵路、電車、船隻及其他輸送工具之主人或經理人，呈報關於各項運輸交通工具之數量、構造、運載能力、車輛、路軌等等詳情。

第十三條 遇有軍事上之必要時，政府得令各商業或堆棧業之主人，戰爭物品之主人，及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所規定各種原料與燃料之主人，呈報一切與彼等交易者之情形，此類交易之銷售額、貨物及存貨等等。

第十四條 遇有軍事上之必要，政府得依勅令予本法第二條各項所列之工廠製造所主人或與主人相當之人以一定數量之利潤或津貼。

在此種情形下，政府得強迫彼等製造、修理、積存各種戰爭物品，或供給戰爭上所必需之設備。

政府得依上述之規定檢閱履行政府合同之企業。

第十五條 本法第五條所規定之損失賠償，第十四條所規定之利潤或津貼數目，及第十條所規定各種物品所應售之價格，均須由軍事供應委員會核定之。

軍事供應委員會應依勅令設立之。

第十六條 政府為檢閱本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所列各種企業而指定之適當人員及其助手，得因檢視及指揮之故，視查所有必要地點，並得依第十四條之規定調查或索要各項報告及事實，詢問各該企業之負責人（註）。

第十九條 左列人氏應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三千元以下之罰金：

甲、閃避本法第二第三兩條所規定之統制、佔有及使用者；

乙、違反本法第四條所發之命令者；

丙、違反本法第六條所發之命令者。

第二十條 違反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者，應處以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兩千元以下之罰金。

（註）第十七、十八兩條，因與本問題無關，茲從略。

對於一切在戰時違反本法者，亦處以與前項相同之處罰。

第二十一條 左列人氏應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並一千元以下之罰金：

甲、未能實行本法第七條所規定之要求或拒絕履行本法第八條所規定之工作者；

乙、未能完成本法第九條所規定之要求者；

丙、未能呈報本法第十一、十三兩條所要求之情報或呈交僞報者；

丁、違反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所發之命令者；

戊、拒絕輔助或故意妨礙政府指定人員依本法第十六條執行任務者；對於上述人員之調查

未能呈交所要之情報或對上述人員之詢問予以錯誤情報或回答者。

第二十二條 政府現任或退職官吏將其依本法執行任務之際所得知之秘密向外洩露或用之於其個人利益上者，應處以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兩千元以下之罰金。

違反本法第十七條之官吏，應加以與前項同樣之處罰。

地方政府現任或退職之官吏將其執行任務之際所得知之秘密向外洩露，或用之於其個人利益上者，亦應加以與前項同樣之處罰。

(二)朝鮮、台灣、庫頁島產業戰爭時動員令（一九一八年十月二日頒布）

本「朝鮮、台灣、庫頁島產業戰爭時動員法」業經天皇勅令頒布，自即日起發生效力。

本法適用於朝鮮、台灣及庫頁島。

（補充法條文見下）

(三)關東州及南滿鐵道附屬地產業戰爭時動員令（一九一八年十月二日頒布）

關東州及南滿鐵道附屬地產業戰爭時動員令業經勅令頒布。

關東州及南滿鐵道附屬地之產業，應依照「日本產業戰爭時動員法」之規定，實行動員。

關於補充法的條文，我們可以引據擬定全國總動員問題的資料一書作者之意見。他寫道：

「應當注意的是該法第四、第八、第九三條。

第四條授權政府動員工作人員，這就使得政府命令工廠主人在工廠中，製造場中，乃至事務所中，將職工組織起來，為政府服務。

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可以不管廠主與工人間訂立的合同爲如何，而直接與工人訂立新合同。

第八條授權政府作更大規模的動員，而「凡可充任兵役者，」凡可被政府徵調到軍隊、工程、後備等等部隊上去的人，都在這條規定之下，應効力於政府所統制或佔有的工廠以及軍事運輸機關。

這條法令中沒有規定經這樣動員的人民，是否應和士兵一樣只領餉俸（例如二等兵每天只領十五錢）還是當做普通工人僱用。

在歐戰時，德國發佈「國民補助服役法」，是採取前者的制度，因而引起國民的極大反感，並且成爲後來革命的一個因子。

第九條授權政府在勞工上作最大限度的動員。

在本條規定下，政府得依勅令徵調全體國民服務於戰爭工業。所謂「不參加積極兵役者」，顯然連婦女都包括在內。

這條中有幾項規定比德國的「國民補助服役法」還要嚴厲。

上面這幾種法令頒布的時候，寺內正毅的軍閥內閣就成立了幾個專門準備總動員的機關。一九一九年設立了軍事供應課，一九二一年這個機關與統計課合併，成立了一個「國民經濟改進特別事務局」，改由商工省管轄，但一九二七年終於決定將這個特別事務局從商工省劃出，改組為「資源局」，直屬於內閣，一九二七年後，十年以來，相沿無改。這個資源局已變為政府各部間準備總動員的最高聯絡機關了。

資源局中除了固定的職員外，還有以下的人員充當「顧問」：內閣統計局局長，外務省通商局，內務省地方局局長，大藏省會計局局長，司法省民法局局長，文部省專門學務局局長，農林省的農務局局長，商工省的工務局局長，遞信省管船局局長，鐵道省運輸局局長，拓殖省管理局局長，陸海軍兩省的代表，各省的事務官，內閣法制局的書記官。資源局的任務如下：

一、登記全國人力的資源，以備戰爭發生時直接徵入軍隊，以及服役於各種戰地工作和軍需工業之用。這是包括所有國防必需的鐵道、郵電、私營工業廠所，以及燃料工業、醫藥機關、倉庫等

等而言。登記於戶籍分男人和女人，壯丁和四十歲以上的人。

二、確保陸海軍在戰時所必要的專家，如科學家、工程師、醫師、獸醫、鐵道專家、電信專家、化學師等等。

三、為平時國防工作尋覓不能參加戰役的專家、科學家、技術工人等。

四、到戰時將勞工組織起來，訓練指導人材，組織種種機關團體解決戰時因各種技術的發展和陸海軍、工業、交通、人口等之發展所引起的問題。

五、為國防的目的，徵集教育機關的教員教授等，不僅直接參加軍事工作，同時還使之在精神上訓練民衆，尤其是快到兵役年齡的青年。

六、為陸海軍確保軍需工業的充分活動，監督改善國防上所必要的鐵道和各種企業，確保民食和人民其他種種必需品。

七、對於日本在戰時有不能輸入或受供給限制危險的各種物品，督促其生產，並設法製造最切要物品的代用品。利用廢物。

八、確保戰爭來到時對於陸海軍、軍需工業、及一般民衆需要品生產和消費的統制。

九、確保陸軍所需的馬匹和草秣。

一〇、登記在戰時可以為國防動員的一切私營企業，登記勞動力，技術指導機關，技術設備，技術設備的積蓄，原料的積蓄，企業的生產能力，並擬定將這類企業轉變為軍事企業的計劃。

一一、平時組織並鼓勵上列企業中軍需原料的生產，同時設法準備戰時如何使此類企業重行裝備或補充裝備。

一二、擬定戰時徵發各種戰爭用品的計劃。

一三、擬定動員水道、鐵路、汽軍、馬匹等運輸工具的計劃，登記現有之一切運輸工具，並設法發展及改善運輸系統和運輸企業，以應軍事的需要。

一四、擬定動員無線電、有線電報、電話體系的計劃，並確保各種交通工具在戰時的靈活的運用。

一五、組織戰時軍需品和國民必需品的輸出和輸入。

一六、擬定積蓄技術設備、燃料、金屬、化學品、糧秣及其他必需品的計劃。

一七、準備在戰時組織宣傳機關和軍事政治及經濟的情報機關。

一八、擬定在平時積蓄戰爭所必需的財源計劃，並計劃於戰時如何動員此種財源。

以上所開列的「資源局」的任務，可以看出現在日本的動員工作比較一九一八年頒布工業動員法時，已經有多麼大的進步。我們還要記住，當資源局設立的時候，陸海軍兩省參謀本部、鐵道、遞信、大藏、商工、農林各省在一九一八年設立的戰爭動員的局或課，還是繼續存在的。這些機關就是各省動員和登記的專門機關，與「資源局」密切聯絡着。

除了「資源局」外，陸軍省還設有作戰課，也是執行動員準備的任務，並與資源局密切合作。海軍省內也有一個同樣的機關。此外「資源局」在全國各縣都派有專人督勵工業方面的動員工作。大體監督各地工業動員的任務是責成駐在的師團長，他必須監督駐在區內的動員準備。

「資源局」成立後不久，軍部方面對於它的工作，曾表示不滿，要求大大加以擴充。一九三三年四月日本報紙上登載軍部提議的一個改革案，大意如次：

「資源局現正調查全國的資源，但工作情況極不完備，而且調查的範圍也很有限。現在所

提出的改革案，是要擴大它的範圍，並把開發資源的活動擴充起來。舉例說吧，到今天為止，該局調查的範圍只限於五、四〇〇家企業，共約九五〇、〇〇〇工人。現在的改革案是要把範圍擴充到六〇、〇〇〇家企業，二百萬工人。這個法案並提議樹立日滿統一的經濟統制。

「以往各種企業只是向政府呈報各種統計材料而已。這個法案提議政府須實際統制指導全國工業，以期適應國防的需要和經濟的發展。」

其實，在平時，陸海軍部的職員或退役的陸海軍軍官，已經受政府委任為各種從事軍需品生產的私營會社工廠的理事或其他高級職員，作為各該會社工廠和陸海省間的聯絡人物了。例如竹田海軍少將任為專門製造軍艦設備的大阪製造會社理事；伍堂卓雄海軍中將任為昭和製鋼會社理事長；小本陸軍大佐任滿鐵理事；山內中將任滿洲電報電話會社社長；廣瀨大將任滿洲採金會社理事長；中里海軍中將任樺太（庫頁島）石油會社社長（註）等等不一而足。野崎氏在戰爭經濟學一書中曾列舉陸軍大、中、少將

（註）中里自一九三六年四月辭職，遺缺由左近司海軍中將繼任。

任各公司董事、經理、顧問和理事的名字至七十三個之多。而這個名單中並未將校尉官和海軍軍官列入，並且所舉的公司也只限於三井、三菱、住友、古河、大倉、淺野等最著名的。這樣一種制度，已使陸海軍部在平時經常知悉各種重要製造企業的活動，詳細研究和準備利用它們的生產能力的方法。

最近日本報紙載稱，軍部除擴充政府所有工廠外，正向各私營企業發出大批定貨單，隨着定貨單派了專門的軍官到廠指導監督，準備一旦有事立刻可以將全部工業依軍部既定計劃動員起來。因為軍部定貨極多，所以各工廠也就依軍部的「指導」積極擴充生產能力。

軍部利用發出定貨單的機會，就可以使工廠主人改造工廠的設備，使全國工廠的製造合理化、標準化、專門化。這不僅在大型企業爲然，就是對於中小企業也無不如此。當然在後者情形中，結果不如大企業那樣好，製造的品質比較低劣，各項機件也難合乎標準。

在機器製造、汽車業、飛機業，尤其是化學業中，差不多全部設備都改造過了，合理化與標準化的工作，都有了極重要的成績。

軍部在使飛機業、汽車業和一部分機器製造業專門化的一點上，也有了很大的成功。例如石川島會社近來已將其飛機和汽車製造廠與造船廠完全分開。石立川汽車廠與其他的汽車廠合併，將來還要與瓦斯電氣會社合併起來。飛機製造廠已經從東京移到立川，和陸軍省航空部的製造廠一起，專門製造輕轟炸機。名古屋的三菱飛機工廠過去專製輕型飛機，近來分出一部分專製重型飛機，兩者互不相混。立川島的造船廠專門製造電氣發動機、起重機和橋樑。

各企業履行軍部的定貨單的結果，軍部自然對於它們的生產能力，潛在能力，洞悉無遺。這使工業動員的計劃更加精確。軍部已可確定動員時利用什麼資源，怎麼分配工作。所有這些任務，都是由軍部派到履行定貨單的企業中的專門軍官，一一進行的。

然而軍部對於這些軍官的工作，曾表示很不滿意，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發表

過這樣一件訓令：

一、今後陸軍省在所有接受本省定單以及製造本省所需物品之民間工業企業中，一律派遣經常監督員，其任務如下：監視軍需品生產過程，確定各企業之生產能力，防止洩露秘密並監督工廠規則之履行，調查並研究軍需品生產費用，檢閱所製造之軍需品品質，監督接受此類企業所發定貨單之其他企業。

二、航空本部、兵器局、陸軍造兵廠及經理局（以下簡稱「關係機關」）之長官，應指令所屬之將校或與將校階級相同之行政人員或各該部、局、廠聘用之專家，為各種工業企業中之監督員。各關係機關之長官並得指令士官或判任級文官助理監督員進行一切職務。

三、各關係機關之長官須指定應行研究其生產費之物件品目，並須指定應行監督之工廠。

四、各關係機關長官須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將其所執行之監督工作，擬成報告，呈交本省大臣核閱。

五、各關係機關長官對派出之監督員得隨時發布訓令，此項訓令須經本省大臣簽署。

六、如遇有與數個關係機關同時有關之問題發生，此數個機關應共同擬製辦法，規定每一機關

應行處理之部分。

七、此項辦法須在與承造定貨之工廠廠主成立合同以前擬定之。

日本在一九三二與一九三三年間，在使國有軍需工業合理化和加緊統制民間工業兩方面上，都產生了極大效果。在這個期間，兵工廠、軍火製造廠等，完全實行改裝、擴充，並且專門化了。到一九三三年八月這種改革已經告一段落。

在鞏固和改革軍需工業中值得特別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九州、小倉方面新戰爭工業根據地的創立。在「將東京陸軍兵工廠移往小倉」的口實之下，小倉方面這幾年來已建造起嶄新的工廠，裝以最新式的機器。小倉現在已變成日本陸軍的主要戰爭工業根據地之一。同時東京陸軍兵工廠不但沒有取消，而且反加擴充了，不過它與大阪兵工廠和小倉比起來，還占第二位。至於在九州北部創造這樣大一個戰爭工業根據地究竟有什麼益處呢？第一、小倉座落於鋼鐵工業（八幡廠）的中心，許多重工業的大規模企業都在那一帶。第二、內地和輸入的原料（尤其來自滿洲、朝鮮、南洋羣島、中國等）運輸

比較便利。第三、這個地方正密接滿洲和中國本部的作戰地帶，而且位於航海線的中心。第四、這地方是在日本內地最不易受到敵人轟炸的地方，特別是從蘇聯海濱省襲來的轟炸。

日本軍部還有一件值得極端注意的措置，就是在各兵工廠、軍需工廠，與其周圍工業地帶內的民間企業間，建立了極密切的合作關係。在最重要的工業中心，如九州、大阪、名古屋、東京等，所有的民間工廠差不多都與當地不小兵工廠緊密聯繫着，各個的任務都被精確規定起來。這樣在平時工業地帶的兵工廠與私營企業間已然有計劃地連絡起來，到戰爭來到時動員就比較容易多了。

軍需品定貨單的逐年增加，已使日本鋼鐵業、機器製造業（車床、飛機、汽車、電氣機件等等）和化學工業、飛躍發展，而同時這些工業的發展自然抬高了煤、石油、電氣、原棉（爲製造火藥及被服之用）和羊毛（製軍裝）的需要。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三四年間這些工業的生產額，空前增加起來。許多鋼鐵和機器製造企業，除了償清危機期內所欠

的債款外，並分起巨額紅利了。

據我們所得的報告，現在日本直接製造軍用品並且以軍部爲主要主顧的工廠，共有一千五百家。近兩三年中在軍部直接間接指導下實行改裝，準備生產軍用品的工廠，共有六千家。現在這些改裝了的工廠已經部分地開始接受軍部定貨單，而且已與附近的兵工廠連繫起來，準備隨時變爲純粹的軍用品工廠。但是私營工廠與官營軍需工業間的連絡，還不以此爲限，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這種連絡是包括所有各種工業部門的。

戰爭工業中只有造船業一度陷於危殆狀態，但是近來因爲海軍擴充戰艦的計劃，已經漸次改善了。

因軍需景氣間接上受惠最大的是（一）三菱、川崎、神戶等製鋼會社，新潟鑄工所、橫濱造船所、戶端鐵工所、日立製造所等所屬的製造蒸汽引擎、臥輪水車、內燃機，及其他發動機的製造廠。（二）芝浦製作所、宇治士電氣、東京電氣、揖斐川電氣、日本電氣、三菱、川崎及其他製造電氣機器和設備，電氣馬達、蓄電池、電話、電報機、無線電機件等會社工

廠它們都經常承造軍事交通機關所用的物件，無線電用品，日滿連絡上的用具（三）製造汽車、摩托車、自行車、玻璃等物件的會社；它們也接到不少的定貨單。（四）製造軍裝被服和供給被服廠原料的紡績工廠等。

特別值得注意的，當然是直接供給製造軍火原料的官民工廠，其中最重要的是：

一、八幡、室蘭兩地的官營鋼鐵廠。陸軍省所屬兵工廠的原料，主要由它們製造。室蘭鋼鐵廠並製造陸海軍用的重砲。這些工廠為政府生產，不遺餘力，一九三三年以來它們的出產品一次也沒有賣給民間。

二、三菱、川崎、中島、石川島的飛機製造廠，也是完全承辦政府的定單。一九三一年這幾個廠的生產能力共為三百架，一九三三年竟增至一千架，一九三三年以後還在逐日擴張中。一九三三年生產了五百至六百架飛機，一九三四年產八百架，價值六千五百萬至七千萬日元。它們是日本空軍的主要生產根據地，政府除了兵工廠中可以製造少許飛機外，全部飛機都靠這些私營飛機工廠製造。

三、特種工廠。如愛知電氣製造精巧的武器，如魚雷艇、烟幕彈、深度浸液器等；大同電力製鐵所，製造引擎的曲軸，東京瓦斯電氣會社，有冶鋼、機器製造、汽車、飛機引擎、電氣工程用具、機關槍等製造廠。這個公司以前財政很窘，現在也因為軍需景氣之故，蒸蒸日上。

四、汽車工廠。例如石川島汽車工廠，東京瓦斯電氣會社汽車製造廠，完全是製造軍用汽車的。不過它們無論在質上在量上，遠不能供給軍部的需要，所以日本每年還要向美國福特公司和發動機總公司的駐日分廠訂購大批汽車。政府方面在一九三二年就擬定一個發展國產汽車的大計劃，預定自一九三四年起實行，但是很顯然，到現在還沒有順利地實行起來。汽車的供給是日本極迫切的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精確的情報來斷定在化學工業方面究竟那些工廠直接為軍部製造，那些間接為軍部製造，據我們間接知道，生產硝酸、硫酸、苛性曹達等的工廠，在一九三三年履行軍部的定貨單時，還有極大的困難，感覺非大大擴充生產能力和設備不可。不過，無論怎樣，整個日本化學工業已經直接從事於戰爭用品的生產，則是一件公開的事實。

四 全國總動員的準備

除了對於戰爭工業施行經常的統制外，日本政府在進行全國總動員的計劃中也有了極廣泛的設施。政府所有的工廠，到戰爭爆發時決不能應付軍事的需要，在日本早已成爲定論。於是詳密清查全國原料、燃料、生產能力的工作，着着進行起來。早在一九一九年，當時陸相田中就在議會中宣布過：

「軍部深知日本當前最重大問題是供給戰爭所需要的物品，而且完全看出僅靠官營工廠決不能滿足戰爭所引起的需要，因此現在正想種種方法利用民間的生產力。軍部爲這一層，打算強迫民間會社裝置必要的設備，不時給它們軍火的定單，並且強迫它們的工程師到官營工廠裏見習。」

自從「資源局」成立後，田中所宣佈的計劃，已經逐次實行了。一九二九年政府頒布一件新法律，令將全國的資源積存數目作一個總檢閱。在這個法律下政府有以下的

權利：

- 一、命令各企業的經理或其他實際上及法律上負責人，對於政府調查人的和物質的資源所必需的材料，加以口頭或書面的報告。
 - 二、派遣正式官吏到各企業中監督登記事務。
 - 三、對於拒絕提供或故意誤報政府所需之材料，或洩露資源儲藏之秘密者，加以懲罰。
-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並有天皇發布的一條勅令，規定：

- 一、調查全國資源法之實行，責成總理大臣辦理之；
- 二、各省大臣應負責依特定之格式種類，將全國人的及物質的資源，統行調查；
- 三、台灣與朝鮮兩地之資源，應別由各駐在總督調查之，關東州及南滿鐵道附屬地之資源，由關東州行政長官調查，南庫頁島及南洋代管諸島之資源，分別由當地行政長官負責調查之。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內閣資源局設立一個特別調查課，其任務專為組織調查機關並推進調查工作。那年總理大臣曾出名召集過一次全國總動員會議，不久以後就舉行

過一次十日間「經濟動員」的測驗在三個地方實行，這個測驗不僅暴露了動員計劃的體系，而且極明顯地反映出那次全國總動員會議的決議。

「經濟動員」的試驗區是大阪府、兵庫縣和京都府。參加動員的除了軍部和政府機關外，並有商工團體、科學團體、大日本青年團。試驗的目的是測量動員計劃的實用性，和工業企業履行下列任務的能力：緊急供應軍部的定貨單，存貨的動員，以運輸工具供給軍隊使用等。這種試驗是由各地的府縣知事督率地方官吏執行，但一切步驟都是資源局擬定的。陸海軍部共派軍官一百零三名助理這些地方官吏。首先，地方官吏依據所定步驟，指定若干工廠在限定的日期內趕製若干限定的物品。然後每個工廠須立即呈交一個詳細報告，說明它將怎樣履行這種命令，如果有的工廠原料不敷時，須立即要求軍事經理機關設法補充。於是各個工廠即開始製造所指定的物品，並且隨時將製造的情形報告給當局。

存貨的動員方法，是於命令發出後，立即將貨房、工廠、堆棧中的一切存貨，詳細點驗，

並依當局所開列的規格，將這些存貨分門別類標誌出來，然後試驗這些存貨能否靈活地依指定日期地點，準備打包輸送。

當試驗動員進行之際，還做了不少羣衆煽動的工作。那時三個地方的「工商界代表會議」曾通過一項決議說：「這次戰爭一定是延長很久的，但是我們國民堅信必獲最後的勝利，所以一致主張實行總動員。」此外當地還成立了一些「消費撙節大同盟」之類的團體。試驗不久後，「動員總司令」發出一道緊急通告說：「敵人一面在當地天空開始轟炸，一面在海上以一隊潛水艇毀滅了帝國幾隻滿載軍需原料的輪船。」通告發出後，全體人民都緊張起來，於是總司令部又下令對於趕製軍需品的工廠，實施特種供給原料的方法。(註)

在一本專門分析那次動員試驗的書中，某日本著作家寫道：

(註)海軍大佐山本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號的海交社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昭和四年經濟動員試驗的

檢討，關於當時的試驗情形描述很詳盡。

「這次工業和運輸方面的動員試驗，規模之大，空前無比，足以證明我國已經堅決決定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戰備了。我國現在不僅有了一個在經濟資源上準備戰爭的最高機關（內閣資源局），而且在各地政府的工商運輸機關中也樹立了地方動員的核心。到了戰爭的時候，這些核心立刻即可轉變為指導監督當地工業和運輸的動員機關，在資源局的指揮之下，活躍起來。這就恰恰等於各地方的戰爭產業參謀處，它們會將私營企業和官營企業的動員聯繫起來，與陸海空軍的經理局緊密地合作。」

「資源局中有多數的軍事技術人員參加，這件事不但可使各地私營企業中的軍需品工廠易於統制，而且可以使陸海軍部經理局所指定的特種軍需品，經過工廠的必需的改裝後生產出來。」

「同時多數地方製造業的代表參加在資源局中，也是便利於陸海軍與民間企業合作，免除相互抵觸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我國，產業動員問題從來是和防空問題及輿論動員問題，密切聯繫，這是一件極值注目的事。民間航空與防空後備軍的利用，童子軍與中學生參加運輸工具，殘碎原料等的登記工

作等，足以表示我國對於獲取羣衆的合作問題上，已然加以適切的注意了。」

滿洲事件更給了日本產業動員工作不少新的刺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即「九一八」後不久，資源局依據它所搜集的報告，召集一次重要會議，擬製全國總動員計劃。當時日本報章記載那次會議的任務爲：

「基於內閣資源局年來搜集關於民食問題、自然富源、機器製造、電力、工業、鐵道、運輸、汽車等的資料，擬製新的總動員計劃。除了這次會議外，還要召開一次小的會議，討論殖民地的動員問題。」（註）

上述會議開畢後，資源局設立了一個「國家動員省際聯絡委員會」，由陸軍省、海軍省、遞信省、鐵道省、商工省的代表所組成。這是一個常設的組織，準備繼續研究總動員問題並督促總動員計劃的實現。當時並決定以後多舉行幾次動員試驗，而且常設委員會應在試驗地區內開會。其後，常設委員會確乎在重工業中心的福岡、關西工業根據地

（註）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的日本。

的大阪，等等地方開過幾次會議。動員試驗也在許多地方實行完畢。

一九三三年四月，陸軍省代表和鋼鐵業，機器製造業，化學，電氣諸工業的廠主，在大阪連續舉行幾次會議。據報紙登載，會議的目的是「商討必要的準備，以防戰爭來到時，措手不及，同時並擬製一具體的適切的動員方案。」會議中特別提出討論的問題有：

「普通工業如何轉變為軍需品製造業；如何利用工業中的代替品，例如戰爭爆發，海岸受人封鎖時，棉花無法進口，即當利用席墊、蒲團、棉花棉被中的棉絮等。

如何訓練特種工業中的技術工人，例如如何在平時訓練造船工廠的工人，以備戰時大批製造飛機的需要。

如何利用工廠中現有的設備，訓練工人製造軍備。

在這些會議中「戰爭與勞工階級」問題也曾加以討論。」

一九三四年春天，當局又決定對於關西一帶從事軍需品生產的工廠的準備程度，實行測探，並核對一次前此登記的軍需原料。這是因為後來發現在軍需品，尤其是汽車、

摩托車、載重車零件中有舞弊的情事。在這次檢閱中，對於飛機工業的原料和皮子、帆布、鐵條等，特別加以注意。

這種測探的目的，顯然在於使私營企業的準備，跟上現代戰爭的需要，因為自從前回擬製總動員計劃後，歷時已久，其間各方面都發生不少變化，戰爭的技術也有了不少的新發明。

那次測探以後，據日本報載，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與八月一日間又舉行過一次全日本工業動員的試驗，試驗的方式大體如左：

- 一、各工廠以其當時所有的生產能力；履行軍部的定貨單，期間為一個月，藉此試驗各工廠的最高限度生產能力及擴張的可能性；
- 二、廠主對於不需高度精巧技術的工作，儘量僱用婦女，藉此試驗女工能夠如何迅速地代替男工；
- 三、各工廠儘量利用人工和馬力運輸原料和貨物，藉此確定戰爭來到時可以動員汽車到什麼

程度

四、工廠的防空與防毒能力，亦加以測驗。

所有這些方式，都可以表明日本在動員的準備上已經如何細密，甚至對於軍部定貨的分配和原料的應急供給，都有了多次的試驗。它的動員計劃中對於如何把製造平時消費品的企業轉變為軍需品企業，規定得尤其周到。工業新聞有一次曾寫道：

「商工省在動員的工作上正依據資源調查法，着着進行中。關於動員的資料，已搜集了很多。這些資料現在因為當局保守秘密，不能披露，不過最近據漏出來的消息，以下各種工廠可以在戰時轉變為軍需工廠：

「製紙材料廠及製肥皂廠，可加改造，生產砲彈火藥和炸彈；製造保險箱工廠，可製造坦克車；曹達工廠，可製造毒瓦斯；鐘錶工廠，可製造手槍；絲織橡皮布工廠，可製造輕氣球；橡皮工廠，可製防毒面具；人造絲工廠，可製造火藥；小製鐵廠，可製造子彈和鐵盔；氈氈工廠，可製造軍用氈；棉花羊毛工廠，可改造火藥的原料；漂棉工廠，可製造藥棉和紗布；錫和鉛廠，可製造子彈；鋁和錳廠，可製造飛機；製臘廠，可製造飛機兩翼用的纖維；呢絨廠，可製造軍用被服；釀造廠，可製造酒精。

料；甘油煉造廠，可製造爆炸藥；造鹽廠，可製毒瓦斯用的半製成品；香水工廠，可製造酒精。

「戰爭爆發時，軍事供應部自然要向這些工廠分別訂製各種軍需品，並會供給它們所必需的原料、燃料和勞動力。」

現在日本每一個大工廠有都一個動員計劃。工廠的主人，或經理，或總工程師，必手持一份計劃，準備隨時改造那工廠，以應戰時的需要。日本全國的工廠，根據產業總動員計劃，大體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已經有充分準備，可以製造動員計劃中的物品，並且能在兩個月內完成產出計劃中所需數量的工廠和礦山。

第二類是可以於接到動員令一個月內全部改造完竣，從事製造計劃中的物品，並能在三個月內造出所需數量的工廠和礦山。

第三類所包括的企業，是不單獨履行動員計劃，而是與第一第二兩類的企業相合作的工廠。中小企業與大規模有力工廠合作，在日本動員計劃中佔極重要地位，尤其是

荒木貞夫任陸相時對於組織小企業家特別努力，他曾分配不少定貨單給它們。

每一個工廠的動員計劃中，都列有它應當生產的物品名目。在大多數情形下，這種物品的質地都不標出，到正式動員時纔標出。但正式動員兩個月間，或三四個月間，應生產的額數，應增加的額數；產生每一件物品所要的成本，工廠與軍部間交貨、付款、供給原料的大體方式，都在那計劃中規定着。

計劃中並列有雖在兵役年齡中而作戰時仍要在工廠服務的職工姓名，現在所担任的工作。此外，凡是在必要時以女工及童工代替成年男工的工作職務，也都寫明在動員計劃中。

照例軍需工廠和礦山很少被政府沒收。政府對於那些廠主和礦主只保證最低的利潤，財產依然是屬於他們所私有的。

現在我們對於日本運輸系統的動員準備，還應加以相當注意。

有一個專門研究日本運輸系統的外國學者曾這樣寫道：

「運輸方面的動員機構，在平時即可從貨物運輸上試探出來。誰都知道，每一個鐵路地帶必有它的動員計劃，規定：

- 一、停放及分發運輸車輛的方法；
- 二、準備裝卸各種軍械的中心地點；
- 三、動員時對於普通乘客和貨物運載的限制；
- 四、運輸的圖表和每鐵道線上運輸能力的圖表；
- 五、各種軍隊所需車輛的數目。

「在日本，普通兵車是經常使用着的。管理這種車輛的技術人員都預先有關於運輸步兵時應該如何分配車輛的知識。日本因為鐵道網的發達，和鐵道運輸技術之優良，現在已能隨時將步兵乃至砲兵在一小時內開行三十公里了。」

至於準備海上運輸的動員，日本也沒有多大的困難，因為只三菱和大阪商船兩家所共有的船隻，就達一百五十萬噸，而且多數船隻都是大型的。

汽車運輸方面倒是一個極繁複的問題，因為所能動員的汽車，差不多全部分散在無數私人手裏，而且縣區方面汽車很少。因此，日本政府正採取一種積極政策，於津貼國產汽車工業之中，將陸續製出的汽車逐漸統制起來，而且隨時試驗汽車運輸系統的準備程度。

國產工業獎勵委員會汽車部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曾提出左列各項意見：

- 一、要把全國汽車增至飽和點，還需要增加五十萬至八十萬輛；
- 二、因國內汽車工業薄弱之故，生產成本費比輸入的汽車昂貴；
- 三、為獎勵及擴充國內汽車工業計，除對外國入口汽車施行保護關稅外，並應：一、擬製一擴大及合併現行工廠並開設新廠的計劃，政府對於國產汽車的生產成本費至少貼百分之二〇；二、必需大規模開闢汽車的用途。

關於汽車運輸的集中統制問題，目前是責成鐵道省辦理。最近報知新聞會記載道：

「政府鑒於運輸對於國防上之重要性，已決將汽車運輸事業置於一中心機關統制之下，

現在第一步為將全國長途汽車交由鐵道省統制。以往國內長途汽車一部受內務省監督，今後統制機關將行劃一。」

目下在鐵道省統制下的長途汽車和載重車共有三萬輛左右。在許多地方，汽車運輸的動員能力，不時舉行試驗。一九三三年五月日本報紙載稱：

「載重汽車製造業者協會名古屋分會已議決與第三師團合作，在當地練兵場舉行汽車緊急動員的試驗。五月六日所有參加試驗的工廠，於接到緊急電報後，須立刻集中汽車於第三師團司令部。現在報名參加的已有二百輛載重汽車。七日上午九時開始檢查各車的機件，然後即試裝各種物件，如食糧、軍械等，向練兵廠出發。」

政府對於供給陸海軍液體燃料問題，注意很久了。商工省的燃料委員會，曾特別研究過全國石油工業的組織機構，和全國儲油的情形，後來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研究和討論石油代替物的製造方法。這個委員會已經利用滿洲的煤和岩石，作過多次的試驗。

因爲陸海兩省不斷要求實行石油專賣，商工省在一九三四年便擬製了一件法案，包括左列諸點：

- 一、石油之採掘、輸入、輸出、販賣等權利，悉歸國家所有；
- 二、由官民合資組織一大規模石油公司；
- 三、油價減低後，將來油價與現在油價之差數，該公司應交付政府；又該公司得免納石油入口稅；
- 四、此項交付政府之款額及政府資本所得之紅利，悉充獎勵石油代替物生產之用；
- 五、政府在公司宣布分紅利前，應撥一部分款項開採新油礦及發展舊油礦；
- 六、政府得強迫外國油商將其在日本之全部財產出賣，易爲該新公司之股票；
- 七、日本石油、三菱石油、大倉石油及其他小石油會社，均得參加於該新公司之中。該公司資本定爲一億二千萬元，外國資本限定爲四千萬元。

這件法案後來經議會修正通過了，雖然新的大規模公司沒有成立起來，但是石油專賣的制度已經樹立了。外國石油公司，如德士古、亞細亞等，雖未被迫出賣全部財產，但

必須隨時儲藏六個月的存貨。英美兩國爲這事曾對日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可是因爲

日本陸海兩省堅持實行，政府無可如何。六個月儲油問題，到現在還沒有澈底解決。

此外，日本政府對於軍需工業中技術人員的養成，各工廠中可靠的工人隊伍的保持，以女工代替男工的準備，也下了極大的功夫。一九三二年政府兵工廠內的勞動者，共有一萬五千人。民間軍需工廠的勞動者數目，現在是不許發表的。兵工廠的工作，是晝夜不停的，最近人數據說已增加二三倍。僅陸軍省直轄的工廠，共有工人四萬至五萬左右。一九三三年海軍兵工廠工人已有四萬人左右。

現在日本技術工人非常缺乏，尤其是在民間工廠中。許多工廠特別開設高級技術訓練班。無論政府還是民營的大小工廠中，女工的數目近來增加極大。女工比較低廉，固所注意，但主要原因還是準備到正式動員時多數男工須徵入軍隊去。所有私營工廠中的技術工人，軍部都有極詳細的登記，因此私營企業頗憂慮戰爭來到時失去全部技術工人的危險。

官營工廠對於工人選擇極嚴。關於防止工廠秘密的外洩，訂有最苛刻的辦法，自不待言，即對每個職工的工作以至私生活，都施行嚴格的監視。工廠中經常僱用着大批密探和憲兵——差不多每人監視五個或十個工人。當局對於工人不斷進行宣傳工作，激發他們的愛國思想，並使之防範外國間諜。

最後，關於滿洲方面的總動員工作也不能忽視。日本陸軍首腦部始終認定：因為敵人的潛水艇和空軍在戰時有將日滿間交通截斷的可能，所以過於依賴日本內地是非常危險的。這就是關東軍參謀部所以要堅決地要求統制滿洲的一切經濟活動，俾在劃一的指導下確保滿洲資源最大限度的開發，以使日本在大陸上的駐軍，於戰時得有充分的供給。在事實上關東軍參謀部的特務局——充任偽滿「政府」的顧問都受該局的指揮——就是統制滿洲經濟的最有力機關。這種統制，因有以下兩種事實之故，實行上極為便利，一是關東軍司令，日本駐「滿」大使，與關東州行政長官，三位一體的存在。這使日本在滿洲的一切設施得到中心發縱指使的力量。二是官民合辦公司的創設。例如

南滿鐵道會社，不僅攫取了全滿洲的國有及民營的鐵道，並且統制了一切工商業部門。實際上滿鐵的理事們都是在關東軍參謀部特務局下工作的。滿洲有若干經濟部門已經全部「國有化」了，例如礦山、石油、公路等。沒有「國有化」的其餘重要產業部門，也都被所謂「日滿」合資的會社所統制住了。這些會社也都是受着關東軍參謀部特務局的指揮。但是日本駐滿陸軍的幹部，對於這些並不以為滿足，時時想創立一個滿洲「經濟參謀本部」，作為滿洲整個經濟的唯一最高統制機關，將所有官民合辦、日滿合資之類的會社，置於自己的直接指導之下。假使這計劃能夠實現，滿鐵就變成這樣的會社之一，今後專注力於交通運輸工作，其他任務完全交與「經濟參謀本部」去處理。

以上，我們將日本政府所計劃的戰時經濟整備的形式，和為這種整備工作所構立的前提條件，一一描述完了。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日本政府如何積極地利用國家的樞紐以圖統制國民經濟，發揮最大限度的國家資源和生產力，改造國民經濟的機構，為戰

爭準備。

現在的日本，在應付戰爭上已經比歐戰時的德國都有更多的把握了，因為德國在歐戰前並沒有充分的作戰準備。德國解決戰爭經濟問題是在一再躊躇耽延之後纔開始的，而且政府的統制並沒有包括整個國民經濟。但是日本因為獲得歐戰的經驗，加以它固有的軍閥官僚在政府中的領導地位，使它造成了國民經濟軍事整備的體系並且建立了運用這個體系的組織機構。因此，日本在開戰的第一年中，一定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大多數交戰國都能更有利地發動國內的作戰資力，那是毫無懷疑餘地的。

然而在同時，我們決不可忘記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行，並不能變更日本的社會組織，也不能消滅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競爭，統治階級中各派系的傾軋，統制階級在物質上的不生產的耗費等等。生產物在國家分配制度之下，秘密市場依然存在；政府雖努力規定物價，但在資本家牟利主義下的物價趨勢是會衝破政府的限制的；跟着工

業部門的分合，勞動階級將有重大的分野；資產階級中各種競爭勢力間將有更尖銳的鬥爭；供給與需要，依然支配着物質價值的生產和消費的法則。

自從「計劃經濟」這個觀念，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在日本普遍化後，日本財閥資本家就利用這個觀念，作為爭取政府津貼的有力口實，軍部也就利用它作為推進全國動員準備的一個方便的工具。每天所發生的事實，都可以證實劃一的國民經濟計劃與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組織，是不會相容的。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一切都要統制，這種企圖在所謂「日滿經濟集團」的觀念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因為要實現這個觀念，日本統治階級間會發生劇烈的傾軋。軍閥統制資本家對滿投資，將這種投資導於軍閥理想途徑的企圖，會激起國內猛烈的反抗。現在日本有一個很普遍的意見，就是法西斯組織進展的中挫和近幾年來多少右翼政治陰謀的失敗，主要由於軍閥法西斯勢力在滿洲試行「計劃經濟」失敗的結果。一九三五年日本經濟年報上有一篇文章題為滿洲經濟發展的困難，其中有一段說：

「軍部在滿洲經濟開發問題上對於資本家的讓步，減除了法西斯勢力的壓迫。法西斯主義者的冒險政策，是因為依日滿經濟集團的理想開發滿洲經濟，發生了重大困難，所以纔遭受挫折的。」

這裏所說的困難，其中之一就是日本資本家鑑於滿洲情況的不穩，怕向那裏作長期的投資。他們希望投下資本後，保留統制的自由，特別是希望由自己選擇最有利可圖的企業來投資。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國內的製造家集團，大多反對在滿洲樹立起大規模的軍需工業，以至與內地原來的工業相競爭。財閥資本家及製造業者的這種反對，乃是關東軍參謀部整個統制滿鐵和滿洲其他企業計劃，至今未能完全實現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滿洲境內所謂文武兩派傾軋的主因。日本在滿洲的著名新聞記者橘樸氏，描寫這種傾軋說，不啻為「一種極端混亂的無政府狀態。」（註）當一九三四年春天，關東軍參謀部又提出設立一個「滿洲國國家計劃部」企圖統制滿洲

（註）橘樸著國家計劃部的意義見滿洲評論一九三四年第三六期。

全部經濟時，大阪朝日新聞很悲觀地預言道：「這樣一個計劃如果實現，將來以『滿洲國』的名義壓迫滿鐵及其他在滿洲的企業，比前此關東軍急進派的壓迫力量，一定有加無減。『滿洲國』與滿鐵間的鬥爭，乃是關東軍與滿鐵鬥爭的繼續。」（註一）主張那個計劃的人對於大阪朝日這種論調，異常憤怒，後來會猛烈地加以反擊，他們寫道：

「最近竟有人說日本全權大使，即日本在滿洲的最高的權威者，率領其所屬的文武官員，自成一派，而滿鐵另為一派，並且說現在這兩派勢力的鬥爭比從前在張學良統治下還要劇烈，這豈非顛倒事實，荒謬絕倫的意見麼？」（註二）

其實，那種議論一點也不「荒謬」，因為日本佔領滿洲後五六年間，恰恰是日本統治階級各派系間爭先恐後，各自企圖掠取贓物最大部分，同時各自企圖担负滿洲事件最少部分犧牲的惡鬥史。毫無疑義，戰爭若果發生，對於日本全體國民經濟樹立包羅萬

（註一）大阪朝日新聞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

（註二）和木氏著創設國家計劃部的方案見滿洲評論一九三四年第一六期。

象的一種國家統制問題必然愈發嚴重化；日本統治階級中各營壘——軍閥、資本家、官僚、地主間的衝突，更要尖銳；滿洲「極端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比現在更要惡化。

隨便舉一個例，日本政府，或者說日本軍閥，爲着準備戰爭，極想將全國鋼鐵工廠合併起來，以日本製鐵會社爲中心，將日本內地和滿洲的鋼鐵廠一併置於政府統制之下，但是因爲在各工廠的估價問題上，以及合併後的管理問題上，發生無數爭論，甚至日本報紙上每天暴露着各方面明爭暗鬥，私相行賄的醜聞。結果全國鋼鐵工廠合併計劃，至今未能實現。又如銀行利率法，經頒布十八個月後，都不能付諸實行，也是因爲許多財閥集團有組織地加以抵制，結果反使日本發生大量現金外逃的現象。最注目目的是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日本工業雜誌登載一篇文章，提到工廠履行軍部合同的情形，它說：

「現在鋼鐵製造所都在夜以繼日地竭盡全力工作中，它們雖然是願意這樣做，可是它們也苦於不得不履行許多強迫性質的合同，要它們製造特種物品（內容因係軍事秘密，不能批

露。它們每天接到成堆的私人定貨單，都是比較極有利的，可是因為這種強迫性質的特種合同不能不履行，所以只好將那些有利的定貨單一一退還，或是很久的擱置下來。這些工廠頗以此為苦。」

因為這些關係，軍部的監督員和製造軍需品的私營工廠間，發生不少的糾紛。

然而還有比這更尖銳的衝突，就是那些不能享受戰爭景氣的資本家集團，對於享受這種景氣的集團，差不多是睚眦俱裂的樣子。西乘愛一氏就是代表前一類集團的著作家，他曾寫道：

「鉅額軍費的開支，已使生產戰爭物品的工廠，獲得空前巨利。軍部雖派人到這些工廠隨時監督，抑制它們牟利的企圖，但是一般民衆認為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政府必須補充實行其他各種方法，免讓如此鉅量的利潤完全流入少數人的私囊，而應使之歸於大藏省錢。否則國民的正義感必將爆發出來。」（註）

獲取軍需品利潤的鬥爭，到了戰爭時候，更要嚴重化的。多數小製造業者必會利用

（註）見西乘著財政立法的跋行，一九三四年五月東京出版。

這種鬥爭來反對大財閥托辣斯在獲得原料供給，政府津貼，信用保障上的特權地位。到那時候，市場的基本法則，小資產階級對於政府和財閥集團的公然抗爭，規劃散漫企業的困難等，就會全盤反映出來了。

最後，我們還要記住海外市場對於日本規劃戰時經濟企圖所添加的困難。在歐戰時，德國因為全部和外國市場隔絕了，所以規劃其國內的經濟比較容易，但是日本如果進行反蘇聯戰爭，一定還要保持大部分海外市場，那麼它的政府規劃作用，難免要受海外市場很大的影響。

政府的干涉可以侵入到市場去，因此對於市場的基本法則會加以相當變化，但是絕對不能消滅這種法則。要想樹立各種國家資本形態的劃一的統制，來滿足一國的戰爭需要，這種努力，必然與整個私有資本主義制度發生正面尖銳的衝突。

尤其不可忽視的，是這問題的背面，換言之，即「國家資本主義」的階級性。特別是日本的「國家資本主義」，帶着許多危險的特徵，例如國家資本與各種封建殘餘的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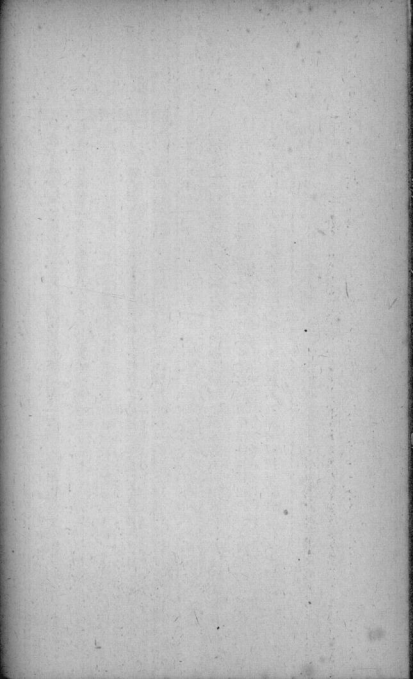
擦，金融資本與軍閥官僚的爭鬥，全國勞苦大眾的殖民地式的生活水平，及奴隸式的榨取方式等。這一問題，就非從全國階級利益的對立觀點上考察不可了。列寧論到德國和美國在歐戰期內的國家資本主義時會這樣說過：

「他們的一切施設，都是對於勞動者像『扭緊螺絲』一樣的，榨取到瀕於饑饉的程度，同時也就是以最反動的，最官僚式的方法，使資本家獲得比較戰前更大的利潤。」（註一）

這句話在日本尤其適用，因為日本經濟軍事化計劃的主撰者們曾經說過：「現代工業中的加迭爾和辛狄加就是在平時將工業導入戰時狀態的現成的機關。」（註二）換言之，一切都置於日本獨占資本的極度統制下，預備在戰爭中孤注一擲。這在最後有什麼意味呢？很明顯地，國民經濟的軍事化，它的前提和目的雖在於樹立國內的「階級的和平」，結局在事實上會造成國內的階級對立和階級抗爭更嚴重化的客觀條件。

（註一）列寧著即將到來的崩潰及如何與之抗戰（『全集』第二〇卷第一冊第一八九頁）

（註二）森教授著戰時經濟學講話



第三章 日本工業中軍需品的生產能力及主要戰

略原料的保證性

在第一章中我們已將日本軍隊於戰爭第一年內所必需的軍械、軍火及其他物品的項目和數量開列出來。第二章中我們又將日本為適應軍事上的需要所實行的統制工業系統加以描寫。我們現在要開始討論日本工業在最重要的軍需品及其原料上，滿足大量軍隊需要的技術能力；自然，日本工業中生產上不至發生重大障礙的那些軍需品原料，現在可以置之不論。

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變和一九三二年春天的上海戰爭，不僅暴露了日本軍隊在現代戰爭技術裝備上的落後，而且暴露了日本工業沒有充分的準備應付若干基本軍需品的必要數量。我們簡直可以說，一九三一年日本的軍需工業，僅僅達到足以供應第

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技術需要的程度而已，而且日本民間重工業的最重要部門（如鋼鐵、機器製造、化學等）也不過等於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間第一次戰後膨脹期的水平而已。祇有極少的幾種工業部門，因為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間實行產業合理化之故，比較有些進步而已。

我們對於日本國營軍需品工廠和民間工廠的主要動向，從一九三一年後它們積極擴充的情形中就可以看出來。關於日本軍需工業在這個期間內的發展，歐美各國、中國以及一部分日本報章書籍中都含有不少的參攷資料。

一 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五年日本工業的擴張

從一九三二年起，陸軍省東京造兵廠不斷向民間機器製造業者發出大量定貨單，以擴充其原有的小規模兵器製造廠。據報紙所載，僅一九三二年一年中，發出的定單，就包括一百八十架大型機器，主要的是旋轉式的機床、輪機、定型機等。一九三三年該廠築

起三座兩層樓的鋼骨工廠，專為擴充步鎗和機關鎗製造廠之用。官方雖然聲明東京兵工廠已經停辦，全部設備移到小倉，但上面事實足以證明那話不確。

同時小倉造兵廠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澈底改造之後，現在已蔚然成一嶄新的大兵工廠了。許多新建築物添造起來，地下廠也開闢了。海軍省以一九三四年預算購買的機械，百分之二〇是小倉製造的。小倉兵工廠在最近兩年內又添設了一個毒瓦斯製造廠，步鎗工廠，並且擴充了機關鎗製造廠。所有新廠都經完全電氣化了，所用的工人已從五千增至一萬五千名。

大阪造兵廠自一九三一年後，極力擴充造砲工廠，一九三三年內曾在該廠中添設不少外國機器。一個新的戰車拼集部在前年開辦，鋼鐵製造部中也增設了不少新機器。製造鑽鍊化合的特種鋼。該廠生產能力的增加也可以從每班工人的數目上看出，一九三二年每班工人是七千，到一九三三年底已增加一萬三千，一九三五年春更增至兩萬人左右。

名古屋造兵廠本有兩大工廠，一個造砲，一個造步兵和手提式造砲工廠（即熱田砲兵工廠）在一九三三年裝設了大批德國機器，生產力猛烈加增。步鎗和手提式製造廠的生產力也增加了一倍。此外名古屋造兵廠並添築一所大鋼骨樓房，作化學工廠。飛機、汽車、戰車拼集廠也一一加以擴充了。

佐世保海軍造兵廠在一九三四年建造了一所大工廠專為製造海軍飛機引擎，廠內的機器設備到一九三五年底還沒有完備。

舞鶴、橫須賀、廣島諸海軍造兵廠，在一九三三年內每處添設幾個新廠，拼集並製造海軍飛機引擎和機身。此外，舞鶴造兵廠的爆炸藥製造廠添設了二十九個設備單位。朝鮮平壤造兵廠本來規模很小，一九三一年後，逐漸擴充，現在也變為日本大兵工廠之一了。

遼甯兵工廠當張學良在滿洲時已有相當規模，近兩年來，日本又添築兩個新廠，專門修理及拼集飛機和戰車。

岩鼻火藥製造所在一九三二年添造了一座新工廠，一切設備都用的是日本國產機件，其後該廠生產力已增大一倍，到一九三三年還在擴充中。

至於東京的王子、宇治、十條諸火藥兵器製造所的擴充情形，內部不甚詳細，但據片斷的情報，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間也都建了些新廠，並且改善了內部的裝備。

從各方面所得到的資料加以判斷，日本陸海兩省除了增大步鎗、騎鎗、鎗破彈的生產能力外，對於以下幾點，特別注意：

- 一、增加自動火器（特別是輕機關槍）的生產額；
- 二、增加大口徑野砲生產額並增製新型山砲野砲；
- 三、加緊製造飛機引擎、機身、鋼甲車、坦克車；
- 四、增加火藥的生產能力，裝備毒瓦斯及其他毒品的製造。

民間的軍備工業和與軍備工業有關的各種企業，在軍部直接間接促進之下，也向同樣方面長足發展了。一九三一年以來有軍事意義的新興工業的建設和原有企業的

改造擴充情形，大致可分列如次：

一 鋼鐵業方面

一般計算起來，日本鋼鐵的生產額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五年間，差不多增加三倍。據日本商工省鑛山局調查結果，（註）生鐵的生產額在一九三一年約一百四十萬噸（其中滿洲所生產者有三十四萬噸），一九三五年則增至三百萬噸（其中滿洲所生產者有六十一萬噸）。鋼的生產額在一九三一年約一百八十萬噸（滿洲幾等於零），一九三五年增至四百四十萬噸（滿洲所生產者有十三萬六千八百噸）。這個統計中，鋼的生產量比鐵多增加的倍數也比較大，這其中是日本每年購買外國的生鐵數量極大的原故。現在將我們手下對於日本各鋼鐵廠分別擴充的情報，批露如左：

一、三菱、釜石、河西三鋼鐵製造所，在一九三二年内改造了各所原有的平熔鐵爐，每年增加生鐵出產量七萬七千噸。

（註）見昭和十一年經濟統計年鑑第二九七頁。

二、八幡製鐵所在一九三三年九月添置一架新式七百噸的平爐。同年並訂造了幾個新的煉鋼爐，圖將鋼的生產額增加百分之八二，每年九十萬噸。同年該廠還從德國克羅普工廠購置了兩架軋鋼機器。

三、小倉的淺野製鋼所在一九三三年添置了一架新式的煉鋼爐，生產量為三百噸。

四、鶴見的淺野造船所在一九三三年添置一座二百噸產量的平熔鐵爐和一架製造重鋼條的軋鋼機。

五、日本鋼管會社在一九三一年內添置一座二百噸產量的平熔鐵爐。一九三三年又將其所有七座二十五噸產量的煉鋼爐實行改造，每爐產量增至三十噸。

六、昭和製鋼廠在滿洲鞍山建設了一座新煉鋼廠，年產量可達五十萬噸，所有設備多購自克羅普、狄馬格和其他德國工廠。

七、堀岡地方在一九三三年建築了一座新的煉鋼廠，每年生產能力有五十萬噸。

八、日本特種鋼會社（東京）在一九三三年從德國買了許多新的設備，增加特種鋼的生產。

九、吳港海軍造兵廠在一九三二年裝設了一座三十噸電鋼煉造爐。一九三三年住友製鋼和日本特種鋼會社各添十五噸電鋼煉造爐一座。

一〇、一九三三年九月在中野縣建設了一所新的造鋁工廠。

一一、住友在××開辦了一個造鋁廠，一切機器設備都是一九三四年裝置的。

一二、住友的大阪工廠在一九三三年內裝設一座造鋁廠，一座特種鋼工廠。

一三、日本的堅性鋁製造工業是自一九三三年創始的，當時古河虎之助財閥的日光造鋼廠添置了一座堅性鋁的機器，開始製造。在一九三四年四月該廠又添了一座日本製的水壓機，兩座軋鋼機，同時製造鐵錳混合鋼的設備也在開始裝置中。

一四、橫濱的大町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建造了一所新造鋁工廠，一九三四年底開始出產，每日平均可造三噸。

一五、住友鋼管，古河電氣工業，日本新東諸會社的軋鋼廠，近年來也大事擴充，三廠的銅板生產量合計每年有二萬四千噸。

一六、三菱重工業在一九三四年開始擴充薩摩鉛礦設備，以圖增加黑白鉛的生產量。

二 機器製造方面

日本機器工業從一九三一年起也是猛進不已。據商工省的一九三五年工廠統計表所載，一九三五年全年日本所生產的各種機器，總值十億八千二百萬元，約為一九三一年的兩倍半。同時日本購入外國機器的數量也差不多加增一倍——據大藏省外國貿易表載，一九三一年輸入的機器價值八〇、五三〇、〇〇〇元，而一九三五年為一五八、九八四、〇〇〇元。國內機器的生產額增加情形，可表列如次：

	生產額 (單位千元)	指數
一九三一	四四七、三四一	一〇〇
一九三二	五四三、八四二	一二三
一九三三	八〇五、一一五	一八二
一九三四	一、〇八二、〇三七	二四四
一九三五	一、三四九、三〇五	三〇八

現在再將我們關於日本近年來在這方面各別增加和改造生產設備的情報，分別批露如左：

一、東京瓦斯電氣會社在一九三三年從德國買了十架輪轉機床，十五架磨平機，十二架鑽孔機，八架鐵塊完成機，都是為該社新建的飛機引擎製造所用的。一九三三年該社並向德國買了十座專為製造步鎗鎗銃用的機器和一些其他設備。

二、住友鋼管會社在一九三三年內裝置三架德國製的水壓機，一架為二千噸，其餘兩架各八百噸，為熔煉堅性鋁之用，此外還從德國買了四座軋鋁機，三十架專為製造子彈用的轉輪機。

三、新瀨鐵工所在一九三二年内改造並擴充了它原有的許多工廠。一九三三年春天該所開始建造一所新的大規模工廠，每年預定出產一千萬元價值的機器。

四、日立製作所於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在所屬若干電氣工程製造廠裏添置了許多新式機器。此外還建設了四個專製變壓器的工廠。

五、東京月島機械工程會社在一九三四年內裝置了十五架大型輪轉機，兩架鑽孔機，三架磨平機，都是從德國購入的。

六、三菱飛行機製造所（名古屋）於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內添置了各種不同的大小機器二千架，也是從外國購入的，另外還添置日本國產的機器五百架，生產能力飛躍增加。

七、名古屋的大同電氣製鋼所夙來是製造特種鋼的，一九三四年開了一所新工廠專造飛機引擎所用的彎柱，年產量為四千個。另外還從歐洲買了十架壓軋機和日本國產的許多機械。

八、川崎會社在一九三三年開始擴充飛行機製造廠，每年可產飛機引擎六百個。

九、中島飛行機製造所在一九三二年買了價值一百二十萬元的機器，一九三三年又從德國買了十架大截鋼機和許多其他機械。

一〇、名古屋的愛知電氣會社在一九三四年內從德國買了三十架輪轉機，十四架磨平機，十二架鑽孔機，為裝備該會社新開的特種飛機引擎製造場之用。

一一、川西製造會社一九三三年內在大阪附近完成了一所飛機製造所的建築，在其全部建設費一千萬元中，三百萬元是為購買機器之用，而機器的一大部分是從德國購買的。

一二、稀見的自動車工業會社從一九三三年起開始建築一個新的飛機製造場，所用的機器一部分是在德國訂製，一部分是國產的。

一三、日本自動車製作會社一九三五年在大阪附近建築了一座新的汽車工廠。

一四、東京瓦斯電氣會社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添造了幾處汽車工場。

一五、神戶的川崎製車所從一九三三年起開始爲軍部製造內燃發動機、曳引機和載重汽車，所用的機器大部自德國購買。

一六、三菱重工業會社在一九三四年內開始擴充名古屋電氣工程工場，製造汽車和鋼甲車。所有設備一部分在唐津和大久間訂製，一部分購自德國。

一七、三菱重工業會社在同年開設一座工場專製飛機和汽車用的磁石。

一八、昭和鋼管製作所在一九三三年內開設一座新鋼管工場，專供應軍部的定貨單。

三 化學工業方面

關於日本化學工業發展情況，最難加以調查，因爲當局在這方面警戒極嚴。同時所能得到的統計和報告大抵都不甚完全，並且混雜得很。例如商工省每年發表的「主要化學工業品生產額」只包括藥品、染料、油漆料、顏料、化粧品用原料、油脂、造紙料等，而實際

上酸類的生產，曹達的生產，一般肥料的生產，都頗受軍備擴充的影響，不能不加以考慮。然而縱依商工省的統計，所謂「主要化學工業品生產額」在一九三一年價值三三一、五四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三年增至五〇五、二一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五年更增至七八一、〇〇八、〇〇〇元。酸類的生產額硫酸，在一九三二年為一、〇三九、一三四噸，一九三三年增至一、六一三、三六九噸。鹽酸在一九三一年為三九、二九六噸，一九三三年增至六七、四八一噸。硝酸一九三一年為二七、四六〇噸，一九三三年增至五五、六三八噸。醋酸一九三一年為五、八八八噸，一九三三年增至六、五八六噸。

曹達方面生產額增加得更為驚人。計曹達灰一九三一年為九三、二四四噸，一九三三年增至二七二、一三五噸，兩年以內增加三倍。一九三四和三五兩年生產額雖然略微減少，但是從來沒有輸入過的曹達灰，一九三四年輸入了一五、四〇二噸，一九三五年輸入了三〇、五二一噸。苛性曹達生產額一九三一年為四八、五八六噸，一九三

五年增至一六四、八八四噸，四年以內增加三倍半。

製造火藥原料的代用品甘油，一九三一年生產了三、八七五噸，一九三三年生產六、二八〇噸。

化學肥料的生產額，一九三一年價值一五〇、七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四年價值二四二、一〇〇、〇〇〇元，此外還在一九三一年輸入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四年輸入六六、五〇〇、〇〇〇元。這樣大的增加絕對不是因為農業上有了這廣大的新需要。

現在我們再就若干實例，來觀察日本化學工業擴充的情況：

一、住友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大阪）一九三三年五月在愛媛縣新濱地方的化學肥料製造所設置了一批新機器，增加亞莫尼亞、硫酸鹽生產量的一倍，每月可產四千噸。同時還擴充了硫酸的生產設備。

二、三池鹽業工業株式會社（東京）一九三三年在關西化學工場添設新機器專製液體

亞莫尼亞。

三、同會社一九三四年又在九州建築新工廠，製造硝酸。

四、大阪ラサ工業株式會社（原名即用日文假名）一九三三年在名古屋建築一人造亞莫尼亞工廠，一九三四年開始裝置機器，計劃每年生產亞莫尼亞硫酸鹽二萬五千噸，人造硝酸五千噸。

五、南滿工業會社（大連）一九三三年在德國訂製每年可產十八萬噸亞莫尼亞硫酸鹽的機器多架，該會社中製造硫酸的機械也是從德國買的。

六、宮崎縣的延岡亞莫尼亞製造會社在一九三四年大事擴充，每日可產亞莫尼亞二十噸。
七、三池的三井染料製造所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建築一座製造硫酸工場，機器是從德國購買，每天可產十五噸。

八、倉敷絹織株式會社（岡山）最近建造一座工場，每日出產硫酸四十五噸。

九、大日本人造肥料株式會社（東京）一九三三年在宇美建築一所極大工廠，專造硫酸，年產四萬噸。

一〇、東京人絹株式會社一九三四年二月向住友訂購多數製造硫酸的機器，每日產量爲九百噸。

一一、旭硝子株式會社一九三二年開始製氮氣，一九三三年同會社又開始製造碳酸鹽。

一二、日本曹達工業會社最近建一新廠，增加苛性曹達的生產量。

一三、日本窒素肥料株式會社在一九三三年七月開闢一座新的製造苛性曹達工場，每月生產量爲六百噸。

一四、八幡製鐵所一九三三年年底建築一處製造扁蘇油工廠，該廠自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起開始生產，預料年產量爲四千噸。

此外還有許多在這方面擴充的實例，也不必一一列舉了。

就我們以上所列舉的資料來看，已經可以觀察出日本增加工業生產能力的趨向了，即：（一）加緊擴充鋼和輕金屬的產量；（二）努力建立國產飛機和汽車工業；（三）發展化學工業方面的若干落後的部門，如硫酸、扁蘇油等。

這種發展的過程，泰半是受陸海兩省積極規劃獎勵的影響。本來資本主義發展的

最大推進力就是利潤，近幾年日本軍部巨額軍費都是用去購買民間的產物，所以以上各種工業自然會長足進展。再加以軍部用種種扶掖獎勵的方法，如給津貼，先付款，減少課稅，阻止競爭等，更使它們易於擴充。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近年來對海外的傾銷，特別是人造絲、橡皮製造品、紡織品等，使得化學原料，和一部分機器的需要，大量增加起來。日本的經濟學者在報章上發表文字時，對於戰爭和膨脹（亦即傾銷）刺激工業發展的決定作用，絲毫不加以掩飾。

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行動及其對於將來大戰的準備，如何影響它國內機器製造業的發展，看了下面一段文字就知其大概了：

「隨着滿洲事變開始，軍需工業的出產，重砲彈的製造等，也迅速發展起來，這種發展轉又促進了機器工業的擴張。因陸海軍造兵廠設備的擴大和增加，重型機械的需要猛烈地抬高了。吳港海軍造兵廠大量增加了職工的人數。民間飛行機工廠，如三菱重工業、中島、河西、石川島、和愛知電氣等，都在擴充工廠。鑽孔機、平面磨光機、轉輪機，非常缺乏。新潟造鐵廠最近接到大

批轉輸機的定貨單。各大工程製造所，如新瀉、唐津、東京瓦斯電氣、大久間鐵工等，都預定自今春起積極擴充生產力。陸海兩省對於本國機器製造廠生產能力的薄弱，非常驚懼，它們已決定不顧日金匯兌率如何，向海外購買重型機器了。經售外國貨物的三井、三菱、哈佛有限公司、安得路喬治公司等，都接到軍部的通知，要它們把所有的存貨開一個清單。製造發電機的工廠，如日立製造所、三菱電氣、富士電氣、芝浦製作所等，在今年三個月中所接到的定貨單，比去年同時期內所接到的多百分之六〇至百分之一〇〇不等。最近國產的精確機械和化學製造品的機械，着着增加，是一件很可注目的事。」

日本工業的結構，因一九三二年以後的積極擴充，究竟起了怎樣的變化呢？

一 鋼鐵業方面

首先，鋼鐵的總生產量大大增加，這是前面已經指出了的。因為多數熔鐵爐的建設，每年生鐵的出產量，在近四五年間，增加一倍以上。煉鋼爐的擴充和增加的結果，同期間內生產量提高三倍。現在日本每年鋼的生產量，已快到五百萬噸了。

日本軋鋼廠的總生產量，在一九三三年是三、一〇〇、〇〇〇噸，同年內擴充之後，（增加了三座大軋鋼工廠，）生產量一定又增加許多，不過各種軋成的鋼製品之間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例如大型的軋成鋼，遠較中小型的為多。因此，日本軋鋼廠縱使工作到百分之百的程度，還是要依賴外國的鋼。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度內日本輸入的鋼製品共二二七、五〇〇噸。特種鋼的生產量也有相當的增加，但也還不足供給日本兵工廠和機器製造廠的需要。日本在一九三一年輸入特種鋼一千九百噸，一九三三年輸入七千噸，就是一個明證。

至於非鐵質金屬工業方面，鋁的着手生產和其他各種輕金屬化合物生產的擴充，誠然極可注目，但新設的工廠還遠不能供給國內對這些金屬的巨額需要。因為飛機和汽車工業擴充之故，日本輸入的鋁一九三一年為五千二百噸，一九三三年增至七千二百噸。銅製品的生產量也增加了，但是因為軍部節省全國銅礦的資源，不令盡量開發，所以熔出的銅量反倒逐年減少。（註一）因此之故，爲了應付軍部的需要，和準備動員的積蓄，

日本銅的輸入，年年增加。一九三二年輸入二千噸，一九三三年輸入一萬七千噸。一九三四年一、二、三三個月內輸入六千七百噸。日本鋼鐵工業到了戰爭來到時究竟能供給軍事需要到什麼程度，我們在後面還要詳細討論。這裏我們可以簡單說一句，就是一九三一年後日本鋼鐵業的擴充，主要的是爲了準備戰爭，因爲在一九三一年日本鋼鐵的生產量已經超過它平時的需要了。

二 機器製造業方面

在這一方面，我們不能不首先注意飛機工業的擴張。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爲止，日本在一九一六和一九二八期間設立的舊飛機工廠，生產量都非常之小。（註二）一九三三年飛機工業在軍部直接指導之下，大量增加了引擎和機身的生產能力。從一

（註一）日本銅塊的生產額，一九三〇——一九三三年間遞減如下：一九三〇，七萬九千噸；一九三一，七萬六千噸；一九三二，七萬噸；一九三三（十一個月）六萬三千噸。

（註二）中島製造所設立於一九一六，川崎一九一八，石川島一九二四，川西一九二八。

年中只產幾十架引擎和機身，一躍而增至數千架引擎和機身的生產力，不能不說是日本製造業中最大的成績（註）。

汽車和坦克車工業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三期間的擴張比較有限，但是就我們上面所引的數字看來，也可以說是有相當的進步。不過進步的程度，連平時的需要還都供應不上，我們看日本每年從外國輸入的大量汽車、汽車引擎、和曳引機引擎，就是一件很好的證明。

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間新建設在日本機器工業上發生的最有意義的變化，是飛機工業的擴張，和國產汽車及坦克車工業的創設。至於在日本一般工業方面，這個期間的新建設，並沒有造成怎樣基本的變革，因為除了造船、火車和車頭等工廠，日本機

（註）日本大多數飛機工廠都是從造船工業逐漸發達起來的，（現在還有幾個飛機工廠和造船廠保持着技術上乃至資本上的聯繫）這和日本現代電氣工業從造船廠的電工部發展起來，如出一轍。

器製造業方面依然是處於小規模企業適應各種輕型機械需要的境地。一般機器，特別是重型機、蒸汽機、內燃機、採礦機和其他各種可以在戰爭發動後立刻促進大量軍需品生產的機器，在日本現在還是非常缺乏的。

日本機器工業的各主要部門間相對的地位，在一九三一年大體如下(註)：

項 目	企業數目	動力總數(馬力)	職 工 數	產額(單位百萬元)
一般機器製造	五、五〇四	七〇〇、〇〇〇	二〇五、〇〇〇	六九四·七
造船	四八	四〇三、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	一一二
機車及車輛	四六	三六、〇〇〇	一〇、六〇〇	三〇
電氣工程(高度)	三二二	四二、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	六一

上面這個表足以證明造船業的畸形優越地位(以企業總數的千分之九，佔有全部動力的百分之五七)。同時有五千三百九十四個中小機器企業(即每處僱用五名

(註)見商工省統計報告，一九三二。

以上百名以下工人者，佔據全部機器企業數目的百分之九六，然而只有動力五萬四千馬力，爲全部馬力的百分之八。這樣一種不平衡的對比形勢，自然使新興工業部門，如飛機及汽車業，不得不從造船業中生長出來，而同時兵工廠內的巨礮和坦克製造部，也就不得不向中小企業訂製大部分機械設備。

這種狀態，自然影響到所製成物的品質。日本飛機時常肇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製造各機件的企業不能嚴格標準化，以至引擎和飛機的其他各部，弱點很多。最近日本陸軍省經理局局長林桂中將指導下編纂的一本小冊子我國工業到戰爭時如何運用裏面說到：「這種制度（按即向中小製造業訂製機件）的一個嚴重缺點，就是中小企業沒有高度精確的度量衡器皿和機械。它們都沒有購置這種物品的資力……」

這種缺點，在小工廠製造子彈和鎗隻的時候，表現得最明顯。所以一九三二年陸軍省曾提倡撥出大批款項借給中小企業，使它們改善機器設備。這種方法到一九三三年實行的很廣。不過，如軍部的代表人物所承認，一般軍需工業在履行軍部的定單方面，是

極不令人滿意的。所有製造汽車和汽車零件的工廠，對於軍部的定貨要求，都有應接不暇之勢，從私人企業接到的定貨單，只好一一拒絕了。日本工業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有一篇文章寫道：

「製造汽車的兩個大工廠，自動車工業株式會社和東京瓦斯電氣會社，獨占了全部汽車的銷售市場。它們從許多企業接到大批定貨單，但是結局不是退還，就是無期延宕下去，它們唯一的藉口就是忙於供應軍部的定貨。」

汽車工業技術的落後在經濟上是表現於生產費的極端昂貴。這種工業若沒軍部的津貼，簡直不能維持。日本自動車製作會社社長川義介，是有名接受政府津貼的實業家之一，有一次他計算「要想開辦一座汽車工廠，非準備一年賠五百萬元，繼續賠上五年不可。」（註）日政府在一九三二年底將汽車進口稅增至計值抽百分之五〇，也是保護國產汽車工業的一個重要措施。

（註）見東洋經濟新報一九三四年五月。

三 化學工業方面

在化學工業方面，日本近年來硝酸鹽的生產量大大增加。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間積極建設製硝酸廠的結果，日本在世界資本主義製硝酸國家中已經昇到第四位了。在製亞莫尼亞硫酸鹽（硫安）方面，僅僅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間新設立的三個大工廠，每年生產量自一九三四年起已經達到二十萬噸，佔一九三三年全國出產額（七一九、〇〇〇噸）的百分之二八。硫酸工廠的擴充和增加，也應當加以十分注意。（註）

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間所增加的生產力使日本已然相當發達的硫酸生產量，一舉增加百分之二五。苛性曹達生產力的增加比率，和硫酸差不多。特別應加留意的，是焦炭和扁蘇油的着手生產，這兩種東西在軍事上有極大的重要性。扁蘇油的生產力在一九三二年每年為二萬噸，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增加一倍。這樣一來，日本化學工業

（註）一九三一年時日本每年硫酸生產量為二百三十萬噸。

最薄弱的一環，經過擴張後，已經相當鞏固起來了。爆炸藥和毒氣的基本原料生產量，是隨着官營化學工廠所創設的製造以上各種物品工場和造兵廠中化學部的擴張，而逐漸增加起來的。

總之，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軍需工業的長足進步，大大減少了它對於外國化學品的倚賴。

把日本工業生產機構，尤其是在軍事上有意義的生產機構的擴充過程，綜合起來一看，我們可以說最後的結果是：日本重工業在一般工業中的比重，確實是抬高了。一九三一年日本製造業中主要部門的對比狀態，大體如次（註）：

工業部門	僱用工人%	設備價值%	生產價值%
鋼鐵	五	五	八·七
機器製造	一〇	一五	八·九
化學工業	八	一九	一六·六

共	二二三	三九	三四·二
紗織業	五二	四七·五	三六·二
食品業	八	六·五	一六·七
共	六〇	五四	五二·九

上面這個表很明顯的表示出當時日本工業中，兩種主要的輕工業是佔如何優越的地位，而最重要的重工業部門是如何被那兩種輕工業所壓倒。

但是一九三一年後連年的變化，就把這種對比實質地變化了。目前我們對於一九三三年以後各種工業的僱用工人數目，設備價值和生產價值，還沒有得到直接的資料，但僅就一九三一以後至一九三三年的各種工業中資本增加的趨勢，加以觀察，就可以

(註) 這個表裏面沒有包括礦業，因為日本的工業總計向來不將礦業包括進去。這表是就一九三一年商工省經濟統計的資料，和一九三四年東京出版的非常時的我國中一篇題為國家的財富一文所取的材料，開列出來的。

看出重工業部門是如何一反從前的脆弱地位，而漸漸凌駕了輕工業，現在依一九三四年的日本經濟年報中的資料，列表如次：

工業部門	資本額 (單位百萬元)		工業資本總額%
	一九三一	一九三三	
鋼鐵	一九三一	一九三三	三年間 一九三一——三三
	三二·二	四·三	
機器製造業	二二·八	一四·六	五六·五
化學工業	八八·九	七三·〇	七五·一
共			三三一·七
紡織業	一九·〇	一二·八	四六三·三
食品業	六·一	六·七	一一四·五
共			四一·一
			一五五·六
			二二

至於資本額中的投入部分，以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的增加情形，與一九三〇

年的數字相較，可得下表：

	工業部門	一九三〇年投入資本（單位百萬元）	一九三一——三三間增加的%
	鋼鐵	二五六·七	二二·〇
	機器製造業	五一一·〇	一四·六
	化學工業	六〇八·九	五四·四
	共	一、三七六·六	九一·〇
	紡織業	七八三·七	一四·四
	食品業	四六二·七	九·〇
	共	一、二四六·四	一一·〇

股份公司資本的數目，並不能完全反映出生產機構的真實擴張情形，因為其中有一些是沒有交足的。但是因為這種沒有交足的情形，不獨以一部分工業為然，所有工業部門中都有這個現象，所以將它們臚列出來，依然是可以看出各部門對比地位的變化。

的。這些數目證明重工業所佔的地位，大大抬高，恰巧和重工業中技術擴充的情形，互相吻合。

化學工業的相等地位，特別提高了。但機器工業的資本雖然增加了百分之一四·六，它還是處於重工業中最脆弱的一環。這一部門在一九三一年後的擴張，相對地看來，並沒有什麼顯著的進步。可是日本經濟學者僅僅看見那種擴張，就過分樂觀起來，未免有些幼稚。例如日本經濟研究所所長，軍事經濟學問題專門研究家小島精一氏曾大書特書地說：「日本輸入機器的價值在一九二八——三〇間每年為一億元，到一九三三年就減至七千二百萬元了，而同時日本出口的機器價值，在一九三三年已增至一千九百萬元。」小島氏並依據這樣的數字作出結論來說：「除了一些特種的機器外，我們國內所需要的機器，自己都能製造了。」（註）不錯，日本機器入口的價值，確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由一億二千一百萬元降到七千二百萬元，例如內燃機從來是從國外買

（註）小島精一著，戰時經濟的停止，見一九三四年出版之非常時期的我國。

入的，在一九三三年已可以不再向外買了，同時日本的國產縫紉機，也趕走不少舶來的縫紉機，紡織機在一九二九年輸入一千四百五十萬元，一九三三年也減到三百五十萬元了。但是日本在同一時間內需要也大大增加了，它對於外國機器的仰賴依然還不小，尤其是在重工業工廠，如鋼鐵廠，機器製造廠，和化學工廠中所用的機器，更非從外國輸入不可。關於這一點問題，我們在後面還要加以論列的。

二 日本工業生產各種武器的能力

前面我們已經說明過，日本工業的整頓工作和工業中的戰爭準備，在大戰爆發前就積極進行起來了。此後我們還會看出，日本這種「躡入戰爭」裏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日本工業在若干戰爭資料的生產上已經發達到了生產能力的最高限度。這個事實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除了軍械以外，依動員民間企業的手段再度擴充工業的軍需品生產能力，已經沒有多少餘地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在前面曾估計日本在戰爭的

第一個半年中，比較能夠高度利用它的工業生產力，而第二、第三個半年中就不能如此利用。

現在讓我們把日本工業對於前線上左列各種武器需要的供應能力，一一加以分析。

一 步鎗

日本工業中製造步鎗的可能性，大略如次：

大阪造兵廠的小型武器製造廠，已能於每年內出產步鎗十萬枝。如果將該製造廠利用到最高限度，還可以至少增加百分之五〇的生產量。我們不妨預計大阪小型武器製造廠在戰爭爆發不久後即能將一年的生產量增大到十五萬枝步鎗。

小倉造兵廠的小型武器製造廠的生產能力，和大阪的製造廠差不多。就該廠這幾年來積極添置新式機器，和它的生產機械化程度來看，它的生產量也可以增加百分之五〇。

名古屋造兵廠的小型武器製造廠（設於熱田）每年能產步鎗十二萬枝。我們不可忘記該廠於一九三三年內曾增設大批新式機器。又名古屋造兵廠所屬的千種地方小型武器製造廠，每年也可以製造五萬枝步鎗。

東京造兵廠每年可造步鎗七萬五千枝。若就該廠近年來的新擴充情形和使用的發動機來看，將來的生產量一定可以大大增加。不管官方如何聲明東京造兵廠已經移往小倉（實質上小倉確乎建起了大兵工廠），然而東京的造兵廠依然在擴充不已。到戰爭爆發時，東京造兵廠不愁將每年步鎗生產量增至十五萬枝。

岡山造兵廠每年可製步鎗四萬枝，瀋陽兵工廠每年可造五萬枝。朝鮮平壤造兵廠也能製造步鎗。

這樣看來，僅僅造兵廠每年製造步鎗的能力，已有五十三萬五千枝左右。

造兵廠以外的民間工廠還有不少製造步鎗的能力。日本大部分機器製造工業都可以動員起來，生產各種武器。就以步鎗的零件而言，在一九三一年全國有三十一處製

造這種零件的私營小型武器工廠，共有工人四千六百名，到必要時，它們立刻可以動員的。實際上它們的初步動員工作早已開始了，工廠的設備都經檢閱和登記，經常有軍部的監督員前去調查監督，也常常試着承包軍部的定貨單。它們合計起來的每年步鎗生產能力約在十五萬枝左右。

不過，同時不可忽視的是這些工廠的規模都非常之小，這一點頗使軍部感受障礙。近年來軍部已着手利用整備陸海軍的軍需品合同，積極把這些小規模工廠團結起來，作動員的準備。日本三大工業城市——大阪、東京、名古屋——的造兵廠，就充當這些小工廠的中心，以它們各自所有的大批技師和熟練工人，指導並組織起那些零碎的工廠。它們對那些小工廠可以供給精密的度量衡器械，和製造各種零件的模型。我們還應該記得歐戰中的德國，即因利用團結這樣小工廠的方法，在五個月以內把步鎗生產量增大十倍，即自每年三十萬枝增至每年三百萬枝！

因此，日本軍部對於它所需要的步鎗，每年生產七十萬枝是不必費很大力氣的。若

再假定日本已竟儲藏了多量的步鎗，那麼我們可以斷言它現有的步鎗生產力足夠應付它戰時的經常需要並補充後方的積蓄。

二 機關鎗

政府兵工廠的製造機關鎗能力，大略如下：

東京造兵廠為大量製造機關鎗起見，已添設一個新的機關鎗製造部。它的生產量外間還不得而知。

小倉造兵廠每年可產二萬五千挺輕重機關鎗，並多數機關鎗鎗銃。

名古屋的熱田小型武器製造廠每年可製一萬三千挺輕機關鎗，三千四百挺其他型式的機關鎗。這些機關鎗的鎗銃都是在愛知電氣會社的工廠中製造的，該廠每月可製鎗銃一千桿，隨時運至熱田裝備。最近該廠更為增加鎗銃的生產量，特在德國訂製十架新式鑽孔機器。

大阪造兵廠每年能造輕機關鎗一萬三千挺，其他各種型式機鎗一萬挺。

東京瓦斯電氣會社在一九三二年只用一班工人，而且只開了一半機器，已能製造一千二百挺機鎗。一九三三年這個半造兵廠用了兩班工人，一年間產出六千挺左右。

現在政府的兵工廠已能製造其所需要的機鎗的全部，和鎗銃的一部。要想製造其餘的鎗銃，每年約十三萬桿左右，就非動員私營機器製造廠不可了。至於手鎗和手提式之類的小型武器，日本所必需的數量也可以自己製造出來。

三 砲類

據不完整的調查，日本政府的砲兵工廠每年生產量大要如次：

造兵廠名稱	小口徑砲	野砲及高射砲
大阪	—	九〇〇
小倉	一、〇〇〇	五〇〇
名古屋	七〇〇	一一〇
共	一、七〇〇	一、五二〇

此外佐世保和吳港兩海軍兵工廠也可製造各種砲。

日本砲類的生產能力，是不夠供應戰爭的需要的。日本陸軍現在正裝備一〇五公厘的霍維仄砲、高射砲、現代野砲、攻擊坦克車砲、和中隊砲，軍部除了將全國所有的砲兵工廠的生產能力用到最高程度還感覺不夠，年來不得不大批地向外國訂製大批砲類，尤其是重砲，同時還迫使若干國內民營工廠，改造設備，製造各種砲。例如日本製鋼所在一九三三年就奉軍部令趕製價值一千五百萬元的砲。（主要的是砲銃、砲架和其他重要零件。）名古屋的日本製作所，是日本最大的製造機車和車輛工廠之一，在一九三四年試作了十六尊野砲。神戶製鋼所現在也開始製砲和砲上的零件了。此外各造船廠因為本來設備都極完整，在不趕造船隻的時候，也可以造砲。同樣，製造瓦斯發動機、蒸汽機和平面機的工廠（十一處），製造起重機、汲水機、壓水機的工廠（一百八十處），製造機車和車輛的工廠（三十二處，共有二萬八千馬力的發動力），也都可以製造砲的零件。（註一）

不過，這些工廠到了戰爭時，不能不傾全力製造其本來製造的出品，如機車工廠在平時或者可以移出一部設備來造砲的零件，但開戰後還是要傾力供給日本前方和後方所用的車輛。不但如此，在實際上使多數不同的工廠分擔製造砲的零件工作，是極困難的事。第一，這些工廠的設備非大大改造，添置特別的機器不可。（註二）其次，普通乃至特種機器工廠中的工程師和工人，都缺乏造砲的經驗。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開始以迄於今的中小民間工廠試造砲類和砲類零件的經過，證明這些工廠都不能勝任。軍事當局對於中小工廠遲遲不能交貨的事，非常不滿，原來軍部在一九三四年曾向它們訂製一些一〇五公厘的霍維仄式砲和七〇公厘的高射砲，（完全是模仿捷克斯拉夫

（註一）據朝日新聞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載稱：「室蘭的私營工程廠正趕造政府訂製之砲的零件。旭川鐵鋼協會已決定接受第七師團及其他師團修理砲及製造砲零件等合同。該會並成立一委員會，調查履行此項合同的能力，結果認為大致各廠設備尚屬齊整，頗能履行」云。

（註二）因為動員民間機器製造廠出產各種砲之故，日本對於特種重型機器的需要，大見增加，例如報載大阪石丸製造所「近又向德國訂購大批製造大口徑砲的機器」。

的斯可達工廠出品。據說這些貨物到一九三五年還沒有造出，各工廠廠主曾辯解道：「新的兵器不是用命令可以製造出來的，我們的工廠不能不添置必要的機器，而且工人的技術也非另加訓練不可。」

中小工廠不能及時交貨，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製造砲銃的鋼質過於惡劣。據說，日本一時因為沒有適當的製砲銃用鋼，所有製造砲銃的工廠都停工了六個月。一九三三年報載，一九三二年接受製造砲類零件的中小民間工廠，大部分都宣告不能履行契約，因為「設備窳劣，毫無履行之望。」

現在私營的特種工廠每年可以製輕砲一百五尊左右，野砲和高射砲二百尊。藉着私營機器工廠和其他製造廠之助，大約在戰爭的第一個半年中多少還可以增加生產量，如輕砲七十五至一百尊，野砲一百五十尊，不至於不可能。這樣看來，日本的軍需工業，造兵廠和民間企業合計在內，可於戰爭的第一個半年最多製小口徑砲一千尊，野砲及高射砲一千尊。在第二第三兩個半年中可增加生產量到小口徑砲二千四百尊，野砲高

射砲二千一百尊。不過，要達到這樣的程度，全日本的砲兵廠和民間製砲工廠都必須用盡所有生產能力，纔有希望。然而就是這樣，也還不能供應戰爭的需要。依照我們在前面關於日本在戰爭中必需的砲類的估計，日本非在第一個半年中輸入野砲高射砲二千尊不可，在第二第三兩個半年中非再輸入一千七百尊不可。

四 鎗彈手榴彈砲彈

日本經常製造鎗彈的工廠，一九三四年底的生產量，大體如次：

造兵廠名稱

一年間生產量（單位百萬粒）

大阪

六〇〇

名古屋

八〇〇

小倉

四五〇

廣島

五〇

平壤

一〇〇

十條

100

濟陽

100

共

二、三〇〇

有幾個造兵廠到了戰時可以增加生產量一倍，因為它們平時只用一班工人，戰時可以用兩班。而且我們還未將其他較小的製造鎗彈工廠，如岩鼻火藥製造所，計算進去。如果把政府的造彈廠全部動員起來，並向私營工廠發出造鎗彈的定單，供給它們以必要的自動機械，那麼軍部不愁將其生產量增加戰時所必需的五十億粒程度。

手溜彈的生產，我們相信日本五金和機器工業在造兵廠指導之下，再有一部分由造兵廠直接供給，那麼生產日本所必要的三千萬粒，不成問題。

但是製造五千五百萬粒砲彈，却是一件異常困難的問題。經常製造砲彈的工廠，一年生產量合計起來不過一千七百萬粒，至於已開始接受造砲彈定單的民間特種工廠，一年生產量不過五百萬粒。使民間工業改造，從事生產砲彈，是比較生產其他武器都容

易的，而且除了五金與機器工廠外，其他工廠也可以加以適當的改造，使之生產砲彈。如歐戰當時紡織工廠的機器間和食品工廠等，曾臨時用來旋轉及完成半製成的砲彈。問題是能不能充分備置造砲所需要的精確的機械。

顯然日本還要儘可能廣泛地利用工業中一切可以動員的製造廠，以它現在所動員的規模，遠不能供應戰時所需要的砲彈。機器製造業中可以經改造後製造砲彈的工廠，大約爲：（一）製造臥輪水車工廠，（二）電氣工程工廠，（三）掘礦機及其零件製造廠，（四）紡織機器製造廠，（五）五金工廠，（六）起重機製造廠，（七）汲水機及壓水機製造廠，（八）機車及車輛製造廠。這些工廠在日本共有一、二七六處。如果我們把它們的發動力的馬力和所用的工人合計起來，它們製造砲彈能力的最大限度，能增至年產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粒的程度。但達到這個程度的先決條件，必須（一）所有工廠都日夜開工，（二）全廠各部一齊製造砲彈，（三）各廠增設大量轉動機。

據我們前面所分析，有許多可以製造砲彈的工廠，到戰時不得生產步鎗、機關鎗和

砲類的零件及手榴彈等，同時還要繼續生產其本來應該生產的物品，如機車車輛等。這樣一一考慮起來，軍部從私營機器製造工業方面所能獲得的砲彈，不能超過一千萬粒。（註）此外，所有工業部門的機器廠，尤其是大五金工廠和海軍兵工廠的機器廠，完全動員起來，可以增多二千萬粒。

五 飛機引擎及機身

日本航空工業的生產量是由以下各工廠的生產量所決定的：

一、名古屋三菱重工業會社的飛行機製作所（在王子和芝浦兩地有分廠，在各務原有拼集廠。）這是日本最大飛機製造工廠，佔地九十六英畝。一九三二年該廠曾製造三百架希斯巴諾瑞沙容克及加古阿式引擎。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該廠大加改造。

（註）增加私營企業的砲彈生產量所有的困難，可以從下面一件事實看出：三菱大造船廠於一九三三年曾以十一個月時間履行出五千粒砲彈的定單，還是日夜趕造的結果。目前軍部所計劃的砲彈增產計劃，都沒有如期實現。

到一九三三年初已用工人四千五百名。當年曾製造七百五十馬力專為裝置容克——三八式轟炸機的引擎三百五十架，此外還有適用其他各種飛機的引擎五百五十架。一九三四年間有幾個月該廠每月出產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架引擎。有些專家斷定該廠在一九三五年初的生產能力已達年產一千五百架的程度了。

一九三三年春天該廠實際生產飛機的能力，可以從它接受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的飛機定貨單中看出來。該廠自一九三三年夏季起就着手履行以下的定單了：

- (一) 容克三八式重轟炸機五十一架，
- (二) 容克三七式重轟炸機六十架，
- (三) 各式戰鬥機及偵察機一百零五架，
- (四) 海上飛機十八架，
- (五) 其他十架，

共計二百五十架。至於履行這些定單的經過詳情，誰也無從知悉。不過所知道的是一九三三年五月該廠發生一次火災，把拼集部完全焚燬，此外還有一些其他事故，使它的重轟炸機製造工作上，發生不少障礙。

二、大田及大久保的中島飛行機製造所。一九三三年該所製造四百五十及七百五

十馬力引擎三百架，及一百五十馬力的訓練機引擎二百架。該所日夜開工的最大限度生產量，為一千架引擎，大部分為「壽」式的，為裝置九一號及九三號戰鬥機之用。

大田製造廠擅於建造九一式的戰鬥機。一九三一年該廠製出六百架，一九三三年製出一千零八十架，其中包括海上飛機和訓練機。該廠添置許多新設備，現在大約每年可產一千五百架。

三、神戶川崎飛行機製造所，也是專造飛機引擎和機身的。該所擅長於B2C式的六百及七百馬力引擎的製造。一九三二年該所製出五百架引擎，內有薩姆遜式的，有川崎式的。一九三三年該所大加擴充，添置大批新式機器。據某方面所得情報，一九三四年該廠製出六百架引擎。假使這個製造所的生產力全部利用起來，每年也可以產一千架左右。又一九三三年該所曾造出二百十四架八七號的轟炸機，五十五架偵察機，六架海上飛機。

四、兵庫縣鳴尾鎮河西飛行機製造廠。這是一個舊的工廠，建於一九二八年，生產能

力約四百式引擎二百架，海上飛機二百架。該廠近來在大阪附近建築了一座新的大工廠。

五、名古屋愛知電氣工程製造所。這工廠現在正整頓製造小型飛機引擎，飛機測量及駕駛器械，及高射砲警號機的製造廠。一九三三年內該廠製出一百二十馬力羅林式引擎一百架。它的生產量每年有羅林式引擎三百五十架。

六、立川的石川島飛行機製造所。該所自一九二四年開設以來，就專替軍部製造各種飛機。它所製造的有R八八式的引擎。一九三三年擴充以後，現在的生產力不詳，但就其現有資本二百萬元及一九三三年擴充情形觀之，它現有的生產量應和河西製造廠差不多，即每年製引擎二百架，機身二百架。

七、東京瓦斯電氣會社，也有一座飛機製造工廠。一九一九年日本破天荒製造的一百馬力引擎就是該會社的出品。一九三三年它製造了二百架中小型的引擎，還有I九二式的飛機二十架。以它現在的設備，每年製造三百架引擎是可能的。

八、名古屋造兵廠飛行機引擎部。這是日本唯一與航空工業有關的政府工廠。它從前專拼集在它指導下的各民間工廠所製成的BMW式引擎。一九三三年也製造了一千架引擎。它的生產量到戰時可以增加百分之五〇，即每年可產一千五百架。

九、廣鎮（廣島縣西南部）海軍飛機製造廠。這是吳港海軍造兵廠的一部。該廠一九三三年僱用工人二千五百名。就它一九三三年的生產判斷，它每年至少可製造二百架四百五十馬力的羅林式和五百馬力BMW式的引擎，一百五十架一八一—一式的魚雷型轟炸機，十九架三引擎的九〇—一式海軍飛機。

一〇、橫須賀海軍造兵廠，該廠正在充實各種設備，預定每年可製造BMW式引擎四百五十架。

一一、佐世保海軍造兵廠。該廠有一座海上飛機製造廠，每年可製三百架引擎。（種類不詳）

一二、舞鶴海軍造兵廠。該廠最近裝置大批設備，預備每年出產飛機引擎三百架。

以上各主要製造飛機工廠的生產能力可列表如下：

工廠名稱	一九三三年實際生產額		以現有設備擴充生產增加 夜班之生產限度	
	引擎	機身	引擎	機身
三菱	九〇〇	二五〇	一、五〇〇	二五〇
中島	五〇〇	一、〇八〇	一、〇〇〇	一、五〇〇
川崎	六〇〇	二八〇	一、〇〇〇	二八〇
河西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愛知電氣	一〇〇	—	三五〇	—
石川島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東京瓦斯	二〇〇	二〇	三〇〇	二〇
名古屋造兵廠	一、〇〇〇	—	一、五〇〇	—
廣鎮造兵廠	二〇〇	一六〇	二〇〇	一六〇
橫須賀造兵廠	—	—	—	四五〇

佐世保造兵廠			三〇〇	
舞鶴造兵廠			三〇〇	
共計	三、九〇〇	二、一九〇	六、八五〇	三、〇六〇

除了上述的六、八五〇架引擎和三、〇六〇機身外，我們還須加上河西飛行機製造所最近正在豐中地方建設的一座新的大飛機製造廠，和該所在舊廠中正在添置的各種新式機器的生產能力。假使這些設備都完成，日本每年可產飛機引擎一萬架，機身六千架。這個程度是工業實行戰爭動員後四五個月就可以達到的。到那時候日本平時所積蓄的飛機大概已消耗完盡了。因此，日本在戰爭的第一個半年還必須從外國購入四千架引擎，三千架機身。到第二第三兩個兩個半年中，必須購買五千四百架引擎，三千一百架機身。

六 汽車、鋼甲車和坦克車

日本在一九三四年製造這些軍需品的可能性大抵如次：

一、東京瓦斯電氣會社的自動車工廠，這是一個新的工廠，一九三二年僱工人四百八十六名，工程師八十七名。一九三三年工人數目增到五百七十名。該廠能製造一噸半、兩噸、及三噸的載重汽車，發動機可有七十五馬力。一九三二年該廠共製出一百二十輛載重車。在上海戰爭中間，該廠於很短時期內，每日會產十五輛載重車，不過是日夜開工，而且用盡合理化的生產零件方法。這樣看來，它若再稍加整頓，每年生產量可以達到五千四百輛載重車。另有人估計，該廠可將每年生產量增至一萬輛載重車的程度。該廠一九三三年的實際生產額為載重車一千三百輛。它還可以製造八十九號的坦克車。它將引擎和車身製造出來後，即送至大阪及名古屋造兵廠，裝上各種火器。至於製造這種坦克的實際能力，大約每年為二十五輛至三十輛。此外小型的九十二號坦克車，每年約可製造一百八十輛至二百輛。

二、石川島工廠。石川島的汽車製造廠自一九三三年起已歸併於日本自動車工業會社，但仍在石川島造船廠製造汽車。該廠的機器都是新式的，可以製造一噸、一噸半、二

噸、三噸的各種載重車、長途汽車、和鋼甲車。一九三二年起它開始製造三軸的汽車發動機。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該廠的生產量為：兩軸發動機七百二十架，三軸發動機二百四十架，共計年產量為九百六十架。該廠若實行一天兩班制，並將生產設備加以充實，則每年可產二千五百架。該廠還可以產八十九號的坦克車，每年約有一百二十輛。

三、名古屋造兵廠。這是軍部主要的拼集坦克車的工廠，所拼集的坦克車，以八十九號的為主。日本重型坦克車都是從美國買的。該廠拼集坦克車的能力，每年約六百輛。但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內只拼集八十輛。

四、小倉造兵廠，拼集鋼甲車，每年可有二百輛。

五、神戶的川崎造車廠。一九三二年開始製造坦克車，現在每年可產二百輛。

坦克車的引擎在以下各工廠中也都製造：三菱電氣會社、名古屋三菱飛行機製造所等等。坦克車車身和鋼甲車的鋼甲，在室蘭的日本製鋼所、大阪的汽車製造所等，都可以製造。

在日本的福特工廠（橫濱）和美國發動機公司工廠（大阪）專門拼集從美國運到日本的汽車各部。這兩個工廠一年中可拼集汽車三萬輛，它們在技術的供給上，是日本汽車工業擴張的一支極大的助力。

嚴格說起來，日本汽車業的出產量，可表列如下：

廠名

一九三三年的實際生產額

最高限度生產量

汽車

坦克車

汽車

坦克車

東京瓦斯電氣 一、三〇〇

一、三〇〇

三〇

六、〇〇〇

二〇〇

石川島

九六〇

一二〇

三、五〇〇

一二〇

名古屋造兵廠

|

八〇

|

六〇〇

小倉造兵廠

|

|

二〇〇

|

大阪造兵廠

|

五〇

|

二五〇

川崎造車廠

|

|

|

二〇〇

共 二、二六〇

三八〇

九、七〇〇

一、三七〇

上表所列的一九三三年汽車實際生產輛數，與別處的統計，都相符合，不過關於汽車生產能力的估計，還有不同的意見。有人估計日本在一九三四年的汽車生產能力已達一萬五千輛，坦克車達三千輛。我們以為這未免估計過高，因為就日本當時汽車工業的實際情況論，決沒有發展到這個程度。不過一九三四年日本政府已積極着手實現大規模汽車國產計劃，並改造機器工業，使之生產汽車。這樣一來，日本在一九三六年的汽車生產能力，或者已達到一九三三年的兩倍，都說不定。因為新計劃中，即自動車工業會社（設於鶴見）一處所建造的新工廠，每年就可以增產二千輛；此外自動車製造所還在橫濱築成一座工廠，生產量也有一兩千輛。一九三四年自動車製造廠將美國發動機總公司日本分廠的股票百分之五〇買到手中，現在正準備與它合併。

一方面因為國內對於汽車的需要日漸增高，另一方面因為軍部津貼很多錢，比其他事業都有巨利可圖，所以日本近年來普通機器工廠多數都轉變為製造汽車發動機、車身，以及各種汽車零件的工廠了。大久間機器工廠已準備製造八輪的載客長途汽車，一

九三四年就向德國訂製了許多機器。那一年三菱造船廠也試着製造汽車，出產了三輛名古屋的日本機車列車製作所也試造一種日本式的汽車，川崎造船所在一九三五年出產了幾輛「露光牌」的汽車。日立機器製造所正準備製造汽車，戶端機器工廠也在準備造汽車、曳引機和汽車零件。還有幾個工廠正在試着出產內燃式的曳引機和載重汽車引擎，不過如我們所已指出，這些新汽車工廠操縱生產技術的過程是很緩慢的。以日本一九三五年的汽車坦克車生產技術水平，來應付大戰的需要，還相差太遠，這是非
常明顯的。

我們可以將戰爭所需要的和日本所能生產的汽車輛數，比較如下：在一年中的戰爭中，非有二萬二千六百輛汽車不能補充戰爭的損失，而戰爭第一個半年中所必需動員的汽車，共要三萬五千五百輛。一九三三年日本共有三萬三千輛載重汽車，但其中最多三分之二是可以動員到前線去的，因為至少要留一萬輛在後方，補助軍需工業的進行。這樣算來民間所能提供的載重汽車不過二萬五千輛，其中一大半只有一噸和一噸半

的載重量。那麼戰爭第一個半年中所需汽車的徵調方法，不外從民間得二萬五千，軍部得七千，汽車工廠趕製三千。但第一個半年完了，轉入第二第三個半年後，日本生產力就供應不上了，非從海外購買不可，其數目當不下一萬三千輛。在坦克車方面，日本現在軍隊中所有的以及可以動員的積蓄，共一千二百輛，日本在戰爭第一個半年內所能生產的不過五百輛，在第二第三兩個半年內所生產的不過一千三百輛。但在戰爭的第一個半年中，就非有三千三百輛左右不可，所以日本在那六個月中只好從外國購買一千六百輛坦克。第二第三兩個半年中需要二千七百輛，日本還要輸入一千四百輛。（註一）

七 日本軍需工業的機器製造基礎

前面剖析日本工業中生產各種重要軍械和軍火的能力時，我們已表明無論日本官營還是私營機器工廠，都沒有充分的設備，以滿足戰爭的需要。日本五個主要機器工廠（註二）的生產量合計，每年不過一千萬元（有人估計為一千五百萬元。）因為種種原故，（生產成本費的高昂，度量衡器皿的粗糙等等）這些工廠在平時實際的生產量

都是很低的。我們現在可以把一九三四年三月工業雜誌所載的日本人對於日本機器工業的估計，引證一段如下：

「在軍事工業和紡織品市場都是蕭條的時候，每年機器的出產，只值六百萬元；一九三三年全部日夜開工，也只將生產額增加了四百萬元，共一千萬元。這足以明顯地表示我國機器工業的脆弱性。目前的形勢，機器工廠連全國需要總量的百分之五十都供應不上。」

一九三二年日本輸入的重要機器價值三百萬，一九三三年價值二千三百萬，等於它本國生產額的兩倍半。最近日本在新潟正建築一座機器製造廠，如全部設備完竣，開工以後每年可產一千萬元價值的機器，但是日本對機器的需要，逐年增加，國內的生產力在短期內是無法供應得上的。

日本機器工業的落後，是軍部方面所自認不諱的事。我們在前面引據過的林桂少

（註一）日本近兩三年來國產汽車突飛猛進，這裏所列的數字，當然還有不足之嫌。

（註二）東京的池貝鐵工所、新潟鐵工所、東京電氣、唐津鐵工所、大久國鐵工所。

將和幾個其他的人所著的小冊子中，對於機器工業的評價，有下面一段話：

「日本現在生產一般工業所需要之機器工具的工廠，實在太少了。因為我國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工業受着不景氣的影響，所以關於擴充機器工業的認識，大家都不充分。很明顯的，將來一旦需要超過了平時的水平時，那缺陷就要嚴重地暴露出來了。一九三二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那時軍需工業突然膨脹起來，機器大感恐慌。……軍部對於我國目前機器和工具的製造工業，絕對不能滿足……這種落後的狀態，真是令人痛心。」

該小冊子的作者們接着又說，軍部正在擬製若干發展機器製造業的方策，如給予津貼，設定信用貸款助成工廠設備，對於機器工廠發給有利的定貨單等。陸海軍關心機器工業的深切，可以由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度軍事預算中支出的分配上，看出一個大概：紡織業二千一百萬，化學工業二千九百萬，鋼鐵及機器工業二億零三百萬元。這些錢中，大部分是津貼和貸款的性質。

目前日本機器需要量的增加，大部分是由於：一、接受製造子彈軍械零件和飛機汽

車零件等定貨的企業，日漸增多；二、生產化學工廠設備用的機器工廠；三、機車和車輛製造廠；四、一般五金工業的擴充。因此之故，今後日本繼續輸入大量的機器，是一件不可幸免的事。我們可以大致不錯地估計，日本在戰爭第一年中必須輸入的機器，當在一九三三年所輸入者以上，即三千萬與三千五百萬元之間。然而縱使輸入這樣巨量的機器也還是不能解決日本軍械和軍火的問題，因為如我們前面所估計的一樣，日本若要應付戰爭，非將全國有關的工業全部擴充整備不可，這決不是僅僅靠輸入外國機器所能解決的。

八 火藥的製造

照本書第一章所估計，一年的戰爭需要日本七萬噸左右的無烟火藥，十三萬噸左右的高級火藥。要想製造這麼多的火藥，非具有下面的各種基本原料不可：

棉花或其他纖維質（如木材）

四〇、〇〇〇噸

扁蘇油（或芬歐酸或樹脂油）

七〇、〇〇〇噸

硫酸

九五〇、〇〇〇噸

硝酸

三〇〇、〇〇〇噸

含硫以太

五〇、〇〇〇噸

酒精

一〇〇、〇〇〇噸

對於這些基本的原料，以日本的天然資源和它的化學工業生產力，可以供應的數量，大約如下：

纖維問題比較容易解決，因為利用屑棉和一部份木材纖維，在日本不至成多麼重大的問題。日本棉織工業本來十分發達，每年所用的原棉不下七八十萬噸；它的木材纖維業也頗發達，如一九二九年它所生產的造紙的木材纖維就有六十二萬噸。在不十分礙及其他基本工業部門的條件下，必要的纖維原料數量，大概可以獲得。

製造高級火藥的主要原料，即扁蘇油、芬歐酸、和樹脂油，大部分是從石炭的炭液中提煉出來的。大戰中間德國生產了一百五十萬噸炭液，（其中三分之一是從瓦斯工廠

中生產出來的。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間，德國從這些炭液中製造了十五萬噸的重扁蘇油。一九三〇年日本的焦炭扁蘇油工廠，每年生產量為五千噸。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間新廠的設立，和原有大鋼鐵廠中造扁蘇油部分的擴充（如八幡及鞍山兩廠），將扁蘇油的年產量增至二萬噸。在戰爭期間扁蘇油的生產可以在瓦斯工廠中進行。一九三四年政府對於東京瓦斯電氣會社特別給予一筆津貼發展這項事業，令與江戶川瓦斯工廠（這工廠平時製造多量芬歐酸）共同製造扁蘇油。但是目前日本國產的扁蘇油和芬歐酸每年仍不過三萬噸，所以還需要從外國輸入四萬噸左右。除此以外，日本在製硝工廠中還要添置大批特種設備，以製造亞莫尼亞化的火硝，因為這種火硝和幾種其他化學合成物配起來，在製造侵徹彈上是必要的。

日本硫酸生產量在一九三二年是二百八十萬噸。大硫酸工廠有：大日本窒素肥料會社（年產五十八萬噸）、日本窒酸肥料（年產二十三萬五千噸）、瀧製肥所（年產一萬二千噸）等等。把日本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間的擴張情形考慮起來，現在

它的硫酸年產量應該在四百萬噸左右。

在這一項原料上，日本是比較有辦法的，只要將民間消費品工業，特別是人造絲及化學肥料等的需要量加以縮減，軍事上所需的九十五萬噸硫酸，由現在的工業是可以供應得來的。

日本硝酸在平時的生產量每年約為六十萬噸。這對於民間消費品工業的需要，包括工業中用的爆炸藥在內，是綽綽有餘的。戰爭期內它的生產量一定可以在現有的硝酸工業基礎上大大擴充。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間已經有了相當的擴充，一九三四年的生產量為七十萬。從技術觀點上去看，以硫安和其他工廠中的人造硝酸方法，再增加二十萬噸的生產量，大概也不十分困難。

日本的酒精生產量是不足應付戰爭需要的。酒精的唯一來源是臺灣製糖工廠。六製糖廠的每年酒精生產量不過三萬八千噸。在經濟不景氣的幾年間，每年生產額減少了百分之五〇。軍部為製造火藥所要的酒精約在十三萬噸左右，因為在我們前面所

表列的十萬噸外，還要三萬噸製含硫以太用。在這十三萬噸的需要中，只有百分之三〇可以由國內供給，而且就是供給百分之三〇，日本其他需要酒精的工業，都非犧牲不可。一九三二年内造紙、造漆、製藥各工業中所用的酒精共計一萬二千五百噸。因為需要酒精的工業差不多都是重要工業，而且它們的需要量在戰爭發作後，只有增加，不能減少，所以民間消費品工業所需要的酒精，非全部供應不可。這樣一來，日本的酒精缺乏數量，當在十萬噸左右。有人得到情報說，日本陸海軍所儲存的酒精可以提供百分之二〇至二五左右。（一九三二年輸入過一萬噸，一九三三年的輸入額不詳。）其餘百分之七五至八〇，則非靠外國酒精不可。

現在日本製造火藥的設備，還不足應付這麼大量原料的需要。下面這個表雖不完全，也可以大致看出各大兵工廠中的火藥生產量了。

兵工廠名稱

彈藥（噸）

爆炸藥（噸）

大阪

無

六〇

吳港	原塚	十條	坂橋	宇治	岩鼻	王子
無	一、六〇〇	不詳	無	無	不詳	不詳
一〇〇	不詳	一、〇〇〇	八、〇〇〇	二、〇〇〇	無	六〇

有許多化學和鋼鐵工廠，已開始添置機械，為軍部製造火藥，例如三池的三井染料工廠、日本染料製造所、神戶瓦斯會社等等。這些工廠的總生產量，在一九三四年為高級火藥一千五百噸左右。

一九三一年製造工業用火藥的民間工廠，如淺野水泥工廠、日本火藥製造所等，生產量合計有黑色彈藥一千五百噸，爆炸藥七百噸。一九三四年這些工廠的總生產量，共

計一萬二千噸，大半是高級火藥。

這樣看來，日本官營和民營的高級火藥生產量，合計每年約二萬八千噸。當然這是指我們所能知道的而言，不知道的如舞鶴及原塚兩造兵廠，則不在其內。這些已經知道的工廠，如果日夜加工製造，每年的生產量可以增至四萬五千噸。假定舞鶴及原塚兩造兵廠每年可產二萬噸左右，並假定有若干民營化學工場到戰時也改造火藥，那麼日本的工業能力也許可以應付戰時火藥的必要數量了。這裏我們必須考慮到德國在大戰中的經驗。德國在大戰前夜的化學工業，有幾種化學物品的生產技術，還沒有日本現在的技術水平高。舉例言之：德國一九一三年的硫酸生產量為二百七十萬噸，而日本在一九三四年的硫酸生產量是二百八十萬噸。德國一九三一年的人造硝生產量為十二萬一千噸，而日本在一九三四年的人造硝生產量為七十萬噸。德國的民營化學工業，在一九一三年共僱用工人二十六萬人，當時曾以這為基礎，將年產量一百七十噸的畢格里克酸，着着增加到一九一七年一躍而達兩萬噸的年產量。H.N.H. 在一九一三年只產

四千五百噸，一九一七年一躍而為七萬二千噸。依據不完整的統計，日本在未來大戰的前夜，即現在的生產力，每年可製高級火藥二萬八千噸，此外它的一般化學工業僱用着十五萬工人，在戰爭中是一個可以大量利用的儲備。

九 造毒原料

我們在前面曾列舉出製造日本在大戰中所需要的毒氣，最主要的原料包括氯十萬噸，硫磺五萬噸，砒石四千噸。

我們對於日本化學工業的氯的生產量，是依據它出產苛性曹達的能力而估計的，因為從鹽酸中提取氯的舊法子，現在已經不大採用了，一般都藉普通工業鹽的電氣分解法，一面提出氯氣，一面提取苛性曹達。一九三三年日本生產了十萬六千噸苛性曹達。但一九三三年日本十六個工廠的實際生產能力還不止此，大約共有十六萬八千噸左右。同年中各廠並有很大的擴充。現在這些工廠中都採用了最新的技術（如畢利特爾式、湯生式、納爾遜式等），因此從每六十公斤的普通工業鹽中，幾乎提取三十公斤的苛

性曹達，和二十八至三十公斤的氯氣。所以日本所能生產的苛性曹達，到戰時已可供應十五萬噸氯氣的需要。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各廠擴充工作，一旦完竣後，生產量更要大大增加。

在一般民間消費品工業中，主要如造紙、紡織、化學物品等，所用的氯氣大都是石灰質的氯，其中只含百分之三五純氯。因此，日本不必大量削減它的普通工業中的需要，就可以供應軍事上製造毒氣的氯的需要量。

至於製造戰爭毒氣上所需要的硫磺（五萬噸）和砒石（四千噸），也沒有多大困難，因為日本的硫磺礦藏蓄量非常豐富，（註）而且日本和朝鮮都有充分的砒石礦。因為這種關係，我們無須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不過將各種可能獲得的基本原料製成毒品，却是一件很複雜的工作。軍部曾用了

（註）因為戰爭準備工作積極進行之故，日本一九三四年的硫磺生產額，達十萬零四千噸，較一九三三

年增多百分之三五。

不少的功夫，在兵工廠中設置專門製毒的工廠，並且設法使民間化學工業逐漸改造，開始製毒。炭養氯化物、氧氣、畢格里克和其他各種毒氣的製造，已有相當的準備，預計在大戰開始時大規模的生產。此外軍部近年來還着手製造芥子毒瓦斯。據說這一種化學毒質的生產量每年已有四千五百噸左右。路易酸和亞當酸的製造也着手了。除了大阪、舞鶴和原塚造兵廠，及王子、岩鼻、十條等火藥局外，軍部並使若干其他工廠製造各種毒質，例如保土ヶ谷曹達工廠，年產炭養氯化物一千噸，芥子毒瓦斯三百噸；新設的旭玻璃化學廠、日本染料工廠、三池三井染料工廠等，也生產不少同類的毒質。我們不妨斷言，日本的化學工業在戰爭開始三四個月後，即能充分供給所有生產毒質需要的技術設備和技巧工人。

除了上述各種毒質化學原料外，日本還大量地輸入不少其他類似的原料，例如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內，它輸入了四百萬公斤的化學原料（共六十七種），用於製造火藥及毒氣的工廠。

將日本的化學工業轉變，來生產毒質，自然不免要限制染料、藥品和其他若干消費品的生產量。爲了供應日本輸出品的原料上的需要，它一定要增加外國染料的輸入額（它在一九三一年曾輸入價值一千二百萬元的染料。）即使日本所有染料工廠（它們的總生產量爲二千萬公斤，價值約五千萬元）的百分之五〇，動員起來製造毒質和火藥，它必須增加的外國染料進口額，已不下一千萬元。

三 日本軍需工業的鋼鐵根據地

爲了供應前線上子彈、軍械、交通工具的直接需要，爲了完成海軍省的造艦計劃，日本要有三百五十萬噸鋼；而爲了製造這樣數量的鋼，它必須生產出二百二十萬噸的鐵。現在日本全國鋼鐵的生產能力究竟如何呢？

第一鋼。若將上面所指出過的各種新建設都計算起來，日本在一九三四年年底的鋼的生產能力，約有年產量三百九十萬噸。

日本平時鋼的消費量，可以拿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來估計，那兩年是它陸海軍建設比較最不積極的時期。一九二八年的消費量為二百三十萬噸，一九二九年為二百六十萬噸。那時期中，有一百萬噸鋼用到金屬工業和機械工業中，其餘則用在鐵路建設和修葺房屋工廠的興築，礦山及其他事業，這是人們都知道的。自然其中還有一部分被經常造兵廠的生產所吸收。（註）

到了戰時，民間消費品工業所用的鋼，必得減少，因為機器工業和一般金屬工業都要移到戰爭工業範圍以內。這就是由於我們以前所論到的，要想充分保證軍火軍械的供給，必須將民間消費品工業儘最大限度加以利用。大規模地製造槍砲子彈和各種現代武器，必須除了擴大既有的生產機械外，再建造無數新的工廠。歐戰爆發後的最初一兩年間，德國和其他各交戰國的經驗，就是明證。我們估計戰爭第一一年中的軍需品生產額，大約等於全國國富在一年內增加的數量，即十億與十五億之間，在這種估計之下，製

（註）見一九三三年國工者統計（覽）。

造新生產工具各種工業部門所需要的鋼，大抵不至有若何變化。有許多工業到那時還要減少鋼的消費，特別是與國防上沒有重大關聯的部門，如陶器、造紙、紡織等，和房屋的建造，及一般家庭用的小型金屬工業等。

鐵路和市縣的交通工具，一定也要削減鋼鐵的需要額。把以上各種情態以及近年來陸海兩軍消費鋼的數量加以考慮，日本到了戰時民間消費品工業所需要的鋼，大致可削減一半，即有一百三十萬至一百五十萬噸就夠了。這樣一來，戰爭第一年中軍需工業所需要的鋼三百五十萬噸，再加上消費品工業所需要的鋼，共為四百八十萬至五百萬噸。（註）以日本現有的鋼鐵工業生產能力，應付這樣大的需要，縱使動員到百分之百的程度，也是顯然不能勝任的。

日本人自己也承認他們的鋼鐵工業過於落後。一個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八幡鋼鐵廠技術課課長野田氏，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如果日本需要三百五十萬噸的鋼製品，它

（註）這個數字不包括永久儲備方面所需要的鋼，因為現有的鋼可以應付這種需要。

必須有四百三十萬噸純鋼。要想生產這麼多的純鋼，除了現有的鋼鐵工廠一齊動員之外，還非再建造兩座每座有五十萬噸生產量的工廠不可。」（註）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間日本鋼鐵工業的擴充，和現在正在鞍山建設中的昭和製鋼會社的新工廠，都足以證明日本軍事當局已經嚴重設法解決本國煉鋼和軋鋼問題了。然而我們還可以斷言，日本的鋼是不會夠供應它戰時的需要的。

第二、生鐵。日本全部的生鐵工業（包括滿洲的鞍山製鐵廠，朝鮮的兼二浦製鐵廠，以及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的擴充事業在內），每年生產量大約為二百五十萬噸。縱使現在正在裝設中的平面熔鐵爐都開起工來，每年生產量也不會超過三百萬噸。日本煉鋼業和熔鐵業所以如此懸隔，大概是由於熔鐵業獲利太少之故。日本的生鐵工業是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發達起來的，那個時期內因為戰時膨脹，以至鐵價飛騰。例如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間生鐵的價格漲到日金四十六元一噸。戰時膨脹期

（註）見雜誌鐵與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號。

間內工業的擴充，大量貴重外國機械的設備，使熔鐵工業感受投資過度之苦，後來因為整理債務之故，生產成本費不得不提高，這在戰後鐵價開始恢復常態時，非常吃虧。一九二二年生鐵價格為日金六十七元，一九二七年降到五十元。鞍山製鐵廠縱用的是中國工人，付以殖民地的低廉工資，而其生產費合美金還需要三十五元一噸，可是生鐵的世界市場價格（以美國皮茨堡為標準）不過每噸二十五元而已。（註）

此外還有一個提高日本造鐵成本費的原因，就是日本根本缺乏鐵苗，它不得不向馬來半島和中國購買大批鐵苗，並且必須向中國購買熔鐵的焦炭。為減少負擔起見，日本造鐵業者多利用印度的廉價鐵苗和屑鐵。不過這種趨勢之所以沒有大大發展起來的原故，則一面因為大部份熔鐵工廠與煉鋼工廠是屬於同一資本家的，另一方面政府對於熔鐵業者，不斷以津貼和特惠關稅的方式，積極獎勵扶掖。例如，鐵苗進口是不納入口稅的，而生鐵入口則須納每噸一元六十六錢的關稅。

（註）見 J. Ochara 著日本的經濟地位 一九三〇年紐約出版。

日本生鐵工業中的熔鐵能力，在一九三四年不過二百五十萬噸，但我們可以假定它現在已擴充到三百萬噸。如果是這樣，那麼日本的熔鐵方面是可以供應戰爭的需要了。這種計算中即使有什麼錯誤處，也可以由日本政府經常儲存年產量百分之三七的生鐵這件事，相抵消了。如果我們推定日本政府的鋼鐵工廠都有同樣比率的儲存量，那麼以一九三三年的生產量計算，共可有七十八萬噸生鐵。除此之外，我們還須加上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間日本大量輸入外國鋼鐵時所特別積存的數量。（註）不過我們可以斷言日本在戰爭爆發後，能停止從外國輸入生鐵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記住：到了戰時，自己國內熔鐵是比像日本現在這樣從外國購買生鐵，有利得多。不但如此，戰時屑鐵的供給量一定增大，因為平時需要造二百五十萬噸鋼，戰時就需要造五百萬噸鋼，這使生鐵的需要量大為減少。

第三鐵苗。爲了熔出三百萬噸生鐵，必須有五百四十萬噸中等質地的鐵苗。直到現

（註）一九三三年的頭十一個月中，日本輸入了五十七萬噸鋼板和生鐵。

在爲止，日本本土、朝鮮和南滿的鐵礦，一共每年只能出產鐵苗一百五十萬至一百七十萬噸。年年日本要從中國的大冶、馬來半島、菲律賓羣島等地輸入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九十萬噸的鐵苗。假使我們以一九三三年日本本土、朝鮮和南滿的鐵苗出產量爲基礎，加以估計，那麼日本若想供應戰爭所增加的需要量，勢非將外國鐵苗的輸入增至三百七十萬噸不可。但是，因爲種種原故，輸入的數量不必一定增至這個程度。

日本政府近幾年來在軍事動員當局的壓力下實行的鐵苗政策，到了戰時會發生很大效果的。日本年來對於國內的鐵礦，保存得很緊，同時拼命榨取朝鮮和滿洲兩地的鐵礦。這種政策可以從下表，見其大概：

採出鐵苗噸數

年次	日本本土	朝鮮	滿洲
一九一七	三六三、〇〇〇	四一七、〇〇〇	二六四、〇〇〇
一九二七	一五九、〇〇〇	四二二、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 二〇八、〇〇〇 四一五、〇〇〇 九二四、〇〇〇

一九二七和一九三一兩年的數字絕對不是一種偶然。日本政府緩和國內鐵礦的採掘工作，加緊增大殖民地鐵礦的出產量，是十五年來一貫的政策。除了保存內地的礦藏外，這種政策還有一個動機，就是在朝鮮和滿洲採掘所僱工人的工資和其他成本費，都比較低廉。據我們所得到的情報，一九二八年內，日本本土的七十四處鐵礦中，却有六十二處是封存狀態。至於鋼鐵公司因此所受的損失，則由政府以津貼及免稅輸入外國鐵苗的形式補償之。

當然，這種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於「儲存鐵的資源。」據我們所知，日本到現在為止，已存有二百萬噸鐵苗。

這樣算來，日本在戰爭第一年間鐵苗的「收支對照表」約略如左

(單位噸)

需要量

五、四〇〇、〇〇〇

二 出產量

備存量

1 日本帝國最大出產量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〇〇

2 現在封存礦的出產增加量估計

〇〇、〇〇〇

三 輸入量

〇〇、〇〇〇

供給量總計

五、四〇〇、〇〇〇

爲了熔煉三百九十萬噸鋼，十六萬噸的錳苗是必要的。這種錳苗的出產量，日本每年只有三四萬噸。鋼鐵工業中所需用的錳，不差完全是靠輸入品。日本在戰爭第一年中，非購買外國錳苗八萬噸不可，這還是假定日本國內已有了相當的儲存量並且到了戰時充分增加錳的出產量。

第四、非鐵質金屬。

〔銅〕日本銅業的生產量，可以依據它熔出的銅的最大限度數量，加以計算。這個

最大限度出產量，是在一九一七年，計有十萬八千噸。自從一九一七年以後，製銅工業沒有何等擴充。一九一九年美國和非洲的銅，價格非常低廉，甚至侵入日本的國內市場，日本由一個銅的輸出國，竟變為銅的輸入國。

同時銅的需要量逐漸增高，特別因為電氣工程事業猛進，有以促成。在平時銅的供給量百分之五十六是用在製造電線。一九三〇年日本銅的消費量，不算鐵道、建築事業、和礦山方面所用的，已達十萬零二千四百噸。如果若干工業部門——甚至電氣工業——的銅的需要量，極力削減，再如果銅的代用品盡量利用，那麼軍事工業所需要的銅大概概在十四萬噸左右，所以合計戰時銅的需要量約為十七萬噸。

一九三二年日本輸入的銅只有二千噸，而一九三三年即增至一萬七千六百噸。一九三三年掘出銅的儲存額，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是四千七百噸。縱使把未掘出的銅加起來，日本銅的儲存額也不過一萬五千至二萬噸，再假定日本熔銅工業的生產力，在戰爭第一年內可以增加百分之二〇至三〇，然而若要充分供應戰爭時銅的需要量，它還必

須在戰爭的第一個半年內輸入二萬噸，第二第三兩個半年內輸入四萬噸。

〔白鉛〕日本在一九三〇年全國工業白鉛的需用量是五萬九千噸，較一九二八年的六萬四千噸略少一點。白鉛的主要消費者為製造蓄電池的電氣工業，所以到了戰爭時，它的供給量不能減削多少。戰爭發生時，日本全國的白鉛需要量（連軍隊的十萬噸算在內）約為十六萬噸。日本在一九三二年達到了白鉛生產的最大限度，共計六千四百噸。就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的白鉛輸入量（一九三一，五萬三千噸；一九三二，五萬三千九百噸；一九三三年，六萬七千二百噸）來看，顯然日本並沒有許多白鉛儲藏着。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它到了戰時，在第一個半年內勢非輸入五萬五千噸白鉛，在第二第三兩個半年內，勢非輸入十三萬五千噸白鉛不可。

〔鋁〕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內消費了一萬二千噸鋁。製鋁在日本還是一件着手不久的事（參見前章所列資料）。一九三一年後，它雖有許多新設備，但直到一九三五年為止，每年鋁的生產量都不到二千噸。看了它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間的輸入情

形（一九三一，五千二百噸；一九三二，八千二百噸；一九三三，七千二百噸）日本的新興飛機工業正在需用大量的鋁，而國內顯然沒有任何積蓄。因此，軍隊所直接需要的數量（三萬六千噸），以及無法減削其需用量的各種間接助成軍事設備的工業的需要量（四千噸），是非完全靠輸入外國的鋁不可，即戰爭第一半年內要輸入一萬九千噸，第二第三半年內要輸入三萬八千噸。

〔黑鉛〕日本平時黑鉛的消費量，每年約五六萬噸。其中約有百分之五〇是靠輸入品。到了戰時，黑鉛的需要量勢必增加一倍。一九三二年國內生產的黑鉛，只有二萬七千噸；日本生產黑鉛最多的是一九一七年，生產了六萬噸。縱使日本到了戰時能將黑鉛生產量增到一九一七年的最高限度，並假定它將來會儲存一些黑鉛，而我們仍可以斷定它在戰爭的第一年中有輸入五萬噸的必要。

〔錫〕這也是日本所缺乏的一種金屬，它國內出產的數量，非常之少。一九三一年是日本產錫最多的一年，然而也只是一千噸。從外國輸入的錫，經常佔國內產額的七八

倍。到了戰時軍隊和民間需要的錫當達二萬噸左右。日本現在大約已儲存一萬噸，所以至少在戰爭第一年内還要輸入一萬噸。

〔鎳〕日本平時每年需用鎳約八百噸左右，全部都是從外國購買的，國內一點都沒有。一九三三年因為軍事工業飛躍發展之故，鎳的需要量突然增到三千二百四十噸。因此，軍隊在戰爭第一年中需要的六千噸鎳，全部要靠輸入，毫無其他救濟。

四 日本的燃料和動力的來源

第一、煤。據日本報章所載，日本在一九三二年全國煤的需用量是二六、六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三三年增至三一、六〇〇、〇〇〇噸（包括製造焦炭的煤在內）。一九三三年煤的主要消費者為：（單位百萬噸）

軍事工業（包括全部鋼鐵工業及機械工業）

化學及紡織業

六·四

四·五

電力

一·五

水泥的陶器

一·二

海運

三·七

鐵路

四·三

世界大恐慌前，日本煤的消費量最多一年是一九二九，當年計為二九、〇〇〇、〇〇〇噸。這樣看來，一九三一年的消費量，顯然打破了危機前的最高記錄。這正因為軍事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需要，急劇增加的原故。

戰爭來到後，煤的需要量自然還要大大增加。增加的項目中，最主要之一是運送軍隊和輜重所必需的有七百二十萬噸。這其中一百九十萬噸可以除去，因為已計算在平時海運的需要量裏面，所以在運輸方面，煤的消費必須增加五百三十萬噸左右。次要的項目就是為增加生鐵出產量所需要的一百萬噸煤。我們還沒有估計戰時機器製造工業需要多少煤，但是很明顯的，這種工業到了戰時必然是動員到差不多百分之百的程

度，每天必然要開工兩班乃至三班。因此，機器製造工業的煤的需要量，會增加四百萬噸。此外，由於電力需要量的增加，發電廠所使用的煤，必然較現在增大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即一百二十萬噸。這樣算來，煤的總需要量將增加一〇、三〇〇、〇〇〇噸。若加上平時必須的三一、六〇〇、〇〇〇噸，戰時全國軍事上和民間需要的煤共為四一、九〇〇、〇〇〇噸。

供給這麼大量需要的來源計有下列各方面（一）國內資源（日本產煤最多是一九二八年，計產三三、九〇〇、〇〇〇噸）（二）滿洲的資源（北滿和南滿共約九、八〇〇、〇〇〇噸），但這裏的出產，無論怎樣，必須用在滿洲的鐵路，南滿和朝鮮的鋼鐵廠（三）永久積蓄量，這在一九三四年計算共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噸。

這樣看來，日本在煤的需要上，不必向外國購買，自己是可以應付的。至於焦炭方面，日本已發明一種滲合國內和滿洲的煤以製造焦炭的方法，實行得頗滿意，已使它減少了對於華北方面焦炭的倚賴。

第二、石油類。日本平時需用石油類產物的數量，約為二百萬噸，與海軍所需用的合計起來，大約有重油一百九十萬噸，汽油六十萬噸。日本消耗石油最大的是海軍省、商船、漁船、汽車和飛機工業。

戰時陸軍、飛機隊、海軍、軍事輸送等的需要量，約計為重油二百五十萬噸，汽油四十一萬噸。假定民間汽車運輸工具，包括載客車在內，有百分之四〇動員起來為軍事上用，那時民間的需要量仍不會少於四十四萬噸汽油。這和陸海軍的需要加起來，共為八十五萬噸。

日本工業用的石油，在一九三一年為十八萬噸，到了戰爭的第二個半年，這個數字可以削減百分之五〇，因為在或種程度上，電力可以用來代替石油。日本發電廠的設備可有總發電力六百五十萬基羅瓦特左右，其中四百四十萬基羅瓦特是用水力發電的。這在平時却沒有開工到百分之百的程度，所以是一種很重要的動力儲備。

總之，陸海軍和民間工業在戰時絕對不能再減少的每年需要量，為重油四百三十

萬噸，汽油八十六萬噸。

日本自己能供應到什麼程度呢？日本本土和臺灣每年僅能產二十萬到三十萬噸石油。最大的生產量是在一九一六年，計得四十二萬噸。此外，從南滿撫順的石瀝青礦坑還可以得七萬五千噸。到了戰時石油的生產量應該會有不少的增加，因為年來日本政府所採取的政策，頗側重於保存石油的來源一點。目前臺灣方面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勘探工作和原有油礦加深探掘的試驗，已得到相當的成功。同時在撫順石瀝青礦也進行種種增加生產的計劃。不過，無論怎樣日本國產的石油，不會超過五十萬噸。

在滿洲事變以前，日本每年從外國輸入的石油，為一百萬與一百三十萬噸之間。一九三二年它輸入了二百萬噸。一九三三年輸入的更多了，在價值上超過一九三二年一千三百萬元。這並不能看成匯兌率發生變動的結果，因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二年的匯兌率並沒有多大的變動。這個數字和我們可以得到的日本積存石油的直接證據，都使我們相信日本目前至少儲存石油有一百五十萬噸左右。(註)日本全國蓄油池的總

容積量，有二百七十萬噸。一九三四年內儲存的油又有了相當的增加。這就是說，到了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個半年內，日本除它已有的積蓄，和可以生產的數量外，還要輸入一百六十萬噸，在第二第三兩個半年內還要輸入三百八十萬噸。

全國現有的六十七處煉油廠，大約共有處理二百三十萬噸重油的能力。這些煉油廠現在都在擴充中。它們煉出輕油的數量，有增至二十五萬噸的可能，即應付全國需要量的百分之二十九。因此，日本在戰爭的第一個半年內還要輸入三八九、〇〇〇噸汽油，第二第三兩個半年內輸入六〇〇、〇〇〇噸。

五 糧食的來源

作戰部隊於戰爭第一年中所需要的主要糧食，為七七三、〇〇〇噸米，一、八五

（註）一九三三年二月海相大角岑生在貴族院本會議上公開宣稱過：「帝國海軍為防備萬一起見，已

在平時將石油儲存到可以信賴的數量了……」

五、〇〇〇噸麥及其他雜糧，一二八、〇〇〇噸魚，四五、〇〇〇噸肉，一二〇、〇〇〇噸豆製品。在戰爭期內，民間的糧食需要（除二百萬軍人外）若依一九二九年的消費率計算，大約為一千萬噸米，二百萬噸麥，二百五十萬噸魚，十萬噸肉，約一百萬噸豆製品。

把軍民一共需要的糧食合計起算，主要類別可分列如左：

米	一〇、七〇〇、〇〇〇（噸）
麥及其他雜糧	三、八〇〇、〇〇〇
魚	二、六〇〇、〇〇〇
肉	一四五、〇〇〇
豆製品	一、二〇〇、〇〇〇

日本（除殖民地外）國內的生產，只能供給到下列的程度：

過去五年間日本每年平均米的收穫量為八百九十萬噸，小麥為二百萬噸，大麥為

一百萬噸，豆爲五十萬噸。日本每年魚的撈獲量（在公共海，外國領海，日本沿海，與內河合計）約自二百五十萬噸至三百萬噸。把日本每年的農產物數字和它平時的消費量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縱使在平時，日本都缺乏着若干種類的糧食。

爲了補足這些缺乏，日本每年入口的糧食價值約在二億元與三億元之間。入口糧食的種類，數量和來源，可表列如下：

種類	入口數量	來源
米	一、五〇〇、〇〇〇噸 二、〇〇〇、〇〇〇噸（註一）	朝鮮一百二十萬噸、 台灣五十至七十萬噸
麥	六〇〇、〇〇〇噸（註二）	全部來自滿鮮
大豆	一、〇〇〇、〇〇〇噸	
糖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肉	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糧食出產量的低下，決不是像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和日本侵略主義的盲從者

所企圖證明的那樣，由於「可耕土地面積的狹小」實際乃是由於日本現有的社會關係，尤其是：（一）地主對於耕地的獨占，這是造成日本農地「瘀血性」和零碎小型耕地的高額地租的主因；（二）城市製造品——特別是化學肥料——的壟斷價格，這是使農作物生產成本費高昂，使許多中小貧農不能充分利用所有土地的主因；（三）資產階級地主政府的金融財政政策。

在這樣現行的生產關係基礎上所進行的城市與農村間商品的不平等的交換，不僅使勞苦的農民階級所受的經濟剝削異常嚴重，而且整個農村經濟所受的剝削也是嚴重不堪。對於貧農佃農的半封建式的榨取，使得大多數農民無法購買充分肥料以挽回土地中所消耗了的滋養成分，致使每公頃土地的主要農產品——米——的出產量，逐年減少。這可以從左列官方發表的數字，見其一斑：（註）

（註一）一九三三年爲一、九〇〇、〇〇〇噸。

（註二）約有二十萬噸的麥粉在日本製出後，輸往他國。

年	種稻面積 (單位公頃)	出產 (單位一千公升)
一九二二	三、一一五、〇〇〇	一〇九、四八六
一九二三	三、一一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	三、一一七、〇〇〇	一〇三、一三〇
一九二五	三、一二八、〇〇〇	一〇七、七〇〇
一九二六	三、一三三、〇〇〇	一〇〇、二八四
一九二七	三、一四七、〇〇〇	一一二、〇二七
一九二八	三、一六五、〇〇〇	一〇八、七八一
一九二九	三、一八四、〇〇〇	一〇七、四三六
一九三〇	三、二二三、〇〇〇	一二〇、六三七
一九三一	三、二二二、〇〇〇	九九、六〇三

(註)見日本帝國統計年報，一九三三年。

這樣看來，在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三一年的十年間，日本的種稻面積雖然着着擴大，然而除了一九二七與一九三〇兩年外，總出產額都是逐年降低的。

還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就是近幾年來種那些不大能獲利的糧食面積，特別是種大小麥的土地，已經逐漸縮小，同時栽種與農業無關的工業原料品面積，一天天擴大，在農村經濟上漸漸佔據重要的地位。從農村副業上所得的收入，佔了日本農民每年總收入的百分之二三。(註)

農村（乃至整個國民經濟中）現存的生產關係，使得勞動力漸漸從農村趕到城市裏去。日本農村的貧困化，等於挖掘全國糧食根據地的墳墓。日本軍部方面很早就對於農村問題的軍事意義，喚起各方的注意，近年來對於企圖以縮小種稻面積來抬高米價的主張，也有強烈的反對了。

在戰爭的第一年，總動員的三百萬人中約有一半，即一百五十萬左右，是要從農村

(註)見日本勞働年鑑一九三三年版第六一頁。

裏面徵調出來的這個數目和現在農村人口與全國人口的比率，也正吻合。此外，還有五十萬成年的農村婦女要徵調到城市裏代替工廠和礦坑中改入軍隊裏的非精巧工人。這就是說，農村中的成年人口到了戰時是要減少百分之十的。（註一）在實際上農村勞動力的外流決不止百分之十，因為這些男女不僅是成年，而且一定是體格比較最優良的成年。因此之故，日本農村中主要生產物的米，必然會大大減少；雖然那時未成年的農民勞動力將受更高程度的榨取，但是也決不會補償過來的。同時，因為製硝工業的一部分要改造軍用品——炸藥等——而且滿洲的豆類和魚糞等輸入的困難，化學肥料價格當然昂貴起來，這也是減少農作物出產量的一個因素。（註二）

由於化學肥料的缺少，和因人力減少而形成的耕作狀態的惡化，日本農作物縱是

（註一）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日本成人農民共有一千九百萬人。亦見日本勞働年鑑第二——三頁。

（註二）日本農業中勞動力的成本，佔農作物全部成本費的三分之一，這件事，和日本農村的機器特別缺乏那件事一並看起來，也是種稻工作特別耗費勞動力是一個間接的證據。

遇到豐年，它的產量也不得不大為減少，因為日本土地倚賴於施肥，而且是採深耕制度，這種特殊情形不是自然條件所能大量彌補得過來的。我們不妨預斷這種產量的減少，在戰爭第一年中至少達百分之十。德國在戰爭第一二兩年中麥的出產量減少了百分之十三，而馬鈴薯減少了百分之十八。所以日本戰時麥的產重要少估計一百萬噸，其他農作物也要少算這麼多。

由於體格優良的勞動人口被徵入伍之故，魚的捕獲量一定也要大為減低，不過捕魚這件事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很大，所以減低到什麼程度，却是一件很難推算的事。還有，漁區到那時一定要縮小，因為遠洋方面，尤其是北方如霍茨克海等，勢必無法利用，僅僅這一點要減少日本捕魚量百分之二五——這是它在北方捕魚對全部捕魚量的百分率。(註)

(註)日本爲了供應國內魚的需要，當然可以停止向出口，(每年輸出額也有撈捕全部的百分之二

海上交通線所受的威脅，對於日本從滿洲朝鮮輸入稻米和其他食品一事，將增加不少困難。那時日本政府只有使滿洲朝鮮糧食供給工作「合理化」，即以當地的米、麥、大豆、高粱等，供應前方部隊的需要。

我們對於滿洲方面豐富的糧食資源，自然不能不特別加以考慮。一九二九年滿洲出產的五穀共有二千萬噸，其中大豆有二百五十萬噸，高粱有五百一十萬噸，粟有四百萬噸，米有五十萬噸。這頗可以減少日本前方不小的糧食問題。

日政府和民間囤積稻米的數量，在一九三三年為二百萬噸左右，這也可以相當緩和戰爭第一年中稻米問題。不過，整個考慮起來，如我們以上的數字所證明，日本糧食上仍要發生很大的恐慌。日本政府要想減少外米入口，只有再進一步減低民衆生活程度，而這也只能行之於戰爭的第一年，第一年以後，糧食恐慌一定要一天天嚴重起來的。

六 武器和原料缺乏的總觀

我們已經在前面確定了日本在戰時必然遭受到若干武器上和軍需品原料上的缺乏。爲了彌補這些缺乏，唯一的方法不外從外國購買。有一些缺乏的東西是可以藉平時的積蓄來緩和一下的，但有許多種類東西在日本是根本沒有積蓄的，或者積蓄得非常不充分的；同時這些缺乏的東西，大半不是戰爭第一個半年內本國工業所可以臨時供應的，因爲那些工業不能在極短期間內充分動員起來。無論如何，像我們上面所證明，日本工業縱使擴充到百分之百，也沒有供應全部戰爭需要的能力。因此，在戰爭第一個半年內加緊大量輸入外貨的必要，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在下一個表中，我們特將日本必須從外國購買的軍需品及其原料，依它們的價格，分期列出。

如果我們只算戰爭的第一個年，即第一個半年加第二第三兩個半年的二分之一
的必需品，那麼這一年的輸入額必須達美金七四四、五〇〇、〇〇〇元。美（金四四
七、五〇〇、〇〇〇元加美金二九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不過我們還要從這個

數字中除了那些用在民間消費品製造上的原料，即一部分外國鐵苗、鋼、銅及其他非鐵質金屬、橡皮、石油、汽油等，其價值在第一個半年中約為美金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在第二第三兩個半年中為美金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樣一來，純粹為軍需品用的外國原料輸入額，在戰爭第一年中計為美金六六二、五〇〇、〇〇〇元。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加上運輸這些東西的費用，這是表中所列的價格沒有包括進去的。這筆運費合計起來應當不下美金六三、〇〇〇、〇〇〇元。我們可以推測價值較高噸數較少的貨物，要從美國及歐洲運到；價值較低而噸數較大的貨物，如鐵苗、石油等，要從中國及荷屬東印度諸國運到。我們估計租賃外國船隻和供給本國船隻的燃料費用，不至超過全部貨物價值百分之八。這樣看來，為了供應本國所缺乏的軍需原料而不得向外國購買的部分，當在美金七二五、五〇〇、〇〇〇元左右，這個數目以一九三四年五月的匯兌率折算，合日金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

因此，軍需品的輸入，如以世界大恐慌前一九二九年的日本平時輸入額（二、三

八九、〇〇〇、〇〇〇元）計算，將等於它平時輸入額的百分之百。爲了作一個粗略的比較起見，不妨看一看日俄戰爭期間日本的輸入，當時（一九〇四年）較之戰前增加百分之五〇。那麼我們考慮到目前日本輸入品的構成狀態，不難斷定將來戰爭中它的輸入額的增加一定比第一次日俄戰爭時高得很多。

第七表 日本在戰爭時軍需品與軍需原料的輸入

品類	第一個半年		第二第三兩個半年	
	量	值(註一)	量	值(註二)
砲類	二、〇〇〇尊	二〇	一、七〇〇	一七
彈	—	—	—	—
飛機引擎	四、〇〇〇架	二〇	五、四〇〇	二七
飛機機身	三、五〇〇架	一七〇	三、一〇〇	一五五
汽車	—	—	一三、〇〇〇輛	二〇

坦克車	一、六〇〇輛	四〇	一、四〇〇	三五
曳引機	—	—	—	—
造金屬機器	—	八	—	—
酒精	五〇、〇〇〇噸 (下同)	一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二〇
鋼	五〇〇、〇〇〇	二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四四
錳苗	四〇、〇〇〇	〇・二	八〇、〇〇〇	〇・四
銅	二〇、〇〇〇	四	四〇、〇〇〇	八
鉛	五五、〇〇〇	四・三	一三五、〇〇〇	一一・五
鎳	二、〇〇〇	二	六、〇〇〇	六
鋁	一九、〇〇〇	八・五	三八、〇〇〇	一七・一
其他非鐵 質金屬及 輕金屬	—	二〇	七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	三五
石油	一、七〇〇、〇〇〇	二五・五	三、八〇〇、〇〇〇	五七

扁蘇油及 樹脂油	二〇、〇〇〇	七	四〇、〇〇〇	一四
汽油	三八〇、〇〇〇	二八	六〇〇、〇〇〇	四四・五
橡皮(註三)	三〇、〇〇〇	九	六〇、〇〇〇	一八
米	—	—	—	—
鐵苗	六〇〇、〇〇〇	二・五	一、二〇〇、〇〇〇	五
其他(註四)	—	二五	—	五〇
共計	—	四四七	—	五九四・五

(註一、註二)單位日金百萬元，以一九三四年五月匯兌率合算。

(註三)我們在前面還沒有特別提及橡皮問題，原因是日本平時所用的橡皮，本來全部是靠舶來的大約有一萬五千噸是得自日本人在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所栽種的橡樹。戰時日本不能減少橡皮的需用額，因為它在平時所輸入的，其中百分之六〇是製造輸出品，百分之四〇是製造軍需品。

(註四)所謂「其他」是包括許多難以一一計算的重要物件，如化學原料，高度精確的度量器皿，許多羊毛和棉花等。

第四章 日本在未來大戰中經濟的拮据

在本章中，我們要確定日本在一個大規模的戰爭中，它的經濟的和財政的支持力究竟有多麼大，它會拮据到什麼程度。要想完成這一任務，我們不能不首先（一）描述它支持戰爭的內部的經濟資源；（二）認清它動員戰時財政的方法；（三）估計戰爭所能加與日本的經濟的負擔。

一 應付大戰的國內的經濟能力

在檢討日本支持戰爭的經濟資源的時候，我們是把戰爭中物品的消耗問題，置諸不論的，因為這個問題在前幾章中已經和日本的軍隊的人力、原料和工業生產能力一起討論過了。

在戰爭中間，一國的生產能力雖有極大的作用，但是要想描繪出戰爭的經濟基礎的全圖，非附帶將全國經濟資源的價值加以檢討不可。

如一般人所知，支持戰爭的內部的經濟資源，是包括以下各項的：（一）儲備，這是以全國累積的收入為其形態的；（二）國家財富，即資本的吸收；（三）全國的常年收入。這些富源在日本究竟有多麼大呢？它們能支持戰爭的耗費到什麼程度呢？

甲 儲備

若計算日本可以利用來資助戰爭的儲備，我們必須將以下各類一一核算一下：存貨、現金積蓄、外貨（外國貨幣及債券等）、積蓄、軍部的動員資材的積蓄，即武器、彈藥、軍需品等。

最近日本官方的統計，不告訴人家它全國存貨的價值有多少，而同時各大會社每年存貨的清單也不能怎樣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它們的數字只能代表日本全國實際積存貨物價值的極小部分。

據內閣統計局在一九三一年發表的數字，日本全國財富價值在一九三〇年底，是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裏面包括製成貨物價值五、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把日本全國財富的項目加以檢討，就可以知道所謂「製成貨物」不僅包含一般工業製成品，而且包括批發商、零售商、地主、農民等倉庫中所存的一切農產品及原料。

一九三〇年底的存貨價值，與一九三四年底的存貨價值，兩者之間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差別，並且縱有些差別也不足重視。所以我們不妨把日本全國工商業企業以及農家所存的一切貨物及農產品價值，認為有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個數字之中包括左列各類：

(一) 原料及糧食儲存額。這裏我們只能算它的主要部門。

從各方得到的情報，證明日本所積存的石油等於它平時一年間的消耗量，即一百五十萬噸與二百萬噸之間——日本石油儲藏庫的總容積為二百七十萬噸。石油和石

油製成品的價值總額約爲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或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在過去兩年間所輸入的原棉數量，遠較它所經常需要的數量爲多，這件事可使我們假定日本現在存有足夠半年消費的原棉，它的價值約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政府倉庫中所存的稻米，依照官定價格每石二三・三元計算，應值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那麼主要原料和食糧的積存價值約爲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 農產物的儲存額。我們估計全國商業貨棧和農家倉庫中所存的農產品(政府存米除外)約與農產物一年出產額相等，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三) 除了原料糧食及其他農產物外，餘剩的當然是製成品和上面所未列出的原料了。這些東西的儲存價值爲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等於日本全國工業

出產額的百分之二五，因而不能認為過於誇張。

這些積蓄在戰爭中會減少到什麼程度呢？我們必須知道，各種物品的減少率是不一致的。例如石油、鐵苗、生鐵、米，自然都顯然是軍需品，所以在第一年內必然要消耗了的。戰爭所需要的大量直接軍需品，和日本外貨積蓄的薄弱，使它在棉花上不得不盡量減輕輸入，極力消耗原有的積蓄，因此棉花的積蓄一定也要在第一年內完全消耗。

農產物積蓄額的消費是要隨着各種農產物出產量的降低和需要量的提高，而加速起來的。由於日本農業耕種狀態的散漫性質，和人力在耕種上所起的絕大作用，到了戰時農產物一定要因壯丁的動員而大量減少，這是毫無疑義的。英國軍事問題權威拜華德曾估計這個減少率，等於日本平時每年出產額的百分之二〇。我們估計它的農產物積存額在戰爭第一年年杪要減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一半是因為永久儲存額的減少，一半是因為一般的消耗。到了戰爭第二年，減少的還要多，至少要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這樣一來，日本農產品的積蓄到了戰爭第二年年杪就

要消耗完盡了。

製成品和半製成品的積蓄，減少的速度，還要快些。戰爭的第一年，尤其是第二年，由於民間消費品工業轉變為軍需品工廠之故，製成品的積蓄當然要迅速減少起來。我們估計它在戰爭的第一年年杪要減少百分之三〇，即八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而第二年更要減少百分之四〇。

關於現金的儲備，據日本銀行的報告，日本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的現金積蓄為四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全國黃金礦業者所有的黃金，據政府估計在一九三三年年底有三、五〇〇、〇〇〇兩，合日金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註）日本在外國的財產還有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內中包括外國對日未償清的賠款二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政府在外國之財產一二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對外貸款及投資一、六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及外國抵押品二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註）見泛太平洋雜誌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號。

(註) 這些數目中間可以用來補充現金的至多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爲什麼原故呢？日本最大部分的投資是在滿洲，即是說，在戰爭的舞台上，還有日本對外國的放款到了戰時一定有一大部分勾消，例如對華西原放款等。這樣看來，日本全國黃金儲備的最高額不過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爲了用一種固定的單位去測量日本的經濟力量起見，我們可以拿紙幣來計算（雖然實際上是要用在外國的），那樣一來，就可以得到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全國所能利用的軍械、軍火及其已經交給軍部支配的軍需品，照我們在前章所估計，共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價值。

因此，將以上各項目綜合起來，總共可值六、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乙 動員資材的儲備

歐洲大戰的經驗告訴我們，支應戰爭的資源，靠的是全國的產物及產物中在戰爭

(註) 見日本泰晤士報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

期內的再生產能力之總合。所以我們非將資本在資助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加以檢討不可。

資本中以流動形態（如原料、副原料、燃料等）全部加入生產物價值裏面去的那一部分，是不能看成資助戰爭的一種泉源的，因為那樣一來，作戰當中所必需的使用價值，就會減少了。但是固定資本（建築物、機器、交通工具）的情形就不同了，它們只是部分地消耗於生產巡環之中。在平時經常用來補充這一部分資本的價值，到了戰爭第一年中縱使不補充也不至於對再生產過程發生嚴重的打擊。這在戰時的特殊情形下是很自然的現象，例如不可免的金屬原料的缺乏，機器工業的忙於軍部定貨，物價的高漲，信用貸款體系的瓦解等，都會阻礙固定資本的補充。另一方面，由於不補充固定資本而節省下來的公積金，却可以用來充當戰費，不過利用這種看不見的資源充當戰費的害處，到了生產急劇降低時，會變成非常嚴重的問題的。

現在可以將利用這宗資源在財政上所發生的直接影響，估計如左：

據日本一九三〇年的國家財富統計，工業中機器和建築物的價值，鐵路和碼頭設備的價值，電力設備，商船等的價值，共計一〇、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一）若將它每年保留的公積金為最高額百分之一〇，（註二）那麼共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

在農業中，我們估計各種建築物的公積金為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三）基於全體農家的預算，（這一層我們到後來還要詳論）一九三三年農產物產額總價值中的固定資本所佔的價值，可以估計為五七三、〇〇〇、〇〇〇元。若從這個數目

（註一）見一九三四年東京出版的非常時的我國中日本的國富一文。

（註二）我們定的百分率比較的大，平時只為建築物價值的百分之二，二五加機器價值的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九。這是因為估計到戰時工廠必然增加工人班次，而且戰時工作緊張，機器工具的損毀必然相對地增大。

（註三）見一九三一年英文日本年報第三四四頁。

字中間除去肥料費用（這個應當看做工作資本）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或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剩下來的就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或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這個數字上，自然還應當加以常年為補充牛馬的費用，這費用我們以百分之一〇來計算，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或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樣我們就可以確定從農業中可以抽出來充作戰費的公積金，約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總計上面，本來應當用來補充建築物、機器、牛馬等價值之損耗，現在用來充當戰費的潛在資源，如果戰時對於那些補充工作可以完全停止時，可得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不過，我們決不可忘記那些臨時改造軍用品的工廠，縱使到了戰時也要多少實行機械上的更換和補充的，所以至少還要從這些可以動員的公積金中減去百分之三〇。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却應當將日本殖民地的國富數字加進去。朝鮮、台灣南部庫頁

島和關東州的財富合計約有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 它們的公積金約在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與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間。此外，日本在外國的投資是沒有算在國富裏頭的，它們也有經常的公積金。這種投資總額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與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間，其中不動產的價值都比較多，所以公積金總額可以估計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這樣算起來，日本國內、國外、殖民地的公積金總數，約為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第四、全國的常年收入，全國的常年收入乃是支應戰爭耗費的主要來源，因為一切儲備只有臨時的意義，而且必須以全國收入來補充，同時公積金自其本身的性質言也，是一種消極的有限的資源。

(註)參看前段所引的非常時之我國中日本的國富一文。

日本全國收入最近的統計，還是一九二五年的，計共一三、三八二、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一）我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得到的這個數字，若照一九二八年日本全國工農漁礦等出產物價值——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二）來看，我們可以斷定這個數字是錯誤的。這種計算法將全國收入算得比全國出產物價值還多，實在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常常犯的一種毛病，就是他們慣於將不參加生產過程的人們如官僚、商業、僱傭者等的薪俸，以及資本家的紅利等，也都算做全國收入的一部分。

據馬克思的理論，全國收入乃是全國生產物價值中除去固定資本消耗到生產物裏的部分後，剩下的價值。換言之，全國收入只包括新創造出來的價值，即 $V + M$ （工資加剩餘價值）。因此當前的問題是確定日本全國生產物中的 $V + M$ 究竟有多少。這個

（註一）大藏省年報一九三三年東京出版。

（註二）日本一九二五年的全國出產物價值，我們沒有得到統計，但顯然較一九二八年為少，因為一九二五年的工業生產額較一九二八年為少。

只有就各種國民經濟部門分別加以探討。在工業部門方面，我們只照日本所有的資料來分類。

(一) 製造業。在日本統計中，這一業包括五個工人以上的製造企業而言。這是日本國民經濟中最大的部門，它的工業活動可以從商工省的特別統計中看出。

製造業出產品的總價值在一九三一年爲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但是這個數字並不能看作十分正確，因爲它是就各種生產產品的價值一個一個累加上去的，其中自然有不少原料是加過兩次乃至三次的，例如棉花、絲、生鐵、化學原料等。這些重複的價值應當在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如果將這種價值除去，日本製造業生產產品的總價值只能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註)這個數字中並不包括電力和瓦斯業生產產品的價值和政府工廠的生產品價值。這些價值我們到後來要分別研究的。關於日本全國工廠生產品價值的可靠數字，最近的是一九三一年的。見一九

要想確定 $V + M$ 的總合，我們必須將移入生產品裏去的 C （固定資本）價值從這個總價值中除掉。若這樣做，首先須要把這種 C （固定資本）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用於生產過程中的，是我們依照固定資本的損耗率計算出來的——這一部分我們用 C_1 來表示。還有一部分固定資本是全部移入生產物價值裏去的，如原料及副原料和燃料——這一部分我們用 C_2 來表示。

我們用以下的方法來計算日本製造業的 C ：在日本國富統計中我們已經知道建築物 and 機器的價值了，即建築物值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機器值一、六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元。^(註) 照建築物每年損耗百分之四，機器每年損耗百分之八的定率推算，那麼 C 應當是一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計算 C_1 時我們只有以工廠統計爲基礎。一九三一年內全國工廠所消費的原料和副原料價值總額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不過這個數字也是有些過度，因

(註)見非常時的我國。

爲有些東西，第一次當作原料，第二次却又當作半製成品來計算了。如果將重複的價值（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除掉，那麼原料消耗的純價值約爲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燃料、電力、瓦斯，在一九三一年所消耗的價值爲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樣算來，就等於二、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因此，（固定資本）的總數是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製造業所創造的新價值（即 $V+M$ ）爲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六四九、〇〇〇、〇〇〇元（註）爲 V （變動資本，亦即工資），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爲 M （剩餘價值）。

（二）政府工廠。日本的統計，在「政府工廠」的類別中，一九三一年共有五百二十九處工廠，共僱工人一五九、〇〇〇人。這些工人中的大多數是在軍火工廠與造兵廠中工作的，日本的統計中特別把這種工廠另列爲「機器製造及鋼鐵企業」。關於這

（註）見商工省統計一覽第十二表。

些企業的詳細情形，除了僱用工人的數目和使用的發動力馬力外，什麼也不發表。因此，我們只得以下列方法計算它們的 $\Delta + M$ ：

Δ 的價值是照工資發付單來確定的。這個我們可就鋼鐵和機器製造企業的工人每日平均工資來計算。政府的所謂「機器製造業」中六萬工人每人每日平均工資大約為二·三元，其餘的工人每人每日平均二元，所以每年共為一八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爲了確定剩餘價值 (M)，我們可以先算出私營工業中的剩餘價值率 ($\frac{\Delta}{M}$)，這也是依據商工省的統計。在鋼鐵業方面，剩餘價值通常是百分之五〇，機器製造業的剩餘價值通常是百分之一六〇，日本所有工業中的剩餘價值率平均爲百分之一八〇。我們現在爲專計算政府工廠中的剩餘價值，所以對於機器製造和鋼鐵業不能不特別考慮，這樣只能將平均的 $\frac{\Delta}{M}$ 定爲百分之二三〇。以這樣的百分率來推算，政府工廠的剩餘價值 M 就有一五七、〇〇〇、〇〇〇元，而 $\Delta + M$ 即等於二七八、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元。

(三) 礦業。日本各種礦業出產物的總價值，在一九二九年為三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固定資本在這種工業中對於全體資本的比例，並不算大，因為日本礦業中機械化的程度，特別在佔全部礦產百分之七〇的煤礦中，還很低的原故。

據日本國富統計所載，礦業中的建築物，價值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礦業中機器和各種機械設備的價值，毫無統計，但我們如將礦業中機器價值與建築物價值的比例，看做和製造業中這兩種價值的比例一樣時，即1:3，那麼我們算出礦業中的機器價值約為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果它們的損耗率，和我們在前面所說的一樣，那麼礦業中的C在八、四〇〇、〇〇〇元左右。礦業中的C，即每年消耗的原料燃料等價值，約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因此礦業的C的全部等於三三、四〇〇、〇〇〇元。這並不包括礦山所在地的地租（地租在礦業中開支佔絕大部分）因為地租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

如果C是三三、四〇〇、〇〇〇元，那麼礦業中每年的 $V+M$ 就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了。

(四) 電力。一九三二年日本生產的電力共值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各種建築物及發電廠的價值共約一、二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機器的價值共約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一) 電氣工業中建築物和機器的損耗率比較的高，現在分別假定為百分之五與百分之一〇，那麼C約為一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元，G(其中主要的為發電廠的燃料)約為七、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二) 因此，電業中的C為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而 $V+M$ 為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五) 瓦斯業。每年瓦斯生產總量為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公尺，一九二八年的價值為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元。據我們已經引證過的資料所載，瓦斯工業中

(註一) 見非常時之我國。

(註二) 商工省統計一覽第十三表。

建築物與機器的價值共值二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每年移入生產物中去的部分可達一二、四〇〇、〇〇〇元。C以煤及焦炭為主，約佔一、七〇〇、〇〇〇元。因此瓦斯工業中的 $\Delta + \Sigma$ 合計約為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六) 運輸業。確定鐵路事業中的 $\Delta + \Sigma$ 比較容易，因為鐵路當局每年都將其盈餘發表，而且這盈餘大抵等於它的剩餘價值。此外鐵路事業各部分僱用的工人數目及工資，也都可以知道。因此我們可以列出下表，俾使讀者一目了然：

鐵路種類	工人數(註一)	每日平均工資 (註二)	Δ	Σ	$\Delta + \Sigma$
			(單位百萬元)	(單位千元)	(單位千元)
國有鐵路	二二〇、〇〇〇	二元	一五一	二二八、〇〇〇	三七九、〇〇〇
民間鐵路	四〇、〇〇〇	二元	二九	三六、四〇〇	六五、〇〇〇
電氣鐵路	五八、〇〇〇	二·六元	五四	六〇、六〇〇	一一四、八〇〇
共計					五五八、八〇〇

航業方面，因為缺乏完全的統計，估計它的 $V + M$ 非常困難。在一九三〇年日本商船因運外國貨物而獲的收入為一九四、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三) 我們估計日本各海岸間運輸的收入應該也有與這相等的數目。這樣總的收入就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不算航業中製造其他物件所得的收入。日本商船的船隻及其設備總價值約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我們將它們的每年損耗率估計為百分之九，那麼它們的 C_1 約為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 C_2 (其中主要為煤及石油) 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四) 因此， C_1 和 C_2 共值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 $V + M$ 等於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是一九三〇年的數字。一九三〇年以後，日本的海運業

(註一) 一九三一年英文日本年報。

(註二) 一九三二年日本勞動年鑑。

(註三) 德文東亞雜誌一九三四年第四號。

(註四) 日本海軍年鑑一九三一年東京出版。

受了很大的挫折，到一九三三年差不多減少了百分之三〇，因此若將這減少的情形也加以估計，日本在一九三三年航業中的 $\Delta + \Xi$ 大約不過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如果我們換一種方法來檢討，也可以得到和上面差不多的數字。一九三三年日本五大航運公司（共有船隻三八五、〇〇〇噸）所得的利潤總額約為二、九〇〇、〇〇〇元。照這個比較，日本全國航業（共有船隻四、七〇〇、〇〇〇噸）的利潤總額即應有一七、四〇〇、〇〇〇元。航業中的 Ξ 大約即與此數相近。它的 Δ 可以就全國航業的工人數目來確定。一九三〇年工人的總數為二九〇、〇〇〇，平均每人每日工資一·九元。除了一九三三年所減少的百分之三〇，當年的 Δ 應該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 $\Delta + \Xi$ 當為一六七、〇〇〇、〇〇〇元，僅僅較用前法所算的數字少百分之一五。我們敢斷定，把航業中的 $\Delta + \Xi$ 確定為一六七、〇〇〇、〇〇〇元，是沒有什麼嚴重錯誤的。

日本從事運輸事業的載重汽車共有三三、〇〇〇輛，僱用司機人、助手、修理廠工人等四六、〇〇〇人。他們每人每日工資平均為二元的話，有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剩餘價值以百分之一五〇計（與現在鐵路事業的剩餘價值率相伯仲），有四九、〇〇〇、〇〇〇元， $\Delta + \Sigma$ 即等於八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至於其他的運輸方式，主要的是腳踏車和搬運夫，共有二〇〇、〇〇〇人之多。（註一）這種運輸工人的工資平均每人每日為一・二元（註二），所以 Δ 的數目有八六、〇〇〇、〇〇〇元。這種事業中資本構成的水平比較很低，所以剩餘價值至少可有百分之一〇〇，那麼 $\Delta + \Sigma$ 的總合應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漁業。日本漁業工人共有八四八、〇〇〇人之多，其中約三三五、〇〇〇。

（註一）這個數字是從日本各種運輸事業工人總數——八四五、〇〇〇——中除去上述各項運輸業中工人的數目，而得出來的。

（註二）一九三一年英文日本年報第三七〇頁。

人是季工。這種工業的 $\Delta + \Sigma$ 可以就極東漁業會社所發表的生產費數字，大體確定一下。據該會社發表，每年日本捕魚量約值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一）工資的開銷占捕獲量總價值的百分之一九，公積金及其他占百分之三三，海上運輸費占百分之四〇，利潤只占百分之七。（註二）這些數字一定是故意捏造，公積金及運輸費等顯然過於誇張，實際上不過所發表的一半而已。如果照我們推算，全日本漁業的 $\Delta + \Sigma$ 等於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伐木業。據日本農林省統計，一九三〇年伐木業有長期工人一四二、〇〇〇名，季節工人有一、三〇〇、〇〇〇名，即每年工作三個月。若果平均每人每日工資以一元計，兩種工人一年的工資合計，應為一五三、〇〇〇、〇〇〇元。我們估計這種實業的剩餘價值率只有依據一九二一年的全國出產品價值、僱用工人的數目及其他

（註一）一九三一年英文日本年報第三七〇頁。

（註二）一九三二年日本勞動年鑑。

資料。結果我們估計它的剩餘價值率非常之高，約為百分之二二〇。照這種比率推算，一九三〇年伐木業的 Σ 當為二五七、〇〇〇、〇〇〇元，而 $\Delta + \Sigma$ 等於三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九) 其他國民經濟部門中的工資勞動。以上所述的日本各種工業中僱用的工人總數為三、六〇〇、〇〇〇名。但據日本的人口調查，全國在工業和運輸業中的工資勞動者共有五、六〇〇、〇〇〇名。顯然還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名是在我們所說過的以外各種事業中工作。這些人們自然有一大部分是僱用於五名工人以下的手工業工廠中，關於這種工廠一般地是沒有任何統計的。此外，還有是在土木工包工的工頭指揮下的勞工和非精巧工人。這些工人如以每人每日工資平均〇·七五元計算，每年共可得工資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果以剩餘價值率為百分之一八〇計，那麼 $\Delta + W$ 等於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一)

(一〇) 小規模的獨立生產者。據統計報告，在各種國民經濟部門中都是不少小

規模的獨立生產者，他們並不僱用任何工人。這些生產者的總數約有一、二〇〇、〇〇〇人之多（農業除外）。（註二）在計算全國收入時，對於這些人當然要看做產業勞動者來估計。照例說來，這些生產者的剩餘價值都變成以下各種形態，而自己所以維持生活的不過等於普通工人的工資而已：對銀行及高利貸者所付的利息，對政府繳納的捐稅，獨占事業所剝削去的額外利潤、地租等。這種獨立生產者自己的生活在日本往往是處於最低限度；他們和普通工資勞動者的唯一不同點，就是他們是生產工具與工資的同時所有者，他們除去了一切開銷之後付給他們自己工資而已。因此，為了便利於計算起見，不妨把他們的工資定為每人每日平均一元。這樣算來， \lt 一共有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若以剩餘價值率為百分之一八〇， \lt \gt 等於八六四、〇〇〇、

（註一）這裏的剩餘價值率，是取其為日本一般工業剩餘價值的平均比率。因為資料的缺乏，無法把這種工人各別加以檢討。

（註二）見一九三二年日本勞動年鑑。

〇〇〇元。

(一一) 農業中的 $\Delta + \Sigma$ 。我們估計農業中的 $\Delta + \Sigma$ 是以農產品的總價值為張本。這個總價值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內為二、二九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註一) 至於固定資本移入農產品中的那一部分價值，是依農家的預算而分析出來的。

(註二) 為這一點工作我們曾利用了左列各項資料：

第一、一九二〇年內一家佃戶的預算；(註三)

第二、一九二〇年內一家自耕農的預算；(同上)

第三、一九三二年四十六縣農村中米的生產成本調查統計；(註四)

(註一) 見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泛太平洋雜誌。

(註二) 日本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的農業是極偶然的，因為直到今天半封建式的剝削方法還在日本農民生產關係上佔絕大的作用。

(註三) 引證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出版的普列特納氏著農民問題。

(註四) 見一九三三年日本農業年鑑第三卷。

第五、帝國農會在一九三二年對於五五五處農家的農產品生產成本費調查的結果(註二)

果(註二)

基於這些資料，我們計算日本農村中固定資本移入農產品裏去的價值，與農產品全體價值的關係，大略可如下表(註三)：

調查資料		計算之單位	農產品 總價值	固定資本移入之 價值(單位元)	對總價 值之%
第一類	米十二石		六〇〇	七七	一三
第一類	小麥六袋				
	大麥四袋				
			一〇七	二八	二六

(註一)同前，第一卷。

(註二)日本勞動年鑑一九三二年版。

(註三)農業中的固定資本包括肥料、種籽、農具及建築物的損耗，牛馬的維持費。

第一類	蔬菜及桑葉	七八	三一	四〇
第二類	五穀、絲等	一、四九〇	二三五	一六
第三類	米二石半	五五	一五	二七
第四類	五穀、絲、及牛	一、九二五	四六八	二三
第五類	稻田一町	四七·一	一五	二九

從這個表看來，在農業中各種固定資本移入生產物裏去的價值，平均約占百分之二五。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估計，在全國農產品價值中所有的價值，為五七三、〇〇〇、〇〇〇元，而 $\frac{1}{10}$ （包括地租、農村資本家的平均利潤、捐稅、借債的利息等）共為一、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除此以外，還要加上農村副業所得的收入，例如織席、織布等。至於非農業性質的季節工作，沒有包括在這裏面，因為在計算產業工人的收入時已經算進去了。二百二十四個農家調查之結果，證明每家從農村副業中所得的收入，平均占直接農產物總價值的

百分之一三，這就是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除了原料和工具之外，(註二)副業中的
 △十三約爲一九七、〇〇〇、〇〇〇元，或大略算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以上我們已將所有直接創造價值的勞動人民，分門別類論述完了。現在可以參照
 依我們的估計爲基礎而將日本人口類別的左表。在日本全國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人口中，我們只擇出成年的「勞動」人口二九、二〇〇、〇〇〇人，不過這中間也包
 括着雇主和地主等。(註二)

(甲)直接從事創造價值事業的人口：

(1) 工業及運輸業中的工資勞動者	五、六四〇、〇〇〇
(2) 工業及運輸業中的小獨立生產者	一、二〇〇、〇〇〇
(3) 勤勞農民 (包括農場工人)	一、二、八〇〇、〇〇〇
(乙) 不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勞動者	
(1) 商業雇員	二、二〇〇、〇〇〇

(2) 政府及私人事務所雇員	一、八〇〇、〇〇〇
(3) 家庭僕役	八〇〇、〇〇〇
(丙) 小規模的獨立商人及自由職業者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丁) 資本家及手工業雇主	
(1) 工業、運輸業及商業方面	一、八〇〇、〇〇〇
(2) 農業方面	五〇〇、〇〇〇
(戊) 地主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共計	二九、二四〇、〇〇〇

毫無疑義，(甲)種人口的數目估計得過低，(乙)種也有些過低，因為官方發表的成年人口，是不包括工業中僱用的童年工人的，而這些童工在日本很多很多。我們縱

(註一)調查的結果證明，這些用費等於全體收入的百分之十一，見一九三二年日本勞動年鑑第六一頁。

(註二)一九三二年日本勞動年鑑第二——三頁。

以童工在全體工業中的工資勞動者總數中占百分之一〇至一一計，其數目也達二、〇〇〇、〇〇〇之多。這些童工的勞動力在我們計算全國收入的來源時並沒有算進去。

另一方面，以上所引的一九、六四〇、〇〇〇名積極創造價值的人，顯然不包括工業和運輸業中的失業者而言。官方發表的失業者數目為四〇〇、〇〇〇，但據工會統計，有三、五〇〇、〇〇〇人。其中的一部分已列入（乙）及（丙）兩類中。因此我們仍然把積極創造價值的人數認定為一九、六四〇、〇〇〇，因為二、〇〇〇、〇〇〇童工的數字，是可以被失業者的數字抵銷了的。

現在我們可以將我對於日本全國收入的估計，表列如下：

日本的全國收入

（單位百萬元）（+為加號，-為減號）

國民經濟
部門名稱

年

△
+
X

一九三三年之
變化(註)

△
+
X
合一九三三
年價格水準之類數

(一) 製造業	一九三一	一五四八	十六二〇	二、一七〇
(二) 政府工廠	一九三一	二七八	一一三一	四一〇
(三) 礦業	一九二九	三五一	一一七五	一七六
(四) 電業	一九三二	三四五	十九六	四四一
(五) 瓦斯業	一九二八	四五	十三	四八
(六) 運輸業				
鐵道	一九二九	五五九	一一九〇	三六九
海上航業	一九三三	一七五	——	一七五
汽車	一九三三	八二	——	八二

(註) 計算一九三三年對於所引證的年度的變化時，我們考慮了以下各種條件：(甲) 生產總額，(乙) 價格指數，(丙) 僱用工人數目，(丁) 工資發付單。同時因為各個部門的統計數目並不齊全，所以我們只根據一般工業的指數。所有資料都是取自三葉會社的英文月報。

其他	一九三〇	一七〇	一四〇	一三〇
(七) 漁業	一九三一	二二七	一三〇	一九七
(八) 伐木業	一九三〇	三七四	一五四	三二〇
(九) 手工業中之工資勞動者及不精巧之建築工人	一九三〇	一、五〇〇	一二〇	一、二九〇
(一〇) 小獨立生產者	一九三〇	一、三四四	一八二	一、一六二
(一一) 農業	一九三三	一、七二〇	一、七二〇
直接農業收入		一、七二〇	一、七二〇
農村副業收入		二、〇〇	二〇〇
共計				八、八九〇(註一)

第五、海外投資的收入。這種收入就是沒有包括在全國收入裏面的日本在外國的主要是在殖民地——由剝削勞工而得的額外利潤。這宗收入因為在支應日本戰

費上也有相當的作用，所以不能不加以計算。

日本在海外的投資，一九三〇年爲二、二〇七、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二）一九三三年日本政府在海外放款的利息，日本海外企業的收入，日本僑民向國內的匯款，共爲二七三、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三）在一九三二年的國際收支對照表中這些款項

（註一）以上第九第十兩類，因爲日本統計數字的缺乏，不能精確計算。不過有一點是無疑的，就是小獨立生產者的總收入決不能超過農業上的收入，也不能近於資本主義工業的收入。這兩類的收入大約應近於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或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不是表中所列的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既是這樣，那麼共計應在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而不應當是八、八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是我們爲了避免對於日本支應戰爭的資源估計過低起見，寧可採取了這個較大的數字。

（註二）據非常時之我國一書中日本的國富一文所引證，這個數字是包括對於外國政府公債的投資，對於外國工業、運輸業、商業、銀行之投資，以及外國對日本之贈款等而言。

（註三）參見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英文日本泰晤士報載橫濱正金銀行發表的數字。

共爲二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不過這種收入，不能完全看做日本的純收入，因爲我們不能不考慮日本每年對外國在日本國內投資所支出的款額。外國從日本政府公債所得到的利息，外國在日本經營企業所得到的利潤，外國在日本公司中投資所分的紅利，數目也頗不少。一九三二年日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欠外國的債款有一、七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加上外國在日本企業中的投資，共有二、一五三、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一)一九三三年日本對於這兩類款項，付出三六三、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二)

這樣看來，日本海外投資的收入，如按期支付外國在日本的放款以及投資的本利利潤時，收支差不多是相等的，並沒有多少餘裕來應付戰費。

(註一) 據一九三三年大藏省年報。

(註二) 據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日本泰晤士報載橫濱正金銀行發表之數字。

二 國家財政收支的對比

要想計算以全國收入資助戰爭的經濟能力，必須首先確定三大構成部分的負擔能力究竟怎樣。這三大構成部分是什麼呢？第一、國富基金的每年增加額數；第二、政府及一般公共開支的基金；第三、民間開支的基金。

我們手中所有的資料，不足以確定日本國富增加的比率。在大危機前，日本在工業、運輸業、礦業、農業、銀行業中，每年投資的增加平均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三年全國股份公司的新投資額共為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因為這個數字中並不包含獨營企業、地主、資本主義式農場等的新投資，所以它顯然較全國真正的總投資額為少。但是在另一方面，因為許多新投資本僅是補充固定資本所消失的部分，每年真正的社會資本的積累，並沒有那

(註)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泛太平洋雜誌。

麼多。我們把這些互相抵銷的因素除開不論，便可以假定它實際的新投資在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與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間。這可以參酌下面的數字，對照一下：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〇年的期間內，日本國富由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到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一）換言之，每年平均增加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現在我們可以以這個數字代表危機前時期內日本每年資本的實際積累數。

日本政府和一般公共的開支，「平時」的額數可以由中央政府和市縣政府的預算中看出。在一九二四與一九三〇年期間內，日本國家預算（中央政府預算）每年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間。另據內務省的報告，市縣政府和村會所的公共開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〇年間四年內，平均每年為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二）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政府和公共開支，共

（註一）一九三三年大藏省財政年報第二二五。

爲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前面算出國家總收入爲八、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以這樣收入除去政府和公共開支外，還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餘下爲民間的開支。

這樣看來，全國總收入可以分成三大類。爲了比較起見，我們特將各類對於全國總收入的百分率，表列如左，同時並列出德國在歐洲大戰前各類的百分率：

項 目	額數（單位百萬元）	對總收入的%	戰前德國的%
全年國富的增加	一・三	一五	二〇
公共開支	三・三	三七	一七
民間開支	四・三	四八	六三

日本公共開支的百分率比較德國大得那麼多的原因，在於日本軍事預算及國營企業特別龐大。至於日本民間開支百分率較德國小得那麼多，則因爲日本大部分人口

（註二）英文日本年報一九三一年版。

的生活程度是在與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程度相等之故。

三 以國庫收入資戰的能力

當前的問題，是確定從日本全國總收入中可以抽出多少價值來應付戰爭，一面還顧全到不危及資本的流通和生產的過程，不使國家行政瓦解，避免在戰爭第一年内引起人民的革命浪潮。

第一、每年國富增加額的資戰能力：

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了一年內國富的增加大部分是充戰爭之用。日本軍部的定貨單以及通貨膨脹，將使日本各種工業會社迅速擴充，擴充的速率比任何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要大，因為日本工業中的戰爭準備能力還遠未達到成熟的程度。因此，縱使假定日本在戰爭來到時，將它第一年内國富的增加，全部用來擴充原有的軍需品工廠以及創設新的軍需品工廠，都不算錯誤。

這並不是說全部的國富增加都直接充當戰爭之用。顯然的，新資本中不移入生產品裏去的那一部分的價值，於支應戰爭消費上，並不直接參加。因此，新資本中可以當作支應戰爭的財源的，只是流動資本和消耗到生產過程裏去的那部分固定資本。依照我們所採用的製造業的統計數字，在生產過程中所利用的資本，有百分之四〇是消極的，不移入生產品中的資本。所以如果我們假定在戰爭的第一年內，日本將其一年內所增加的國富——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全部用在擴充軍需工業上，實際上積極支應戰爭耗費的只是七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乃至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況且，國富的增加部分，在戰爭的第一年中，並不能全部積極地利用到軍需工業的擴充上去，因為建築新工廠和改造舊工廠都需要相當時間，在這時間內為支應戰爭的價值，未必能創造出來。不過這種考慮在這裏並沒有多大意義，因為那一部分不能參加到生產過程裏去的新資本，政府為了利用它來資助戰爭，可以臨時以發行公債之類的

方式，將它動員起來。

第二、公共開支基金的資戰能力：

這種基金平時是用來維持地方行政、警察、公共衛生、殖民地行政、道路及電信交通、教育、撫恤等，能不能移出资助戰爭是一件很可疑的事。前面我們指出這種錢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包括政府造兵廠的開支、鐵道開支、國有鋼鐵廠的開支等，政府不但不能夠削減這些用費，而且因為戰爭之故，一定還要加增。如果我們假定政府將地方行政費減少一半，騰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來，將教育費削減百分之三〇，騰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撙節，一共可騰出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外，算上平時維持陸海軍的費用（這宗費用我們已劃在經常公共支出費中），那麼一共從這裏可以提出作為戰爭費用的，可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第三、民間開支基金的資戰能力：

這宗款項我們已計算過，爲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戰費的負擔是很快就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的。統治階級會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如徵愛國捐、發行救國公債（尤其是在戰爭的第一年中）（註）增加租稅、實行通貨膨脹等，從勤勞大眾的消費上榨取戰費。

世界經濟危機、滿洲事變、上海及長城戰爭，對於未來戰爭的準備，這些已使日本一般民衆的消費能力，在近幾年內大爲減低了。促成這種減低的一種方法，是將日元貶值，間接上把工資減少百分之一五，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人民層生活，一齊因之惡化。據官方發表的數字（雖然這數字還不能充分表示真象），日本生活費指數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已較一九三一年同時期增高九點。過去幾年中，一方面勤勞階級的實際工資是減少了，另一方面由於生產合理化之故，生產過程急劇加速，以至一九三二年較諸一九三

（註）大藏省向大銀行家方面發行國債，近來已經感受相當困難，所以新的公債每張儘量用小的額數，如二十五元、十元、五元等，以使中下層階級購買。

一年工人數目雖少了百分之三，而生產額反增多了百分之一七。另據工會方面發表的儲蓄額的減少，和批發物價與零售物價間的差數（註一）的增高，進一步促成大獨占資本對於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剝削。

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影響農民生活程度，甚至更爲明顯。據日本銀行的報告，一九三三年年底，農產品價格比較農民所需用的工業品價格的指數，相差八點，而在通貨膨脹初期，即一九三一年十月，這種差別只有一點。據最近大藏省之統計，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內，農民從農業上所得的收入（副業在外）每家平均爲四〇六元。（註二）從這個數目中，農民要支付地租、捐稅、債券的利息、肥料費用等。在危機期間內，農民生活無法維持，只有再度向銀行、信用機關，以及高利貸者借債維持。因此一九三三年農民每戶平均的債務增到八一三元。郵政局中農民儲戶在一九一八年佔全體農戶的百分之三

（註一）一九三四年一月批發物價指數較一九三一年同期高二二點，而零售物價指數只高八點。

（註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朝日新聞。

五，到了一九三三年只佔到百分之一七·六。(註一) 據資產階級方面的資料，一九三三年日本農民每戶平均爲生活必需而用出的款項只有一百二十元。(註二) 若以日本全體農民論，這一年中生活必需上的用費，不過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由於近年來經濟危機與通貨膨脹而日漸增加的城市農村間商品交換的不平等性，由於農村中生產的價值逐漸流出——這種價值不僅是剩餘勞動力的出產品，還有必要勞動力的出產品——例如銀行高利貸者剝削的利息，工業製成品，尤其是化學肥料等價格的昂貴，已使日本農村經濟日趨沒落。到了戰時，縱使農產品價格會因之提高，縱使農民中因壯丁入伍而緩付債務，這種沒落的危機，也只有更趨尖銳之一途。看了日本農村種米及養蠶所需要的那樣大量勞動力，將來戰爭把成年男女從農村中吸收出去後，農村經濟的嚴重危險一定是不堪設想的。

(註一)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英文日本廣知報。

(註二)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全上。

照前段所引證日本農民每戶一年生活必需費是那麼有限，每人每年平均不過五十六元，若再想從他們的收入中獲得更多的戰爭經費，自然是極困難的事。如果真的再減低農民的生活程度，恐怕日本統治階級就要遭遇政治革命的危險了。然而，縱使如此，我們還假定政府可以從農民身上剝削他們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五以充戰費，計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綜合以上所列舉的各種可以資助戰爭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表列如左：

一、得自每年國富的增加額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得自公共開支基金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三、得自民間開支基金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共計	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四 殖民地收庫的動員

關於日本各殖民地的國民經濟情形，資料非常缺乏，所以像對於日本國內那樣詳細分類地檢討它們支持戰爭的經濟能力，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們這裏只得將它們的可能性作一個粗略的估計。假使我們認定日本殖民地中每年的全部收入對於它們全部財富的比例，和日本國內一樣，即百分之八，那麼這種收入的總額約有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在實際上，它們的收入應該比日本國內少，因為這些殖民地的經濟中農業佔的地位比較日本國內更高之故。所以我們應該從上面的數字中減去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這剩餘的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中，我們若再依日本國內可以從全國收入中提取戰費的百分率加以核算，那麼殖民地可以提供的戰費當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

~~~~~

(註)朝鮮、台灣、關東州及南鄂庫頁島的全體財富，據估計值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見非常時之我國)

## 五 滿洲資戰的能力

滿洲作為資戰的泉源，恐怕比較日本，甚至加上它的其他殖民地的能力，都要大些。第一因為日本可以使滿洲負擔起前方軍隊糧秣的供應，交通的維持，臨時的修繕，前方所需燃料的供給，滿洲兵工廠鋼鐵廠以及機器製造廠的原料和勞工等等責任。不過，因為目前具體的統計資料，還嫌不足，所以精確地計算滿洲在這些個別方面支應戰爭的限度，依然是不容易的。

假使我們估計滿洲的全部收入，等於它的生產額的總值，那麼我們可以得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 這個數目中，大約有一半是可以用來資助日本戰爭的，即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這數目上，再加上可以在戰爭第一年內從固定

(註) 這個數字是依據一九三二——三三年滿洲年報及其他資料上所載滿洲國民經濟各重要部門的出產價值累加起来而得的。

資本和過去儲備中提取的價值總數可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將日本一切可以資助戰爭的泉源綜合起來，第一年內可以提供左列的費用：

來 源

(單位百萬元)

過去的儲備

六、九〇〇

固定資本中可提取部門(包括滿洲以外的各日本殖民地)

一、二〇〇

日本國內每年全國收入

三、一〇〇

殖民地(滿洲除外)的每年收入

四〇〇

滿洲的經濟資源

一、〇〇〇

共 計

一一、六〇〇

## 六 戰時財政的體系

我們已經將日本國民經濟中可以提供出來充當戰爭費用的價值，一一計算過了，

但是如何從國民經濟中提取這些價值使之移轉到政府手中，却還沒有討論。提取的方法自然不至於對全部價值的總數發生重大的變化，不過因方法的不同可以決定國民經濟中各部門所負擔的戰費，以及社會各階級所負擔的戰費的多寡。日本近年來已經着手動員它的國民經濟以作大戰的準備，因此我們現在估計它到了戰爭來到後如何徵發戰費，換言之，它會採取怎樣的動員戰費的體制，比較容易得多。

凡是研究過歐洲大戰中參戰國徵發戰費方法的人，都知道主要的方法為政府利用金融信用機關的活動，再加以紙幣的增發。有些國家，如英國，比較側重增加戰爭租稅，然而英國靠增加戰爭租稅所彌補的戰費，也不過百分之二八，其餘百分之七二，依然是靠前者的方法。

因了種種原因，政府信用機關的活動在日本一定會成為徵發戰費的最主要方法。所有戰爭開支的直接項目，必然包括在國家預算裏面，如歐戰時各交戰國以及日本在過去的戰爭中一樣。自然，國家預算的支出方面，到了戰時一定非常龐大，而非普通經常

收入所能彌補。不僅如此，普通經常收入還要大大減少，因為（一）由於動員之故直接納稅人的減少；（二）國有鐵路、電話、電報、商船等收入的激減；（三）關稅收入的減少；（四）由於國民消費額的縮小，間接稅也要大大減少。因為這些原故而造成的預算的不敷，最初是會藉增加富有者的課稅，如英國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那樣，來抵補一部分的。不過，照過去日本動員戰時財政的情形，和近年來應付滿洲事變及準備未來戰費的實況看來，日本資產階級對於任何增加直接稅的辦法，都是竭力反對的。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全部戰費——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百分之八八是靠發行戰爭公債，只有百分之一〇是靠特別課稅。日本在歐洲大戰中的軍事預算每年平均約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大半用於西伯利亞出兵，百分之五〇是用發行公債，百分之三〇是靠普通預算收入來維持的。（註）誰都知道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間滿洲事變費，和準備未來大戰費，一大半是依賴赤字

（註）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日本泰晤士報一篇未署名的文章，題為日本戰爭預算。

公債。僅僅一九三二——一九三三間一個年度內赤字公債發行了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統治階級總願意採用公債增發手段以爲動員國民經濟資源的方法，因爲這種方法不像直接稅，是「無形地」轉嫁到中下層民衆肩上的。政府與舉戰費的一個步驟，就是到戰爭爆發後，立刻宣布所有國庫債券與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同樣通用。因此，政府在法律上就獲得繼續無限地以國庫債券支付各項需要品的權利。換言之，所有短期國庫債券都可以在國家銀行即日本銀行貼現，由日本銀行供給紙幣。所以說結局戰費的徵發，無非是藉增發紙幣。發行巨額紙幣以應提高軍隊作戰能力，津貼動員工業，支付軍需品價值等等激增的需要，假使不隨時在公開市場上發行戰爭公債，必會促成極高度的通貨膨脹。發行戰爭公債的目的，就是隨時將愈發愈多的紙幣，逐次收回。假使在戰爭初期發行公債很得法，有時是可以暫時避免紙幣的跌價的。但是日本在這一層能做到什麼地步呢？

首先要知道的是，日本的金融財政上已經堆積了巨額的舊公債了。一九三三年底

日本的國債已經增到八、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一)一九三四——三五年度的，日本政府又發行了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公債。據前大藏省租稅局局長青木氏的意見，因為人民積欠的稅款及其他預算上的缺點（共計不敷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國家收入勢將減低，而不足之數恐怕不得不以增發公債來彌補，因此過去一年中發行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公債大概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政府公債的利息每年已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即為全國稅收的百分之五〇，亦即全部預算的百分之二〇。金融財政上既然已受到這麼大公債的重壓，則將來發行新公債的能力當然要很有限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日本銀行行長土方久徵氏曾表示過：「政府公債市場的運用，頗不順利；日本銀行很難斷定將來再增發公債能否成功。」

(註二) 日本財界曾指出法人和私人投資者吸收政府公債的能力，已經是極端有限了。

(註一)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十八日，中外商業新聞。

(註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三日英文日本廣知報。

據說造成這種情勢的一個直接原因，是銀行在公債中的投資過多，全國銀行資本的百分之五〇都已投入政府公債、市債及其他債券中了。(註)一九三四年已故大藏省大臣高橋是清在議會答辯中表示：政府有意以法律強制銀行及信用機關購買公債。

自然，政府在相當限度內，可以將金融市場的吸收公債能力擴大；如提高公債利率，在票面額以下銷出等手段，都可以採用，雖然這樣做來會刺激人們售出舊公債，以購新公債。還有政府可以相當強迫大銀行購買公債，限制紅利利率等等。此外，戰爭初期，在郵政局有小存款的儲戶，可以藉愛國的宣傳使他們購買不少戰爭公債。同時戰時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特殊景氣，也可以多少幫助公債的推銷，這是不可忽視的。但是，戰爭加於金融市場上的要求，換言之，巨額公債的發行，和紙幣的無限的增發，遠非金融市場的吸收容量所能應付。

依據我們前面的估計，日本在戰爭第一年內必須從國民經濟中提取一三、六〇

(註)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泛太平洋雜誌。



○、○○○、○○○元的價值。國民經濟中有一大部分不能轉變為戰爭所需要的價值，那麼就不得不增發龐大數量的紙幣，以填補不足。這些價值有的是可以藉信用，即發行公債來抵補的。或者藉發行公債政府可以不費很大困難獲得我們前面所論到的日本國富增加額中那「閑散」的部分，即七○○、○○○、○○○乃至八○○、○○○、○○○元，這有一部分固定資本金，計九○○、○○○、○○○元，都說不一定。政府可得動用的儲備（現金儲備，存米，等等）計一、七○○、○○○、○○○元，以及因撙節而省出的公共開支的一部，都可以提出來，無須立刻加以補償。那麼還有必須動員的價值，則包括（一）民間工業的積蓄；（二）一部分軍需工業的設備（這部分若一動員起來，立刻就要拿出大批款項以保持工業中的流動資本）；（三）國富中以軍需品的形態從民間轉入政府手中的新增價值。這些共計至少有四、○○○、○○○、○○○元。動員這些價值的方法不外發行紙幣，然而以日本目前發行紙幣的額數將達一、二○○、○○○、○○○元（註一）就已造成空前的通貨膨脹這件事看來，要

想發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紙幣，勢不可免要促成更可怕的通貨膨脹。政府發行公債後，在相當程度內可以緩和膨脹的危機，但是究竟能緩和到什麼程度，那是很難判斷的。無論怎樣，國債既已達到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二）最近還要增加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到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共將達一百一二十億元，日本金融財政的能力已經喫緊到萬分，若想再藉發行公債來抵換四十億紙幣的發行，顯然是異常困難的事。

現在我們不妨粗略地測量日本發行公債的前途，以證明我們所說的困難。購買公債的主要分子，不消說是資本家階級。日本資本家階級能夠拿什麼財源來購買公債呢？當然只有那一部分沒有變為資本的利潤——這當然是說，假使工業逐漸擴充，資本家當然是要把他所獲得的一部分利潤再投入進去，而以留下的一部分去購買公債。如果我們

（註一）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外財界。

（註二）這個數目中包括一九三四——三五年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公債。

假定平時的平均利潤率爲百分之十，實際上與這假定大體一致。(註二) 那麼日本全國股份公司的投入資本(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三)的一年間的利潤，就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再假定這利潤率到了戰時可以增大一倍，那麼就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如我們前面所說，這利潤的一半是要作爲資本積累而再投入生產過程裏去的，所以只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剩餘下來，從這中間資本家還要提出他們私人的用費。縱使我們假定政府可以藉發行公債把其中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動員起來，此外再用公債力量從小儲蓄者手中得到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共不過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註一)在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的一個半年間，一百六十二個工業、銀行及其他股份公司，以資本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得利潤如下：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百分之七·四；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百分之八·四；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百分之八·九。(見三菱月報一九三四年二月份。)

(註二)此爲一九二九年之數，見一九三一年大藏省年報。

對於不得不發行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紙幣，還差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不能抵換。這就等於說，日本紙幣發行額，將較現在增大三倍。在商品流通勢必滯滯起來的時候，這樣大量的紙幣能夠不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嗎？

日元貶值到了戰時也是不可免的事；因此物價更要高漲，而政府為購買軍械軍火及一切軍需品，必須付出更大的開支，因而還不知要增發多少。現在難以逆料的紙幣，到了那時，歐戰時各參戰國所經過的往事，即國庫藉發行公債而獲得的收入，遠不及紙幣增發的數量，將重見於日本。並且這種現象在日本一定比較歐戰時德法俄諸國所遭遇的，還要嚴重。因為日本的財政基礎比這些國家在歐戰前的基礎，惡劣得多，然而它依然要應付一個大戰。哪一個國家在歐戰爆發前夜的國債，都不像今日日本這樣大，而國債的大小對於發行戰爭公債却有決定的關係。這可以從下表中看出：

### 公債對全國收入的關係

國名

公債總額（註一）

全國收入（註二）

公債對全國  
收入之%

|          |            |            |      |
|----------|------------|------------|------|
| 德國(一九一三) | 五、五〇〇百萬馬克  | 四一、〇〇〇百萬馬克 | 一三·五 |
| 英國(一九一四) | 七〇〇百萬鎊     | 二、三〇〇百萬鎊   | 三〇   |
| 俄國(一九一三) | 八、五〇〇百萬羅布  | 一三、七〇〇百萬羅布 | 六二   |
| 法國(一九一三) | 三四、〇〇〇百萬佛郎 | 三八、〇〇〇百萬佛郎 | 八九   |
| 日本(一九三四) | 九、五〇〇百萬元   | 八、九〇〇百萬元   | 一〇六  |

法國的公債當時雖佔很大的比率，但那比率並沒有顯示出它真實的財政力量。一九一四年法國政府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現金儲備，等於它全部公債的百分之十二。然而日本在一九三四年的現金儲備只等於它全部公債的百分之五。

(註一)見布克斯班著軍事經濟政策，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出版。

(註二)見得西列耶著一九一三——一九二五年間法國及其他各國收入的累進，載於一九二五年七月法國一般統計公報。關於俄國的數字，係參照普羅克波維契對於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間

戰費的計算。

從這些數字的比較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日本到了戰爭第一年内會受到如何重大的通貨膨脹及其附帶的危險。

戰時通貨膨脹不僅反映從生產範疇轉變到戰爭範疇（或不生產範疇）去的價值，而且是促成這種轉變的一種最重要的手段。特別是因為戰時膨脹可以將人民的消費減削百分之四〇，如我們上面所指出，從而榨取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財源。

這樣看來，動員戰費的方法，本身就可以將戰爭的負擔轉嫁到一般人民身上。日本政府當然會學歐戰時交戰國那樣，盡可能避免使人民的消費過於低減，以至引起社會的不安。若想這樣做，它必須採取歐戰時各國所採的手段一樣，即調節市場，統制一般消費品的物價。

然後，因為這種手段不能長時間有效，政府將進一步課徵軍需工業的利潤，提高公債的利率等等，或者多少可以開闢些其他的財源。

## 七 經濟支持力的最後限度

我們已斷定日本以它經濟上的最大能力所能支應的戰費，不過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因為達到這個程度時，日本的生產力就要遭受尖銳的貧乏，而生產力中最主要的成分，即國內勞動階級，恐怕也要起來以革命手段報復統治階級的榨取政策了。戰爭對於全國經濟的榨取，到了戰爭第一年年杪就要嚴重地表現到社會方面，因為不但全國收入減少，已有的積蓄也都消耗完了。

然而，縱使日本傾盡它全國的經濟力量，也還不能供應戰爭第一年所需要的戰費，因為我們前面曾詳細估計這年的戰費要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還缺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筆款除了向外國借債外，別無他途。

到了戰爭的第二年，情形是更要惡化的。不去算擴充軍需工業所要的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二年的戰費就需要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時戰費

的來源已經拮据到很厲害的地步了。

我們在討論利用國內存貨以資助戰爭的問題時，曾指出在戰爭的第二年內，有價值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存物可以提出來資戰。

隨着工業中勞動者數目的減少（大批工人要被迫入伍），隨着工廠內新勞動者生產力的低降，機器的竄化，農產物的減少等，全國一般生產品將大大降低，也就是說全國收入要大大降低。例如歐戰的經驗證明了交戰國煤礦工人的生產力，以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一三年比相差如下：英國百分之一六·九，法國百分之三一·七，德國百分之三二·六，據德西列耶氏的計算，以上各國在一九二〇年每人的平均收入減少如下：英國百分之一八，法國百分之三三，德國百分之三七。

以全國收入言，德國在歐戰中間每年平均減少百分之九·二。日本若遇到大戰，它的全國收入減少的程度，一定比德國還大。因為什麼呢？第一，日本農業需要的人力特別大，同時工業不集中，中小工廠也是大部分靠人力的，因此日本的壯丁動員起來，全國因



人力減少所受的影響特別大；第二、日本經過四年的恐慌，國民經濟疲憊得很，不像德國在歐戰前夜僅僅感受到恐慌的最初的徵象。

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指出戰爭來到時，國民經濟中可以抵銷生產力低減傾向的各種原素。換句話說，在戰爭期中也有幾種可以使生產量加增起來的理由，這就是：第一、生產設備的盡量利用，目前因為種種原故日本的生產機構沒有充分利用的地點；第二、勞動的軍事化，勞動時間的延長，勞動速度的加大；第三、以戰爭公債動員起來的儲蓄金，用於「生產」方面，即擴充軍事工業的生產能力。

把這些正反的因素一齊加以考慮，我們可以大致不錯地肯定日本在戰爭的第一年間，全國收入要減少百分之十。這就是說，如果其他因素不變，到了戰爭的第二年全國收入就只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到了戰爭的第三年，只有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以同樣的低減率估計日本殖民地的收入，在第二年各殖民地收入的總額就要減到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榨取滿洲資源的可能性，到了戰爭的第二年，恐怕要減少百分之七〇乃至八〇，因為滿洲主要的生產是農業，而且經過一年戰爭後，滿洲直接間接要被軍事行動和戰爭砲火蹂躪大半。我們相信到了戰爭第二年，日本可以從滿洲榨取的，最多不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運用固定資本來資助戰爭，由於戰爭第一年中固定資本的減少及補充的不可能，那可能性也會削弱下來的。不過這一點到了戰爭的第二年就沒有多大的重要性了。第二年内可以資助戰費的來源，綜合如下：

過去的儲備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一）

固定資本的利用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二）

日本全國收入增加額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三）

殖民地的全部收入增加額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滿洲的經濟資源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共 計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如果我們假定日本在戰爭的第一年內所缺乏的十億元戰費，將以外債和外國的長期信用貸款來填補，（能否做到是一個疑問，）那麼它在當年內的全國收入所負戰爭負擔，已為百分之三五。現在在第二年內，縱使日本能夠再向外國舉三倍於第一年的外債，即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它的全國收入的負擔將要增到百分之六〇。

以日本那樣一年收入有限的國家，提出百分之六〇來從事戰爭，顯然是一件不能忍受的負擔。據俄國軍事經濟學專家普羅科維契的計算，帝俄在歐戰末年一九一七年的戰爭開支，等於它全國收入的百分之六〇。但實際上那開支並不是全國收入的百分

（註一）（註二）我們這裏列的第二年數字與第一年的相同，因為這項來源不至減少得太多。

（註三）這個數字，較第一年減少百分之二〇。

之六〇，因為當時的戰爭開支，有不少是取自國民收入以外的各來源的。俄國當時從聯軍各國政府接受了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金盧布，等於它全國一年收入的百分之五〇。然而歐戰末年帝俄的戰爭負擔已使帝俄崩潰了。日本在戰爭的第二年，縱使能夠借到二十七億的外債，它的戰爭負擔都要大到和歐戰末年的帝俄一樣，試問它能否支持呢？

日本在戰爭第二年内會遭遇到歐戰末年帝俄的光景，也可以從另一方面來證明。如前面的那表所示，日本從第二年全國收入中可以提出的戰費有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宗款項怎樣分配出來的呢？在第一年中，我們估計國家的歲入（即中央政府收入）可以分擔百分之六〇，公共開支的基金，即地方政府等的收入，可以分擔百分之二四；民間的開支可以分擔百分之二五。

我們必須記住，要從公共開支基金中抽出百分之二四來，必須將地方行政費減少百分之五〇，將全國教育費減少百分之三〇，將地方警察費減少百分之三五，纔為可能。

民間開支費用中如分担百分之二五，全國人民的消費必須縮減百分之二五，這一般勤勞民衆的生活程度是不只減低百分之二五的，因為統治階級的生活程度是絲毫不會減低的。

若是第二年全國收入中必須攤出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戰費，那只有做到以下兩點纔成：第一、國富積聚過程的全部終止，即擴大再生產的終止；第二、國民公共和私人開支的極度緊縮。

在戰爭第二年内停止擴大再生產是沒有多大妨礙的，因為軍需工業的必要的擴大，已經在戰爭第一年内完成了。這可以使它在第二年内省下、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

除了節省下擴大生產的資金外，所有不足的數目只有取諸人民公私的開支。在公共開支，這時要使政府在各地的軍需事業、警察事業、行政機關等開支，再事縮減，差不多

(註)這裏我們暫時把日本在第二年内必須添置新兵器和新軍火一點，撇開不論。

是不可能的事了。而這些正是公共開支中的最主要最大的項目。因此，所有不足的數目必須求之於（一）公共開支中充當人民物質及文化享受的部分，如醫院、教育、殘廢院等的開支；（二）民衆的私家生活維持費。

我們假定在戰爭第二年内，日本政府把各種社會上必要事業經費盡力縮減的結果，可以得到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個數目對於它當年的公共開支的比率，已經不是第一年的百分之二四，而是百分之四〇了。本來在第一年内使用公共開支的百分之二四，已非將若干重要社會事業竭力縮小不可。現在若要移用百分之四〇，自然更非將若干社會事業整個停頓或廢止不可了。

然而，縱使這些都成功了，第二年從全國收入中攤派的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還差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沒有着落。這筆需要，是完全要從人民的生活的開支上想辦法的。這個數目等於人民私家開支費用的百分之六二。

現在我們對於日本動員戰費的全部過程可以把握住了。

在戰爭第一年內，日本政府供應戰爭需要的主要來源，是過去積蓄下來的多量軍需原料，民間的經濟資源，和價值六十九億元的現金儲備（這一項差不多等於第一年戰費的半額。）因此日本第一年的戰費，如果能夠借到十億元的外債，再從國民全部收入中提出百分之三五，是可以應付過來的。這樣龐大的開支，以日本全國收入的低下和它國民現在生活開支的弱渺來看，當然會造成極端緊迫的局勢，但是還不算過於不可支持，日本的統治階級還能有力量支持。

可是戰爭第二年的形勢，就不同了。到了那時因為過去的積蓄和儲備漸漸消耗完了，日本政府能為戰爭動員的儲備，只有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且這樣動員起來，是要將食糧和商品的存積量減到最低度纔能做到。縱使日本繼續消耗它的固有資本，加緊對殖民地的榨取和壓迫，並且向外國再借三倍於第一年内所借的債款，即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它仍不得不以全國國民生活費用的百分之六二充當戰費。日本是否能夠支持這樣大的負擔呢？

在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支持這樣大的負擔的。統計證明國民收入的犧牲能力，最大的莫如中歐諸國，它們到了歐戰的第四年曾將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四·七犧牲出來，充當戰費。至聯軍方面，國民收入額中犧牲最大限度是在戰爭的第三年，百分率為四三·二，第三年以後犧牲的數字就激速減少了。

日本的國民收入比較歐洲大戰中任何一個主要交戰國都少，所以從它的國民收入中提取戰費，對於它的影響當然嚴重得多。然而照前面分析看來，日本到戰爭的第二年就不得不從國民收入中提取百分之六〇，充當戰費。而且到了戰爭第二年日本僅僅有「國民收入」一個可恃的來源，因為一切其他的來源都枯竭了。顯然這種經濟形勢是非陷入大災厄不可的。可是如果我們以日本的戰費來和它全國收入額比較，那麼前者等於後者的百分之一五三，換言之，戰爭第一年的戰費，等於日本全國一年半的收入。戰爭第二年的戰費等於它全國收入的百分之一三四。這樣看來，戰費對於它全國收入的比率並不算過大，可是因為它全國的絕對收入本身太少了，而且沒有其他多量的來



源，所以結局戰費會變成日本不能供應的東西。

## 八 現金準備問題

日本支應戰費還有一個不利的要素，就是它不得不用現金開銷許多軍事費用。這一點更要增加它不少的困難，但是無法避免。因為日本自己的國民經濟在自然的使用價值上，不能產生它所必要的那麼多種類，和那麼大的數量。爲了購買外國軍需品和製造軍需品的原料，日本在戰爭的第一年內不能不支付美金七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合一九三四年五月的匯兌率，即日金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抵償這筆開支的財源，不外一、出口貿易；二、無形輸出（如外國人在日本旅行用費等）；三、在外國之現金儲備；四、海外投資；五、國內之現金儲備。

關於日本的出口貿易，我們假定它在戰爭期內也是照平常一樣地增加。如果我們假定它的出口貨物減少了，那麼我們不得不同時估計它的重要工業部門的活動也

減少，並且因此它的全國收入也就減少，這樣會使日本支應戰費的能力更顯得薄弱了。不過，縱使在平時，日本的對外貿易並不能使它積蓄任何現金。日本差不多年年都在入超中，一九三二年較一九三一年的入超額高百分之二七，一九三三年復較一九三二年高百分之三二·六。

我們若把日本的對外貿易表加以分析，立刻就看出它的主要入口貨物是爲了輸出工業用的原料和半製成品。例如，一九三一年的輸入總額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中，酒、糖菓、化粧品、烟草等，合計僅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餘部分都是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佔百分之二二·〇；鐵苗、五金、機器共值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佔百分之二〇·三；脂肪及化學原料，共值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佔百分之十五·四；種籽及食糧，共值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佔百分之九·

這些輸入品若是一旦減少，則全國的經濟就要發生嚴重問題。在另一方面，日本的

輸出貿易是決沒有增進的希望，尤其是在戰爭期間內。戰爭來到時，和日本競爭的其他帝國主義者，必然要將它從它這些年來在亞洲及南洋方面獲得的市場中一舉而驅逐出去。

因此，日本利用對外貿易以充實它的現金儲備，是沒有前途的。

日本的國際收支，在近若干年來也是逆行的。一九二四——一九三二的九年間，日本每年國際收支的虧額，表列如左（單位百萬元）

|           |           |
|-----------|-----------|
| 一九二四……三〇六 | 一九二九……七七  |
| 一九二五……二三六 | 一九三〇……一七六 |
| 一九二六……二六八 | 一九三一……二八九 |
| 一九二七……二三二 | 一九三二……四三  |
| 一九二八……一四八 |           |

如下：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國際收支比較略微有些盈餘，我們現在把它詳錄

(借方)

普通收入

五七七、四一六

外國公債利息及外國公司股票紅利

一九、三六二

海外企業盈利及僑民匯回款額

一五七、二四四

海上運輸收入

一八一、八四三

保險事業收入

一一七、二五八

外國旅客及外僑在日本消耗款額

五五、四七八

政府收入(外國賠款等)

四、九六四

其他

四一、二六七

特殊收入

一九〇、四六三

外國在日本之投資

八四、四七五

日本收入的海外投資

一〇五、九八八

共計

七六七、八七九

(貸方)

普通支出

五三四、一六二

日本公債之利息及公司股票之紅利

一八〇、三三〇

(付於外人者)  
外人在日本投資及外國工人在日本所得  
之收入

一九、八五七

海上運輸之支出

八二、一四二

保險事業上之支出

一〇八、三五九

日人在外國消耗之款額

三九、八五二

政府支付外國款額

八九、一八二

其他

一四、四四〇

特殊支出

二九〇、五九九

日人在海外投資

一〇〇、九五四

外人撤出在日投資

一八九、六四五

共計

八二四、七六一（註）

到了戰時，日本的國際收支對照表中，只有向不利的一方面變化，即無形的輸出會減少，無形的輸入會增多。那時顯然從海上運輸所得的收入要大大降低，因為大部分商船都要從事軍事運輸。同時從保險及因外國在日本債券上投資，日本所得的收入，亦將減低。這樣一來，「無形的輸出」中主要項目的現金收入，都要減少。

在另一方面，對於「無形輸入」的現金支付，不但不會減輕，而且有些項目還要增高，例如租賃外國船隻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向海外投資一項中的現金支付，不管政府那時曾用什麼嚴厲方法制止「現金外逃」，然而決不會消滅這種資本的流出，尤其當國內貨幣貶值和海外軍需工業特別有利可圖時，日本國民經濟與世界市場的緊密關係，以

（註）英文日本廣知報，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星期附刊。

及日本工業中輸出事業所佔的強大地位，都是促成這種「資金外逃」的因素。

這樣看來至少我們沒有理由假定日本能從國際的收入中或從削減國際支出中，提出現金以充戰費。

日本在海外的投資及現金儲備，只可看成供給戰費的一種緊急的資源。但是如我們前面所說過，日本在海外總投資額雖有二、二〇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其中可以用日本海外的財產或其他方法在外國銀行抵押出來的現款，最多不過二三億元。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加上日本銀行有限的一些現金準備的百分之五〇，即二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註）再加上黃金的可能生產量，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另外還假定日本政府用盡愛國的宣傳能力勸誘人民交納的現金，計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那現金一共仍不過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已。（合危機前美金七〇

（註）這裏我們只計算的是可以看到的金準備。也許日本銀行還有些看不見的金準備。但那數量一定不會多到足以解除這種危機的程度。

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還不到必要數額的一半。其餘部分，必須求之於外國的信用貸款。但若舉這麼大的外債或長期信用貸款，對於日本財源上，每年又要增加三四千萬元美金利息的負擔，這是不可忽視的。

不僅如此，日本銀行的現金準備中如真的撥出百分之五〇，作支付外國賬單之用，國內的通貨膨脹形勢，更要進一步的嚴重化，而許多附帶而來的惡影響，也都不可避免。假使戰爭延長到一年以上，現金準備問題當然尤其尖銳，因為那時所有的現金儲備都要消耗完了，而且外債和信用貸款也該還本了。

日本要想繼續作第二年的戰爭，只有借到三十億元左右的外債或信用貸款，纔可以辦到。除此之外，它還必須將全國可以資助戰費的泉源，竭力壓榨，以至於在極短時間內生產暴落，國民消費被迫減縮，社會動亂的條件愈見增多。



原书缺页

## 第五章 結論

我們分析的結果，已經看出日本統治階級在一個大戰的場合，免不掉要遭遇日本國民經濟內部的許多基本缺陷；這些缺陷日本統治階級在過去既沒有能夠將之去除，在未來一兩年中縱使盡其最大限度的動員力量，也不能完全消滅。現在我們把這些基本缺陷總括地指出如下：

第一、重工業沒有充分發達。這一點缺陷的意義，在我們所曾引證過的林桂中將及參謀本部其他部員合著的小冊子中，說得很明確，他們說：

「在未來的戰爭中，我們怎樣能獲勝呢？要正確解答這個問題，只有牢記住：未來的戰爭乃是製造現代戰爭技術工具的工業間的一種戰爭。不用說，想在戰爭前夜創造戰爭工業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目前的生產設備，還不能滿足戰時的要求。」（註一）

日本有名的經濟雜誌金鋼鑽在一面表示日本資產階級的驚訝，一面提示日本工業家要求政府津貼的希望時，也指出過日本國民經濟中的這一個弱點。它說：

「日本的工業到最近爲止，都是跛行發展的，即是說，只在輕工業方面發展，重工業方面完全處於荒蕪狀態。從軍事觀點上看來，再比這危險的形勢，簡直不能想像了。因此，政府從現在起應當積極扶掖重工業的發展，尤其是當現在政府正遭逢着戰爭危險的時候。」（註二）

現有的日本重工業，還包藏着以下各種弱點：（一）日本的鋼鐵工業平時不能供給國內的需要，戰時連陸軍的需要都不能供應，這一點使日本不能不倚賴於外國的鋼鐵物品；（二）一般機器製造業，特別是金屬工具方面動員擴張之不足，這一點將迫使日本輸入大量外國機器；（三）機器製造業中特別屬於戰爭的諸部門，如飛機、汽車及坦克車的製造等，沒有達到適當的發展，而且若干在現代戰爭中有特殊重要性的部門，

（註一）我國工業如何在戰時發達起來？一九三三年東京出版。

（註二）金鋼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號。

根本還沒有建立起來。

第二、在一般工業中，尤其是機器製造業中，小規模企業所佔的比率非常之大。我們在前面已經引證不少的數字證明這一點。這樣散漫的小規模生產所需的勞動力當然特別大，生產技術是落後的，發動力是小的，生產的組織上、拼集上、整備上，在戰爭中是如何困難？因此這一層弱點的嚴重性，真是無以形容。

第三、日本工業的一大部分，是製造輸出品。過去幾年間因為沾了軍需通貨膨脹的惠，日本重要工業部門中的輸出品製造業，如紡織業、人造絲等，蒸蒸日上，以至在比率上超過了德國的工業。德國的工業中輸出品部門只佔全體工業的百分之二五與三〇之間，而日本則佔全體輕工業的百分之七〇左右。這一點使日本的工業極端地受世界市場動搖的影響。到了戰時，輸出貿易乃至日本整個國民經濟，將要遭受列強競爭的威脅。同時製造輸出品的工業，如棉紗、織物、襪子、玩具等，大部分不能在戰時輕易地轉變，改製軍需品。

第四、戰爭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日本沒有充分的供給。鐵苗的極端貧乏，非鐵質金屬——甚至銅——的缺乏，石油的整個倚賴外國，原棉和羊毛的整個闕如等等，大大限制了日本對於大戰需要的供應能力。在平時日本可以截長補短，少買些外國物品，但是戰爭來到後，武器、彈藥、運輸工具等，毫不留情地課與國民經濟以無限的要求，那時全國原料和燃料都要大受恐慌，日本不得不全盤依賴入口貨。然而這樣一來，又需要巨額的現金。還有一層，日本的海上運輸在戰時極易受到破壞，所以這些東西能否從外國源源接濟，也是疑問。敵人的飛機和潛水艦——這並不需要很多——會將日本的海上交通封鎖起來，那時從內地向前方運輸軍火軍械的全部體系就有崩解的危險。

第五、食糧供給之缺乏。日本是一個每年輸入若干億圓食料的國家。這在戰時，不消說，會遭逢嚴重的困難，因為第一、農產物的收穫和魚的撈捕量（尤其是在外國領海）必然大大減少；第二、從殖民地輸入食料是易於受到敵人截斷的危險的。「我們可以說，我國與我國殖民地間的道路，是和花園裏的甬路一樣太平的……」（註）這是日本人

從來的看法。日滿經濟集團的觀念，也是因爲日本人對於日本和滿洲農業原料中心地帶間的交通線，必爲在戰略上非常安全，所以發生出來的一種觀念。但是自從蘇聯在遠東的空軍和潛水艇勢力一天天增大後，日本人不能不有所覺悟。我們上面所曾引證的那本小冊子的作者們，關於這一層說過如左的話：

「從國防的立場看來，我們縱使能够統轄南洋的航線，也不能全盤依賴外來的軍需原料。我們必須在平時積蓄下充分的軍需原料，以備萬一。」

戰爭第二年中日本必然要遭受極尖銳的食糧恐慌。

從戰爭的物質需要上說，這五點是日本國民經濟中最主要的缺陷。我們全書的估計，還未將戰爭中若干特殊的破壞，一一精密地加以計算。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的後方和它的海上航線遭遇破壞時所有的物質價值的損失，我們還沒有加以計算。假使敵人的飛機和潛水艇或魚雷艇積極活動起來，那損失還不知道有多麼大，它的供

(註)見齊藤著日本與美國。

給軍需的可能性，不知要受到多大的打擊。縱使有一個政府兵工廠，或民間軍火工廠，受了轟炸，三五個月不能生產時，或者一個貯油池，或幾個軍需品運輸機關，被敵人破壞，失去作用時，日本的作戰機構都要受到極大的摧折，而這些損失的精確數字，却是無法估計的。

日本在生產戰爭所必需的物資上一遭受重大損失，因了它本身生產機構的不適宜和國內原料的缺乏之故，非求之於外國貨物不可。但是購買外國貨物所必需的國際貿易上的交換價值，乃至一般價值，日本都是極不充分的。我們在分析日本戰費的來源時，已看出它的全國收入的數量和類別，是如何貧弱。

歐戰的前夜，各主要交戰國人口每人平均的收入，以一九一三年的貨幣計算為：法國九六〇佛郎、英國五〇鎊、德國六二五馬克、美國三五〇元。

然而日本到一九三四年的國民每人平均收入，只合日金五〇・四元，僅為美國戰前每人平均收入的百分之七。（註）

這種悲慘的事實，正反映日本帝國主義歷史的發展特徵，即全國經濟政治上的半封建關係，絕大多數人口殖民地式的生活程度，統治階級的積極侵略性，從這種侵略性所生的龐大不生產的陸海軍建設費用，以及日本工業的跛行發展等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實，就是現在的日本，和上述其他國家不同，在一九三四年已遭受了四年間的經濟恐慌，至今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

不管日本戰費來源的極端貧弱性，究竟因為什麼，總之這種貧弱性使它進行一個持久戰爭的機會，大受限制，則為牢不可拔的結論。日本國家收入對於平時支出的特殊結構，它的人民生活開支餘裕的極度微小，是日本戰時財政上最易被敵人攻破之點。

不僅如是，基於這種脆弱的國家收入而樹立的日本財政體系，更被政府的巨額公債和通貨膨脹所搖動。日本的國家財政，從來沒有穩定一次；經濟恐慌，滿洲事變後對華

（註）這個平均是這樣算出的：全國收入八、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人口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〇人，一九三四年初日金價值低於面票價值百分之六四。



的戰費，以及連年耗費的新戰爭準備費，越發從根底上危及日本的財政體系。從全國國民經濟的資源上榨取戰費，如增加政府公債，進一步通貨膨脹，增加租稅等等，不管方法如何巧妙，要想獲得供給能力以上的數量，是絕對不可能的。在興舉戰費的過程中，首先要慌亂起來的，是政府發行公債的機構，因為政府到了戰爭爆發的前夜，信用就會受到重大打擊，所以很快的就要藉進一步通貨膨脹的方法榨取全國的經濟資源，這就等於將戰爭的担負，迅速課於人民有限的生活費用上。

戰時的金儲備問題，也要增加日本統治階級的困難，因為日本不能不在它所缺乏的戰爭原料上，依賴於外國。日本國內經濟資源的拮据，和隨戰爭以俱來的現金收入的激減，使它購買外貨的現金，發生重大恐慌，因而不得不覓求外債。但是覓求幾十億的外債，在日本是一件很成問題的事。自然，這一層應該在討論日本對蘇聯備戰的國際關係中，特別加以研究，但是這裏不妨指出，以目前日本的國際關係論，世界主要列強中到了戰時能夠直接間接援助日本的，不外德國和英國。德國自身是在深刻的經濟危機中間，

在相當數量上供給日本機器乃至些化學用品是可能的，但數億以上的貸款是決沒有力量拿出的。其次是英國，近來英國國內關於資助日本戰爭與否的問題，曾有劇烈的爭論。在這個爭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傾向。英國保守黨和英國政府對於日本的政治上的同情，並不見得能保證日本可以在倫敦交易所賣出巨額的公債。不要說英國資產階級中一部分頗有勢力的人們，尤其是曼徹斯特的資本家，從來反對保守黨的親日政策，就是歐戰後英法意諸國拒絕償還美國戰債這一件事，也足使英國一般投資者對於將來購買日本戰債，裹足不前。尤其日本若單獨和政治經濟上強大幾倍的蘇聯作戰時，他們更要有所顧忌了。關於這一點，把日本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三〇年兩次在倫敦發行債票的市價推移加以檢討，可以得到不少的教訓。我們這裏引證的價格是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價格，倫敦證券交易所所在政治上是最接近於東京證券交易所的：

| 種 類   | 一九三二年 |    | 一九三三年 |    |
|-------|-------|----|-------|----|
|       | 最高    | 最低 | 最高    | 最低 |
| 五厘半金鎊 | 一一一   | 八三 | 〇〇    | 六四 |
|       |       |    | 九三    | 七六 |

六厘 金鎊（一九二四）一〇五 七三 九三 五六 九七 六七

這個表證明自一九三一年——即滿洲事變——以來，日本在倫敦市場的證券行市，顯著跌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行市跌落最劇烈的時候，是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即滿洲事變一爆發後，和一九三二年春初，即上海戰爭的時候，和一九三三年一月，即熱河長城戰事開始的時候。

這就是英國銀行家對於日本與孱弱的中國「戲戰」時，響應的態度。而且，這僅僅不過三六、〇〇〇、〇〇〇鎊（兩種公債合計）的場合。假使日本進行大規模戰爭，要發行十倍於以上數目的長期公債時，試問英國一部資產階級的同情，能夠保障它發行出去麼？對於這個問題，伊特東上校與蒂爾特曼氏在他們合著的日本是太平洋的主婦麼一書中，早已給了一個答覆，他們說：

「日俄戰爭使日本的國債增加了十五億元。這個數目若在日本與太平洋上任何一個大國發生現代戰爭時，不過幾個星期就要耗費完了。到了日本國內的財源都消耗完了時——事

實上一定要消耗完的——它到什麼地方找財政上的同盟者呢？至少倫敦市場對它是關閉起來的吧。」（註）

這兩位作者所表示的意見，正是英國大部分資產階級（和其他國家的多數銀行家）的觀念，他們得到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戰爭中聯軍各國政府間戰債的慘痛經驗，更加上對於借款國實力的苛刻估計之後，不會輕易拿出巨款在戰爭中投資，而是要看清戰爭形勢究竟利於哪一方面後，纔肯動作的。

不過，在另一方面，英國的有力財界已經有一部分捲入於資助日本戰爭冒險的工作了，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巴恩貝爵士赴「滿」調查團一行，允許供給日本相當數量的軍需品，就是一個顯明的例證。同時英國保守黨中至今還有一部分有力的政治家主張恢復一九二二年所廢止的日英同盟。英國在大恐慌中從印度及其他殖民地擷取的多量利潤，使得英國再度感覺到輸出資本的必要，因而也就給了日本準備戰爭的費用。

（註）見“Japan: Mistress of the Pacific?” 頁 1011。

問題，增加一種機會。除此之外，日本還可以相當仰仗美國的摩爾根財閥和德國的一部分信用貸款，這是無疑的。最後日本若担起反蘇聯先鋒和鎮壓殖民地解放鬥爭的國際警察的重任，不用說，還有不少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的侵略主義集團，伸手援助。

日本對中國的「戲戰」已經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內部中孕育着的許多經濟和政治的困難，也就是它將來大規模作戰時更要遭遇的困難。日本侵略政策的主動者，近幾年來對於這些困難已有充分的認識。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參謀本部已經很明白地看出強力充實將來戰爭的經濟基礎之必要。同時日本一般統治階級也都在為這個戰爭而準備其全國國民經濟，並且得到了相當的成功。

日本所準備的大戰，有一點特徵，就是工業動員在戰爭爆發前很久已開始了。

這種動員的準備中，有一個重要的要素，是日本的生產機構，在積極擴充。因為軍部努力補救日本工業中的所有軍事上的弱點，所以許多新的工廠建設起來了，舊的工廠也在大規模地實行改造和技術合理化工作。過去幾年間龐大的軍事預算，造成了實現

計劃的財政基礎。

由於這種關係，更加上大量民間資本投入於戰爭工業，日本年來軍需基礎迅速地擴大了。在經常的戰爭工業中，如鋼鐵、機器製造，尤其是化學工業中，擴大的趨勢最爲明顯。

在這樣動員過程裏面，日本的經濟構造自然發生了若干變化。重工業對於一般工業的比率已經增加。

隨着戰爭工業諸落後部門的物質與技術的擴充，日本參謀本部還在積極進行着工業的聯絡與組織工作。這一方面動員準備工作，極端重要，它進行的方式之一是將民間需要品工業集結於軍需工廠的四圍。軍部在小的民間企業中經常派有審查員，並且供給它們各種機器和精密的度量衡器皿等，求其生產物的標準化。這樣看來，軍部是在戰爭開始以前就實行了集團的生產制度了。這種制度常常以試造軍部需要品的方式，加以測驗，因而軍部於每次測驗之後就可以實行各種必要的補救。這樣迅速的大規模

的動員準備，使沒有經過真正大戰的日本，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作戰的把握。

在政府推進下的日本工業的集中化，就在全國國民經濟上也在進行中。

戰爭工業生產能力盡量的擴大，和向外國不斷地訂購大量軍需原料，這兩件事，使得動員資料的儲備，有了不少的增加。雖然目前關於這種儲備的詳細數字不能得到，但是若把下列各種情形加以檢討，總可以得到一個概括的觀念，即軍費的增加，原料消費的數量，造兵廠的擴充，小企業在大軍需工廠四圍集結起來分別供應軍部定貨單的情形，向外國尤其是英、德、捷克、和斯坎的那維亞半島諸國訂購軍火的事實。

毫無疑義的，石油、鐵苗、鐵質及非鐵質金屬、羊毛、原棉、和各種化學原料的動員儲備，都增加了不少。農產品市場的恐慌，農產品價格的低落，政府的購米政策等等，使政府於近兩三年來積蓄了不少食糧，為戰爭儲備着，也是一件不可掩飾的事實。步鎗、手鎗、小口徑砲、子彈、彈藥、和化學戰爭的普通原料，也都有了相當數量的儲備。

不過，在戰爭開始後陸續充實和擴大軍隊的必要，以及由於前述日本工業上種種

缺陷而生的對於戰爭損失不斷補充，是需要極大量儲備的，而這些需要，尤其是在飛機、坦克、汽車、大口徑砲和砲彈方面，遠非日本已有的儲備所能供應。

最後我們不能忽視日本已經造成了强有力的陸海軍部隊這個事實。正因為是這個事實，所以我們以上所列舉的許多弱點，更加深刻了。爲什麼呢？日本現在所創造起來的强大軍隊，與它全國的國民經濟並不相稱。這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特別明顯。陸軍裝備了不少新式武器，新的海軍單位也建立起來了，化學部隊及坦克車部隊都一一訓練成功，大量的動員儲備也迅速增加起來，但這些都是在傾全國的財力，並且以通貨膨脹的方法，抑低國民生活的水平，而進行的。日本統治階級在它貧瘠的經濟地基上建樹起强大的陸海軍，是企圖藉這種武裝勢力來補救它的一切弱點。這種武裝勢力愈強大，它對於新殖民地的海賊式的掠奪的可能性，以及壓榨殖民地民衆來增進它有限的「國家」收入的可能性，自然也就愈多；同時强大武裝若獲得勝利，更可以保證日本在外國推銷公債，如日俄戰爭當時那樣——這就是日本陸海軍對於將來日本經濟貢獻的潛在能



力。

舉一個譬語來說，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備實力，恰似一個罩上鐵甲而筋肉很鬆的拳頭。我們不可輕視這個拳頭的捶擊力，然而我們同時要正確瞭解日本經濟支持力的缺乏，也就是可以使這個拳頭繼續捶擊幾下的那種「堅實筋肉」的缺乏。將來的戰爭包含許多次有繼續性的戰鬥，這是要求着偉大的經濟戰鬥力的，然而，這正是日本所缺乏的。

這裏必須特別提起讀者注意的，就是日本的軍閥，鑒於本國軍事機構的經濟基礎過於薄弱，曾造出一種「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擊，使敵人一仆不起」的理論。日本軍閥們完全覺悟到持久戰的嚴重性，以日本現在的發展水平決不能支持。他們主張爲了縮短戰爭期間，將來作戰須有高度的殲滅性，因而一切戰爭準備也須依這個目標進行。但是日本軍閥的首腦部却認清了日本單方的主觀希望，並不能決定戰爭的期間和規模，所以全國還是要準備着一個大規模的持久戰。目前日本國民經濟一切擴大動員的準備工作，正是在這個方向上進行着。

所以這樣看來，我們所檢討過的日本的戰爭經濟基礎上種種弱點，反變成迫使軍閥們繼續擴大和整備其陸海軍的因素，藉此不但努力於將來在戰爭最初的決鬥上顯示日本威力於世界，並且切實準備一個持久的軍事和經濟的掙扎。

日本戰爭經濟學的強弱兩方面間之相互關係究竟怎樣具體地演變，現在當然不能確料。這種關係主要是決定於戰爭準備過程中以及大戰進行過程中的社會階級力量的對比。這樣一來，問題不能不轉到社會階級的問題上去，因為支持戰爭的可能性，不僅決定於所能獲得的物質生產資源，而且決定於國內社會諸階級的關係。戰爭的負擔必須展開階級間基本的對立，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抗，勤勞農民對於地主制度金融資本的束縛之反抗，以及因此而發生的統治階級營壘中各種勢力的消長。這些會變成日本在戰爭中究能掙扎到什麼限度的決定因素。

我們前面所引據過的論文集非常時的我國中，橫山大佐寫過一段話：

「我們假定在一年的戰爭中必須以內國公債動員一百億元。然而照以往的經驗來看，公

債若發行十五億元，已經很難推銷，過度的通貨膨脹就不可避免了。物價必然飛躍騰貴起來，民大眾的生活必然一天比一天惡化。」

到那時候，國內革命運動的威脅，當然增大，統治階級賴以保持作戰能力的前提條件，即「階級和平」就發生裂痕了。因此之故，倫敦經濟學者雜誌的日本通訊員曾寫道：

「在戰爭的危疑震撼氣壓下，財政危機，農村崩潰，國民生活的極度惡化，合起來的影響，就構成日本人盡忠報國傳統格言的一個嚴酷試煉。現代日本依然倚賴的半封建家族制度，會陷於覆滅。而且，雖然所謂『危險思想』被強力鎮壓下去，它決沒有殲滅，並且會構成日本國家危機中的一個因素。」（註）

即使日本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集團，也明白「共產主義在一個被戰爭搖撼的國家中有成功的機會」，這是廣田外相於一九三三年秋接見多數愛國主義團體要求加速對蘇備戰的代表時所聲明的話。雖然如此，日本的軍閥和若干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還是繼續希望藉軍事冒險移轉民衆對內的鬥爭，企圖因此避免軍事警察法西斯統治

（註）經濟學者，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

原书缺页

我們從大陸內地退回後，只有待於命運的判決，即國家的末路。但是幸而後來終有偉人出現，將既倒的狂瀾挽回。他們已再度着手恢復全世界的帝制的工作，而且第一步已經在滿洲成功，並且因而獲得了開發滿洲寶庫的權利。

「蘇俄有沒有一個公民肯宣傳日本帝國精神呢？我們至今未能影響了一個蘇俄公民使他信仰日本的國家政策和王道精神。但是若干萬日本人却甘願作蘇維埃的活動者，在帝國國內宣傳共產主義，積極破壞我國家的基礎。因為有這些人之故，日本竟變成革命鬥爭的舞台了。」（註）

從這裏所得的結論是：對蘇聯迅速作戰，以拯救日本帝國，並傳播日本的「王道精神」，至少於全亞洲。

日本軍閥和他們的同夥，相信以整個政府的強制力量，利用全國各地狹隘愛國主義的和法西斯的團體，以及一切軍事排外的麻醉宣傳，就可以動員全體國民去進行大戰，並且能誘使他們負起這個大戰的所有担負，忍受所有的犧牲。但是他們能夠做到嗎？

（註）一九三三年八月陸軍省專為陸軍軍官發表的小冊子，皇軍的眞正任務。

即使能夠這樣做，會長久嗎？在戰爭期間內，社會階級和政治程序，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呢？無論對於目前日本社會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以及對這種發展在戰時的演變，作什麼樣答案，我們不能有一時一刻忘記日本帝國主義目前所進行的政策，必然是驅使它向新的軍事冒險方面衝進。日本國內一部分統治階級雖不時發出理智的忠告，勤勞階級對備戰的負擔也不時發出抗議的呼聲，但是這些聲浪都在軍部的彈壓下湮沒了。

所以法國時報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的一篇社論中說得很對：

「日本現今所遭逢的種種財政上和社會上的困難，或許使日本政府稍稍等候以待良好時機的到來。但是這種期待並不見得準能得到這個良好的時機，所以說遠東方面一個悲慘的危機，仍在繼續進行着。」

實在講起來，日本的領袖軍閥相信日本的社會政治制度是充分堅固，而且全國可以在經濟上準備起來，應付一兩年的大戰。在這個期間內，他們希望能夠促使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參加反蘇聯的戰爭，削弱蘇聯在遠東戰線的抵抗能力。

我們已在全書的分析中，知道日本還能夠在有限的期間內，經得起一個大戰——雖然它必須竭盡最大的掙扎力量。至於進一步的發展，只有在戰爭的演進過程中去決定了。

日本經濟機構的弱點，雖然如我們以上所說，非常重要，但決定戰爭結果的，還不是這些弱點本身。這些弱點的影響，會表現在日本國民經濟不可避免的崩潰所促成的階級對立的深刻化上面。不僅如此，前線上若一遭受失敗，更要給全國經濟力量一種致命打擊，更要加速日本帝國主義階級基礎的解體。